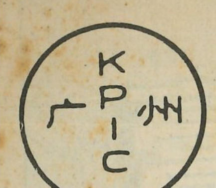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2年

47

$15.00

中國正宗



天然花粉靈芝

高級營養補品

花粉、靈芝，舉世推崇。本品選用我國純正天然花粉、野生靈芝精製而成膠囊劑不含其他藥材，男女老幼均可常服，功能獨特，療效顯著！



常服：充沛精力、强身健體、滋陰養顏、保健美容、青春美麗。

購買時請認明 (KPIC 广州) 商標

中國正宗天然花粉靈芝
中國廣州中藥一廠出品
80粒膠囊裝

國貨公司藥行有售

總經銷：
香港正豐國產藥品有限公司
電話：5-748413 5-754032
澳門分銷：維康藥房
電話：84784

廣州醫藥進出品公司經營出口





漳州製藥廠獨家生產的救肝名藥「片仔癀肝寶」是以多種專理肝臟的民間中草藥研製而成，經臨床實驗及用戶實踐，証實其消炎鎮痛、理肝功效卓越，獲得治療及時，“無不應方而癒”的高度評價，被醫藥界譽其爲「救肝之寶」。

中國福建省漳州市製藥廠監製
中外合作企業：漳盛製藥有限公司經營

總代理：香港華閩(集團)有限公司
總經銷：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578 3721(4線)
分銷處：好得洋行有限公司　電話：544 9895　華冠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542 2127
國貨公司・藥行均售

編者話

蕭遙先生所著「鷹王谷傳奇」之完結篇「鷹谷飛龍」在今期刋出，徐凡在義父徐宗翰等人的協助下，追踪畢維揚至黃河源頭，但地形險惡，經過五關三險，救了神鷹公主的女兒畢嬋娟，得悉神鷹公主被畢維揚劫持，企圖篡奪神鷹王朝，以神鷹親王之名號召罕薩王朝義士扶助自己爲王……十友和徐凡洞悉其奸計後，反而義助神鷹公主復國，從黃河源頭一路追踪，並把亂臣賊子趕盡殺絕……情節詭異、離奇，切勿錯過！

*　　*　　*

臥龍生先生新著「九龍珮」由今期起連載刋出，臥龍生先生一向以文筆流暢，故事情節曲折離奇見稱，受到不少讀者的讚賞，喜讀臥龍生佳作的朋友，這回又可一飽眼福！另一新篇「雲夢雙秀」乃高峯先生所著，也在今期刋出，多篇佳作貢獻給大家，包你滿意！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南宮宇先生所著「天意難測」。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370.00
	一年港幣 $ 74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399.00
	一年港幣 $ 7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456.00
	一年港幣 $ 912.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47期

(總號164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鷹谷飛龍

鷹王谷傳奇

蕭遙·文
可飛·圖

闖魔影崖

油燈光如豆，大殿中僵卧着三四十具屍體。

夜寒人靜，荒山古寺，與三四十具死人為伴，氣氛顯得越發恐怖。

尤其一陣風掠過，風聲呼呼，落葉沙沙，使得徐凡不禁心寒而凜，不禁暗忖此非善地，還是離開的好。

他心念剛動，邁步欲走，忽然看見那了緣和尚雙目未閉，仍然瞪起眼在看着他。

徐凡嘆了一口氣，抱拳一揖道：「大師，你安息吧！我如能找到那畢維揚，一定替你們報仇就是了。」

說也奇怪，他話音方落，了緣和尚立刻把雙目閉上了。

徐凡連夜奔回了鷹愁澗，見過了徐宗翰等人，大家聚在一起，徐凡突然道：「義父，我娘呢？」

徐宗翰笑道：「她呀！就是不放心她那伏虎谷，帶着她那弟子們回去

鬥烈火陣

了。」

歐陽文插口道：「小子，你出去跑了這麼幾天，可探到甚麼消息？」

徐凡笑道：「我已查到了，畢維揚已去了黃河源頭，黑龍湖畔，投奔了甚麼紅衣幫。」

「紅衣幫？」徐宗翰驚叫了一聲。

顧明訓笑道：「大哥，你知道紅衣幫嗎！它是甚麼組織？」

大頭和尚徐宗翰點頭道：「紅衣幫是由羅剎國人支持的，共有一百零八個分舵，每舵有一百零八個人，他們都以身穿紅衣為標記，他們的勢力相當的大，不過，現在尚是初創，未成氣候，我們千萬不可令其坐大。」

徐凡插口道：「有事弟子服其勞，我想我先去探個明白，等候叔伯們去降魔。」

大頭和尚搖手道：「不可以，此事關係整個武林大局，不可輕舉妄動。」

徐凡道：「義父方才說過他們尚未成氣候，此時如不消除，等他們成了氣候，再想消除他們那就難了。

大頭和尚聞言，仍有些為難，但也無辦法可以使徐凡不去冒險，無可奈何地輕嘆了一口氣，道：「不過我實在難以放心。」

徐凡笑道：「義父，你放心吧！我現在已長大了，會照顧自己了。」

他說着話，也不等大頭和尚多說，起身就出了鷹愁澗，當天趕到了平涼，找了個打尖的飯店，一邊吃着泡飯，問明了道路，立刻動身。

徐凡離開了平涼，走化平、靜寧、渭源、寧定、臨夏等地，一路上打聽着往前走。

等過了臨夏，立即施展開輕身功夫，直向小積石山奔去，沿途都是亂石頭，小水潭，還有險山峭壁、羊腸小道。

才交半夜，便已到了黃河源頭，遠遠就聽到了潺潺水聲。

前面是處大峽谷，瀑布從高山上瀉下，滾到山澗，即是一片溪流，澗有百丈，堆滿了亂石，其中積水之處，成了許多深坑，山澗亂石，觸目皆是。

徐凡無心去欣賞這黃河源頭，只擇澗水較淺處，踏着山石縱跳到了對岸，一看，面前一嶺如屏障，擋住了去路。

他又連竄帶跳地上了峯巔，向嶺後一望，那裡正是小積石山的入口，一條驛道，蜿蜒數十里，望去像腰帶一樣，道上靜無人跡。

就在這時，忽然傳來一聲輕喝道：「甚麼人，膽敢私入我幫禁地？大概是活膩了！」

徐凡聞聲，倏地一驚，就勢後縱兩步，冷聲喝道：「你是甚麼人，名山勝景，任人游覽，你管得着嗎？」

他聲方出口，一陣樹葉「颯啦啦」聲響，就見一條紅影映眼，飛鳥也似的從一株參天古樹上飛落下地，冷冷地道：「紅衣十二樓，第一樓的紅牡丹。」

徐凡定神看去，就見對面兩三丈處站着一人，一身紅衣緊身打扮，肋下掛着一具皮囊，頭上包着絹帕，脚套軟皮小劍靴，也全都是紅色，手持一對鴛鴦鈎。

乃是一紅衣少女，難怪她自稱「紅牡丹」，她一身全是紅色，生着一副鵝蛋臉，五官秀媚，媚中帶俏，尤其那一雙閃閃發亮的大眼，頗具殺氣。





徐凡冷哼了一聲道：「你說是甚麼十二樓十三閣的，我不懂，我猜你必是那神鷹公主的手下了？」

紅牡丹冷冷地道：「不錯，我正是紅衣幫神鷹公主的手下，你是幹甚麼的？」

徐凡笑道：「探幽尋勝而來，不行嗎？」

紅牡丹冷哼一聲道：「不行，此乃我幫禁地，不准你踏入半步。」

徐凡道：「要是踏入了呢？」

紅牡丹道：「那就得死！」

徐凡笑道：「這裡可是咱們中華的地方，任何人都可來得。」

紅牡丹道：「現在歸了我們紅衣幫，任何人踏入半步都得死，除了我幫中弟子之外。」

徐凡冷冷一笑道：「就憑妳，只怕沒有那份能耐。」

紅牡丹哼了一聲道：「那你就試試。」喝聲中，一跺脚，竄上前去，鴛鴦鈎走「長虹貫日」，疾如閃電，直刺敵人前胸。

徐凡冷哼了一聲，揮手一格，短劍出鞘，刺了過去。

紅牡丹不慌不忙，嬌喝一聲道：「好小子，膽敢踏中宮走洪門。」

就在嬌喝聲中，身形一挫，右手鴛鴦鈎一頓劍背，左鈎當胸而立，並不還招，竟自上步欺身，挨到徐凡身前，俏目閃在徐凡的臉上，面綻微笑，嬌叱道：「小子，要拚命不必忙，我

有話問你。」

徐凡冷冰地道：「有話快說！」

紅牡丹瞟了他一眼，笑道：「你那樣兇巴巴的幹甚麼？」

徐凡冷冷地道：「你要我怎樣才對？」

紅牡丹笑道：「對一個女孩子說話，你能不能和氣一點？」

徐凡沉聲道：「我就是這個樣子，你能改變了我不成？」

紅牡丹聞言，剎那間，面罩寒霜，冷哼了一聲，道：「哼！姑娘看見過的人不在少數，未曾見過像你這樣妄自尊大的人，你到底有甚麼了不起。」

紅牡丹口中說着話，倏地又向前飄近了數尺，現在兩人相距僅有三四尺左右。

就在她那一飄之際，一陣撲鼻異香衝鼻而入，熏得小徐凡不禁心神一蕩。

他不敢正面相對人家，急忙側轉身，看向別處，身軀也不由後退了一步，以防備對方會突施襲擊。他雖然側轉身，但那一雙眼卻在偷偷地窺視。

這時他才眞正看清楚這位牡丹姑娘的粉臉，眞是白中泛紅，吹彈欲破，嫩是嫩到了極點，眸珠點漆，黑白分明。

徐凡心內煩躁，對她的話並未作答，只是冷冷地哼了一聲。

紅牡丹見徐凡不答，又道：「你叫甚麼名字？」

徐凡冷聲道：「你管我叫甚麼名字，妳又叫甚麼名字？」

他的意思，在這樣反問之下，對方一個姑娘家，一定不會在一個陌生少年男子面前說出自己的芳名的。

相反，紅牡丹粉臉如春花般怒放，「格格」一聲嬌笑道：「我以爲你不會說話，原來你倒是一點虧不吃呀！我呀……我是紅衣幫第一樓的樓主，我那樓中一百零八名姊妹，一個個都如花似玉，全以花卉爲名，我爲一樓之主，所以叫紅牡丹。」

紅牡丹笑道：「神鷹公主是我娘，我的眞名眞姓叫……我叫……我叫畢嬋娟。」

徐凡聞言一怔，心忖道：這丫頭，一個少女，在一個陌生男子面前，怎可隨便說出自己的姓名，未免臉皮太厚了吧！

其實他哪知道，畢嬋娟即是罕薩帝國神鷹王朝公主之女，因其國重文治而廢武備，而被鄰國所侵，神鷹王將幼女神鷹公主托孤於侍衛大臣畢維揚，命其携女及國庫中珍寶投奔中土。

畢維揚狠子野心，先吞沒了那些珍寶，又姦汚了神鷹公主，而生下了畢嬋娟。

此時，畢維揚在鷹王谷連番失敗之後，這才重返黃河源頭，因他的行爲卑劣，怕被人知道，所以才殺害了追隨自己多年的弟兄。

現在，他又回到了黃河源頭，成立了紅衣幫，又招納了不少亡命之徒，儼然又是一代幫主了。

畢嬋娟本是異幫人士，對於我中原文化十分陌生，不過她倒是個敢恨敢愛的奇女子，她一聽來人報名是徐凡，後退了兩步，無限驚奇地道：「你……你就是火燒鷹王谷及平涼狀元府的徐凡？」

徐凡不假思索地道：「不錯！怎麼樣？」

畢嬋娟向前跨了兩步，此時兩人相距不過兩尺，鼻息可聞，又問道：「你的師父是誰呢？」

徐凡眞是有點心煩，但是人家有事詢問，自己又不能不答，於是劍眉一揚，頗不耐煩地道：「你問這幹甚麼？」

畢嬋娟道：「問你又何妨，說不定會有點淵源。」

徐凡嘴角一撇，道：「無可奉告！」說完，扭頭便走。

忽然，一陣香風飄處，那身着紅衣的畢嬋娟已俏生生地攔在身前，其身法俐落快捷。

她櫻口微張，露出一排編貝似的玉齒，瞪着一雙水汪汪的大眼，朝着徐凡再次上下打量一番，嬌笑道：「你不告訴我也沒有關係，何必急着要走！」

話聲略頓，接着又道：「你到底和紅衣幫有甚麼寃仇？」

徐凡聽她一再提起紅衣幫，心裡有點反感，不由忖道：「難道她也是紅衣幫的劊子手？哼！如果是眞的話，少爺可不管你是男是女，我可一概不答！」

畢嬋娟逼問道：「我問你的話呢？」

徐凡俊臉驟寒，沒好氣地道：「你問這些事幹甚麼？」

畢嬋娟一直在碰徐凡的釘子，此刻臉上已有點掛不住了，三番兩次地被對方奚落，她粉臉一紅，叱道：「姑娘我高興問，怎麼樣？」

徐凡仿效着她的口吻，道：「我不高興回答你，怎麼樣？」

畢嬋娟接着道：「不高興回答也得高興回答。」

話聲中，身形一挫，右手鴛鴦鈎一領劍背，左鈎當胸一立，並不還招，竟自上步欺身挨到身前，俏目閃在徐凡的臉上，面綻微笑，嬌叱道：「小子，你倒是回答我的話呀！」

她說着話，又是嫣然一笑，倏的將右手鈎交在左手，揮右手迅快地在徐凡腮幫上摔了一下。

徐凡一劍出手走空，陡聞一股香風撲來，方一怔神，就着了道兒，不由氣惱萬分，大喝一聲道：「好個無耻的丫頭，你要臉不要！」喝聲中，手腕一振，劍走靈蛇，又刺了過去。

徐凡施展出何家劍法，擒龍九式

，將一柄劍舞得風雨不透，呼呼風生，和紅牡丹的鴛鴦鈎打了個難解難分。

紅牡丹的鴛鴦雙鈎是紅衣幫的絕技，也稱得上江湖奇功。

不過，眞正比起來，徐凡卻要高出一籌，也就是二十幾個照面，紅牡丹已然漸居了下風。

不過這位紅姑娘人紅衣紅，心卻是黑的，一見雙鈎勝不了對方長劍，暗中一咬牙，手上立時轉變了招數。

她倏地用了一招「螳螂獻爪」，等到撤劍換招時，倏又變招「白鶴亮翅」，同時身形向後一縱，退約丈許，雙鈎一合，騰出右手，探囊就打算施展獨門暗器。

徐凡卻比她快得多，身形一閃，待等她插手入囊，他人已到她的身前，一伸手扣住了她的右手腕脈，冷喝道：「你那點破銅爛鐵，還是留着以後用吧！」

紅牡丹玉腕被扣，哪肯甘心，左手雙鈎一起，就朝徐凡頭上砍下。

徐凡左手一緊，右手劍往上一撥，笑道：「你這一招沒有練到家。」

話方出口，右手劍往上一撥，「嗆郎」一聲，金鐵交鳴，鴛鴦雙鈎被震落在地，同時，徐凡左手食指斜劃之下，紅牡丹裝儲獨門暗器的皮囊也脫落地上。

此際的紅牡丹連急帶氣，睜大一雙俏目，狠狠地瞪着徐凡。

徐凡笑道：「你敢是不服氣？可要再和我一較掌力？」說話間，他鬆了扣住紅牡丹的手腕。

紅牡丹俏目斜瞟了徐凡一眼，俯身就去撿那皮囊，徐凡猛地一脚踩住，道：「這東西我猜一定歹毒，不能讓你收回去害人。」

紅牡丹冷冷地道：「何以見得？」

徐凡笑道：「你不先撿回地上的雙鈎，卻先拿此物，可知此物的重要，不是歹毒難煉之物，你爲甚麼要這樣看重？」

紅牡丹賭氣道：「我不要它也沒有甚麼了不得。」

說着話，方又俯身去拾起了鴛鴦雙鈎，插在了背後，並不趁機逃生，卻定睛注視這位小俠客。從她那眼中，可以看出有一股陰毒的光芒。

徐凡微微一笑道：「你爲甚麼還不快些走？還等甚麼？眞是捨不得這皮囊中的毒藥暗器嗎？」

紅牡丹冷冷地道：「你怎麼知道那暗器有毒？」

徐凡道：「我從你那眼神中已看出來了。」

紅牡丹道：「你看出來又能怎麼樣？」

徐凡道：「不過你要打算拿回去也可以……必得先接我三掌。」

紅牡丹陡然精神一振，冷笑道：「別以爲你劍法勝了我，要比掌法……哼哼！也不見得就會輸給你。」

話聲之中展開身形，繞着徐凡轉動起來。

漸漸的徐凡的身影越來越淡，而終於被那片幻影完全淹沒了。

但是徐凡雖被對方緊緊包圍，卻是抱元守一，靜觀不動，此際他若要殺死對方，可說是舉手之勞而已。

相反的他對這位刁蠻姑娘卻發生了興趣。

畢嬋娟在氣急之下，竟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一陣猛攻猛打，她希望最低限度也要打着對方一下，甚至輕輕地摸他一下，也算把面子扳過來了。

白忙了一陣，不但未打到人家，甚至連衣角也未摸上。

一般少女都喜歡耍個小性子，這一下小性子使的不是地方，一時之間怒氣塡胸，招式出手，狠絕毒辣形同拚命。

徐凡此際不能不招架了，於是連忙施展開谷半瓢所傳給他的乾坤挪移步，開始走動起來。

就在畢嬋娟狠攻之時，陡覺眼前一花，一片白影反繞着自己轉動起來。

她的芳心一狠，暗咬銀牙就要向外猛撞，以爭取主動……

徐凡身影內移，似乎佈滿了一股無形罡氣。

她心狠力猛，急闖之下竟被那股罡氣又反彈回到原來之處。

但她生性好强，自是不肯受辱，依然猛打猛撞像發了瘋一般，然而所打出的掌風如同打在銅墻鐵壁之上，反而把纖掌震得生疼。

這時她眞想大哭一場。

就在她無以自慰之時，突然……一陣風聲颯然，眼前那白影倏然隱沒。

她只覺自己左肩的「肩井」大穴上，似有一根指頭輕輕地點住，她知道只要自己稍微一動，那個指頭向上一點就頓時了帳。

她不禁芳容慘變，暗叫了一聲：「完了！」

她旋即雙眸緊閉，淚水滾下……她只有等死的份兒了。

可是，奇怪得很，久久未見動靜，不由得睜眼偷偷看。

卻見對方站在自己面前，一根指頭抵住自己的「肩井」大穴。

只見他那俊秀的臉龐白中透紅，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發射出一種奇異的光彩，目不轉睛的凝望着自己。

少女的心思最爲細緻，尤其對同齡的少年男子更爲敏感，因此，她哼了一聲道：「快點嘛！只須稍微一用力就稱了你的心願了。」說着話時，整個嬌軀向前一倒。

兩人相距不到一尺，雙方的鼻息可聞，徐凡做夢也想不到她刁蠻的會來這一手，一時間手足無措，竟來了個軟玉溫香抱滿懷。

在這種情況之下，他不得不將她

的嬌軀扶住，以免她傾倒下去。

如蘭似麝的少女幽香，從她的衣領間散發出來，衝鼻而入，他不由得心神一陣蕩漾，俊面通紅。

突然間，他想起了何雯、商娟、舒丹等人，對於她們自己怎麼沒有這種感覺，眼前她是個純潔的少女，自己怎可存此非非之想。

心念動處，雙手輕輕向外一推，道：「男女授受不親，我怎能抱妳，去吧！」

試想，他徐凡是何等功力，在這輕輕一推之下，畢嬋娟的嬌軀直跌出去丈餘開外，摔了一個仰面朝天。

她仰臥地上，雙眸緊閉似已暈倒。

徐凡見狀，心頭一震，不知應該怎麼辦才好。

良久，她毫無動靜。

他有心前往探視一下，又怕她繼續糾纏。

因此他猶豫不決，急得他一會搓搓手，一會兒又搔搔頭，看着畢嬋娟的嬌軀。

終於他心地仁厚，對這麼一個小姑娘而被自己推得跌倒暈過去，起了一份惻隱之心。

他慢慢地走向前去，在她身旁蹲了下來，伸手試試她有無氣息。

當他的手距離她那鼻子不到一寸之時，突被一雙柔手緊緊抱住手腕，嬌聲道：「你……你好狠的心！」

她已翻身坐起，秀眸中泛射出無限的幽怨。

徐凡一被對方握住手腕，才明白受了她的騙，她是故意臥地不起，而誘自己前去看視，冷不防抓住自己的手腕繼續糾纏。

這麼一來，徐凡登時大怒，本能地右臂一振，堅逾精鋼似的臂已輕輕地甩脫了對方的手，挺身站起退後兩步，紅着臉怒哼一聲，道：「姑娘，你裝得倒很像！」

他說着，感到有一股被人欺騙的怒火上昇，也不願再理會她，冷冷地瞥了她一眼，轉身便走。

就在這時，突聽到身後一人厲聲喝道：「好小子，原來只會欺侮人家姑娘，算不上甚麼英雄人物。」

那人聲到掌到，一股勁風斜壓向徐凡頭肩之處，另有一絲寒意疾襲左肋。

徐凡聞聲，頭也不回，甩手一掌向後劈去，振聲喝道：「我卻想見識一下尊駕是甚麼人物。」

那發話之人來勢勁疾，突被徐凡向後劈出的掌力所阻，立即感到似碰在一堵無形墻上，震得他飛退有六七尺遠近，一陣頭昏眼花，差一點站不穩。

等他站穩身形之後，徐凡已然回頭，朗聲笑喝道：「朋友，怎麼一掌也經不起呀？」

那人一身紅衣，年約四旬上下，右手持一柄單刀，他望着徐凡，駭然道：「你……你是徐凡……」

他只說出這麼一句，一陣逆血上湧，張嘴吐出了一口鮮血。

入眼一看，就知他也是紅衣幫中人，徐凡冷冷一笑，道：「不錯，在下正是徐凡，絕不會假冒。」

那紅衣漢子勉强運功壓下胸中翻騰的血氣，道：「你是徐凡就好，我家王爺早已等着你了。」

徐凡笑道：「你家王爺是甚麼人？他爲甚麼要見我？」

那人道：「我家王爺就是鷹王畢維揚，他現在已是眞正的神鷹王爺。」

徐凡笑道：「他怎麼會成了神鷹親王？莫非他根本不是中土之人？」

那人笑道：「你少問這些，只問你敢不敢去？」

徐凡笑道：「龍潭虎穴我也不怕，快說，他在甚麼地方？」

那人道：「黃河源頭，黑龍湖畔。」

徐凡昂然道：「好！咱們黑龍湖畔再見。」

在徐凡說話時，那人倒縱出去，轉眼不見了。

徐凡心中一動，就打算擒下此人，命他帶路進入黑龍湖，連忙厲聲喝道：「站住！你往哪裡走？」

那人忘命的飛奔，對於徐凡的喝止他是理也不理，徐凡眼望着人已走遠，他也無法。

他遲疑了一下，回頭看了那紅牡丹，終於沒有動身追去，道：「那個傢伙走了，只得麻煩姑娘帶我去黑龍湖了。」

畢嬋娟星眸一瞪，冷冷地道：「假若我不願意呢？你打算怎麼辦？」

徐凡笑道：「我不怕你不跟我走，眼前我就可以把你的武功廢掉。」

畢嬋娟突然尖叫一聲，道：「我寧願立刻死去。」

徐凡冷冷地道：「除非你帶我進入黑龍湖，否則你打算死，只怕由不得你哩！」

畢嬋娟無可奈何，幽幽地嘆了一口氣，不言不動。

徐凡笑道：「怎麼樣？還等我動手嗎？快些站起來！我們該起程了。」

畢嬋娟狠狠瞪了他一眼，慢吞吞地站了起來。

兩人當下起程，離開了山峯直向黑龍湖走去。

這一路地勢險峻，人煙稀疏，天將拂曉時，已然越過了小積石山，到了魔影崖入谷之處。

畢嬋娟到了此處，突然閃身一縱，閃電般疾向密林中縱去。

徐凡還眞沒有防到這一手，驚怒之下，頓足就待追撲，驀聞身後傳來一陣衣袂帶風之聲。

他突然停步，回頭一瞥，就見溪谷口峭壁的裂縫中，一連縱躍出七八個紅衣人來。

正驚疑間，身後又響起紅牡丹畢嬋娟的聲音道：「徐凡，這是進入黑龍湖的第一關。」

徐凡聞聲，倏的一個轉身，就見畢嬋娟的人站在林邊，在她左右各立着有四五名紅衣漢子。

畢嬋娟接着又道：「你小子只要能闖過這一關，進入黑龍湖之路就近了一程。」

徐凡冷冷地道：「你們安排下多少難渡之關？」

畢嬋娟笑道：「小子，別擔心！從這裡到黃河源頭共設有五關之險，只怕小子沒有那份能耐可以通過。」

徐凡冷冷一笑道：「老子就不信有甚麼難關可以阻礙得了我，我今天要闖闖看，瞧你們這五關有甚麼厲害之處？」

畢嬋娟冷笑道：「好，你就試試看吧！」

她話音一落，身形一閃，人又隱藏在密林中。

徐凡掂了掂手中短劍，摸一摸腰中劍帶，邁步就向密林中闖去。

突然有一人高聲喝道：「小子，你站住！」

徐凡笑道：「幹甚麼？你這麼的大聲吆喝就能嚇倒我嗎？」

那人沉聲道：「用不着嚇唬你，只是讓你知道，我們手中全是强弓硬弩，你如敢逼近的話，弓弩齊發，管叫你慘死箭下。」

徐凡笑道：「你們把我徐凡看扁了，這些陣勢就能阻得了我嗎？」

那人道：「你可是不相信？」

徐凡道：「信不信很難講，此關我必須闖過，不過你們可以估量一下，在你們放箭之時，我也只好大開殺戒，定叫你們血流荒谷。」

那人哼了一聲道：「那你就不妨一試！」

徐凡仰天一陣大笑，在對方大喝之聲一起，人已騰空上縱。

就在徐凡身形縱起，那人用力哼了一聲，喝道：「放箭！」

徐凡人在空中，劍花一團寒芒裹住了全身，竟向那發令之人滾去。

但見劍光如潮，挾着雷霆萬鈞之勢，排空捲到。

十幾支勁箭射出之後，碰上了那劍光寒芒，宛如撞上了無形的山岳，紛紛下墜。

徐凡此時突喊一聲道：「各位小心！」

喝聲中劍勢忽變，隱隱響起了一陣風雷之聲，激起了滿天銀雨，罩襲而下。

當面八個紅衣壯漢萬萬沒有料到對方功力有這麼高，全都感到對方的劍勢重如山嶽，有些無法抵抗，不禁一起後退。

徐凡卻不及時進攻，把劍勢一收，向那八個人一招手，道：「你們一齊上來吧！免得費事。」

話聲中，手中短劍倏然疾施，捲起一片劍光，洶湧衝去，忽東忽西，乍左又右，招式之快世上罕見。

那十幾名紅衣壯漢也各掄兵刃，施展出神妙招術，封架抵擋。

可是，徐凡這「何家無影劍法」的劍招，劍勢太强了，迫得十六名紅衣大漢團團亂轉，竟然無法遞進招去。

徐凡一邊動着手，笑道：「現在你們不用阻我，各位如想全身而退，只怕不容易了呢！」

他在說話之間，倏地手上一緊，又是一路滅渡劍法施展開來，轉眼間就是二十幾招，竟將劍氣佈成了一道無法突破的銅墻。

驀然之間，他一聲長嘯，身形破空而起，就像一隻大鷹般掠着樹梢，飛投向密林深處。

此際，被那劍氣罩在中間的十幾名漢子，宛如鑽窗的蒼蠅一般，亂撞亂鑽。

這一來那些人無不心驚膽戰，眼看着人已走遠，劍勢已收，但威力仍存，合十六人之力竟然衝不出這層劍氣。

他們衝擊了約有半個時辰之久，那劍氣圈漸漸的消散了，方始脫危而出，可是一個個已都累得精疲力盡了，互相對望了一眼，全都禁不住叫罵起來。

原來他們這一陣在劍氣中衝擊，雖然現在脫圍了，可是受了那無形劍氣的拂捲，一個個都變成了和尚，不但頭巾全被捲起，連頭髮也都被刮得光光的。

這一來，一個個都呆若木鷄，站在原地發起怔來，好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

此時的徐凡早已通過了密林，到了一處亂石陣的邊緣，望着那根根奇形怪狀的石筍發怔。

原來在那些石筍之上，站着幾個白衣人，連頭臉都被白布蒙着，宛如在那石筍上又接上了一截白石。

他們一個個不驚不動，像石雕，又像十幾具殭屍。

突然之間，從石筍下面昇起了一片白霧，漸昇漸高，轉眼間籠罩住了這一片亂石山谷。

白霧漸展漸濃，籠罩着的地面也越來越大，同時那立在石筍上的白衣人，不知甚麼時候竟然全部坐下，雙手高擧，發出聲聲寒風劃空之音。

徐凡望着那些白衣人，暗自詫異，心忖：紅衣幫的人都是身着紅衣，他們怎麼身穿白衣，不知他們在鬧的甚麼鬼？

正當他疑念發生之際，忽然從石隙間傳出一個冰冷的聲音道：「對面站着的是甚麼人？」

徐凡聞言凝目看去，見在白霧縹緲中，站着一個紅衣少女，但見她衣袂飛揚，白霧盈足，似欲騰空飛去一般。

徐凡不由心中一怔，忙道：「妳是甚麼人？」

那紅衣少女冷冷地道：「黃河源頭，紅芍藥。」

徐凡笑道：「先是牡丹，後是芍藥，想必就是這第二關的主持人了？」

紅芍藥冷冷地道：「對了，你能闖過第一關，足見你武功不錯，可敢一闖我這二關嗎？」

徐凡笑道：「既在江邊站，就有望景心，當然是要闖的了。」

紅芍藥笑了一笑，道：「就請入陣吧！」

徐凡微微一笑，邁步進入亂石谷。

一入谷中，就覺得寒風呼嘯之聲漸漸高亢，甚至有些刺耳，一陣陣的寒風襲到徐凡的身上，使他感到嚴寒酷凍，難以忍受，血液似乎都要凍結了。

徐凡不由大驚，連忙運氣行功，抵禦這陣酷寒之氣。

寒氣越來越濃，那茫茫的白霧也像被凍成了冰一樣的，一塊塊，一朵朵停留在那石筍之上。

紅芍藥遙遙冷笑道：「姓徐的，你信不信？只要進入這寒霧谷，一個時辰之後能夠使人凍僵而死！」

徐凡顫抖着聲音道：「我……我有些……不……不相信。」

他因耐不住酷寒，牙關已然互相碰擊，所以連說話的聲音也打顫了。

紅芍藥冷笑道：「聽你說話之聲就知你血氣不暢了，還逞甚麼强？等着吧！一個時辰之後就讓你去見你爹了。」

徐凡聞言不禁大驚，心念道：「我可不能就這樣束手待斃，就是死也得找個伴兒。」

心念動處，勉强提了一口眞氣，仰天一聲長嘯。

他因抗禦寒氣過久，氣機有些不暢，這一聲長嘯也顯得有些寒澀，失去了高揚之氣，不過卻也衝破了一層寒霾。

徐凡此際經此長嘯之後，微覺有一股暖意，哪敢怠慢，倏的圈臂拂出一掌。

他這一掌卻是用出了全力，勁風疾捲之下，把那寒霾驅得四處竄奔。

徐凡這一招得手，豪氣立振，仰天又是一聲長嘯。

這一聲和先前那一聲大不相同，可以說是聲裂金石，氣衝霄漢。

緊跟着他右劍左掌，寒芒飛滾中，勁氣催逼。

但聽「砰砰」大響聲中，那些石筍紛紛折斷，那些白衣人因運勁過久，已損耗了不少眞元，乍被劍掌連環攻擊之下，竟連還手之力都沒有了。

可是，此際徐凡已打上了勁頭，更是辣手連施。

其實徐凡身懷天魔尊者百年功力，他經過一陣活動，溫暖的力量使得冷瑟之氣漸散，人也有了十足的精神，出手也感到暢意由心，力道似乎增加了幾成。

他這一陣劍斬掌劈，石筍竟然頹倒了十數丈方圓一大片，那十幾個白衣人也大半血濺石筍。

徐凡至此方才收住了劍勢，望着那些臥倒在碎石下面的人，輕嘆了一口氣，仍然往前走去。

此際天色已是辰巳之交，小溪兩岸成了一片禿林，那地上仍遺留滿地汚血腥涎。

徐凡皺了皺眉頭，忽見斷崖下有一石洞，他躊躇了一陣，驀的一抬頭徑直入洞。

洞中暗黝陰濕，脚下積水沒腰，奇怪的是水底石地竟然十分平坦，走起來令人有一種舒暢之感。

雖是這樣，徐凡卻也不敢大意，小心的，慢慢的，如履薄冰一步步試着前行。

正走之間，忽聽左邊傳來嘆息的聲音，他不禁一驚，連忙喝問道：「甚麼人？」

一個蒼老的聲音道：「你是甚麼人？」

徐凡道：「我叫徐凡，今天來闖你們這黃河源頭，快說！你是甚麼人？」

另一人接口道：「你不用問我們是甚麼人，知道了與你無益。」

徐凡道：「假若我沒有猜錯的話，在這洞中不止你們二位，問答起來總得有個稱呼呀！」

第三個人開口道：「小子，你倒是很精明，怎麼跑到這裡來了，敢是活膩了？」

徐凡道：「我因獨闖黃河源頭，方過了陰霾谷，就發現此洞，沒想到洞中會有人。」

第四個人長嘆了一聲道：「小子，你闖對了，幸而碰上我們，唉！說起來我們在武林中也是一代宗師，沒料到今日變成了孤魂野鬼，令人可悲可嘆！」

徐凡道：「你們說了半天，仍然沒有講出甚麼人來，卻阻住我的去路，不知是甚麼意思？」

第一人道：「我們被困這洞中無法脫身，因身中奇毒無法移動，並不是有心阻你。」

徐凡道：「你們是些甚麼人？可以告訴我嗎？」

第一個那蒼老的聲音道：「好，我們這裡一共有四人，貧道乃是武當掌門清虛道長。」

第二個人接口道：「我是青城掌教涂九余。」

第三人道：「我是崆峒歐陽濤。」

第四人道：「老尼，峨嵋清因。」

「哇！」四人話方說完，徐凡已驚叫了一聲道：「原來是四位掌門人，怎麼被關在此處呢？」

清虛道長嘆了一口氣，道：「懊悔當初不聽良言，誰知畢維揚果然是狠子野心，現在他劫持了神鷹公主，自封爲神鷹王，正謀圖進犯中原，他逼我們交出本門武功秘笈，是我等不願才被囚在這黃泉石洞。」

徐凡道：「憑你四人合力，拚不過他嗎？」

涂九余嘆了一口氣道：「這就叫八十老翁，倒繃了孩兒，我們已上了他的當，身中奇毒，下半身癱瘓難行，有甚麼辦法？」

歐陽濤插口道：「小子，你如遇見了他，可得小心點呀，黃河源頭的東西不論生熟都不能沾唇。」

清虛道長道：「唉！被困洞中不見天日，令人感到了無生趣。」

涂九余插口道：「不要再提咱們被困之事了，快和這小娃兒打交道才是正理。」

徐凡笑道：「我只有一個人來，又救不了四位，打甚麼交道呢？」

清虛道長道：「我們四個人要和你動手相搏，你就要以一敵四。」

歐陽濤道：「我們這是在你手下求死，以解脫這黑暗生活。」

涂九余道：「所以，你千萬不要留情。」

清因老尼道：「你若贏了我們，那就不必說了。」

清虛道長道：「我還有一個請求。」

涂九余插口道：「有話就快說，咱們時間不多了。」

徐凡聽不懂那「時間不多」是個甚麼意思，清因老尼已然輕嘆了一聲道：「是的，寸陰當惜，何況目前一時一刻都是十分重要呢！」

涂九余插口道：「老尼姑，你這不是廢話嗎？到這時候你還改不了你那蘑菇脾氣。」

清因老尼苦笑了一下，道：「我這是情不自禁，夢寐以求的機會終於來到，忍不住話就多了。」

清虛道長有些不耐煩，忙道：「要說就快說，別夾纏不清好嗎？」

徐凡笑道：「各位老前輩，在下不敢當『請求』二字，有甚麼事請盡管吩咐。」

清因老尼又嘆了一口氣，道：「貧尼經過了數十年苦練，才發覺本門倚天劍法中多有缺失，現在已修訂完畢，看來我已無法親自傳下去了，只好交給你小施主，請將它傳給我大弟子慧明師太，足感盛情了。」

徐凡正打算推辭時，突覺一股勁風襲到，他慌忙伸手接着，卻是一個小包。

那股勁風來得柔和，證明清因老尼出手並無惡意。

於是，徐凡忙道：「在下徐凡蒙老前輩不棄，委以重任，徐凡定當完成，決不偷覷，如有故違，天厭之。」

清因老尼笑道：「小娃兒，你只要將劍譜交給我那徒兒就行，何必發誓？」

徐凡道：「小子年輕無法取信於人，只有發誓而請老前輩安心。」

歐陽濤沒等徐凡說完，也接口道：「動手相搏，生死難知，我卻是有死無生，也只好托付你了。」

話聲剛落，跟着又是一陣陣風聲襲到徐凡跟前。

徐凡伸手抓去，拿住了一塊物件，寬長如掌，厚約一寸，分量不重，不知是件甚麼東西。

跟着武當清虛道長、青城涂九余也各有物件投在徐凡手內，那是一柄劍和一根竹杖。

清虛道長道：「我那劍乃是武當鎮山之寶青鋒劍，功能辟火辟水，削鐵如泥，亦請轉交。」

話落，洞中沉默了一會，清虛道長忽然道：「眼下咱們的時間不多了，就開始進攻吧！」

徐凡聞言心中一動，忙道：「四位前輩既然一定要動手，但不知這場搏鬥算不算進入黃河源頭的關頭？」

清虛道長乾咳了一聲，道：「這是我們之間的私事，爲求解脫，算不上關隘。」

涂九余插口道：「小子，放大方些！要過三關還要出洞才行。」

歐陽濤接口又道：「你如果要順利通過三關，該莫忘記我所托付之物。」

清虛道長道：「好了，咱們該動手了。」

他話音方落，陡的風聲颯然連響，已有兩人施展出極快的身法撲到，出手猛攻。

徐凡連忙用了一招「天駟横行」，五指發出勁氣，一牽一引之下，借勢用力，清虛道長的雙掌推向了歐陽濤。

他這一招奇奧無比，在於發力使勁，微妙艱深，忽正忽奇，使人揣測不出一點頭緒。

清虛道長他這兩掌，已用出了全力猛擊歐陽濤，雙方誰也無法收住勢道。

雙方掌力相碰，發出「砰」的一聲悶響，兩人雖以全力煞住去勢，但對徐凡這一突襲之威，全然無法抵擋。

一聲慘叫過後，歐陽濤已然仰跌地上，清虛道長也連退幾步，倒撞在洞壁上，身軀晃了幾晃，仍然沒有站穩，雙腿一軟而坐了下去。

徐凡卻是一怔，他沒有想到這一招出手，竟會有這麼大的威力，傷了兩位高手。

歐陽濤大喘着氣道：「各位，我要先走一步了，不過，小兄弟，你能否告訴我，這兩招的出處嗎？」

徐凡道：「這是天魔尊者的滅渡神功中的兩式，一時失手，老前輩，你要保重。」

歐陽濤驚叫了一聲，道：「啊！」「啊」過之後，再無聲音，顯然已斷了氣，所以沒有了聲音。

清虛道長道：「歐陽濤已然先走了

，我也不能多拖延時間，小徐凡，但願你善保我等托付你的事，我也走了。」

話聲未落，突然一聲悶哼，誰知清虛道長也吐了最後一口氣，徐凡不禁一陣黯然神傷。

就在這時，一股勁風摟頭罩下，同時又有一縷指風，也勁疾襲向右肋。

徐凡根本就沒有想到閃躲，眼看着兩股猛襲之勢已到，他就得橫屍洞內。就在這迫在眉睫的瞬間，他不由地一掌上托，一掌下壓，潛力激發，「呼」的一聲，竟然衝開了下壓的勁氣，同時，身形疾轉，也躲開了襲向右肋的指風。

但聽一陣大力撞擊之聲，砸得洞穴破裂，碎石紛紛下落，涂九余一聲驚叫未了，清因老尼繼起了一聲慘叫，涂九余哼了一聲，沉重的脚步踏着水聲嘩嘩，向前衝有五六步，栽了下去。

徐凡初展神功，沒想到剛一出招竟然連傷四名高手，只有一個涂九余也身受重傷，他身形幾晃，跌在地上，喘着氣道：「娃兒，你這一招又是甚麼手法呀？」

徐凡道：「這一招也是滅渡神掌中的一式，又叫『魔界心印』。」

涂九泉喘着氣道：「我總算又見新奇武功，死也瞑目了。」話未說完，人已倒地而亡。

徐凡面向着那黃泉石洞，拜倒在地，默祝道：「四位前輩請安息吧！你們的怨恨我一定會替各位洗刷的。」

拜完起身，掏出四人所托物件，見清因老尼所托乃是册劍譜，清虛道長的是一柄神劍、歐陽濤所托是塊玉珮、涂九余的是一個銅環，都看不出有甚麼珍貴之處。

就在這時，突聞「啾啾」一陣驚鳴，緊跟着腦後勁風立生。

徐凡此刻是早有防備，倏的抽出來青鋒劍，翻手一式浮雲遮月，寒光閃處，「哇」的一聲慘鳴過處，餘音遙至數丈之外。

想是劍鋒沒有擊中那怪鳥要害，所以它能逃走。

徐凡心中一動，暗叫一聲：「好險！」這洞中不知還有多少怪物，還是早些離開的好，於是雙足一頓，就從塌裂的山縫中穿了出去。

外面又是一座山谷。

這谷生得奇怪，除了環山長滿了松柏之外，山腰以下全是一片亂石，寸草不生。

徐凡望着奇怪，忽聽谷底傳來了一聲長嘯，循目看去更是驚得呆了。

就見谷底一列站着七個紅衣人，連頭帶臉全都用紅紗罩住，看不出面目來，不過從那七個人的身材看來，可知她們全是女兒身。

她們似也全部都呆望着徐凡，想是對徐凡那掌力震塌黃泉石洞的功力，有所驚訝。

雙方對看有一炷香的工夫，七個紅衣人中間的一位向着徐凡打招呼，道：「來人可是徐凡？」

徐凡冷哼了一聲，道：「不錯，在下正是徐凡。」

紅衣人接口道：「一掌擊塌了黃泉古洞，好霸道的功力呀！」

徐凡笑道：「誇獎了，其實在下功力並非霸道，乃因這山崖年久朽爛了，所以才不堪一擊。」

紅衣人笑叱道：「只聽人說過朽爛之木，卻還沒聽人說過有朽爛之山的事，這倒奇了。」

徐凡笑道：「那只是你見少識淺，沒聽說過石有被風化之虞，大石風化之後成沙，這山崖怎不可以風化？」

紅衣人笑道：「呵！正不知尊駕還是個飽學之士呢？」

徐凡道：「怎麼？你們不相信？」

紅衣人道：「有些不信。」

徐凡道：「那就算我的功力深厚吧！你們擺成這個陣勢，打算幹甚麼？」

紅衣人道：「自從我紅衣幫開山黃河源頭以來，還沒有人能夠闖進這魔影崖，你算是第一人。」

徐凡笑道：「榮幸之至。」

紅衣人道：「目前你不妨再闖一下我們的七煞烈火陣。」

徐凡笑道：「在下遠來是客，你們如此待客，不覺得失禮嗎？」

紅衣人道：「這正是我們魔影崖待客的規矩，來賓必先通過五關三險，才有資格進入黃河源頭。」

徐凡道：「如果通不過五關三險，你們要把他怎麼辦？」

紅衣人道：「除非他們歸降爲奴，否則就要血染黃沙。」

徐凡冷哼了一聲道：「你們未免太霸道了，不覺得殘酷了點？」

紅衣人道：「爲本幫選眞才，不如此怎會使本幫發揚光大？」

徐凡道：「但不知在徐某人未來之前，你們害了多少人？」

紅衣人道：「沒有幾個人，大約不足兩百之數。」

徐凡聞言一怔，心忖：好大的口氣，兩百個人的生命在她們眼中，竟然不如狗，此等邪魔如不除去，只怕江湖上血流不盡了。

他心念動處，冷冷地道：「但不知那些人是怎麼個死法？」

紅衣人道：「葬身在寒霾蝕骨中，被凍死的約有三十人，古寺落魂，送命的卻有五十餘人。」

徐凡聞言心頭一凜，腦際立時想到了那了緣和尚九大門派弟子慘死在羅什寺的那些人，冷冷的哼了一聲。

紅衣人又道：「在入谷密林之中也有三四十人喪生。」

徐凡哼了一聲道：「困在這洞中的有多少人？」

紅衣人道：「能夠進入這黃泉古洞的人，全都是武功到了火候之上，只有四位算是幸運的人，居然保全了性命，不過卻得在那裡住上三十六個月之後，才能放出來。」

徐凡道：「爲甚麼要困他們那麼久？」

紅衣人道：「要煞煞他們那份英雄傲氣，否則怎能甘心爲奴？」

徐凡聞言，劍眉微揚，冷冷地道：「你們居心好殘忍哪！不知你們這七煞烈火陣中，又有幾人遇難了？」

紅衣人輕嘆了一聲道：「慚愧得很，本陣自創立以來，還未曾試過身手呢！」

徐凡朗笑一聲道：「遇上了我，你們這七煞烈火陣怕就要冰消瓦解。」

紅衣人冷叱一聲道：「盡說大話有甚麼用？何不入陣一試？」

她話聲一落，翻手亮出了長劍迎空一晃，其餘六人倏的散了開來。

徐凡凝神打量了一陣，見七人所站的方位並無甚麼出奇之處，冷笑了一聲道：「我正有心領教一下紅衣幫的奇陣。」

隨着話聲，仰天一聲長嘯，縱身入陣。

那七煞烈火陣乃由方才發話的紅衣人首先發動，引劍追擊，其餘六人各依陣法游走出劍，剎那之間，劍光大作。

本來這七煞烈火陣只有七支劍，但當陣法轉動之際，居然化出十幾支劍來，從四面八方向徐凡攻到。

徐凡是藝高人膽大，他連看都不看，聽風辨位，隨手封拆，輕輕易易地便被化解開去，朗聲笑道：「甚麼七煞烈火陣，也不過如此，算不上武林絕陣。」

紅衣人輕叱一聲，道：「姓徐的小子，你少賣狂，看這個……」

叱聲起處，長劍往前一指，從劍尖上射出一縷紅光，有綫香般粗細，落在徐凡身側，頓時化爲熊熊烈火，火舌冒起有兩三尺高。

徐凡見狀大驚，這才知道所謂的七煞烈火陣乃是以七煞陣式爲輔，以奇異的烈火爲主，心忖：如以武功較量並沒有甚麼可怕的，這麼的施放烈火，自己卻無法對抗了。心念動處，提劍就向外闖。

可是，陣式突然一變，六支長劍零零亂亂的攻到，徐凡立感壓力大增，竟然無法闖出陣去。

敢情那六支劍雖是零亂攻到，東一劍，西一劍，沒個章法，其實合起來卻等於絕世高手以全力一招一招的施展出來，配合之妙可說是天衣無縫。

徐凡吃力地封拆了五六招之後，看看情勢不對，只好向後退步，漸漸地退入火圈之中。

此際那紅衣人劍尖上噴出的紅綫，仍然源源注射出去，轉瞬間已在徐凡周圍佈下了一圈火場。

其餘六個人見火堤築成，也都各自退回原位，仗劍戒備以防徐凡衝出火圈。

火勢越逼越近，熱氣更是令人難忍。

徐凡一邊看着那紅衣人在表演火技，一邊卻又納悶不已。

原來他全身都覺得奇熱難耐，就只有胸前方寸之地，卻感到清涼。

他心中一動，暗忖：聽清虛道人所囑，青鋒劍可以辟得水火，莫非還有其他東西可以避得火嗎？

心念動處，禁不住就插手入懷，先揑住那枚戒指，都沒有甚麼異狀，最後才觸及那面玉牌。

說也奇怪，登時之間渾身泛起一陣清涼之感，不禁大喜，哈哈笑道：「不好，燒到我的褲子了。」

紅衣人倏的收劍，冷冷地道：「等會要把你的全身衣服燒光，變成一隻烤鴨。」

徐凡笑道：「那能吃嗎？不過我倒想見識一番。」

紅衣人冷應了一聲道：「好！」跟着就嬌喝一聲道：「天火煉魔。」

她一出口，其餘六名紅衣人立把左手一揚，射出六股火焰，都有六七尺長，分攻徐凡上中下三盤。

徐凡笑道：「啊！是有些名堂，可惜燒不着我。」

紅衣人冷冷地道：「那是爲了甚麼？我不信你練有避火的能耐。」

徐凡道：「你們這一招不是叫『天火煉魔』嗎？因爲我不是魔，怎麼燒得了我？」

紅衣人怒哼了一聲，突然一張口，吐出一股火焰，直射徐凡面門。

她這一股火來得確實厲害，火光一現之際，在周圍三丈內的雜草，立即燃燒起來，冒起縷縷青煙。

徐凡卻滿不在乎，抬手輕輕在身前劃了一個圓圈，剎那間匝地昇起一蓬白霧，約有一丈多高，倏然散開飄墜。

白濛濛的一層水霧阻止了火勢，罩住了徐凡。

只見那七股勁烈的火焰，疾猛地投入白霧之中，立即消失無踪。

親王授首　公主失踪

此際的徐凡仍然老實地坐在地上，面含微笑，道：「你們這些烈火要煉好久呀？」

紅衣人道：「要把你煉成骨酥皮脆。」

徐凡笑道：「那不眞成烤鴨了，我不幹……」

紅衣人似乎激怒，冷喝了一聲道：「只怕由不得你！」她說着，突將長劍連鞘雙手連握之下，登時噴濺出無數藍色火焰，挾着一陣臭氣，隨風彌漫開去。

其餘那六名紅衣人也跟着學樣，

一共有數十道藍色火焰，圍住了徐凡。

徐凡仍是含笑坐在地上，其實他在以內力逼使那面玉牌發出白霧，以禦那些毒火烈焰。

臭氣越加濃烈，整個山谷中的草木，全都燃燒起來，就連崖頂上的樹木，也有不少被烤焦了的。

徐凡此刻並不怕那炎熱，而是那臭氣使他受不了，身形雖然仍在趺坐，臉上已失去了笑容。

這樣的情勢繼續約有一個時辰之久，徐凡方出聲道：「你們這烈火絕技，還有多少沒有施展出來的？」

紅衣人冷冷地道：「就這樣足可困你七日，七日之後，你小子就眞正成了烤鴨了。」

徐凡道：「只怕未必。」

紅衣人道：「那你爲何不衝出來？」

徐凡道：「因爲我只要一衝出去，你們非得跑不行，那該多煞風景。」

紅衣人道：「我卻不信。」

徐凡笑道：「你們可打算聽聽我的理由嗎？」

紅衣人道：「你說說看。」

徐凡道：「第一，我若打算衝出火圈，憑你們這點邪火是攔不住我的，可是我身上的衣服就無法保全了，可對？」

紅衣人哼了一聲道：「連你的皮肉都得被燒焦了。」

徐凡道：「那倒不見得，你們這邪火雖是猛烈，但卻傷害不了我，衝出有何困難，不過……」

紅衣人道：「不過甚麼？」

徐凡道：「假若我沒有猜錯的話，你們七人全是女兒之身，可對？」

紅衣人道：「何以見得？」

徐凡笑道：「從你們的身材、行動、說話的聲音和居心的狠毒，就可以判定你們全是女人。」

紅衣人冷哼了一聲道：「女人也不見得就居心狠毒呀！」

徐凡笑道：「豈不聞『黃蜂尾上刺，最毒婦人心』，所以我判定你們全是女人。」

他這麼一說，那七個紅衣人全都默然不語，顯然已被他猜對了。

徐凡接下去又道：「你們試想一下，我要是光着屁股衝出去，你們要不嚇得陣勢大亂才怪？」

七個紅衣人仍然是不語不動，不過她們不再催動火焰了。

雙方就這樣又耗了大半個時辰，徐凡忽然一長身站起，朗聲道：「你們注意了，我可要向外闖了。」

紅衣人道：「你就不怕燒了光屁股嗎？」

徐凡笑道：「你們都不怕光屁股，我有甚麼好怕的，只是不好看而已，你們如果不介意，我就要衝出去了。」

紅衣人倏地嬌喝道：「你敢！」

徐凡笑道：「這也是沒辨法的事，我不能就這樣被困在這裡，被烤成烤鴨，我已一晝夜沒吃東西了。」

紅衣人道：「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困住你。」

徐凡道：「無奈我不能聽你們的話。」

話聲之中，他一手掄起青鋒劍，又喝一聲：「小心了！」

跟着又長嘯了一聲，劍走「八方風雨」，「刷刷刷」一連掃劈出去七八劍，劍風蕩開了火圈，趁勢人也縱了出來。

紅衣人見狀，立時又催動陣法，七支劍登時圍了上來。

徐凡一衝出烈火圈，心中再無顧忌，精神氣力陡長，他左手將那面玉牌放入懷內，抽出手來使出了滅渡劍法，右手青鋒劍，左手短劍，用的是何家劍法。

這兩家絕頂劍法，一正一邪，爲武林中罕見的劍法。但在徐凡手中輕易的兩手一齊施展，再加上他那乾坤挪移的身法，眞是神鬼莫測，凌厲異常。任是那七位紅衣人的武功再高，也無法硬接其鋒，被逼得連連後退。

徐凡見狀，又是一聲長笑。

人隨劍走，笑聲中「嗯」的一聲，人已飛縱出去三丈以外。

這等輕功卻把那七個紅衣人嚇了一跳，也沒有看清他是否光着屁股，人已怔在當地。

他這一陣狂奔，轉過了山坳之後，方始停下腳來。

現在他已然疲累不堪了，只好找個隱蔽的地方打起坐來。

他調息了一陣之後，起身再往前行。

這一道山谷山路崎嶇已極，東轉西彎，轉有大半天的工夫，總算出了這段山峽。

眼前豁然開朗，但見山青水碧，鳥語花香，徐凡見狀，心胸不由爲之舒暢，不禁脫口叫道：「妙哇！料不到在這窮山惡水之間，也有這樣的神仙境地。」

他一邊瀏覽着，順着向前走去。

突聞水聲澎湃，從一片松林中送將出來，他心中忖道：連日來的驚駭拚鬥，人也累得夠了，前面還不知有多少險關難渡，何不抽此半日閒工夫，養足了精神再和他們周旋。

心裡忖念着，便向松林中走去，心中又在盤算着：聽水聲來處，必有飛瀑清潭，不妨先洗個清涼，再好好睡一覺，採些山果吃飽了，再闖黃河源頭，打他們一個落花流水。

入林數十步，中無雜樹，全是盤虬老松，氣勢奇古，松下乃一片草地，綠草鋪陳十分平整潔淨，彷彿經過人工修剪一樣。

徐凡雖然覺得有些奇怪，但也未注意，還是逕直穿林而過。

迎面是個山谷，谷頂懸崖上飛瀉而下一道巨瀑，雪濤飛濺注入谷底溪中。

忽然隨風送來一聲輕嘆。

徐凡聞聲微微一怔，揚目看去，只見臨溪一塊巖石上，站着一名綠衣女郎。

她站在石邊，望着溪水出神，不時傳來聲聲嘆息。

飛瀑直瀉而下，激得溪水噴珠濺玉，那女郎又正站在瀑下，乍看去她似要逐浪而去。

她有一頭烏黑的頭髮，披垂下來隨風飄拂，加添了一種優美的姿態。

徐凡這時已看清了她的面容，不禁暗叫了一聲：「啊！商姐姐……不……畢嬋娟！」

那綠衣女郎並沒有轉頭看他，只是茫然地望着那飛玉濺雪的瀑下溪水。

徐凡再也忍不住了，脫口喊道：「畢姑娘！」

綠裳美人聞聲嬌軀似乎一震，轉身過來，美眸痴凝地瞪着他，好久，好久，方緩緩地道：「你……你是誰？」

徐凡聞言，怔了一下，縱身過去，道：「我是徐凡呀！怎麼你忘了？」

綠衣女郎冷哼一聲道：「我不認識你呀！」

話音方了，跳下危石轉身便走。

此時的徐凡受了入谷時的花香所惑，心智似乎已失，怎能容那女人走去，連忙脚下一用勁，縱到那綠衣女郎身前，攔住了她，笑道：「畢姑娘，你要去哪裡？」

那綠衣女郎在掙扎，不知是有心或是無意，竟然撞入到徐凡懷中，徐凡環臂一摟就把她嬌軀抱住。

登時他心旌搖搖，情不自禁地臂上用勁，把她抱得更緊。

忽然，徐凡似乎警覺了甚麼地方不對，驀地推開了那綠衣女郎，冷喝一聲道：「我……們是敵人，對……不對？」

那綠衣女郎卻顰蹙着眉兒，閉着眼睛，嘴角處浮現出一絲甜蜜的笑容，身軀卻扭股糖似的，勾纏着徐凡。

徐凡面現忿怒之色，翻手扣住了對方的手腕，喝道：「快說！你是誰？」

那綠衣女郎似着了迷一般，輕嗯了一聲。

就在這時，溪中驀然「潑刺」一聲響，湧起了羣浪飛白。

徐凡不禁爲之一驚，注目溪中看去。

就見水中泛起一個少女來，一頭黑漆頭髮披在腦後，那張俏臉宛如盛開着的芙蓉，分明又是一個商娟，或者畢嬋娟。

水中人兒似乎有意賣弄，「呼」的一聲，纖腰一扭向水面一仰，嬌軀完全浮在水上。

徐凡看得怔住了，一時之間也忘了說話。

岸上的人兒卻發嬌嗔道：「好人兒，你看我們兩個誰美？」

她這一聲出口，水中人兒「呀」的一聲驚叫，嬌軀往下一沉，又隱沒於水中。

徐凡至此方才驚醒過來，掃目瞪了懷中人一眼，霍地抽身後退，喝道：「快告訴我！你是甚麼人？」

那綠衣女郎嬌艷地一笑，道：「眞是痴心女子負心漢，咱們也曾有一面之緣，怎麼……不認識我了？」

徐凡思索了一下，道：「你……你就是在七煞烈火陣中噴火燒我的人？」

綠衣女郎笑道：「對，我已對你留了情了。」

徐凡道：「請問芳名？」

綠衣女郎道：「紅榴花。」

徐凡笑道：「你們都是以花命名的，可對？」

綠衣女郎道：「而且都是紅花。」

徐凡道：「水中的人兒她又是誰？」

綠衣女郎道：「她是紅芙蓉。」

徐凡苦笑了一下道：「我幾乎被你們騙了。」

他話說完，倏覺腦後風生，趕忙閃身斜縱，倉促間也沒有看清地勢，「噗通」一聲，竟然跌進溪中，激得水花飛濺。

這一來徐凡氣得雙眼冒火，二妖女卻是嬌笑連聲。

徐凡浮出水面，望着二女腦際一轉，倏地又沉下水去。

此時那紅芙蓉游至岸邊，笑向紅榴花道：「榴花，你可曾將那迷藥用上了？」

紅榴花點頭道：「舌底蓮花早已度過去了，只等他藥性一發，就看你的了。」

紅芙蓉笑道：「只要他迷藥入腹，管教他永墜這溫柔鄉中。」

就在這二女說話之間，徐凡已在下游慢慢上岸，也顧不得衣濕水淋，疾縱而至，雙手「斗轉星移」，迅雷般快速絕倫地已扣住了兩人的腕脈要穴。

紅芙蓉斜眼一瞟，笑道：「原來你水中功夫也不含糊呀！」

徐凡哼了一聲道：「八歲我就在渭水河中抓魚，這點水算得了甚麼？」

紅芙蓉嬌笑道：「好呀，那麼咱們下去玩鴛鴦戲水如何？」

徐凡叱道：「休和我胡扯！快帶我去見妳們的幫主。」

紅榴花道：「就憑你想見我們幫主，門兒也沒呀！」

徐凡冷喝道：「少廢話！快帶我走！」

紅榴花輕嘆了一聲道：「走就走吧！又何必這麼兇呢？」

紅芙蓉把纖腰一扭，一瞟媚眼道：「那就沒我的事啦！」

徐凡道：「好，就放了你，只要一位帶路就行。」

紅芙蓉雖然脫身，並不即時走開，瞪起一雙媚眼凝視着徐凡，俏臉上似笑非笑。

這樣的情態入在徐凡眼中，登時心頭「怦怦」亂跳，趕忙一指紅榴花，喝道：「快帶我走！」

紅榴花眉頭一皺，面露乞憐之色，道：「請你把手鬆開好嗎？」

徐凡微微一笑道：「鬆開就鬆開，我不怕你逃走。」

他說着話，當眞就鬆開了手，放了紅榴花。

紅榴花哀怨地瞟了他一眼，幽幽地道：「你這個人當眞是鐵石心腸，一點不懂得憐香惜玉，難怪至今你討不到老婆。」

徐凡冷喝一聲道：「少廢話，你到底是帶不帶路？」

紅榴花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道：「唉！碰上你這麼一位兇人，有甚麼辦法呢？走吧！不過我得先找我們的頭兒回稟一聲呀！」

「好吧！就依你。」他們說着話，就慢慢走開。

徐凡回頭看了紅芙蓉一眼，見他仍凝望着自己。他厭惡地「啐」了一聲，身形急轉，俊臉一仰，理也不理，跟在紅榴花身後。

繞山越澗，山行二三里，峯迴路轉，臨溪建有一幢竹樓，建在水邊綠蔭間。

但看這地方，就足令人有飄飄欲仙之感。

紅榴花忽然停下脚步，探手一指，道：「到了，我們的頭兒就在那竹樓上，你自己上去吧！」

徐凡躊躇了一下道：「這一次是否又是一次騙局？」

紅榴花輕叱了一聲道：「信不信由你，我可要走了。」

徐凡出手如電，就在紅榴花語音方落，身形微轉之際，他又點中了她的穴道，伸手將她提起，就向小樓上奔去。

到了小樓門口，將紅榴花朝地上一放，笑道：「對不起，暫時委屈一下，你如敢再使騙局，我可不會輕饒你。」說完話，邁步登梯而上。

正當他上到一半，已聽到從竹樓上傳來呻吟之聲。

徐凡慌不迭縱身而上，卻見樓上四壁蕩然，只是緊靠着後墻擺了一張竹床。

四周寂靜無聲，床上有二女仰卧。

一人顫聲道：「啊！凡弟，你眞的來了，快些來救我。」

聲音異常凄楚，可憐欲絕，使人不忍卒聽。

徐凡不由口中問道：「你是誰？」

靠外的女子已撐起身子坐起，道：「我是紅牡丹畢嬋娟，怎麼你不認得我了？爲了你，我受幫規處分，全身已是傷痕累累了。」

徐凡道：「那一位是誰？」

畢嬋娟道：「她就是你的心上人商娟小姐嘛！可憐她受傷更重，人已昏過去了。」

徐凡一聽，緊走兩步，到床邊細看，果見商娟仍是昏迷不醒，躺在那裡一動不動。

再看那畢嬋娟時，就見她雙眉緊蹙，淚眼瑩絲，可憐楚楚的樣子令人心酸。

沒等徐凡發問，畢嬋娟已先開口道：「我因在第一關沒有擋住你，我爹大怒，罰我受刑三日，我現在已是體無完膚了。」

徐凡詫異道：「看你們身上並不見傷痕，他用的是甚麼刑？」

畢嬋娟輕嘆了一聲道：「是羅剎國傳來的『金針刺穴』，每刺一次都是使人骨碎難忍。」

徐凡聞言，倏地把虎目一睜，恨聲道：「常言道，虎毒不食子，你是他的親生女兒，怎麼可以對你這樣？他眞是失去了人性。」

畢嬋娟顫聲道：「管不了那麼多人，你快些救我們出去吧！」

徐凡道：「好！我這就帶你們出去。」

畢嬋娟道：「無奈我們全身骨碎，怎能動得？」

徐凡不禁失措道：「那該怎麼辦好呢？」

畢嬋娟道：「幸好我娘給了我一瓶『冷香脂』就在近窗小衣之內未被搜去，快取來爲我們敷上，也許可以助我們復原，再設法出去好啦！」

她說完話，嬌吟婉轉，已是弱不禁風了，雙目卻望着徐凡，面現乞憐之色。

徐凡此時已惶恐心碎，忙轉身窗前，從一件粉紅色小衣內，取出一個二寸高的白玉小瓶。

再回到床前，望着畢嬋娟沉吟道：「小妹，你能自己動手抹嗎？」

畢嬋娟氣得把牙一挫，恨聲道：「你這個人，到了這個時候，性命已經是刻不容緩了，還怕甚麼世俗男女之嫌？」

說罷又是一陣嬌喘，美眸緊閉，那眼淚像斷綫珍珠般直流出來，似乎已奄奄一息了。

徐凡不由憐惜萬分，連忙揭開瓶塞，就見瓶中靈藥白膩如乳，一陣陣芳香撲鼻。

他剛倒出了些在手心中，平伸着手臂就往畢嬋娟肩上擦去，靈藥端的如神，本來畢嬋娟身上每一處穴道處，都有一點焦黑之色，藥一抹上去立時退祛。

一會兒工夫，全身已被抹遍，小樓中濃香四起，創痕盡平。

此時的畢嬋娟雖然仍是緊閉着一雙美目，但卻黛眉盡展，梨渦微露，已經有了笑意，雖無私心，卻禁不住多看兩眼。

就見她嬌軀橫陳，皓腕酥胸，白膩如玉，只是傷處略有點兒殘紅。

這種情形入在徐凡眼內，任他是鐵石人兒，一顆心也不由怦怦跳動，忐忑不安，握着個藥瓶兒，竟看得呆了。

就在這時，忽然樓下傳來一陣冶蕩的樂聲，還夾着妙異的情歌，仿佛怨女懷春，求偶不得的光景。

同時腹中藥力已然發作，再加上那玉瓶中乳膏的香味，催得他四肢百骸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

此時的徐凡，眼、耳、口、鼻、身、心，已經自持不住了。

恰又在這時，嬌俏的畢嬋娟睜開眼來，水汪汪的雙眸一笑，越發地勾魂奪魄。

眼看銷魂蕩魄只在一刻之間……

突然樓下傳來一聲慘叫。

「呀……」徐凡驀然清醒，慌不迭側起耳來。

幸而他功夫深厚，天賦獨具，連忙探手從懷中摸出了一粒茯苓辟毒丸，此丸乃毒華佗方子雨所配製，往嘴中送了一粒。

說也奇怪，他驀地清醒，似被當頭潑了一桶冷水，慾念全熄，不禁愧恨交集，冷喝一聲叫道：「好個賤婢，我又幾乎中了你們的圈套！」

說完話，冷哼了一聲，縱身跳下小樓，看那紅榴花時，已然身首異處了，不禁心中暗暗詫異，想道：「咦！這是甚麼人幹的好事，如果不這樣一鬧，我只怕自己遭了魔劫了。」

正尋思間，忽聽小樓上又是兩聲慘叫。

徐凡更是詫異了，慌不迭再又縱身上樓。

他一脚方踏上窗口，忽然一團黑影疾撞而來。

徐凡不防兩人竟撞了個滿懷，都不禁驚噫了一聲，雙雙墜地。

徐凡掃目看去，不由得失聲叫道：「咦，你怎麼來了？」

來人原來是舒丹，她哼了一聲道：「我怎麼了？」

徐凡尷尬地道：「是你救了我？」

舒丹冷笑一聲道：「我討厭看你那樣子，要不我還不動手呢！」

徐凡笑道：「你是怎麼來的？」

舒丹道：「跟着大哥來的，不行嗎？」

徐凡忙不迭地道：「行……行，誰說不行了，你如不來，我怕已被她們捉去了。」

舒丹笑道：「一跤跌進溫柔鄉裡，還不好嗎？」

兩人一路說笑着，不知路之遠近，竟然走進一片荒林中。

突然間紅影一閃，兩名身着紅衣的大漢一躍而至，擋住了二人去路。

徐凡青鋒劍出手，迎風一揮，劃出一道銀虹，喝道：「你要幹甚麼？」

右面那紅衣大漢道：「在下奉命來迎接徐大俠！」

徐凡哼了一聲道：「我徐凡如闖不過五關三險，只怕你們也不會迎接我了。」

左面那紅衣漢子道：「前途另有迎賓之人，我們只算個前導而已。」

徐凡笑道：「這麼說來倒是有勞二位了。」

右邊那人掃了二人手中兵刃一眼，冷冷道：「紅衣幫中規矩，凡是晋見之人，一律不準携帶寸鐵。」

徐凡冷聲道：「須知我們不是黃河源頭的人。」

左邊那漢子道：「無論甚麼人都不能壞了規矩！」

徐凡冷冷一笑道：「假如我不願放下兵刃呢？」

右邊那漢子冷哼了一聲道：「二位應該知道，在這荒林中已設下重重包圍，倘敢抗命，立時就是濺血喪命。」

徐凡突然朗聲笑了一聲道：「這種陣勢還嚇不倒我，你們那五關三險都沒阻得住我，小小一片荒林，大約也不過虛張聲勢而已。」

舒丹接口道：「果眞設有埋伏，我手中之劍先取二位項上人頭。」

兩名紅衣漢子聞言，互視了一眼，頓時又改變了語氣道：「二位既然這麼說，我弟兄也不敢用强，就請跟我來吧，不過可不要後悔。」

徐凡笑道：「就請帶路吧，徐某一人作事一人當，後悔甚麼！」

兩個紅衣漢子也不再多說，轉身並肩大步向前走去。

四人就在荒林中穿來走去，盡是繞着轉圈。徐凡不由起了疑心，陡然停下了脚步，喝道：「兩位這是幹甚麼？你們要把我們帶往何處？」

走在左邊的紅衣漢子道：「你們此時還不能進入神鷹宮，必須先到五路總管處報到，驗明正身後才能放行。」

舒丹倏地怒叱道：「你們放屁，這又不是進入刑場，驗個甚麼正身？」

徐凡笑道：「我猜那個神鷹公主一定不是個人類，要不然怎麼不會說一句人話呢。」

他話音未落，遙聞一個冰冷的聲音道：「是甚麼人說話這麼放肆？竟敢語傷我家公主！」

沒等徐凡接腔，舒丹已然嬌叱道：「我們不懂甚麼公豬母豬，我們既然來了，你們打算怎麼樣？」

那冰冷的聲音道：「小子，你眞有點能耐，竟然闖進了黃河源頭，不過老婆子卻有些不服！」

徐凡怒聲道：「你要打算怎麼樣？」

那冰冷的聲音道：「我要教訓你小子一番，讓你知道人上有人，天上有天。」

徐凡正待反唇相譏，突聞「呼」的一聲，「啾啾」兩聲尖叫中，飛撲而來一團黑影。

徐凡見狀，心中忽然一動，想起

自己在黃泉古洞中，被自己一劍趕走的怪鳥來，連忙揮劍掃了過去。

「哇」的一聲慘叫，凌空灑下一蓬羽毛，還帶着點血腥，顯然這一劍已將那怪鳥劈傷了。

此時那前面帶路的兩個漢子，似如不覺，仍是並肩闊步昂然而行。

小徑路轉，折向一座聳立的建築物走去。

走入一條長廊，陰森而黑暗，彷彿經年不見陽光，長廊的盡頭是扇很寬的大門，門上的銅環卻在閃閃發光。

他們推開這扇門，就看見了神鷹公主。

神鷹公主乃是個漂亮女子。

她漆黑的頭髮披散在雙肩，臉色卻是蒼白的，臉上一雙漆黑的眸子也黑得發亮。

沒有別的裝飾，也沒有別的顏色。

她就這樣靜靜地坐在寬大的太師椅上。

她這種神情帶着一種說不出的尊嚴與高貴。

那兩名紅衣漢子輕輕地走過去，拜倒在她的足下。

神鷹公主一雙發亮的眼睛，卻始終盯在徐凡身上，忽然道：「年輕人，你過來！」

她的聲音低沉而有力，她說的話好像就是命令，可是徐凡並沒有走過去。因為他並不是習慣於接受命令的人，他反而坐了下來，遠遠地坐在神鷹公主對面的一張椅子上。

屋子裡很暗，神鷹公主的眼睛卻很亮，厲聲道：「你就是徐凡？」

徐凡淡淡地道：「對，我是徐凡，不是畢維揚。」

神鷹公主忽然「格格」一陣大笑，道：「好，徐凡果然不愧是徐凡，看來你來對了。」

徐凡道：「我也希望來對了。」

公主道：「你要找畢維揚？」

徐凡激動地道：「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我必須找到他。」

公主道：「他並沒有殺害徐宗翰呀。」

徐凡道：「徐宗翰是我的義父，先父是呂天縱。」

公主道：「那你為甚麼姓徐而不姓呂？」

徐凡道：「我曾對天發誓，在未報父仇之前，絕不回返本姓。」

神鷹公主道：「所以你一定要見畢維揚！」

徐凡道：「這就是我來此地的目的。」

公主道：「只要你答應我一件事，我就把他交給你。」

徐凡道：「你說是甚麼事？」

公主並沒有直接說下去，她沉思了好久好久，才慢慢地道：「我們的王朝名叫罕薩王朝，乃是當年成吉思汗所封的第一個王朝，我們的王就是神鷹王，現在我們的王朝沒落了，但我們的血不能白流，只要我們的人還有一個活着，我們的王朝就絕不會被消滅。」

她聲音裡充滿着驕傲、自信。

徐凡一向尊敬這種人，不論是男人、女人，尊敬他們的勇氣和信心。

公主道：「我們的王朝雖然建立在很遠的地方，但是世代安樂富足，田產豐富，深山裡更有數不清的金沙和珍寶。」

徐凡忍不住問道：「那你們為甚麼到中土來？」

神鷹公主臉上的光暗淡了，目光中也露出了沉痛仇恨之意，道：「就因為我們富足，所以才引起鄰國的垂涎，他們勾結了哈薩克的鐵騎，引兵來犯。」

她頓了一下，黯然又接着道：「那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時我尚在襁褓中，先王一向注重文治，當然無法抵抗他們那種强悍野蠻的騎兵。但先王他們還是決定死守下去，與國土共存亡。」

徐凡道：「是他要你避難到中土來的嗎？」

公主點了點頭道：「為了保存一部份實力，以謀日後中興，他不但堅持要我走，並將國庫裡的財富交給了一位心腹重臣，叫他帶我到中原來。」

她面上露出感激之色，又道：「其中一位是我的奶奶張嬤嬤，她帶我來這裡，用她帶來的一份財富在這裡購置了田產和房舍，使我們一家無憂無慮地活到現在，她對我的恩情是我永生也難以忘懷的。」

徐凡道：「另外還交給誰了呢？」

神鷹公主的情緒又變成了憤恨，道：「他就是畢維揚，這個人狠心狗肺，他先玷污了張嬤嬤，說是要娶她為妻，又在我十五歲那年玷污了我，從此就很少看到他了，可是我永遠忘不了他。」

說到此處，神鷹公主憤恨之情可以概見，她握緊雙拳恨恨地道：「現在他又挾持了我，召集當年國中義士……」

沉悶了一陣之後，神鷹公主又慢慢地道：「你現在想必已知道了我求你做甚麼事了，這也就是我命人帶你在林中亂走的目的。」

徐凡道：「追回財寶，殺了畢維揚？」

公主悠悠地嘆了口氣道：「現在他以神鷹親王之名在招兵買馬，且把我們困在此地，希望你能解救我們，我要將他碎屍萬段。」

大廳中的空氣又沉悶了，沉默了很久，神鷹公主又勉强笑了笑，道：「徐公子今天是我的貴賓，可惜我無法招待你，請你原諒。」

就在這時，突然進來一位紅衣漢子，送來了兩份帖子：「敬備菲酌，為

君洗塵，務請光臨。」

下面具名的是方天爵。

簡單的幾句話，字寫得很端正，墨很濃。

徐凡笑道：「免得公主費神了，有人請我喝酒，哈哈……」

送帖子的人是個口齒伶俐的小伙子，在門外躬身道：「方總管吩咐過，兩位若是肯賞光，就要小人準備車在這裡等着，送兩位到神鷹王府去，方總管已在恭候兩位的大駕。」

徐凡愕然道：「他怎麼知道我來了？」

那小伙子笑道：「過五關去三險這樣的大事，怎能瞞得了他。」

公主突然插口道：「宴無好宴，會無好會。徐凡，我這裡有一粒珠子，你帶着以防不時之需。」

話聲方落，一股勁風襲至，徐凡伸手抓住，暗中塞在懷中。

* * *

酒席擺在一處水閣中，四面荷塘，一碧如洗。

珍珠羅的紗窗高高支起，一陣風過處，帶來了荷葉的清香。

已經是四月了。

徐凡靜靜地領略着這特有的空氣和芳香。

方天爵的聲音低沉而有力，說話時緩慢而溫和，他說話的時候希望每個人都能很注意地聽，而且都能聽得很清楚。

這正表明他是個很有自信、有判斷力的人，無論做甚麼事情都有他自己的原則，他雖然很驕傲，卻不想讓別人認為他驕傲。

徐凡並不討厭這種人，正如方天爵也不討厭他一樣。

另外的兩位陪客，一位是鷂鷹公主畢淡的師父和清客金少卿，另一位是西北鏢局的總鏢頭「天馬行空」金少輝。

金少輝在武林中享有盛名，手上的功夫不錯，並不是那種徒具虛名的人，令徐凡覺得奇怪的是，他對方天爵說話時，聲音總帶着一種說不出的諂媚討好之意。

金少卿這個人反而是個很灑脫的人，既沒有酸臭氣也不拿肉麻當有趣，方天爵特地介紹他是個飽學之士，武功也頗有造詣，不過看他的樣子還很年輕。

主人和客人加起來只有五個人，這正是徐凡最喜歡的一種方式，顯見主人不但殷勤周到，而且還懂得各人的心理。

可是直到現在，酒菜還沒能擺上來，徐凡雖然不着急，卻也不免有點奇怪。

水閣裡的燈不多，卻宛如白晝，因為四壁都懸着明珠，燈光映着明珠，柔和的光綫令人覺得說不出的舒服。

金少卿談笑風生，正在說當年開元皇帝玄宗和楊貴妃的風流韵事，據說他和楊貴妃在長生殿中就是從不燃燈的，因為在長生殿中，每至夜倒懸一大寶珠，光照一室，亮如日中。

方天爵笑道：「就因為玄宗的迷戀楊貴妃，所以才引起安史之亂。」

金少卿笑道：「多情的人本就不適於做皇帝。」

金少輝插口道：「但他若有方總管這種人做他的宰相，也就不會有安史之亂了。」

徐凡忽然嘆了一口氣，道：「看來這只怪李隆基早生了幾年，今日他若在這裡，一定比我還要急着喝酒。」

方天爵不禁失笑道：「酒菜本已齊備，只可惜我家王爺今天聽說有徐少俠這樣的客人，他一定要來湊湊熱鬧。」

徐凡道：「我們在等他？」

方天爵道：「你若等得不耐煩，我們也不妨先擺上些小食飲酒。」

金少輝立刻搶着道：「再多等等也沒關係，王爺難得有今天這麼好的興趣，我們怎麼能掃他的興……」

話音未落，水閣外面一人接腔道：「我也不想掃你們的興，來！快擺酒！快擺酒！」

接着，一個人笑着走了進來，生得巨目蒼髯，一個特別大的鷹勾鼻子，看去很有個王者氣概，他就是神鷹王爺拉哈布。

徐凡强按下心中疑念，坐在位子上動也不動。

金少輝已然拜了下去，道：「王爺，您好！」

拉哈布既不還禮，連看都不看他一眼，一伸手就抓住了徐凡的手，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陣，忽又大笑道：「好！好！徐老大好福氣，有這樣一個好兒子。」

他說着，轉頭一看舒丹，笑道：「小丫頭，不認識我了嗎？」

舒丹搖了搖頭，道：「不記得了。」

他一坐下就催着上菜，菜很精緻，先是一道活魚三吃——乾炸奇門、紅燒馬鞍橋、外加軟中代粉，就足以令人大快朵頤，何況還有當地的山西汾酒。

拉哈布不停地夾菜給徐凡，道：「菜是山西的著名好菜，雖然不是甚麼好東西，卻是出自名廚。」

徐凡微微一笑，舉起杯來，忽然道：「卻不知這位畢總管是哪裡人？」

金少輝連忙搶着道：「老弟，你弄錯了，這裡的總管姓方不姓畢。」

徐凡淡淡一笑道：「我說的不是現在的方總管，而是昔年罕薩帝國神鷹王朝的內庫總管畢維揚。」

他在說話時，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拉哈布，一字字道：「這個人王爺想必是認得的？」

拉哈布此刻的一張臉突然像弓弦般繃得緊緊的，笑容也變得古怪而僵

硬。

徐凡的眼睛裡已發了光，慢慢地接道：「王爺若是認得這個人，不妨轉告他，就說他有一筆舊債，現在已有人找他算了。」

拉哈布緊繃着臉，忽然大聲道：「方總管！」

方天爵居然還是聲色不動，道：「在。」

拉哈布冷冷地道：「徐公子和他的同伴已不想在這裡待下去了，快去爲他們準備車馬，他們即刻就要動身。」

他話沒說完，已拂袖而起，頭也不回地大步向外走去。

可是他還沒有走出門，門外突然有個人攔住了他的去路，冷冷地道：「他們不想走，你也不用走，帳還多着呢。」

一個大頭和尚，腰懸戒刀。

拉哈布聞聲瞪起了眼，厲聲喝問道：「你是甚麼人？敢如此無禮？」

那人哈哈大笑道：「好小子，你忘得可眞快，當年結拜的河西十友，連你大哥都不認了，我就是徐宗翰。」

拉哈布一聽對方是千手準提徐宗翰，登時怔住了。

千手準提徐宗翰這個名字，本身就像是劍鋒一樣的冷。

拉哈布怔了一下之後，不由自主地後退了一步，突然大喝道：「來人哪！」

在水閣中除了在一旁等着斟酒的小童和不時送菜上來的青衣家奴之外，這水閣內外都靜悄悄的，連個人影子都不見。

就在他一聲厲喝方了，窗外立時有五個人飛身而入，發光的武器——一柄吳鈎劍、一柄雁翎刀、一條鏈子槍、一對鷄爪鐮、一根三節烏鐵棍，五件都是打造得非常精巧的外門兵刃，能用這種兵刃的，無疑都是武林高手。

徐宗翰連看都沒看他們一眼，冷冷地道：「阿彌陀佛，我千手準提手中戒刀一離鞘必傷人命，你們一定要逼我出刀嗎？」

五個人中，一聞千手準提之名，已有三個人的臉色發青，可是不怕死的人，本來就到處都有。

突然風聲急響，雁翎刀已捲起一片刀花，向徐宗翰連劈七刀，三節棍也化成一片捲地狂風，橫掃徐宗翰的雙膝。

這兩件兵刃一件剛烈，一件輕靈，不但招式銳利，配合得也很好，因爲他們平時就常在一起練的。

這時徐宗翰的瞳孔突然收縮，就在這一瞬間，他刀已出鞘。

＊　＊　＊

大頭和尚徐宗翰戒刀出鞘，但見寒光乍閃間，慘叫連聲，雁翎刀斜插在窗，三節棍已飛出窗外，鏈子槍已斷成了四截。

三個人已倒在血泊中，大頭和尚的刀上仍還帶着血，鮮血一連串地從刀鋒上滴落下來。

眼前的情形徐凡沒有動，方天爵也沒有動，雙方只是靜靜地看着。

大頭和尚雖然一刀殺了三個人，臉部全無表情，但那一雙冷漠的眼睛卻已在發着光，冷冷地看着拉哈布，道：「畢老四，你本該自己出手的，憑甚麼定要叫別人送死？」

拉哈布冷笑道：「因爲他們的命我早已買下了。」他說着，又一揮手，水閣外又出現了六七個人，他自己目光閃動，似在找尋退路。

徐凡忽然笑了笑，道：「原來這位神鷹親王也是位內功深湛的高手！」

方天爵也笑了笑道：「他的武功在這裡只怕還沒有一個人比得上。」

徐凡笑道：「只可惜無論他的武功多高都沒有用。」

方天爵道：「爲甚麼？」

徐凡道：「因爲他有個致命的弱點。」

方天爵道：「甚麼弱點？」

徐凡道：「他怕死。」

他話音方落，金少輝突然插口道：「他怕死，我不怕死！」話聲中忽地長身而起，厲聲道：「方總管好意請你們來喝酒，想不到你們竟然是來搗亂的！」喝聲中他伸手往腰上一探，已亮出一條魚鱗紫金滾龍棒，迎風抖得筆直，迅快地刺向了小舒丹。

他是看準了她年紀小，武功不會怎麼高，比較好欺負。

只不過他在這條滾龍棒上也實在有着與衆不同的招式，一棒刺出後，只聽「咯」的一聲，龍嘴裡有柄薄而鋒利的短劍伸了出來。

舒丹這孩子調皮透頂，無風還要掀起三尺浪呢，這一來人家找上了她，「嗆」然一聲這兩柄百煉精鋼的龍舌短劍，已斷成了兩截。

金少輝臉色一變，一抖手，滾龍棒回旋反打，一雙龍角急點舒丹的左耳後腦。

舒丹輕「咦」了一聲，倏地飛出束腰絲帶，飛雲般捲住了滾龍棒，輕輕一帶。

金少輝的人已倒在桌子上，壓碎了大片碗盤。小舒丹再輕輕往前一送，金總鏢頭就突然飛起，飛出了窗外，「噗通」一聲，跌進了荷花池裡。

金少卿不禁失聲笑道：「姑娘，好功夫！」

舒丹笑道：「不是我的武功好，而是他差了些，憑他『天馬行空』金少輝的武功，昔年橫行大漠，怎麼長了幾歲，功夫卻退了！」

金少卿笑道：「因爲他有內傷未癒。」

徐凡嘆了一口氣道：「這就難怪了。」

到這時他才明白金少輝爲何是一個諂媚討好之人，在刀口上舔血的朋友，若是武功已失去了大半，就不得



徐凡勇闖神鷹府，追殺方天爵。

不找個靠山，能找到神鷹親王這個靠山，再穩當也沒有了。

他思之未竟，金少卿道：「聽說徐公子入得黃河源頭，乃是闖過五關三險而來，眞不含糊。」

徐凡道：「好說，完全是憑運氣過來的。」

金少卿道：「在下想領教一下徐兄的運氣。」說着，忽將手中筷子斜斜地刺出。

這位溫文儒雅的少年學士，此刻以筷當劍，施出正宗的內家劍法，轉眼間已向徐凡刺出了七劍，他劍光輕靈，變化奇巧，劍劍不離徐凡的耳目方寸之間。

徐凡依然坐在那裡，手裡拿起一根竹筷，只覺他竹筷輕輕一動，立刻就將金少卿凌厲的攻勢輕描淡寫地化解了。

金少卿第二次七劍攻出，突然住手，因爲他發現對方對他所用的劍法，比他自己還要懂得多。

他一劍刺出，對方好像早已知道他的這一着，他忍不住問道：「閣下也是峨嵋傳人，也會峨嵋劍法嗎？」

徐凡搖了搖頭道：「不是，劍法有各門各派，招式變化不同，但是我卻認爲萬法宗師，天下所有劍法都是一樣的。」

這本是武林中最奧妙的道理，金少卿似懂非懂，連問都不知道該怎麼問了。

徐凡問道：「閣下莫非是峨嵋七劍中的人？」

金少卿遲疑了一下，終於道：「在下正是金少英。」

徐凡笑道：「果然是三英四秀中的金二俠？」

大頭和尚此刻忽然道：「既是峨嵋派的，想動手爲甚麼不找我？」

金少英聞言，臉色突然變得蒼白，「咯」的一聲，連手中的筷子都讓他拗斷了，怒喝一聲道：「原來夜入峨嵋，血濺報國寺，盜走屠龍刀的就是你這賊和尚！」

大頭和尚笑道：「我怕這刀落入畢維揚之手，才下手盜取，怎麼？你不服氣嗎？」

金少英咬了咬牙，忽然轉身，正看見一點鮮血正從大頭和尚的屠龍刀上滴落。

地上已有七個人永遠不能動了，七個人中都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但卻已在一時之間，命喪屠龍刀下。

這時的拉哈布臉上的肌肉已開始顫抖，直到現在才看出這老小子的確已經老了。可是他對那些爲他拚命而死的人，並無絲毫傷感和同情。

他還沒有走，只因爲他還沒有等到十拿九穩的機會，現在也還沒有到他非走不可的時候。

還能出手的有四個人，他們已沒有出手的勇氣，眼看着金少英走過來，立刻讓開了路。

金少英的脚步還是很穩定，只不過蒼白的臉上已無血色，冷冷地道：「快把屠龍刀還我峨嵋！」

大頭和尚冷冷地笑道：「還是會還的，但卻不是現在，等我鋤奸除魔之後，自會親自送上峨嵋。」

金少英冷冷地道：「不行，我現在就要！」

大頭和尚道：「那你過來搶吧！」話聲中大頭和尚凝視着這位少年，忽然道：「現在我不想殺你，何必自己要來祭刀，等我鋤奸除魔之後，一定親自送上峨嵋，有何不可呢？」

金少英這位年輕人，他血氣方剛，只覺腦袋中一陣熱血上湧，手中劍已連環劈出，劍法中竟似帶着刀法，大開大合之勢。

這就是峨嵋絕技「刀劍雙殺七七四十九式」，金少英在投入峨嵋門下時，在刀法上已有極深的功夫，經過多年苦練，竟將刀法的剛烈沉猛融入峨嵋靈秀清奇的劍法中。

他這七七四十九式獨創的絕招，可以用刀也可以用劍，正是普天下獨一無二的功夫。

可惜他今天遇上了大頭和尚和屠龍刀。

大頭和尚是個中高手，他等金少英使出了三七二十一招，他手中刀才出手。因爲他已看出了這種刀劍絕招的漏洞，也許只有一點破綻，但這一點已是足够了。

但見刀光一閃，金少英一聲悶哼，鮮血已從他咽喉間激射而出。

大頭和尚目視着刀鋒上的血，長嘆了一口氣，宣了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這是爲甚麼呢？白白送掉一條命。」

徐凡插口道：「義父，既然如此，你又爲何殺他呢？」

大頭和尚嘆了一口氣道：「這叫做劫數難逃。」

一陣風從水閣外吹了進來，還帶着荷葉的清香，卻又吹不散水閣裡的血腥氣。

大頭和尚忽然轉身面對着拉哈布，冷冷地道：「畢老四，你不走我不出手，你一動就得死。」

拉哈布居然笑了笑，道：「我爲甚麼要走？我本來就不知你們這樣是爲了甚麼。」

徐凡嘆了口氣道：「你應該知道的。」

拉哈布道：「但我卻不知道。」

徐凡道：「畢維揚呢？他也不知道嗎？」

拉哈布的眼角又開始跳動，紫紅色的臉膛上，突然露出一種奇特而又恐懼的表情來，看來顯得有些蒼老，過了很久他才嘆了一口氣喃喃地道：「畢維揚早已被燒死在鷹王谷下了，你們又何苦來找我呢？」

徐凡笑道：「要找他的人並不是我們。」

拉哈布道：「他是誰？」

徐凡道：「神鷹公主……」

拉哈布乍聽見了這個名字，看來那奇特的臉突然變得詭異可怖，身子忽然陀螺般地溜溜一轉，水閣裡忽然又閃耀出一片輝煌的珠光。

珠光輝映，幾十縷銳風突然暴雨般射了出來，分別襲向大頭和尚、徐凡和舒丹。

就在這時，珠光中又閃出了一陣刀光劍氣。

劍氣森寒，刀風如吹竹「刷刷刷」一陣急響，劍氣與珠光突然全都消失不見，卻有幾十粒珍珠從半空中落下來，每一粒都被削成了兩半。

好快的劍法，但這時拉哈布的人竟已不見了。

徐凡也不見了。

水閣外的荷塘上，卻似有人影閃動，在荷葉上輕輕一點，人就飛起。

有兩條人影，但那兩條人影卻像站在一起似的，後面的一人就像前面一人的影子。

人影閃動，突又不見，但水閣裡卻已響起衣袂帶風之聲。

然後，拉哈布就忽然出現了。

徐凡也出現了，忽然間他們已坐在剛才的位置上，就像從來沒有動過的樣子。

拉哈布也站在剛才的地方，身體卻已靠在高台上，不停地喘息，他仿佛又衰老了許多。

當他方才剛進入水閣時，本是個容光煥發的中年人，但是現在看來，無論誰都看得出他已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

他喘息着，嘆着氣，黯然道：「我……已經老了……老了。」

徐凡看着他，也不禁嘆息了一聲，道：「你的確是老了。」

拉哈布道：「你們爲何這樣來對付一個老人？」

徐凡道：「因爲你這老人以前欠了人家的債，無論他多老都要自己去還的。」

拉哈布又抬起頭來，大聲道：「我欠的債當然我自己去還，但我幾時欠過別人甚麼？」

大頭和尚冷冷地道：「畢老四，不論你如何化裝，我都認得出來，我只問你呂老六這條命債，你該怎麼還？」

拉哈布至此已知道瞞不下去了，昂然道：「命債當然以命來還。」

大頭和尚道：「我且問你，呂老六有甚麼地方對不起你，爲何殺他？」

畢維揚道：「因他背叛了我，所以我必須殺他。」

大頭和尚笑道：「分明他知道了你欲霸佔神鷹王朝之心，你怕陰謀外泄對你不利，所以你才殺了他，可對？」

畢維揚此時已無話可說，只好耍賴道：「你一刀殺了我吧……不錯！是他發現了我的陰謀，我才殺了他。」

他的話音突然停住，扭曲變形的

臉卻又突然奇跡般恢復了平靜，一柄短劍正插在他的額頭上，鮮血沿頰流下。

衆人正在驚愕間，徐凡笑道：「恩仇已了，見血即消……」

他話音未了，畢維揚悶哼了一聲，跟着就見一股鮮血從他的胸膛上綻開。等到鮮血飛濺出來之後，才看到他的胸膛上露出一截短劍尖。

他低着頭，看着這截發亮的劍尖，仿佛顯得很驚訝，很奇怪。

可是他還沒有死，他的胸膛還在起伏着，仿佛是有人在拉動風箱。

方天爵怒目瞪視徐凡，怒喝道：「這是誰下的毒手？」

「是我！」銀鈴般的悅耳之聲，燕子般輕巧的身法，一個人忽然從窗外一躍而入，一身黑鯊般的水靠，緊裹着苗條動人的身材，身上還滴着水，顯然是剛從荷塘裡翻到水閣來的。

畢維揚勉強張開眼，吃驚地看着她，用盡全身力氣說出了三個字，道：「你是誰？」

她已扯下了水靠的頭巾，一頭烏雲般的柔髮披散在雙肩，襯得她的臉更蒼白美麗。可是她的眼睛裡卻充滿了仇恨與怨羞，狠狠地瞪着畢維揚，厲聲道：「我就是罕薩帝國神鷹王朝的神鷹公主，你既侵吞了國庫財寶，又玷污了我，你這算是人嗎？我就是來討債的。」

畢維揚吃驚地看着她，眼珠忽然凸起，身子一陣抽搐，就永遠不能動了，但那雙已凸出眼皮外的眼睛裡，卻還帶着一種奇特而詭異的神情，也不知是驚訝、是憤怒，還是恐懼？

畢維揚還是沒有倒下去，因爲劍還在他胸膛裡。

劍冷了，血也冷了。

神鷹公主慢慢轉過身，臉上的仇恨和怨羞都已化作了一絲淡淡的悲哀。

方天爵仍然坐在那裡，動也不動，鐵青的臉上仿佛帶着個鐵的面具。

徐凡輕輕嘆息了一聲，道：「畢維揚本是神鷹王朝的叛臣，因爲被先父知道了他的過去，他爲了防止泄密而殺了先父，我只是傷了他，並沒有打算要他的命，至於神鷹公主的背後出劍，僅只是私怨，不是別人所能插手的。」

方天爵慢慢點了點頭，道：「我明白。」

徐凡道：「所以你也不必責怪自己。」

方天爵沉默了一陣，忽然抬頭道：「但是你卻是我請來的。」

徐凡道：「不錯。」

方天爵道：「你若沒有來，畢維揚至少現在還不會死。」

徐凡道：「你的意思是……」

方天爵冷冷地道：「我也沒有別的意思，只不過想領教一下你的輕功和你的劍術而已。」

徐凡苦笑了一下，道：「你一定要跟我交手？」

方天爵道：「一定。」

徐凡嘆了一口氣，神鷹公主忽然轉身衝了過來，大聲道：「你爲甚麼要找他？你本該找我的。」

方天爵驚愕地道：「你？」

神鷹公主冷笑道：「畢維揚是我殺的，從後面殺了他。」

方天爵看着她，緩緩地道：「畢維揚欠你的，我會替他還清，所以你可以走了。」

公主恨恨地道：「你認爲你還得清嗎？你……你可知道他把我們家害得多慘，若不是他忘義背恩，我們本來還有復國的機會，可是現在……現在……」

她話未說完，已是泣不成聲了。

方天爵忽然轉身，疾轉過去，抱起了畢維揚的屍體，大聲道：「公主，神鷹舊債隨時可清，黃河源頭已成爲明日黃花，所以照耀千古者，乃『義氣』兩字而已。」他話未說完，人已在水閣之外了。

主人走了，宴會也就只有散了，徐凡回到客棧叫了一桌好酒好菜，笑向大頭和尚道：「義父，不管怎樣，咱們還是痛痛快快地大吃大喝一頓。」他話音方落，突聽門外有人道：「恩仇已了，該當慶賀，你們兩個對喝有甚麼勁，幸好我們趕來的恰是時候。」

說話間，進來了天外飛鴻顧明訓及河西十友諸兄弟，谷半瓢、花驢西門靜、神龍俠丐舒常、屈無心、歐陽文，還有彩虹七女、何雯、商娟等，一下子有十幾個人，一桌當然坐不下，就宴開兩桌，男女分席。

就在這時，又跑來個畢嬋娟，她是代她娘親而來，只見她滿身都已濕透，可知外面正下着大雨。

等到酒殘更漏，大家全都喝得有些暈陶陶的不勝酒力了，有的已醉臥不起，有的已是醉態可掬了。

突然間，密如萬馬奔騰的雨聲中，傳來了密如雨點的馬蹄聲，十餘騎快馬冒着暴雨急馳而來。

馬上人一色的紅衣紅帽，在經過這家客棧時，突然一起揮手，只聽「颼颼」一連串的風聲，比雨點更密，比馬蹄更急，數十道烏光有的穿窗而入，有的打在外面墻壁上。

徐凡一側身，拉着畢嬋娟已躲至了窗外。

伏在桌上的歐陽文，卻已霍然長身而起，失聲道：「硝磺霹靂彈。」

他五個字還沒說完，只聽「砰」的一聲，窗裡窗外被那烏光擊中的地方，已同時起了數尺高的火焰，赤紅中帶着慘碧色的火焰。

經此一來，微醉的人酒也醒了，都在忙着救火。

火勢來得太急太烈，使人防不勝防，火焰竟在刹那間將門戶堵死，連外面墻都已燒了起來，連大雨都打不

滅。

大頭和尚一手挾着何雯，一手挾着商娟，當先衝了出去。

那十餘名紅衣騎士已飛馳而過，去得很遠了，馬上人一起縱聲狂笑，還有人在放聲大叫，道：「徐凡小子，這只不過是給你個小教訓，若是再不識相擅管神鷹王朝的事，就讓你死無葬身之地。」幾句話說完，人馬都已被珠簾般的雨隔斷，漸漸不能分辨。

再回頭，這家小客棧已完全被火焰吞沒，淸點人數，所有的人全都脫臉了，單單不見了徐凡。

畢嬋娟咬着牙道：「徐凡呢？待我進去找他去。」

商娟攔住了她道：「你不能進去，你一進去就出不來了。」

畢嬋娟道：「可是他……」

舒丹笑道：「放心吧！比這再大的火也燒不死他。」

就當她話聲方落，遠處突然響起一陣陣慘叫之聲，呼聲過後，就好像是被圍困死了的野獸所發出來的，但卻很短促，呼聲一發即止，卻又有馬羣驚嘶之聲。

畢嬋娟動容道：「難道剛才那些人，現在也遭了別人的毒手了……」

話聲剛落，又是「轟」然一聲大響，燃燒着的房子突然被撞破了個大洞，只見一個人從洞中飛竄出來，好像是一團燃燒着的火焰。

他在雨中凌空翻了一個觔斗，撲倒地上就地滾了幾滾，滾滅了身上的火，衣服上，頭髮上都已燒焦了七八處，可是他一點也不在乎，又一滾就站了起來，他正是徐凡。

畢嬋娟吐了一口氣，喃喃地道：「看來這個人的確是燒不死的。」

徐凡笑道：「要燒死我的確不容易。」他雖然還在笑，一臉都已被熏黑了。

畢嬋娟看着他的臉，忽然一笑，道：「看！眉毛、頭髮都燒掉了，還熏得一臉黑。」

徐凡笑道：「眉毛、頭髮燒光了還可以再長，人若被燒死了就完了。」

舒丹跑了過來，打斷了他們的話，道：「你救出來的人呢？」

徐凡愕然道：「不知道。」

舒丹道：「那你方才進入火場幹甚麼？」

徐凡道：「救人呀！」

舒丹道：「那你救的人呢？」

徐凡道：「裡面沒有人呀！」

此時，忽見一個人從暴雨中大踏步而來。

他身材很魁梧，頭上戴着個斗笠，肩上扛着一根竹竿，竹竿上還挑着一串亂七八糟的東西，也看不清是些甚麼東西，但是徐凡卻已看清了這個人正是天外飛鴻顧明訓。

於是他跑了上去，笑道：「顧大叔，你幾時走的？害我衝入火場中去救你，還燒掉了頭髮、眉毛。」

天外飛鴻顧明訓道：「那有甚麼關係，燒掉了還可以長出來呀！哈哈……」

他在笑，可是此刻徐凡卻笑不出來了，因爲他發覺顧明訓那竹竿上挑着的乃是人手，血漬雖已被暴雨沖洗乾淨，卻顯然是剛從別人手腕上剁下來的，吊在竹竿上。

徐凡驚愕地問道：「這些手是甚麼人的？」

顧明訓道：「那些放火燒房的人。」

徐凡道：「你追上了他們？」

顧明訓道：「在這偏僻地方經營一家小飯棧，已經够苦了；還有人來放火燒他的房子，我當然要替他出氣。」

徐凡道：「所以你就砍下他們的手，叫他們以後再也不能燒別人的房子！」

顧明訓道：「我還準備把他們那十四匹馬給賣了，賠償這家店主。」

徐凡道：「他們的人呢？」

顧明訓道：「還在那邊樹林中，我特地留給你。」

徐凡道：「留給我幹甚麼？」

顧明訓道：「他們要燒死你，難道你不想問問他們的來歷？」

徐凡聞言一想也對，立時縱身向樹林奔去。

此時暴雨已停，來得突然去得也快。

樹林中的木葉已被洗得青翠如玉，屍體上的鮮血也已被冲洗乾淨，幾乎找不到致命的傷口，但是這十幾個人，卻已沒有一個是活着的。

徐凡此際心中忽然一動，忖道：「他們是紅衣幫的人？」

徐凡道：「不好，走，咱們快些到神鷹宮去。」

很快的，他們又回到了神鷹宮。

長廊裡更是陰森黑暗，因爲已經是下午了。

他們進入那扇寬大的門，大廳中空蕩蕩的，甚麼也沒有，畢嬋娟已急急奔了過去，口中叫道：「娘……娘……妳在哪裡？」

沒有回答，也沒有聲音。

徐凡連忙阻止道：「別叫了，人已被劫走，這是誰幹的事呢？」

畢嬋娟道：「除了畢維揚，我想不會是別人。」

徐凡道：「他不是被你一劍刺死了，怎麼還能劫人？」

他的話音方落，突然進來了大頭和尚笑道：「他並沒有死，而且死的並非他，而是他的總管方天爵。」

徐凡道：「這麼說那方天爵就是他了？」

大頭和尚道：「好小子，一點就透。」

徐凡道：「我仍有點疑惑，似乎不可能，因爲如果他是，他爲甚麼又請我去神鷹王府？」

大頭和尚道：「那你準備怎麼辦？」

徐凡道：「我想再去神鷹王府一趟碰碰運氣。」

大頭和尚沉思了一陣，笑道：「好！去吧，不過要多加小心。」

於是，徐凡離開了。

夜已深了。

方天爵慢慢地穿過庭院，遠處小樓上的燈光照着他那蒼白憔悴的臉，他顯得很疲倦，孤獨而寂寞。

荷塘中的碧水如鏡，倒映着滿天的星光與月光。

他背負着雙手，佇立在九曲橋頭，風吹過來時，一片樹葉落下。

他俯身去拾這片落葉，忽然道：「你來了！」

「我來了。」

方天爵抬起頭來時，就看見了徐凡。

徐凡就像是片落葉一樣，從橋外飄了進來，落在荷塘的另一處，也正在看着方天爵。

他們之間隔着那十丈荷塘，可是他們卻覺得彼此間的距離彷彿很近。

徐凡微笑道：「你好像在等我？」

方天爵道：「我是在等你。」

徐凡道：「你知道我會來？」

方天爵點了點頭道：「我知道你非來不可。」

徐凡道：「爲甚麼？」

方天爵道：「當你發現那些紅衣殺手時，就一定會來。」

徐凡道：「可惜那些殺手又被人殺之滅口了，所以我就想到了神鷹王府。」

方天爵愕然道：「你怎麼會想到了這裡？」

徐凡道：「因爲畢維揚就是紅衣幫的幫主。」

方天爵道：「我也想到這一點，所以猜到你一定會來。」

徐凡道：「我不明白，那替死的人是誰？」

方天爵道：「紅衣幫副幫主，天神相魔馬行空。」

徐凡道：「這件事我沒想到！」

方天爵點了點頭道：「你想不到的事還多着呢！」

徐凡笑道：「本來嘛，天下之大有好多的事是無法想到的，不過，想不到也無妨，現在我只想知道他在哪裡？」

方天爵道：「這件事正是你想不到的。」

徐凡道：「爲甚麼？」

方天爵道：「因爲從那天起我就沒有見過他。」

徐凡道：「卻接到他的指示。」

方天爵道：「你這話甚麼意思？」

徐凡道：「你調動得了那些紅衣武士嗎？」

方天爵道：「我只管這荷塘水閣和一棟寶庫，其他的我全管不着。」

徐凡心中一動，道：「我可否進寶庫一觀？」

方天爵笑道：「藏寶重地，謝絕參觀！」

徐凡道：「如果我不告訴你就進入寶庫，你該怎麼辦？」

方天爵道：「只要你進得去，我可以不管，你死了我也不問。」

徐凡道：「爲甚麼？」

方天爵道：「因爲寶庫中有着一百零八處機關埋伏。」

徐凡道：「我很想進去看看。」

方天爵道：「除了我們東家之外，連我都沒有進去過。」

徐凡道：「你可是被那些機關埋伏嚇住了？」

方天爵笑道：「它嚇不倒我的，因爲我只負責庫外百尺之內的安寧，裡面的事我管不着。」

徐凡回到神鷹宮住所，找到了大頭和尚，二人商量之後，大頭和尚沉思了一陣，道：「去闖寶庫……不妥……不妥。」

徐凡道：「義父有甚麼妙計……」

大頭和尚道：「我猜他一定和方天爵有聯絡，我們不妨隱身在荷塘水閣等地，他一出現先讓我去對付他，消耗他部份內力，然後你再出現，一舉消滅此獠。」

兩人商量一陣之後，就全都動身去了。

就在徐凡離開了方天爵之後，很快地就傳到了畢維揚的耳中，他一夜未睡，尋思着對付徐凡之策，於是他連夜進入了荷塘水閣。

夜已很深了，四周的春風帶有晚秋的涼意，吹起了靈堂裡的白幔。

棺木是紫楠木的，很堅固很貴重，可是人既死了，無論躺在甚麼樣的棺材裡，豈不是全無分別。

燭光在風中搖晃，靈堂裡充滿了一種說不出的陰森凄涼。

畢維揚站在自己的靈位前，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動過，他是個很嚴肅的人，腰肢依舊挺得很直，鬚髮也還是漆黑，只不過臉上的皺紋已有很多、很深了，只有在看見他的臉時才會覺得他已是個老人了。

現在他那嚴肅沉寂的臉上，也帶着一種凄涼而悲傷的表情，這是不是因爲對方代自己而死，心中感到一種愧疚？

這時身後忽然傳來一陣很輕很輕的脚步聲，他並沒有回身，可是他的手卻已握住了劍柄。

他的劍比平常的劍要粗大些，劍身也特別長，特別寬，黃銅的劍鍔擦得很亮，但劍鞘卻已很陳舊。

一個人慢慢地從後面走過來，站在他身旁，他沒有反應。

身邊那人宣了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但願你去不了西天，好下十八層地獄，因爲你做得壞事太多了。」

有這樣在死人靈前禱告的？他身不由己地轉身去看，登時三魂出竅，

因爲他已認出了他是千手準提徐宗翰，他們的大哥，駭然地道：「怎麼是你？」

大頭和尚道：「我來吊祭我的四弟，不可以嗎？」

畢維揚冷聲道：「大師一片慈悲之心，令人敬仰。」

大頭和尚道：「還有復仇之心，也是一日難忘的。」

畢維揚臉色似有些變了，忽然轉身大步走了出去。

大頭和尚卻已猛喝一聲道：「站住！」

畢維揚聞聲一脚剛跺下，地上的方磚碎裂，手掌上青筋一根根凸起，只見他身上長衫無風自動，過了很久才慢慢地回轉身，眼睛裡精光暴射，瞪着大頭和尚冷冷地道：「大師，你叫我站住？」

大頭和尚也沉下了臉，冷冷地道：「不錯，是我叫你站住的。」

畢維揚厲聲道：「我又不認識你，爲甚麼喊住我？」

大頭和尚道：「畢維揚，你當眞喪心病狂了嗎？連當年結拜的大哥都不相認了。」

畢維揚道：「你不是要追殺我嗎？」

大頭和尚道：「正是，現在我還是要追殺你。」

畢維揚笑道：「好，那你就試試吧！」說着，突然向左轉身，回首望月推出了一掌。

大頭和尚吐氣開聲，掌心以「小天罡」的力量向外翻，「噗」的一聲，兩人四掌相抵，四隻手掌已接在了一起，兩個人突然全都不動了。

大頭和尚道：「看來你的功力大有進境。」

畢維揚道：「彼此……彼……」他話未說完，臉色似已發青。

交手過招，到了以內力相拚時，本就不能開口說話，但是徐宗翰隱居十多年來，卻偏偏練成了一種可以開口說話的內功，他說話時非但對內力無損，反而將丹田中一口濁氣乘機排出。

他此刻正在使用這一招來消耗畢維揚的體力。於是他接着又道：「你那神鷹掌法也沒有甚麼高明之處，竟敢以此來向中原武林挑戰，實在太笨了。」

大頭和尚接着又笑道：「你可知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即使你躲得巧妙，但老天不會容你的。」

畢維揚怒叱道：「要打就好好打，嘮叨個甚麼勁……」話到此處，忽然覺得呼吸急促，竟已說不下去。

大頭和尚笑道：「你只須告訴我，老六是怎麼死的，我就少說話。」

畢維揚道：「他是在練功時走火入魔自殺而死的。」

大頭和尚道：「那麼他的屍體呢？」

畢維揚道：「已葬在鷹王谷。」

大頭和尚道：「但是我還有幾句話問你。」

畢維揚咬牙點頭，額上已有汗珠。

大頭和尚接着道：「神鷹公主已被你劫走，她的生死如何？」

畢維揚道：「這是我的家務事，你也要管？」

大頭和尚道：「我難道問不得？」

畢維揚道：「問不得。」

大頭和尚道：「我這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你是當事人爲甚麼問不得？」

畢維揚此刻已是滿頭大汗，脚下方磚一塊塊碎裂，右腿忽然提起，右手已握住了劍柄。

但是就在這一瞬之間，大頭和尚掌上的力量突然消失，竟借着他的掌力，輕飄飄地飛了出去。

畢維揚驟然失去了重心，似將跌倒，突見劍光一閃，接着「叮」的一聲，火星四濺，他手裡的一柄長劍已釘入地下。

再看那大頭和尚，人已不見了。

畢維揚的手又握住了劍柄，冷喝一聲道：「甚麼人？」

那人不回答，卻反問道：「你可是那畢維揚？」

畢維揚聞聲，面孔忽然抽緊，只見一名白衣人慢慢從黑暗中走了出來，站在日光下，雪白的衣服上一塵不染，臉上完全沒有表情，背後斜背着青鋒古劍。

畢維揚心中一動，道：「你是徐凡小兒？」

徐凡道：「是的。」

畢維揚道：「你火燒狀元府，又毀了鷹王谷，殺了我冷血十三鷹及神鷹七十二神衞，還不够？」

徐凡道：「債有頭，物有主，債主未殺，我怎肯甘心？」

畢維揚道：「這麼說你是一定要殺我？」

徐凡道：「是的，我不殺你，我殺的是忘恩負義，背主作惡的畢維揚。」

畢維揚道：「很好，你若能殺了畢維揚定能揚名天下。」

徐凡道：「很好。」

畢維揚道：「那就拔劍吧，看你有沒有那份能耐！」

徐凡翻手拔出長劍，只見水汪汪的泓光一閃，畢維揚也手握劍柄，只覺得自己的手比劍柄還冷，不但手冷，他的心也是冷的。

顯赫的聲名，崇高的地位，現在他就算肯放棄一切，也挽不回他剛才所失去的內力了。

他在看着徐凡時，心裡卻想着那大頭和尚，他們分明是有計劃的，先以大頭和尚來消耗自己的力量，然後再以徐凡來殺自己。

他忽然覺得很後悔，這是他平生第一次眞正後悔，可能也是最後一次。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只有拔劍，因爲他發現自己完全沒有了選擇餘地。

突然間，黑暗中劍氣衝霄，畢維揚倒下去了，血從他咽喉間噴出來，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可是徐凡此時拄劍在地，雙手扶着劍柄支撑着在發楞，他是累了嗎？

大頭和尚走了過來，拍了拍他的肩膀，道：「凡兒……你累了？」

徐凡道：「我不是累而是有所感觸，一個人終生求名逐利，到頭來也不過是黃土一坯而已。」

大頭和尚道：「事情還沒完，你怎麼可以泄氣？」

徐凡道：「大仇已報，還有甚麼事？」

大頭和尚道：「你的承諾，爲神鷹公主追回財產，現在連公主都失踪了，你如何向天下交代？」

他話音方落，徐凡的身子倏然一抖，又挺直了腰來，道：「對！咱們要找到公主。」

這時天色也已亮了，方天爵走過來收拾起畢維揚的屍體，長嘆了一口氣，道：「想不到你這次是眞的死了！」

徐凡道：「大總管，你倒來得正是時候，好像是專門收屍的人。」

方天爵道：「我是這家的總管，爲家中人收屍是應該的。」

徐凡冷冷一笑，道：「畢維揚一死，神鷹公主再次失踪，這萬貫家財豈不是總管的了？」

方天爵沒有反駁，只是沉下臉來，道：「如果你們不管這件事的話，那萬貫家財除了我還會是誰的？」

徐凡道：「這麼說來，你知道公主她人在甚麼地方？」

方天爵搖了搖頭道：「不知道。」

徐凡笑道：「你會不知道？」

方天爵冷冷地道：「信不信由你，我確實不知道。」說着抱起畢維揚屍體，走向小山寶庫內。

徐凡本就對寶庫起疑，認定那裡是紅衣幫的總壇，也可能是囚禁公主之處。

於是他決心一闖寶庫。

百變人魔　難逃厄運

寶庫的建築並不宏偉，它就在神鷹王府後面的小山頭上。

山並不很高，山勢卻很拔秀，在一片樹林的圍繞下，越顯得清靜，樹林中帶着初夏時木葉的清香，風中雖仍有些寒意，但天地間卻是和平而寧靜的。

這裡沒有人，沒有聲音，紅塵中的喧嘩和煩惱似已完全被隔絕在青山之外。

現在有一條白色人影穿出了樹林，來到屋前。

朱紅色的門是閉着的，那白衣人推門進去，門裡是條寬而曲折的甬道，到了一處大廳。

此時雖然是大白天，但這間大廳中卻是一片陰森，因爲在四面窗戶上都蒙上了黑布，使得大廳中的氣氛顯得甚爲恐怖。

這一白衣少年正是徐凡，他對於方天爵的行動早就起疑，所以他要獨探寶庫。

於是，當他推門進入之後，發覺大廳中放十幾口棺材，心中不禁吃了一驚，連忙招呼道：「有人在嗎？」

語聲未落，一陣「咯吱吱」的聲響，突然從棺材中發出來，徐凡本來有些心驚，此時卻沉下心來，靜立原地，以觀其變。

火光閃處，一人手掌油燈從棺材中走了出來，冷聲道：「你來了？」

徐凡冷冷地道：「你很奇怪……」

棺中人乃是總管方天爵，他冷冷地道：「沒有甚麼好奇怪的，因爲我早就算定你會來。」

徐凡道：「神鷹公主既已落入你手，請將她交出來！」

方天爵道：「誰說她已落在我手中！」

徐凡道：「難道你沒有？」

方天爵道：「沒有，直到現在我還沒有見過這個人。」

徐凡道：「我無法相信。」

方天爵道：「你準備怎麼樣？」

徐凡冷冷地道：「我要搜遍這座小樓。」

方天爵冷冷地道：「那就請搜吧！」他話音一落，倏的將手中油燈吹熄。

大廳中陡然暗了下來，也就在這刹那間，一柄長劍穿透椅背，刺向他的腰肋。

徐凡一擰腰，側身揮拳，一拳將那張太師椅打碎。

藏在椅後的那個殺手挺身欲起，可惜他渾身上下插滿了碎裂的木屑，那些木屑就像一支支利劍似的，那個殺手連哼也沒有哼一聲，便當場氣絕身亡了。

徐凡收掌挺立，像一座不動的山，就像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

方天爵就在眨眼之間消失了。

大廳中雖然陰暗，還不至於完全看不見東西，以徐凡的武功修爲，這點黑暗對他毫無妨礙。

徐凡冷冷一笑道：「憑方才我那一掌，能否令你們交出神鷹公主？」

「不能够！」話聲從棺材裡發出來，斬釘截鐵。

徐凡身形陡即撲出，撲向聲音發出的地方，同時其他那些棺材上的棺蓋，一齊飛了起來，一齊跟着一塊塊撞向徐凡。

徐凡見狀，刹那間雙掌一翻，就像是長了一對翅膀似的，撲前的身子突然往後倒翻了出去。

棺蓋從他腳下飛過，相撞在一起，「轟」然之聲大響，十多塊棺蓋相互撞擊，聲勢是何等驚人。

跟着從棺材裡又竄出十多名紅衣漢子，他們的反應也很靈敏，半空中身形一頓一沉，腳尖往棺材上一點，立時倒飛了回來，飛撲向徐凡。

徐凡身形落下，仍站在原來的地方，穩如泰山，氣吞山河。

三名紅衣漢子先向他撲來，劍未到暗器已從衣袖中射出，全部是淬毒暗器，一支支藍汪汪的，令人看來驚心動魄。

徐凡伸手一抄，抓住了一頂飛旋的草笠，將射來的暗器全部擋下，突然又脫手將草笠擲出。

「嗚」的一聲，那頂草笠劃空飛過，撞在一名紅衣漢子的咽喉上，登時身首異處，拖着一股血紅倒飛了出去。

接着一劍刺到，徐凡雙手一拍之下，將刺來的一劍夾在掌中，猛一揮，那人再也把持不住，手一鬆人飛出，飛撞在旁邊刺來的一劍之上。

那名飛身一劍刺來的紅衣漢子，一劍方刺出，突見同伴撞來，打算收招已經來不及，「哎呀」一聲慘叫，劍從後心穿過，兩人同時被震得凌空跌墜地上。

徐凡左掌接着一翻，右掌一揮，將奪來的那柄劍抓住，「刷刷」兩劍劈出。

劍光閃處，飛撲而來的兩名紅衣漢子，一個被他一劍劈下，人被劈成兩半，另一個人幾乎同時身首異處。

那只是普通的一柄劍，在他貫注內力施展出來，無疑是神兵利器。

徐凡連殺兩人之後，手中劍突然脫手飛出，如離弦箭矢般穿過一名紅衣人的心窩，再插入另一人的咽喉。

他突地一擲，既勁且準，一擲而殺二人，那些紅衣人幫徒無不聳然動容，全都奪路而逃。

徐凡若無其事一般，過去將門拉開，他只是一拉，迅速的又關上了。

就在這時，一陣「篤篤」亂響，徐凡身後如同長着眼睛似的，身形一翻，縱了起來，雙掌同時將大門拉開，身後撲來的那三個人一個收勢不及，連人帶劍奪門飛了出去。

就當人方及門，弓弦聲又起，亂箭如飛蝗，三個人慘呼連聲，被射成了三隻大箭豬。

徐凡就勢一掠三四丈，竟然比箭還快，落在了弓箭手的身前，守在那裡的約有三四十名紅衣漢子，他們雖然手持諸葛連弩，沒有一人來得及再上箭匣發射。

徐凡毫不留情，雙手亂抓亂掃，「擒龍九式」竟將那些人全部擲出去三四丈外，弓斷了，箭失了，一時間驚呼之聲四起。

徐凡拍了拍手，掃目環視一下，卻見方天爵站在一處小房門口，他哈哈笑道：「小子，你以為如此的殺戮，就可降伏我們了嗎？」

徐凡微微一笑，道：「聞說這小樓內有一百零八種埋伏，看來不假，不過不怕死的盡管上來吧……」

他話未說完，突然一陣風過處，吹得屋牆頭伸出來的枝葉，「颯颯」作響。

徐凡心中一動，腳步突然一頓，身形快如弩箭般竄了出去。

就當他身形方起，一張巨網凌空罩下，但在巨網落地之前，徐凡人已竄出巨網的範圍，停在小屋之前了。

身形尚未站穩，突然又一個翻身，人已掠上了小房的滴水檐口。

就在這時，從門窗之中又射出百數十支弩箭，有的甚至上了房牆掠頂而過，破空之聲不絕。

箭才射完，徐凡身形一挺，彈了起來，順着屋瓦滾向了屋後。

突然屋旁一棵大樹上，枝葉一分，一根兩丈多長的竹桿飛了出來，直刺徐凡胸膛。

徐凡偏身一閃，曲指彈出，「噗」的一聲，竹桿被他彈成了四截，那手握竹桿的人亦被震得栽下樹來。

這一連串的狙殺行動，使得徐凡大有應接不暇之感，就在這時，他像是忽然感覺到有了警兆。

他猝然的伏下身來，貼在地上，就在這時那從樹上栽下來之人，在地上滾了兩滾，抖手打出一蓬寒芒，竟是三十六支毒針，同時右手斷竹插向徐凡的咽喉。

好一個徐凡，竟好像意料中事，身形突然在地上一滾，頭下腳上，閃開毒針，雙腳接着一絞，那人頓時飛了起來，就像斷了綫的紙鳶一般，跌墜而下，頭顱撞在青石板上，當場腦漿迸裂。

徐凡把腰一挺，彈身而起，哈哈笑道：「方天爵，你這一手算不上高明。」

笑語聲中，身形又起，急急地飛掠前進。

越過這個院落，又是一座院落，這院落和其他院落大不相同，院子裡開滿了鮮花，敞廳中坐着一個人，他正是方天爵，小几上放着四盤小菜，一壺酒，他正在獨斟獨飲。

方天爵當然看到了徐凡，朝着他舉杯，笑道：「徐小俠，何不過來對飲一杯？」

徐凡笑道：「我可不是來喝酒的。」

方天爵道：「那何妨來此小坐，咱們聊聊如何？」

徐凡道：「好，我也正有事請教……」話聲中，人也飛掠過敞廳，身方落下，突然間「轟」的一聲大響，敞廳上面竟然落下一個鐵籠來，罩住了方天爵。

徐凡覺得奇怪，面現出詫異之色，方天爵已笑道：「小子，你看着奇怪是嗎？」

徐凡點頭道：「我是有點不懂。」

方天爵道：「你不懂沒有關係，不過你不該來這裡。」

徐凡道：「為了甚麼？」

方天爵道：「你大仇已報，恩仇也了，為甚麼還不走？」

徐凡道：「因為有事未了，所以不能走。」

方天爵道：「你還是要找神鷹公主？」

徐凡道：「那是我的承諾。」

「哈哈……」方天爵發出了一聲狂笑，道：「徐凡，甚麼屁的承諾，等來生吧！」

徐凡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方天爵道：「你該知道，這座樓是建築在小山頭上，懂嗎？」

徐凡道：「這個不用你解釋，我有眼睛看得出來。」

方天爵道：「有很多事是看不到的。」

徐凡笑道：「你指的是那些埋伏？但並沒有阻得了我。」

方天爵笑道：「不是那些，指的是你已身入墳墓還不自知。」

徐凡笑道：「你說這裡是個墳墓……哈哈！這墳墓倒是不小！」

方天爵悠然笑道：「徐凡，你能葬在這紅衣幫紅衣樓下，也該死而無憾了。」

徐凡笑道：「可惜現在我還活着！」

方天爵道：「無論誰進了墳墓，都再也休想活着出去。」

徐凡聞言不禁為之一怔，忙道：「你為甚麼要把自己關在籠子裡？」

方天爵道：「你覺得很奇怪，是嗎？」

徐凡道：「的確有些奇怪。」

方天爵笑道：「不妨老實告訴你，你就不會覺得奇怪了。這座院落本在山腹之中，只有我現在所坐之處才是通道，可以直通神鷹王府，鐵籠就是阻止你的去路，等我走了之後，你就明白了。」

徐凡聞言之下，怒叱道：「好個老狐狸，你才是眞正的畢維揚！」

方天爵悠然的摸下臉上面具，現出了本來面目，笑道：「我一向不喜歡欺騙一個將死的人，不錯，我才是眞正的畢維揚。」

徐凡道：「那已死的兩人是甚麼人？」

畢維揚道：「死在水閣中的是無相神鷹馬行空。」

徐凡道：「還有一人呢？」

畢維揚笑道：「就是你口中的方總管方天爵。」

徐凡怒叱道：「這一切都是你設計的了，不錯吧？」

畢維揚笑道：「你很聰明，和你父親一樣，太聰明了，都活不長。」

徐凡怒聲道：「你把神鷹公主藏在甚麼地方？」

畢維揚道：「她就在這紅衣樓的最上一層，等我出去之後，再放一把火，一切便完了。」

徐凡道：「我看不出你如何走法。」

畢維揚道：「這裡唯一的出路就在我坐的這石墩下面，我可以向你保證，等我走了之後，一定不會忘記將這條路封閉的。」

徐凡的臉色變了一變，勉强笑道：「我好像並不是從這條路進來的。」

畢維揚道：「你進來的那扇門只能在外面推開，我也可以保證，絕不會有人替你在外面開門。」

徐凡道：「你還可以保證甚麼？」

畢維揚道：「我還保證你不出十天就會渴死。」

徐凡此刻氣急了，眼睜睜望着仇人就在眼前，苦無辦法報仇雪恨，情急之下，手按腰際迅快的一轉。

「颼颼」聲響，劍帶上二十九柄金色小劍，夾帶着勁風向畢維揚打過去。

畢維揚沒有動，也沒有閃避，只待那些小金劍穿過鐵籠柵欄時，他才抬了抬手，二十九柄金色小劍就突然全部落入了他的掌心。

這人手上功夫之妙，連徐凡看着都不禁動容，不由脫口道：「好功夫！」

畢維揚已將那小金劍收了起來，笑道：「這得感謝呂老六，假如他不將擒龍十三手傳給我，恐怕今天就會遭到毒手。」

徐凡笑道：「只可惜這種功夫比我還差一截。」

畢維揚大笑道：「你莫非是想激我出去與你一拚？」

徐凡道：「我的確有這個意思。」

畢維揚道：「那麼我勸你還是趕快打消這個主意吧！」

徐凡道：「這麼說，你是死也不肯出去了？」

畢維揚道：「就算我想出去，現在已不能出去了。」

徐凡道：「為甚麼？」

畢維揚道：「你可知道這鐵籠子是石煉精鋼鑄成，淨重一千八百九十斤，就算你有削鐵如泥的寶刀、寶劍，也未必能削得斷。」

徐凡道：「那麼重的鐵籠子，當然也沒有人舉得起來。」

畢維揚笑道：「絕沒有，所以你殺不了我。」

徐凡道：「因為你非但進不來，我也出不去。」

畢維揚笑道：「所以你只好眼看着我走，然後再等着餓死。」

徐凡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道：「唉，看樣子我好像只有等死了。」

畢維揚哈哈狂笑道：「哈哈，對不起了。」

徐凡道：「你要走了？」

畢維揚道：「但是你一定很快就會想念我的，我知道。」他微笑着伸手，又道：「只要我的手按下去，我的人就不見了，你從此以後也就永遠看不見我了。」

可是他的手按下去了，他的人並沒有不見，臉上的笑容卻消失了。

那個石墩仍是個石墩，他的人本來端端正正地坐在上面，現在還是端端正正地坐在那裡，臉上的表情好像突然被人在鼻子上打了一拳。

一顆顆比黃豆大的汗珠從他額頭上冒出，徐凡感到很奇怪，因為這隻老狐狸沒有十分把握的事，他是不會做的，而且這小樓是他親自監造的，他說下面是出口，那當然不會錯了，但是現在的那個出口，好像突然不見了。

徐凡眨眨眼睛，道：「你為甚麼還不走？」

畢維揚緊握雙拳，捶着石墩，道：「你……你……」他話沒說完，人卻昏迷過去了。

徐凡嘆了一口氣，忽然發現還有別人也在嘆氣，乃是畢嬋娟和舒丹二人，她們嘆着氣走過來。

畢嬋娟笑道：「小妹妹，看來你說得不錯，這個人果然有兩手。」

舒丹笑道：「那是當然，畢老頭最怕的就是他，所以才設下機關準備捉他呢！」

畢嬋娟道：「哪知卻捉到了自己。」

徐凡也不禁笑道：「你們一直不出來，就是想看看我有沒有兩手？」

舒丹笑道：「我們本打算等老狐狸走了才出來救你，想不到你居然還留着最後一招。」

畢嬋娟笑道：「你這一招實在是妙極了。」

徐凡心中一動，忙道：「快救公主，她在樓頂。」

二女聞言轉身而去，就在二女剛走不久，突然整個房屋搖動起來，並且發生「轟轟」之聲，徐凡驚疑地道：「怎麼？地震……」

他話音未落，發覺畢維揚卻不見了，遠遠傳來他的笑聲：「徐凡小子，對不起，我先走了，等着你們隨山石飛揚，同化灰燼了，哈哈……」

笑語聲漸漸地遠去，消逝了。徐凡心中一動，迅疾地返身向外衝，幸好大門已被人打開，出來不難，但是他想到了上樓救人的畢嬋娟，現在不知怎麼樣了，於是頓足縱身，撲向樓頂。

就在他身形剛起，只見從樓頂有兩條人影急瀉而下，連忙截住了她們，道：「此小山快要爆炸，遲了就得葬身此地。」

話聲中，三人不變身形轉向山下神鷹王府掠去。

當他們剛落足水閣門外，「轟隆」又是一聲巨響，只見那小山頂紅樓處冒起十餘丈高的火頭，震得山搖地動，連整個神鷹王府都要塌陷似的。

經過一陣爆炸聲之後，慢慢地停止了，但那空中黑煙仍在滾動不已。

也就在這時，奔來了河西十友老少諸俠。大頭和尚當先抓住了徐凡，冷聲喝道：「小子，這是怎麼一回事？」

徐凡笑道：「那個小山炸了。」

大頭和尚道：「我看得見，也聽得出，當然知道是小山頭炸了，我問你是怎麼炸的？」

徐凡道：「我怎麼知道它是怎麼炸的。」

大頭和尚道：「你去探過那座紅樓，可對？」

徐凡點頭道：「是的，我去探過。」

大頭和尚道：「那你怎會不知道它是怎麼炸的？」

徐凡道：「我摸進去和他們打了半天，最後到了一座院落，卻遇上畢維揚。」

大頭和尚愕然道：「他還沒有死？」

徐凡道：「死的是王府總管方天爵，他是經過易容改裝的。」

大頭和尚道：「這個我倒忘了，畢老四的易容術是很高明的，你們動手了嗎？」

「沒有動手，」徐凡道：「一進去，他就將自己罩在鐵籠子裡，等到震動時，他已不見了。」

大頭和尚氣得一頓脚，道：「好狡猾的小子，你們可找到神鷹公主？」

徐凡道：「我們搜遍了紅樓，就是不見人影。」

歐陽文插口笑道：「我看這老小子有意謀奪神鷹王朝，所以挾持公主。」

大頭和尚冷哼一聲，道：「絕不能讓他得手，老三、老五，發動你們的人手，查查他會跑到哪裡去。」

花驢西門靜和老丐舒常應諾一聲，畢嬋娟插口道：「他過去曾和青海海心寺喇嘛常有來往，也許他跑去海心寺了。」

第二天一大早，丐幫弟子報說，有一輛篷車從源頭開出，直奔「海宴」，隨行有十幾人，僧俗都有。

老丐着急地道：「追，追呀！」

歐陽文插口道：「追不得。」

老丐一翻眼，冷哼道：「老七，為甚麼追不得？」

歐陽文笑道：「你們都知道，畢老四陰險詭詐，怎知那輛篷車不是詭計，說不定他在誘我們上當，能追嗎？」

屈無心接着道：「那我們也不能就此眼睜睜地看着他逃走啊！」

歐陽文道：「我想請二哥和八弟跟下去看個究竟。」

私鹽販子花驢西門靜道：「留着我們這麼多人在這裡幹甚麼？」

歐陽文道：「所謂狡兔三窟，我猜畢老四另有隱蔽的所在，就在這附近，留在王府的人，負責尋找畢老四藏匿之處。」

於是留在王府的人，大家在飯後各自遍山尋找。

徐凡也在遍山尋找，不過在他身後，始終跟着畢嬋娟和舒丹，使他連甩都甩不脫。

此刻，他們翻越了幾座山頭，不覺來到了「黃河源頭」的後山，天色已近黃昏，遠遠望見一道山谷。

徐凡心中一動，轉身就往山谷中奔去，畢嬋娟伸手拉住他，道：「你要去哪裡？」

徐凡道：「我要去那山谷。」

畢嬋娟道：「那裡去不得。」

徐凡愕然道：「為甚麼？」

畢嬋娟急得雙目流淚，突然一咬牙，道：「我給你實說了吧！畢維揚雖是我生身之父，但他和我並沒有一點父女情感，反之他又虐待我娘，我本想放他一馬，既然徐大哥找來此地，我也無話可說了。」

徐凡道：「為了你娘親的安危，你就應該告訴我們呀！」

畢嬋娟道：「我父共有七個替身，已死其二，現在還有五個，他們一個比一個狠毒，誰碰上了都難倖免。」

徐凡道：「我只問你他藏在甚麼地方？誰管他有幾個替身呢！」

畢嬋娟道：「從這山谷往裡走，約有四五十里路就到了。」

徐凡道：「那裡是甚麼地方？」

畢嬋娟道：「鎖龍山莊。」

徐凡聞言，豪情頓起，笑道：「管他鎖龍鎖虎，我倒要闖闖看，只要有地方我就不怕能跑得了他。」說着邁步向前走去。

前行沒有多遠，忽見谷口處燃起一堆熊熊烈火，看出乃是七名紅衣人坐在那裡。

舒丹笑道：「他們卻安逸得很，跑到此處烤火來了。」

畢嬋娟道：「他們哪裡是烤火，乃是向我父親報訊，咱們隱蔽一點，說不定我父已然看到了火光。」

於是四人掩着身形，慢慢地向那火堆靠近。

忽然，遠遠傳來一陣沉重的脚步聲，一聲接着一聲，似乎走得十分沉重。

火堆旁邊的七個人聞聲，突然緊張起來，全都向後退了三四步，跪伏地上。

舒丹詫異道：「他們在幹甚麼？」

畢嬋娟道：「家父的替身來了，這老小子人稱他慈面狠心薛無情，人更殘酷，只怕這七個人要遭殃了。」

他們在說話之間，脚步聲已漸漸逼近，黑暗中現出一條人影，火光下看得清楚，乃是個身材矮胖的老人，滿頭白髮幾乎已禿落了一半，身穿王者服飾，手拄一根長達丈餘的木杖，喘息着走了過來。

那七個人連忙叩拜在地，恭謹地道：「呂梁七義，叩見王爺。」

薛無情走到火堆旁邊，長長舒了一口氣，道：「深山寒夜能舒舒服服地烤烤火，也是一種享受。」

徐凡借着燈光看這老人的樣子，果然和畢維揚沒有多大分別，滿臉親切的笑容，語聲更顯得溫柔慈祥，心中不由大異，忖道：「這麼個慈祥的老人，怎會是殺人不眨眼……」

就在他忖念之間，那老人已到了火堆旁邊，雖然看到了跪在地上的呂梁七義，似若不見，慢慢地就在火堆旁坐下。

老大禿頭鬼爪想是忍不住了，囁嚅着道：「呂梁七義在這裡聽命王爺。」

薛無情慢慢抬起頭來，瞇起雙眼，笑道：「啊，是你們呀，甚麼呂梁七義？何不直說晉北七鬼，我不早就明白了？這堆火可是你們點起的嗎？」

禿頭鬼爪道：「是的，我們奉了湖畔五路總巡之命，來此點火的。」

薛無情微微一笑道：「這就對了，莫非黃河源頭出了甚麼事？」

禿頭鬼爪道：「神鷹王府和神鷹宮已經失陷，紅樓也發生爆炸。」

薛無情道：「他們人呢？」

禿頭鬼爪道：「他們已進住在王府。」

薛無情道：「是否有人去追那輛篷車？」

禿頭鬼爪道：「有，分出了一半人手。」

薛無情的臉上始終笑着，道：「辛苦你們來報訊，可是……」

說到此處，他神色突變，慈祥的笑容倏失，冷冷地道：「可有小公主的下落？」

禿頭鬼爪道：「現在還沒有，正在找尋。」

薛無情冷冷地道：「所以你們不能不死，其中定然有詐。」話聲中，突然一揚左手，迅快地抓了下去。

禿頭鬼爪還真不防有此，一味的要躲，已然來不及了，那老人抓下之際，雙方相距約有兩丈多遠，可是他身形未動，手臂倏然加快。

但見那禿頭鬼爪在地上一陣掙扎，接着一聲慘叫，滾動了幾下之後就不動了，禿頂上現出了五個指孔，汩汩的流着血。

這一手法，看得暗中偷窺的徐凡，從心底深處泛起了一股寒意。

畢嬋娟悄悄地道：「這是我家的絕技『搜魂手』，聽說和中原何家的『擒龍十三手』大同小異。」

舒丹驚訝地道：「他就是你爹呀？」

畢嬋娟搖頭道：「不是的，他是我爹的替身之一，別看他面慈，心可狠着呢！」

此時，其餘六鬼見他們的大哥慘死，利那間驚怔得呆了。

過了一陣，貪心鬼邢彬突然站了

起來，怒聲喝道：「你……畢維揚，這是甚麼意思？我們好意報警，怎麼錯了？」

薛無情仍是笑容滿面，道：「你莫非不服嗎？這是本幫的規矩，誰能証明你們的來意是誠是詐？」

貪心鬼道：「殺死一人就可知虛實了吧？」

薛無情笑道：「殺死一人來觀察你們的神色，是眞是假一望即知。」

貪心鬼道：「這種規矩未免太殘忍了吧？」

薛無情笑道：「憑你們晉北七鬼在中原一帶殺得人少嗎？今天覺得我們殘忍了，這倒是奇聞，以你這樣的態度也該死。」

貪心鬼邢彬聞言爲之一凜，怒目圓睜，厲聲喝道：「那卻由不得……」

他「你」字尚未說出口，薛無情突然探手一指，一縷勁風襲到。邢彬一口氣沒有接上來，但聽喉間「咯」的一聲輕響，翻身倒地，氣絕而死。

這樣一來，餘下的五鬼立被震住了，好半天沒有敢哼出半聲來。

薛無情掃視幾人一眼，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道：「你們五位跟我走吧！唉，我一生最怕血腥，今天又殺了人，罪過，罪過！」說着站起身來，回轉谷內而去。

虎口餘生的五鬼默默跟在後面，進入谷中，但是他們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着滿腔悲憤、無奈，卻是敢怒而不敢言。

徐凡隨着畢嬋娟的引導，抄捷徑進入谷中。

入谷不遠，一個小小的山坳，四面山石崢嶸怪異，寸草不生，望之宛如有無數隻怪獸蹲踞其間，伺人而噬。

畢嬋娟引導着徐凡和舒丹，站在一處山嶺中，向下窺探。

山坳中也燃着火，竟有五六堆之多，藍色的火焰冒起有三尺多高，奇怪的是並沒有木柴，在那一堆堆火焰中間，趺坐着和方才那薛無情一般模樣的老人。

舒丹忍不住附在畢嬋娟的耳邊，悄聲道：「姊姊，那位薛無情好快的身法啊，眨眼間又坐在火堆中間了。」

畢嬋娟道：「他不是薛無情，他是第二個替身，冷心毒手褚無從。」

舒丹道：「他這樣的安排，一定又有甚麼奇事了。」

說話間，突見山坳外飛奔而來幾條人影，漸行漸近，已看出正是晉北七鬼中的五鬼。

他們疾行到火堆前面，立刻停下脚步，躬身垂首道：「弟子參見王爺。」

褚無從冷冷地道：「你們來得正好，只是誠意難測。」

他這樣冷冷的兩句話，使得五鬼心中立即泛起一股寒意。

攔路鬼邢彪倏的一頓手中拐杖，冷聲道：「我們只是向王爺報警而來，並無所求，信不信全在你們，與我們何干？一再的甚麼誠意難測，故意刁難，作好事反而傷身喪命，實在是犯不上。」他說着話，倏地一轉身向着其餘的四鬼一招手，接着又道：「走！咱們還是回轉呂梁山吧！紅衣幫的閒事咱們管不着。」

話音出口，邁步就行，其餘的四鬼也都面現憤色，尾隨而走。

褚無從冷冷一笑，道：「你們如果不是被官府逼得急了，能投入我紅衣幫，這樣一走難道就不怕官府追逼了嗎？」

五鬼乍聞之下，停住了脚步，互相看了一眼，地理鬼邢飛道：「我們投入你們紅衣幫，只不過要求暫時保命，想不到你們也不放過我們，實在令人寒心。」

褚無從冷冷地道：「我紅衣幫既然收容了你們，也可以毀滅你們，現在既然你們願意離開紅衣幫，那也沒辦法，我卻爲你們可惜，可憐！」

地理鬼邢飛勃然變色道：「我們有甚麼可憐的？」

褚無從冷冷一笑，道：「可憐你們一入了紅衣幫，只怕是進幫容易出幫難！」

攔路鬼怒道：「莫非王爺要動手攔阻？憑武功只怕你不易留下我們，更怕要發生流血慘劇。」

地理鬼哼了一聲道：「就是你們動手，也留不下我們。」

褚無從冷冷地道：「你們看到這七堆火焰嗎？用不着本王爺動手，你們也活不過三個時辰。」

他話音剛落，五鬼們全都悚然失色，化身厲鬼邢珠顫聲驚呼道：「七……七堆火焰，藍色火苗，無柴，無油，哎呀，難道那是『冷焰魔箭』……」

他話音未落，五鬼已是驚恐欲絕，嚇得牙齒「咯咯」打顫。

藏在暗中的徐凡眼見五鬼怕成那副樣子，不禁大奇，心忖：甚麼冷焰魔箭？連個影兒都沒有看到，怎麼會傷人呢？

正忖思間，突覺舒丹已伸手握住了他的手，掌心中滿是冷汗。

徐凡轉頭瞧去，只見她花容失色，驚駭已極，不禁關心地問道：「小妹，你……你怎麼啦？」

舒丹顫抖着聲音道：「聽家父說過，冷焰魔箭是邪派中最狠毒的暗器，傷人在無形之中，我眞擔心咱們是否也受了傷？」

畢嬋娟悄聲笑道：「妹妹，你別大驚小怪了，那東西雖然狠毒，只要不接近它，五十步內是不會傷人的。」

就在他們說話之間，只見五鬼一個個都呆楞在當地，動也不動，宛如泥塑木雕一般。

突然攔路鬼狂叫一聲，張嘴噴出一口鮮血，仰天跌倒在地上，滾了幾

滾不動了。

褚無從輕嘆了一聲道：「哎，這小子心性太急，逼近冷焰十步受傷也最重，連一個時辰都沒有熬過去。」

餘下四鬼見狀，心驚之下禁不住圍在攔路鬼身邊，俯首去看，只見他全身紫黑，眼中流出絲絲鮮血，頃刻間已然斃命，他們就更加驚恐了。

褚無從冷冷地道：「你們四位受傷較輕，可能會支持到十二個時辰，不過，你們打算保命也很容易，只須答應我一個條件……」

地理鬼邢飛忙道：「王爺請吩咐，只要可以留住性命，甚麼條件我們都會答應。」

褚無從冷冷地道：「我命你們去接回小公主，也就是紅衣第一樓的樓主畢嬋娟，懂嗎？」

四鬼一聽有了救星，刹那間面見喜色，化身厲鬼忙道：「只是我們又受了重傷，十二個時辰連黃河源頭都出不去，怎能找回小公主呢？」

褚無從道：「我有解藥給你們，拿去吧！」

話聲中，只見他倏地一揚手，從大袖中飛起一物，投落在化身厲鬼的手上，接着又道：「這解藥只能維持你們一個月的生命，如果找不回小公主，就等着死吧！」

化身厲鬼道：「如果找回來呢？」

褚無從道：「本王自會替你們清除餘毒，快去吧！」

他話音一落，大袖揚處火焰突熄，一條黑影凌空飛起，轉瞬而沒，再看那四鬼時，一個個垂頭喪氣，向谷外疾奔而去。

畢嬋娟眼看各人散去，長吁一口氣，道：「好險啊！」

舒丹笑道：「我猜那四鬼這一遭準死無疑。」

徐凡笑道：「小公主在我們身邊，看他們哪裡找去。」

畢嬋娟長嘆一口氣，道：「我擔心咱們到不了鎖龍山莊。」

徐凡詫異地道：「那是爲甚麼？」

畢嬋娟道：「由此再往前行，可說是步步艱險。」

徐凡道：「但不知還有多少險關要渡過？」

畢嬋娟道：「只要能闖過前面兩個山頭就到了，還有五叔一向疼我，也許他會暗中幫我。」

她的話音方落，忽聽崖下一人喝叱道：「下來！」

這一聲喊得幾個人大吃一驚，舒丹冷冷地道：「咱們就不下去，看他能把咱們怎麼樣？」

畢嬋娟道：「聽聲音像是五叔，要是他就好了。」

徐凡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下去就下去，怕甚麼？」

說話之間，長身一躍而下，舒丹等人也跟着跳落地面。

畢嬋娟打量對方一眼，連忙跪拜於地，道：「娟兒叩見五叔。」

徐凡打量這位祁老五，雖然也是滿頭白髮，生相兇悍，濃眉大眼，闊口，瞧着就是令人害怕，其實別看他生得一副兇相，心地卻是十分善艮，所以有惡面佛心祁老五之稱。

祁五掃視三人一眼，目光又落在畢嬋娟身上，冷冷地道：「孩子，你膽子可不小啊，竟然吃裡扒外，勾引外人和你父親作對！」

畢嬋娟悲聲道：「娟兒縱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叛父，但爲了救娘就甚麼都顧不得了。」

祁五道：「你娘親現在很好，你可以放心了。」

畢嬋娟昂然道：「娘親被捉，我如何能放心？」

祁五嘆了一口氣，道：「唉，孩子，拿出勇氣來，闖得過天雷、青木兩陣，就可以見到你娘親了。」

畢嬋娟接着又道：「爲了神鷹王朝，我能認他爲父親嗎？」

祁五哼了一聲，道：「你不是姓畢嗎？既然姓畢就得認父。」

畢嬋娟道：「我本來的名字叫柯拉桑，從今天以後我就改名叫柯拉桑。」說罷轉向徐凡及舒丹道：「你們記着，從現在起我不再是畢嬋娟，我叫柯拉桑。」

祁五又嘆一口氣，道：「這樣也好，望你好自爲之。」話落，憐惜地又看了柯拉桑一眼，方縱身而去。

柯拉桑一直等到惡面佛心祁五走得不見影兒，方站起身來，朝着徐凡及舒丹一拜，道：「柯拉桑的生死，只有仰仗兩位了。」

舒丹笑道：「畢……不，柯姊姊，你放心吧！」

說話間，三人繼續往下走去，行約兩三里，天色已然拂曉，到了一處崖邊險徑，遠遠的就見一人攔路而立。

懸崖陡壁只有一條路徑可通，但卻被一個白髮老人橫擋其間，阻住去路。

柯拉桑認出他正是冷面鐵心陰無垢，柯拉桑連忙拜倒在地，道：「桑兒叩見三叔，並請讓路放行。」

陰無垢聞言一怔，愕然道：「娟兒，你幾時改了名字？」

柯拉桑道：「方才改的，因爲我耻於姓畢，怎麼？不行嗎？」

陰無垢笑喝一聲道：「好丫頭，竟敢棄母背父，你們若能闖得過去，老夫概不追究，否則……」

柯拉桑知道這位陰無垢的脾氣，多說無益，突然嬌喊道：「桑兒放肆了。」

她話聲未了，舒丹突然也喊了一聲，道：「桑姊姊，小妹陪你過去。」

那險徑寬不及兩尺，陰無垢又擋在中間，左右都無寸餘空隙。

這兩個女娃兒完全仗着一身小巧功夫，以爲過去不難，何況又見那陰

無垢雙手俱垂，不像動手的樣子，所以也毫無戒心。

柯拉桑領先踏着崖邊，施展出蜻蜓點水功夫，一沾即走，哪知當她將過了半身時，陰無垢眞是陰險得可以，突然一掌印向她的肋下。

舒丹在後面看到，心想柯拉桑出其不意受此一擊，縱然來得及擧掌相抵，也得被震於崖下百丈深谷之中，不由得怒叱一聲，道：「不要臉，竟施暗襲！」嬌叱聲中，人已疾搶上救援。

此際柯拉桑已擧掌相迎了，兩掌相交，一聲脆響，柯拉桑果然吃不住勁，震得上半身倒竪出險徑之外。

舒丹見狀，她因人尚未撲到，柯拉桑已出現危殆情景，駭出了一身冷汗。

幸好柯拉桑用雙脚勾住了崖縫，身形雖然搖晃了幾下，尚未跌墜下去。

舒丹見狀，心知從崖邊無法搶得過去，念頭一轉，施展出家傳輕功絕技「燕子飄雲縱」的功夫來，身形立投崖下，在掠過柯拉桑身邊時，探身一勾對方手掌，嬌叱一聲：「起！」只見二女聯手斜掠而上，竟然化險爲夷，通過了險境。

陰無垢看在眼裏，心頭不禁一凜，脫口喊道：「好個輕巧的身法！」

這時，徐凡卻不耐久等，雙足一頓，凌空躡雲，竟從陰無垢頭頂飛過，身形一落地，哈哈笑道：「這樣過法可算數嗎？」

陰無垢冷哼了一聲道：「輕功超羣，武林罕見，老夫豈會食言，望你好好保護我家小公主。」

說完轉身急縱而去。

他們很輕易地過了窄徑，舒丹喜形於色，笑道：「凡哥哥，這也算是險關哪，太輕鬆了嘛！」

柯拉桑苦笑了一下，道：「這裡是容易，但是下一關就不容易了。」

徐凡安慰着道：「你瞎擔的甚麼心，到時我們隨機應變，現在煩惱有甚麼用？」

柯拉桑道：「你可知他們七人的出身嗎？」

徐凡笑道：「我怎會知道。」

柯拉桑道：「他們七人乃是神鷹老王座下的七名小太監，後來王朝危殆時，就命七人保護我娘逃出罕薩，自從我娘被逼和畢維揚成親後，他們也就被他收買了，甘心爲他而死。」

舒丹笑道：「原來他們都是太監啊，難怪長不出鬍子來。」

說話間，三人又轉過一個山坳，柯拉桑忽然驚駭道：「大家小心，咱們已然身在險地，特別小心暗器偸襲。」

她一聲未了，突然遠處傳來一個柔和的聲音道：「是娟兒回來了嗎？」

柯拉桑忙道：「是的，四叔您好。」

那柔和的聲音道：「好孩子，謝謝你的關懷，你能闖到這裡，足見你的功夫進步了。」

柯拉桑道：「那也全是七位叔叔教導之功。」

雷無極哈哈笑道：「不過你可得多加小心了。」

應對之間，三人已進入一道狹谷，遠遠望見對面崖上站着一個人，徐凡打量了一下，低聲道：「你們暫且後退，讓我闖一闖。」

喝聲中，雙足一頓，人已斜縱而起，穿入谷中。

就在他剛剛穿過峭壁，身形下落的瞬間，突然兩側響起陣陣銳嘯之風聲，勁襲而至。

徐凡怎敢怠慢，身在空中肩頭微晃，竟然前掠出去兩丈開外，回頭看去，不禁暗叫一聲「好險！」

原來在這狹谷兩旁峭壁之上，竟然安置了十多張彈簧連雲弩，只一扯動機關，弩箭齊發，再高的能耐也不易躱過。

徐凡雖然僥倖躱開了山壁上的强弩，額頭上可也見了汗漬，但也激發了他那豪氣，朗聲笑道：「憑着機關埋伏取勝，算得了甚麼本事？」

雷無極遠遠地道：「只要你闖過了這狹谷，還怕沒有人和你動手嗎？」

話音未落，突然隆隆一陣響，從屋頂上疾射而下三道碧光，夾着五道棱形長虹，紅綠相映，十分好看，飛射而來。

徐凡俊眼一閃，看出這兩股暗器非同小可，當下凝神提氣，蓄勢以待。

那五道棱形長虹來勢如電，三道碧光作弧形飛轉，已將徐凡完全罩住。

徐凡倏地一聲長嘯，身劍合一，提氣上衝，騰起約一丈多高，堪堪躱開。

就在這眨眼之間，崖頂上暴喝又起，又疾射而下十幾道碧光。

在那些滿空碧光電閃中，另有六點較細、專走弧形路綫的碧光，最是難以防範。

此刻在谷中觀陣的柯拉桑和舒丹，見狀不禁大怒，可又不敢亂叫，怕分了徐凡的心神，更難抵擋。

最擔心的是柯拉桑，因爲她深知雷無極的暗器非比尋常，那碧光寒芒威力雖大，尚易躱避，而那些走弧形綫的飛蝗針，因是作弧形路綫襲擊，既難測度來勢，又在那碧光掩護之下，招架可就難了。

徐凡運起了滅渡神功，又是一聲長嘯，身劍合一，化作一道長虹，在青芒閃射中，衝上了崖頂。

那數十道碧光虹影，吃他那劍氣衝着，一陣劈拍響都炸成了粉碎。

此時徐凡已安然屹立崖頂，神威凜凜，凝目看着那雷無極。

雷無極白髮蓬鬆，也在注目看着徐凡。

兩人對望良久，雷無極突然移開

了目光，冷冷地道：「你小子是甚麼人？敢來干涉本門中事？」

徐凡微微一笑道：「我乃申張正義，洗雪父耻而來。」

雷無極聞言怔了一下，道：「你小子好志氣，別以爲你能破了我那碧焰神雷，就可直入鎖龍山莊了。」

徐凡微微一笑道：「你還有甚麼出奇的武功，能攔得住我嗎？」

雷無極翻手抽出來一柄長劍，冷冷地道：「你可認得我手中之劍嗎？」

徐凡微微一怔，柯拉桑已遠遠地叫道：「那是我神鷹王朝的鎭國寶劍，名叫陰雷神劍。」

雷無極聞言，怒叱道：「臭丫頭，你眞的吃裡扒外，還在耍嘴皮！」

徐凡心中一動，哈哈笑道：「我曾聽人說過，神鷹王朝有一柄陰雷神劍相當厲害，閣下可能就是爲了此劍投效畢維揚，而背叛了老主人，可對？」

雷無極冷哼一聲，道：「小子，你知道的可不少，可知此劍的厲害嗎？」

徐凡笑道：「當然知道，此劍出手如迅雷突擊，無堅不摧，有山崩地裂之勢。」

雷無極傲然一笑，道：「一點不錯，可有一試此劍之意？」

徐凡道：「好呀，我也想看看你的劍術。」

雷無極怒聲道：「你這小子好狂，接招！」

喝聲中，陰雷劍朝空一指，「轟」然一聲，眞如行雷一般，籠罩而下。

徐凡微微一笑，手中青鋒劍一順，招走「八面風雨」，長虹繞身向外暴射而去。

但聽「嗆郎郎」一陣響聲，綠焰紛紛墜下，竟然化作十數柄小劍。

徐凡哈哈笑道：「這是甚麼陰雷神劍，竟然是十幾柄小劍，這玩意兒我早就玩膩了。」

雷無極冷哼一聲道：「小子，你眞狂得可以。」

話聲中，倏地把手中劍迎風一晃，一劍化五劍，探手拔出一劍擲出。

徐凡方待用劍去磕，「颼」的一聲，雷無極又發出了第二劍，緊接着一劍一劍地飛擲出來。

陰雷神劍果非虛傳，頃刻間只見綠光滿天飛舞，一陣陣雷霆迅擊之聲，震耳欲聾。

徐凡的神龍劍法本來也是這種手法，所以看也不用看，左掌橫掃而出，同時人隨劍走，迅疾的急旋起來。

五柄劍雖然仍自繞空飛起，似乎仍然受着雷無極的控制，他這邊雙手飛舞，那五柄劍的威勢也更加增强，雷無極突然身形一停，一手前推而出。

只見一柄小劍夾着綠光，突然增加了無窮壓力，向徐凡當胸插入。

徐凡虎目圓睜，奮起神威，大喝一聲，劍上運起藏龍神功十成功力，向上一挑。

「砰」然一聲，那劍被徐凡挑起三尺高，掠着頭頂飛過。

這一下要說險，可是眞險，若然稍微挑低一點，就正好碰在他的頭頂上。

「啊！」舒丹驚叫出來，趕忙捂住了嘴，此時徐凡又挑開了第二柄劍。

這一來，雷無極不禁勃然大怒，冷喝一聲，道：「好小子，敢毀我神劍！」

喝聲中，倏地身劍合一，化作一道長虹，電射而出。

徐凡自然也不肯示弱，他長嘯一聲，運起滅渡神功，又挑脫了第三柄劍，跟着也是身劍合一，迎擊上去。

兩下都是閃電般騰身飛起，兩柄劍宛如兩條蛟龍般在空中飛舞。

利那之間，雷霆之聲震動四山，崖下的柯拉桑和舒丹都駭得仰視，卻又看不出甚麼來。

突然，「嗆郎郎」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劃空傳來，只見一道青虹破空斜斜飛起，下面綴着千萬點綠光飛灑，極爲奇觀。

雷無極在最後一劍擲出之後，突覺體內眞氣蕩了一下，立時散開，竟然無法凝聚，不由大驚，趕忙穩身降落。

徐凡馭劍下觀，忽見雷無極向下疾蕩，以爲他必然另有陰謀，怎肯相容，連忙馭劍俯衝而下。

他劍光未到，一股强勁無比的無形劍氣已然先擊。

雷無極被那劍氣一撞之下，慘哼一聲，頓時被拋出兩丈多遠，「砰」然墜地。

徐凡收住劍勢，落地定睛看時，只見雷無極已撲倒地上，口角流出鮮血。

他一看就知道雷無極乃因眞力散失之際，被自己劍氣一撞，震碎了內臟而死，心中不禁一陣黯然。

這時崖下的柯拉桑和舒丹已上崖來，卻見徐凡呆呆地在雷無極身邊發怔。

舒丹見狀，瞪大兩眼，愕然道：「凡哥哥，你怎麼啦？」

徐凡嘆一口氣，道：「雷無極死了。」

舒丹道：「死了有甚麼要緊，你怎麼會傷感呢？」

徐凡道：「唉，只怕進入鎖龍山莊還有一場生死拚鬥。」

舒丹笑道：「怕甚麼，我們本來就是來打架的嘛！」

徐凡苦笑了一下，道：「那就闖吧！」

一行三人順着山坡，向下走了進去。

在一處孤峯下，蓋了一大片房舍，雖無雕樑畫棟，但卻氣勢雄偉。

莊前一片廣場，圍集着很多人，遠遠地有人喊道：「那不是徐凡來了嗎？」

此刻徐凡已走進廣場，令他驚奇的是廣場中人竟是河西六友和彩虹姊妹們，本是分批找尋畢維揚的下落，怎麼他們卻先到了？

商娟見狀，連忙上前解釋道：「凡弟，你覺得很奇怪，是嗎？」

徐凡愕然道：「是啊！怎麼你們卻先來了呢？」

商娟笑道：「我們可不是找來的。」

徐凡道：「難道是甚麼人請你們來的？」

商娟道：「也不是誰請來的，而是被劫來的。」

徐凡奇怪地道：「怎麼被劫來的？」

原來在神鷹王府中，水閣已然封閉，大庭中光綫太暗，只有後面的花廳地方比較寬敞、明亮，於是無形中成了他們聚會的場所。

這天早上飯後，大家聚在花廳內，商談着尋找神鷹公主的事，突然一陣風吹過，吹開了窗戶，從風中傳來一陣陣的甜蜜花香。

這花香不是牡丹，不是玫瑰，也不是梅花，不是菊花；這花香甜蜜得非世間所有，而似來自天上。

智計絕倫的歐陽文走近窗戶，向外看去，只見花廳外面竟是一片花海。放眼看去，但見天地間彷佛已被鮮花充滿，但卻認不出那些花是些甚麼花。

花廳中的人，有好幾位都是跑了幾十年的老江湖，尤其智計絕倫的歐陽文，天下事很少他不知道的，但是他也看不出這些花究竟是甚麼花。

他只覺得這些花鮮艷無比，美麗非常，忍不住道：「想不到窮山惡水之間，竟有這樣的花海……」

突有一人接腔道：「此花本非凡俗之人所能夢想。」

歐陽文笑道：「難道這些花來自天上？」

那人乃王府侍婢，接口道：「正是來自天上。」

歐陽文看了谷半瓢一眼，笑道：「如此說來，咱們的眼福倒眞的不淺了……」

他話未說完，突覺兩腿發軟，眼前發暈，整個人就想睡，那情況彷佛醉酒卻又比醉酒甜蜜得很，人已軟軟地倒了下去。

谷半瓢這時已發覺花香中有怪異了，方喊一聲：「花香中有毒……」可是已經太遲了，人也倒下去了。

全花廳中的人都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濃，有時還在發着囈語。

這時庭中出現了二三十個紅衣漢子，他們把沉睡中的人，一個個抬出府外一輛大車上。車開了，雖然有些顛簸，但是貪睡的人卻沒有醒過來。

等他們醒來時，人已在鎖龍山莊外的廣場上，仍然是全身無力，兩腿發軟。

莊門口太師椅上坐着畢維揚，見狀哈哈笑道：「你們敢和本王爺作對，現在一網打盡，還有甚麼話說？」

谷半瓢哈哈笑道：「畢老四，你好狠的心啊！當初結拜之時，我就知道你是狠子野心，現在既被你制住，殺剮任便，我相信上天也不會容你的。」

畢維揚笑道：「谷老二，你這麼大年紀了，論說也早該死了，上天不過借我之手而已，還有徐凡這小子，我不會輕饒他，啊！他人呢？怎麼不見徐凡？」

旁邊一名紅衣大漢忙躬身道：「回王爺，徐凡一大早就離開了王府，不知那裏去了。」

畢維揚神色立變，輕嘆一口氣，道：「怎麼偏偏走掉了他？唉！麻煩又來了。」

正當他話音方落，突聽有人喊道：「那不是徐凡來了嗎？」

畢維揚聞聲一驚，注目望去，果見徐凡和舒丹、柯拉桑一行三人，不禁心中一驚，又見柯拉桑手中拿着陰雷神劍，連忙喝道：「娟兒，快過來！」

柯拉桑款步走了過去，問道：「你找我甚麼事？」

畢維揚道：「你雷四叔呢？」

柯拉桑道：「死了。」

畢維揚心頭倏地一震，怒目瞪了柯拉桑一眼，冷聲喝道：「把劍交回來！」

柯拉桑退後一步，手握劍柄，冷聲道：「不，我要留着。」

畢維揚厲聲道：「不可以！」

柯拉桑抗聲道：「爲甚麼不可以？此劍乃我神鷹王朝鎮國之劍，我乃王朝唯一後裔，劍不歸我，難道該歸你？」

畢維揚聞言，越發的暴怒，竟然站起身來，厲聲喝道：「好丫頭，你要反了，對老夫怎可以如此說話？」

柯拉桑昂然道：「要反的是你，勾結哈薩克殺害神鷹老王的是你，霸佔我娘的也是你，現在自封親王、耀武揚威的也是你，賣友求榮、殘害自己兄弟的也是你，我有你這樣的父親，實在引以爲恥。所以，從今天起，我放棄畢嬋娟這個骯髒的名字，我要用我皇族的姓名，我叫柯拉桑。」

畢維揚聞言，氣得跳了起來，大吼道：「反了，反了！榴花、芙蓉，你們給我把這丫頭殺了！」

隨着他的喝聲，突有兩名紅衣人縱了出來，雙雙撲向柯拉桑。

柯拉桑將劍丟給了舒丹，道：「她們不用兵刃，我也不用。」

那兩名紅衣人也是女的，徐凡已認出來，正是紅榴花和紅芙蓉，兩人的這場拚鬥，既非爲了錢財，也非爲了名譽，乃是爲了自己的性命，她們又怎會不拚命呢？因爲她們如果殺不了柯拉桑，就一定會被她們的幫主所殺，再不，就得被柯拉桑所殺。

只見紅榴花十指尖尖，好像已變成一隻餓狠的雙爪，咬牙切齒的向柯拉桑的咽喉插了過去。

紅芙蓉更是連眼睛都紅了，右拳如刀，拚命切向柯拉桑的胸肋，左拳緊握得連指節都發白了，一拳擊向柯拉桑的丹田下腹。

只見柯拉桑身形閃動，堪堪避開了這兩個人的三招。

她的武功雖比榴花、芙蓉二女高出很多，但似也不願和這種拚命的招式硬拆硬拚，所以避而不迎，守而不攻。

榴花、芙蓉二女的招式，卻是一招緊似一招，一招怪似一招，在場不乏武功造詣高强的人，連他們都沒有看出她們的招式來歷。

這種招式竟和天下各門各派的招式完全不同，榴花所使的招式，看來有些像鷹爪功，卻又有些似擒拿手，再仔細一看，卻又彷佛是蒙古的摔跤手法，但卻沒有如此的强橫霸道。

紅芙蓉所使的掌法，看來用得有些像蒙古掌法中的「截、切、劈」三字訣，但出手後卻又完全不同。

那手法竟是在「斬」，但是中土武林中，無論哪一門派的掌法，從沒有用「斬」字訣的，只有用刀時才有「斬」字訣。

谷半瓢以他的老經驗，越看心中越驚，暗忖道：瞧她們的手法，武功傳自何處？

這時雙方已拆了數十招，柯拉桑竟然仍未猛力進擊，舒丹看着氣憤，高聲喊道：「柯姊姊，你的心幾時變軟了？難道還捨不得下手嗎？」

她話未說畢，柯拉桑已反手一掌擊出。

這一招擊出，和榴花、芙蓉兩人已大是不同了。

紅芙蓉那敢硬接她這一掌，腰肢一擰，翻身錯步，自她左肩外滑過，滑到她身後，掌緣直斬背脊。

她這一着，脚步輕盈，身法自然，兩人身形交錯的步法又快又準，她一踏到柯拉桑的身後，掌緣已反斬而出，有如水到渠成，絲毫沒有生硬勉强之處，單以這一招而論，實已隱然有名家風範。

武功出手，最難得的便是「妙造自然」，否則招式奇詭，使出時卻帶了三分勉强，也算不了高手。

這位妖艷的少女突然使出這一招高招來，使得場中河西六友見了，都不禁暗中喝彩。

就在這時，柯拉桑左掌依舊劃向榴花的脈門，逼她撤招後退，她身後好像生有眼睛，右掌卻突然自肋下穿過，到了背後，五指微曲，變掌爲抓。

紅芙蓉一掌斬下，正好被她一把扣住，倒像是紅芙蓉她自己送上門去，被她抓住似的。

只聽「客察」一聲輕響，紅芙蓉的

手臂已被摔斷，慘呼倒地。

徐凡竟也忍不住大聲喝彩，道：「高……高極了！」

柯拉桑反手這一抓，天下武林中無論是誰見了都會忍不住喝彩的，這一着手掌要從肋下穿出，本是極爲困難，極勉强的手法，但是柯拉桑卻輕描淡寫的使出來，一隻臂竟像沒有骨頭似的，轉折自如，絲毫不帶斧鑿痕跡。

紅榴花見狀，臉上都變了顏色，突然狂呼一聲，撲了過去，出手雖不輕妙，但其勢足以懾人。

柯拉桑微一縱身，輕輕的躍過，一掌直斬而下。

頭頂上本是紅榴花防護最嚴密的地方，誰知柯拉桑一掌斬下，還是斬中了她的頭頂。

原來柯拉桑看準了她撤招變式的那一刹那間，雙掌交錯的一隙間，運掌斬下，時間部位拿捏得之準，可說是不差毫釐。

她在舉手投足之間，便已奏效，看來她是心狠，在對方還沒出手時，就可殺了她們。

此時在畢維揚身旁，忽然又多了四個人。

就在這時，遠處有二人又飛奔而來，正是大頭和尚和花驢西門靜。

畢維揚一見二女失手，轉向那四人道：「麻煩四位，一定要殺了這丫頭。」

四人笑道：「王爺放心，交給我們，她絕對活不成。」

谷半瓢道：「大哥，你認得他們，說說看，他們是甚麼樣的人物？」

大頭和尚笑道：「他們就是名震苗疆的沙漠四怪。」

谷半瓢乍聞沙漠四怪，身軀倏地一震，忙道：「你是說當年的沙漠餘孽，他們怎麼還沒死？」

一個手持短戟的老人，突然接口道：「我弟兄已練成了身外化身，活得長遠着呢！」

大頭和尚接口道：「此人就是鐵戟怪斯來，他們都是哈薩克人。」

一個紅面老人洪聲道：「老夫就是金鐘怪斯赤。」

接着劍怪斯尼、拳怪斯巴也跟着報了名號。

大頭和尚哼了一聲道：「當年在塔什湖畔讓你們漏了網，可能是畢維揚暗中救了你們，所以你們今天又跑來此處，今天卻不能再饒你們了。」

劍怪斯尼厲聲道：「當年的千手準提，現在卻做了和尚，少發狂！我弟兄今天就是爲了你而來的。」

大頭和尚道：「好，咱們該清算一下舊帳，但不知你們是一齊上，還是一個個的來？」

鐵戟怪斯來狂笑一聲道：「以一敵一，老太爺們也不怕你，先接我一戟！」他人隨聲起，一揚雙戟就縱落場中。

大頭和尚從身後解下了禪杖，厲喝一聲，道：「好，就先打發了你吧！」

喝聲甫落，禪杖點出，杖頭上幻起一片寒光。

此際舒丹已縱身過去，拉回了柯拉桑，徐凡問道：「柯姑娘，那神鷹王府中的花海迷魂可有解藥？」

柯拉桑笑道：「一個時辰過後，其毒立解，不需解藥的。」

這時大頭和尚的一根降龍禪杖已然是煞招連施，可是那鐵戟怪的戟法也一點不含糊，招招都奇妙難測。

轉眼間，兩人已走了二十幾個照面。

大頭和尚仗着他豐富的經驗、老練的招式、渾厚的功力，勉强佔先了一籌。

而那鐵戟老怪卻吃了性暴的虧，一見久戰不下大頭和尚，惹得性起，立施絕招，突然虎吼一聲：「倒下！」戟隨聲出，直點而到。

大頭和尚連忙吸氣收腹，腳下倒踩七星步，以作不虞之防。

眼看這一戟出手，已然夠不上部位，等於是走了空招。

那知他那三尺鐵戟，瞬眼間又暴出了一尺有餘。

這一來嚇得場中各人不禁一聲驚叫：「啊！」

可是大頭和尚早知對方鐵戟上的底細，突地一個轉身，倒退出五步之遠。

鐵戟老怪那鐵戟的名堂還不止此，他一見大頭和尚後退，倏地又大喝一聲：「着！」

就在他遞出的那右手鐵戟中，突然射出一蓬寒星，跟着左手一揮，又一隻鐵戟竟然帶着一條銀鏈，勁急疾射而出。

在這兩下夾攻之下，大頭和尚實在有些躲之不易，只有舞起禪杖來，點砸飛打。

就在這時，突然凌空飛落一個人，正擋在大頭和尚身前。

只聽「突突突」一連串輕響，接着又是「嗆郎」一聲大震，那一蓬寒星全射在那人身上，鏈子、短戟纏住了那人的雙腿，可是那人卻若無其事，痴痴的發笑，也不說話，動也不動。

這一來，場中的人更加吃驚了，禁不住發出了一聲驚呼：「啊！」

這時，那鐵戟老怪一見來了個中年書生打扮的人，也是一驚，不過他生成的慓悍之性，雖驚而不亂，打算仗着自己有着千斤臂力，把對方拉得跌倒。

他一用力，那中年書生一偏腳就踏在了那條銀鏈上。

老怪驀覺虎口一陣劇痛，鏈子、短戟竟然脫手，其餘三怪見狀越發吃驚了，連忙縱起身形，撲進場中，擁到鐵戟老怪身邊。

劍怪斯尼一拱手，道：「閣下這一

手功夫，我弟兄已見過了，佩服得很，請賜告大名。」

那書生似如不聞，一味望着四怪痴痴地傻笑，也不理睬。

四怪見人家不理，這個氣可就大了，忍不住怒火上昇，怒喝一聲，劍、錘、鐵戟拳齊攻而上，一齊動了手。但見寒光亂閃，衣袂翻飛，圍住了那書生。

那中年書生像是沒事似的，仍是痴笑連連。

倏然之間，響起了一聲怒吼，一股勁風回旋而起，蕩得劍、錘相撞，「嗆郎」之聲響不絕於耳，緊接着四條人影分向四個方位飛出，跌在地上，全都不動了。

突然，他的眼神慢慢地轉向了畢維揚，驀地，他不笑了，雙眼發直地逼視了過去。

畢維揚用盡心機，妄想一網打盡武林精英，由他來獨霸武林，不惜害兄殘弟，原以爲等到事業成功之日，誰敢對他皺眉頭。那知，偏偏會來了個對頭煞星，畢維揚怒吼一聲，道：「快殺了這惡徒！」

他這裡一聲令下，刹那間人影翻飛，紅衣幫中的人不分男女，不下三四十人，一齊攻上去了。

那中年書生仍是笑嘻嘻的，毫不在意。

倏然之間，喝叱之聲連起，三四十柄劍幻起一蓬光帶，對準那中年書生罩下。

又是一股勁風回旋而起，蕩得劍劍相撞，「嗆郎」之聲響不絕於耳，緊接着慘呼聲、驚叫聲，非常刺耳，尤其劃空而起的聲聲尖叫，更是淒厲懾人。

畢維揚一看情形不對，腳下一用力，施展出「八步趕蟬」的輕身功夫，向東北竄去。

他逃出了重圍，回頭看見沒有人追來，心中不由暗自慶幸，狠聲道：「呂天縱他竟然沒有死，是否羅刹鬼母放了他？哼！膽敢跟我作對，老子今天只要能逃出去，不給鬧得江倒河翻，要你呂天縱生不如死，誓不爲人。」

他一言未了，身後突然有一人接腔道：「好志氣，可惜上天有好生之德，卻不能容你胡鬧。」

畢維揚聞聲倏地一驚，回頭看去，頓時嚇出了一身冷汗。只見身後不遠的一棵大樹下，站着一位中年書生，仍然是風度翩翩，只是顯得有些蒼老而已，朗目轉動間有一股懾人的氣度。

他對這個人可說是知之甚詳，認得最清，但也懼怕得最厲害，他正是河西十友中的老六玉面狻猊呂天縱。

那是十八年前的事了，那時十友齊聚鷹王谷，當時是名震武林，不過也激起了畢維揚的野心。他暗中先向徐宗翰下了桃花瘴毒氣，逼走了徐宗翰，又漸漸地逼走了其他的人，最後他對呂天縱暗中下了軟骨散，使得呂天縱失去了武功。

但是他爲了斬草除根，派出了十三鷹劫殺呂天縱的小嬰兒，幸而何綺君機警，把愛子交給了大哥徐宗翰，自己轉回崤山勤練武功。而呂天縱此時是生既不能，死又無力，只好任由畢維揚的擺佈了。

畢維揚將呂天縱貶爲下奴，每天爲其打掃廳堂，稍一不滿就是鞭打。就這樣，不到三年，呂天縱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

一天，鷹王谷來了位貴賓，乃是羅刹鬼婆，畢維揚對之卑躬萬分。

鬼婆子一眼就看上了呂天縱，於是她向畢維揚要了呂天縱，就將他帶回碧落天。

碧落天就在離開黃河源頭不遠的地方，鬼婆子向呂天縱道：「呂天縱，你還能動嗎？」

呂天縱道：「我人沒死，當然還能動。」

羅刹鬼婆道：「能走嗎？」

呂天縱道：「我武功雖已全失，夫人既要我走，我就是走不動，爬也會跟着夫人的。」

羅刹鬼婆道：「好，既然如此，就請跟我走吧！」

就這樣，呂天縱跟在羅刹鬼婆的轎後，慢慢地到了碧落天。

山洞十分雅緻，若添脂粉反而汚了顏色。

這裡沒有妝台，沒有綢被，沒有錦帳流蘇，也沒有華貴的陳設、庸俗的珍珠、眩目的珠寶。

呂天縱坐在這裡有一種說不出的舒服，心中不禁暗暗地嘆息。

究竟這羅刹鬼婆是個甚麼樣的人，畢維揚爲何那樣怕她，她有甚麼本事降服了畢維揚？這是一個謎樣的女人。

現在呂天縱心中所想的是這個女人，究竟是個怎樣的女人？從她那說話的聲音中，他判斷這女人一定很美，究竟有多美，他卻想像不出。

突然羅刹鬼婆出現了，她笑道：「呂大俠坐在那兒想甚麼呢？」

她那聲音優美動人，如今見了她的面，再聽到她如此柔美的語音，怎不令人心神俱醉？

羅刹鬼婆的美，未見面已令人不能想像，因爲它已全部佔據了人們的想像力。

很多人都常用「星眸」來形容女子的美目，但是星光又怎及她那雙眼睛的明亮與溫柔。

也有人用「春山」來形容美女的眉，但是縱使是霧裡朦朧的「春山」，也不及她秀眉的婉約。

這樣美麗的女子，爲何要被稱爲「鬼婆」，實在令人費解，他忍不住長嘆一聲：「唉！」

羅刹鬼婆笑道：「我帶你來此，有甚麼不如意嗎？」

呂天縱道：「沒有，夫人救我於水火，我怎麼還會有不如意的事呢！」

羅剎鬼婆道：「那你爲何嘆息？」

呂天縱笑道：「我嘆息的只是怕別人不信我的話，會說我吹牛。」

羅剎鬼婆先是一怔，跟着笑道：「甚麼吹牛？我實在不懂。」

呂天縱道：「日後若有人問我，你既然侍奉過夫人，那麼夫人有多老多醜，我可就回答不出來了。」他接着苦笑一下，道：「我若說夫人貌美，世上無人可比，你說他們能信嗎？必是認爲我是吹牛。」

羅剎鬼婆嫣然道：「呂大俠眞會說話，我聽了實在開心。」她說着，緩緩地坐了下來，靜靜地瞧着呂天縱。

房子裡有張床，寬大而舒服，她就在床上坐着，靜靜地坐着，靜靜地瞧着，沒有任何言詞，沒有任何動作，但却比世上所有的誘惑的動作和語言都要誘人。

她身上仍是穿着一件輕盈的紗衣，掩蓋着她的軀體，露出來的只是一雙柔弱無骨的手，一雙纖美的足踝。

呂天縱不是柳下惠，目不轉睛地看看她，竟似看得痴了。

羅剎鬼婆嫣然一笑，道：「你在許久之前就已聽過我的名字，是嗎？」

呂天縱道：「嗯。」

羅剎鬼婆道：「你失望嗎？」

呂天縱嘆了口氣，道：「夫人看我可像失望的模樣？」

羅剎鬼婆道：「你……你不覺得我老了？」

呂天縱道：「對女人來說，『老』確實是可怕的敵人，但是夫人顯然已將它征服了。」

羅剎鬼婆笑了笑，又道：「你可知道這是甚麼地方？」

呂天縱道：「除了夫人的閨房外，世上那裡有這樣的所在？」

羅剎鬼婆道：「可知我爲何要你來？」

呂天縱這次僅輕輕點頭。

羅剎鬼婆眼波忽然矇矓，柔聲道：「你既然知道，爲甚麼還不過來？」

呂天縱終於擁抱着她。

她的身子輕盈得像是眞能作掌上舞。

她那眼睛像是籠罩着一片迷濛的霧，耳語般柔聲道：「無論今後會怎樣，有了今夜，你就不會後悔了。」

呂天縱道：「我從來都不會後悔的。」說着，他忽然用盡畢生的全部力量，將她遠遠的拋了出去。

羅剎鬼婆的身子就像一片葉子，雖然被他重重地拋了出去，還是輕輕落下，只不過她的面色變了。

她不但不憤怒，却更驚奇，她這一生也做過一些荒唐離奇的夢，卻連做夢也想不到呂天縱會將她拋了出去。

呂天縱笑嘻嘻地瞧着她，道：「瞧你的神情，好像以爲我是個瘋子，是嗎？」

羅剎鬼婆在這瞬間已恢復了那優美的風姿，淡淡地道：「你難道不是瘋子？」

呂天縱大笑道：「我只恨現在沒有力氣將你拋得更遠些。」

羅剎鬼婆柔聲道：「你忍心嗎？」

呂天縱哈哈大笑道：「現在你更要認定我是瘋子了，對嗎？」

她只是長長嘆了一口氣，道：「你不是瘋子，只不過是個白痴而已。」

呂天縱笑道：「你認爲一個正常人，是絕對無法拒絕你的，是嗎？」

羅剎鬼婆道：「永遠也不能。」

呂天縱嘆了口氣，道：「那些被你捆綁後餵鷹的人，也許就是因爲太正常了。」

羅剎鬼婆霍然坐了起來，道：「你說甚麼？」

呂天縱道：「我若不拒絕你，就會和他們一樣，等你把我利用完了，最後的結局也是一樣的，你會拿我去餵鷹，對嗎？」

羅剎鬼婆瞪着他，良久，方道：「我現在就要把你餵鷹。」

堅壁清野　協助復國

烈日，風沙，黃土，使得大地灰濛濛的。

這裡的太陽好像又狠又毒，像是要將整個小石山曬得融化似的。

在烈日下，那裡有一個人，簡直不大像個人，而像是一隻架在火上、快被烤焦的羊，他赤裸裸地被人釘在斜山坡上，手腕、足踝和面頰上都綁着牛皮，牛皮本來是濕的，被太陽曬乾後，就越來越緊，直嵌入肉裡，他不時發出一聲聲呻吟。

他全身的皮膚都已被曬焦，嘴唇也曬裂了，他的眼睛半合半張，眼珠和眼白已分不清了，看去就像兩個灰濛濛的洞。

此人正是玉面狻猊呂天縱，他是被羅剎鬼婆捆來此處餵鷹的。

空中鷹羣飛旋，只等他一斷氣，鷹羣立刻可以飽餐一頓。

這時，突然從山嶺上出現了一位葛衣老人，他是聞聲而至的。他走到呂天縱跟前，打量了一陣，長嘆一聲，道：「唉，造孽呀！」

於是他挑斷了牛皮，放了呂天縱，而呂天縱此刻已開始呼喊，哀求道：「水……水……」

老人也不管他，揮手點了他的穴道，挾起他飛縱而去。

黃昏時分，他們到了岷山最高峯的羊膞嶺。

老人乃是岷山七劍之一的白雲叟，修爲已滿五個甲子，可說是劍仙一般的人物。

只是此老性情孤高，落落寡合，不投緣的人連面都見不到。

呂天縱也算是機緣巧合，爲白雲

叟所救，而且相談之下十分投契，從此他就隨師「羊膞嶺」練劍。

七年含辱，十年練劍，現在的呂天縱已非當年可比，普天下能和他一較高下的人，可說不多。

他下山後，第一步先去鷹王谷，發現那裡已是殘垣一片，這才想到了黃河源頭，所以直奔而來，那知竟碰上了沙漠四怪。

在他舉手投足之下，四怪全都斃命，雖然紅衣幫有着上百位的高手，但在呂天縱手下卻經不起三招兩式，全都爲主子效命，血濺鎖龍山莊。

畢維揚是狡滑得出名的人物，見狀不好，心忖：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心念一動間，腳下一用力，使出全身的功夫，奔向了東北，不料寃家路窄。

此刻，他驚悸之下，定了定神，陪笑道：「是六弟呀！你怎麼來的？」

呂天縱哈哈笑道：「當年被你所害，自以爲必死，無奈閻王不要我，我想死也沒辦法，倒是你卻當命盡今日，念當年一拜之情，我不動手，你還是自裁了吧！」

以畢維揚那强悍的性情能自裁？他冷冷地道：「照你這麼說，我是沒有活着的希望了？」

呂天縱道：「你還有自知之明。」

畢維揚翻手亮出雙鈎，冷喝一聲道：「就憑你呂老六，還沒有殺死我的本事。」話聲中，一聲長嘯，一團烈火似地衝向呂天縱。

地上的沙石被激得揚起來，這種威勢也實在驚人。畢維揚乃是以必死之心拚上了，只見他雙鈎上下翻飛，風聲呼嘯，呂天縱也不敢大意，亮出了鋼骨折扇，揮洒自如，一扇接九鈎，威力並不在畢維揚的雙鈎之下。

地上的沙石又一蓬一蓬地飛揚起來，使得天空塵土瀰漫，兩人在這黃塵瀰漫中，看來似幽靈般飄忽，又彷彿隨時會化成黃塵般飛散。

「噹」的一聲巨響，兩條人影陡然分散開來，畢維揚的面色變得雪白，手中雙鈎斷成了兩截。

呂天縱扇無損傷，神色瀟灑自如。

畢維揚一氣之下，丟掉了手中斷鈎，虛晃幾式，雙掌合一，渾身衣衫已鼓了起來，雙手漸漸變形。

呂天縱哈哈笑道：「想以你那赤焰掌取勝嗎？我就不信。」

話聲中，翻手將折扇插向後領，也是雙掌合一，運起了六合神功迎了上去。

暴喝聲中，兩人凌空前撲，四隻手掌迅速相撞，剎那間，半空中彷彿響起一聲霹靂，震得山動地搖，風雲驟變。

看那畢維揚時，只見他那面色一白又一紅，鮮血看似從毛孔中噴出來，張嘴猛噴出一口鮮血。

呂天縱面色鐵青，過了一陣方才平靜。

跟着畢維揚又噴出第二口鮮血，身形同時前撲，一掌疾劈了過去。

他這乃是拚命的打法，呂天縱伸掌急接，只覺得一股血腥之味撲鼻，對方的掌勢似較前更爲威猛，將他震退了半步。

此時畢維揚噴血不止，雙掌更是連環劈出。

呂天縱見狀，心中一動，知道畢維揚施展的乃是「天魔解體大法」，他是採用同歸於盡的打法，自己既然死定了，臨死也得拖個伴兒。

呂天縱他是恨透了畢維揚，拚運全身的力，硬接對方雙掌。

畢維揚一連擊出了十三掌，雙手同時打出，又與呂天縱雙掌抵在一起。

現在畢維揚的眼、耳、口、鼻，突然間同時鮮血狂噴，渾身的骨骼也在連珠不停的響動。

呂天縱沒有看錯，畢維揚的確在施展「天魔解體大法」，這種內功極少人施展，因爲一施展，全身的血氣骨骼便會散盡，必死無疑。

這種內功其實就是要將一個人的全身潛力，完全激發出來。

看樣子，畢維揚已是準備與呂天縱同歸於盡了，所以呂天縱不能動，也不敢動，只有一遍又一遍地運轉岷山苦練十年的六合神功，抵擋畢維揚那浪濤一樣不停襲來的內力。

突然，呂天縱一聲大喝：「開……」

畢維揚應聲從呂天縱手上飛了出去，飛舞於半天空。他此時一身已是遍染鮮血，氣力也全部散盡，渾身骨骼是寸寸折斷，隨風飛出去三丈多遠，爛泥一樣倒在地上。

呂天縱的臉色非常難看，但是他瀟灑的走開，對於畢維揚那堆爛泥般的死屍，看也沒有看一眼，就原地坐下調息了一陣，站起身來又向碧落天方向奔去。

就當他翻過當年捆綁自己餵鷹的那片斜坡，突聽一聲慘呼從嶺谷傳了過來，他心中一動，縱身上了嶺頭，往下一看，見嶺下是一片黃沙。在那片沙地上，刀光閃動，劍影縱橫。

黃沙上染着碧血，已有幾具屍身倒伏在地上，還有十餘個紅衣大漢圍着兩個人在浴血苦鬥。

那些紅衣大漢們十分矯健慓悍，刀法也十分的沉猛兇狠，尤其可怕的是他們每個人的面上所帶的那股殺氣，像是不將對方碎屍萬段絕不罷休。

但那被圍的兩個人武力卻較他們高出很多，劍光如匹練般縱橫飛舞，竟赫然是海內名家的正宗。只不過他們的力氣顯已衰退，對方的人卻實在太多，這樣的打法，縱然不被殺死也要被累死。

呂天縱神目一覽之下，已認出了被圍的兩個人當中，一人乃是七弟屈

無心。另一個年輕人，劍法輕捷而狠辣，看樣子似屬何家劍法，不知是什麼人。

那些紅衣大漢們，無疑的全是羅刹鬼婆的手下。

他靜靜地看了一陣，終於沉不住氣了，忽然狂吼一聲，飛身而出。

紅衣大漢們苦戰半日，死傷狼藉，直到此刻才開始佔了上風，眼看就要將來犯的兩個人分屍於刀下。

誰知就在這時，突聽一聲清嘯，一人如飛將軍自天而降，抓住一個大漢頭顱，飛起一脚將另一個大漢踢出去三丈開外，出手一掌，將第三人滿嘴的牙齒都打了下來。

再看那第一個紅衣大漢，一顆腦袋已被他生生挾得扁了。

他舉手投足間已有三個人倒了下去，如此神威眞令人膽寒心驚，那些紅衣漢子們不禁都被他嚇得呆了。

那邊的兩人一見來了幫手，精神爲之一振，兩柄劍交剪而出，劍光閃動間，又有兩名大漢伏屍劍下。

呂天縱一聲大喝道：「呂某也不願多傷無辜，只要你們放下刀來，絕不傷你們性命。」

誰知那些紅衣大漢們竟像是瘋子一樣，還是不要命地攻撲過來。

那一少年手中長劍展動，口中喝道：「這些人神智已失，完全不可理喻，只有殺了他們，別無他法。」

呂天縱嘆了一口氣，只見兩柄刀已潑風般劈了過來，這兩人眼睛都紅了，竟眞的和兩條瘋狗差不多。

呂天縱上身一偏，已從刀光中穿了過去，左肘向外一搓，右手一托，已將腦後的折扇取在手中。

只聽「喀察」一聲，左邊那大漢的肋骨已被全部撞斷，但他衝出數步之後，竟又狂吼着回刀撲來。

呂天縱嘆了一口氣，道：「你們這是何苦……」他一句話未說完，手中折扇展動下，兩個人都已倒卧在血泊中。

血戰終於停止了，黃沙碧血，屍身遍地。

徐凡雙手扶劍，不住的喘息，屈無心走過去向對方致謝，但他仔細一看，突然驚叫一聲道：「六哥，怎會是你？」

呂天縱笑道：「你以爲我不在人世了，對不對？」

屈無心道：「是的，我們都以爲你被畢老四害死了，所以我們來爲你報仇。」

呂天縱道：「畢老四把我害得很慘，幾乎餵了鷹，可幸閻王爺不要我的命，使我死裡逃生，又回來了……」

屈無心一邊聽說，一邊又向招呼道：「小子，你快過來！」

徐凡聞言走了過來，道：「七叔，有什麼事呀？」

屈無心道：「來，我替你介紹個人……」

徐凡道：「什麼人？」

屈無心一指呂天縱道：「他，這個人就是你爹，呂天縱他並沒有死。」

徐凡一聽，呆呆地怔在當地，良久，良久，突然撲向了呂天縱，抱住了他，叫了一聲：「爹！」就只叫了這麼一聲，話未說出口來，熱淚已然縱橫而下。

呂天縱慘然一笑道：「好孩子，苦了你了。」

父子二人在這種情形之下相遇，雖然都是眼淚婆娑，但那只是感情的淚而已。

現在事情尚未完，因爲還有一個羅刹鬼婆還沒有除去。

於是他們繼續前行，進入了山谷。

谷裡已沒有一個活人，入目的只是遍地屍體，山谷中充滿着一種令人作嘔的血腥氣，這是誰幹的？

在羅刹鬼婆那個精雅的秘室中，只有她一個人，她依然美麗而溫馨，淡淡的燈光裡依然彌漫着醉人的甜香。

她依舊是那麼美麗而安詳，彷彿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都不能令她有絲毫改變。

牆角垂着一面天青色的布幔，拉起布幔便露出一面晶瑩而巨大的鏡子，鏡框上鑲滿了翡翠和珠寶。

就算是這些價值連城的珠寶也不能奪去鏡子的光彩，因爲這鏡子本身就帶有一種神秘的魔力，無論誰走到這面鏡子前，幾乎都會忍不住向它膜拜下去。

羅刹鬼婆站在這面鏡子前，也不知站了多久，她痴痴地瞧着鏡子裡的自己，蒼白的臉上漸漸泛起了可愛的紅暈，然後，她忽然將身上每一件衣衫都脫了下來。

溫柔的燈光瀉在她身上，她的肌膚像緞子般發着光，那白玉般的胸膛驕傲地挺立在這昏暗而乾燥的空氣中，綫條是那麼柔和，柔和得好像江南的春風。

羅刹鬼婆筆直地站着，痴痴地瞧着自己，她的目光甚至比一個好色的男人更貪婪。

她終於滿意地嘆了口氣，悠然道：「一個像我這樣年齡的女人，還能將身材保持得這麼好，除了我之外，世上只怕再也不會有第二個人了吧！」

鏡中的羅刹鬼婆也在微笑着，似乎在說：「對，世上永遠也不會有第二個人的。」

她滿足的嘆了一口氣，喃喃地道：「我累了，我實在累了，你可知道我今天做了多少事嗎？」

鏡中人的神情也很愉快，像是在說：「你是做了很多事，每件都是了不起的事。」

羅刹鬼婆道：「我現在什麼都有了，只差權力和尊貴，神鷹王國那麼一個小小的國王，我爲什麼不能幹上兩

天，尤其那神鷹公主，她爲什麼那樣尊貴，所以我想殺了她。」

鏡中人好似在說：「但是，她還有一個女兒的呀！」

羅刹鬼婆笑道：「早晚我還是可以殺了她的，她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鏡中人又似在說：「龍虎七太監他們全都死了，你當國王誰來侍奉你呀？」

羅刹鬼婆笑道：「眼前就有個畢維揚，沒有我，他哪裡來的神鷹親王，何況國內尚有扎木長老，有他作爲內應，現在的國王是個蠢材，糊塗得要命，只要老娘揮揮手他還不是逃之夭夭。」

她接着道：「可恨河西十友那班人仍在搗亂，害也害不死，他們倒是我竊國的最大障礙，唉……」

鏡中人似乎也在嘆着氣，像是覺得很惋惜。

羅刹鬼婆默然半晌，突又展顏笑道：「但無論如何我的計劃總算完成了，那自命不凡的呂天縱總算是讓我餵了鷹，我本想先取他之陽，再殺死他，哪知他是個木頭人，一點不通情趣。」

鏡中人也在傲笑着，像是在說：「不錯，無論什麼人死了，你都不會放在心上，因爲世上根本就沒有一個使你眞正關心的人。」

羅刹鬼婆吃吃地笑道：「他們殺了我碧落天所有的人，以爲我一定會很難受，誰知我早就覺得他們討厭了，現在我正要換一換環境，到罕薩帝國去嘗做國王的滋味，這些人若不死，反而是我的累贅，我倒是眞該感謝他們才是。」

鏡中人也在大笑着，像是說：「他們本須知道，你對任何人、任何事，除了做女王之外，都是不會留戀的。」

羅刹鬼婆笑道：「只有你，我的心意只有你知道，只有你了解我，我悲哀的時候只有你陪着我難過，高興的時候也只有你陪着我歡喜。」

她那笑容此刻變得說不出的溫柔，一雙纖美的手，溫柔而緩緩地在自己身體上移動着，冷漠的目光也開始變得熾熱。

她夢囈般低語着：「世上只有你令我愉快，那些男人……所有的男人都叫我噁心。」

鏡子裡的人也在溫柔地撫摸着自己。

她呻吟着道：「你眞好，眞好……世上所有的男人都比不上你，永遠沒有人比得上你……」

就當她對鏡自我陶醉，囈語連連的時候，珠窗外傳來一聲嘆息。

這一嘆息雖輕，但卻像一根鞭子在羅刹鬼婆的胴體上重重抽了一鞭，她的臉上紅潮立刻褪了個乾淨。但她的身子卻仍坐在椅子上沒有動，正在燃燒的情絲，一下子全都變成了憤怒的火焰，她緊握着的雙拳，等到這憤怒漸漸的平靜了，才嘆了一口氣，道：「外面是什麼人？」

珠簾外一人嘆了口氣，道：「在下呂天縱。」

羅刹鬼婆淡淡一笑道：「既然來了，爲何不進來？」

呂天縱果然走了進來。

他凝視着鏡子裡的羅刹鬼婆，羅刹鬼婆也在鏡子裡凝視着他，過了很久很久，呂天縱才嘆息着道：「我知道，你這一輩子都在等男人，想找一個你能愛上的人，我本來一直希望你能找着，但現在才知道你是永遠也找不着的。」

羅刹鬼婆道：「哦？」

呂天縱一字字地道：「因爲你已愛上了你自己，你愛的只有自己，所以你對任何人都不會關心，甚至你的丈夫和兒子。」

羅刹鬼婆忽然從椅子上竄了起來，怒吼道：「你……你爲什麼要偷看我的秘密？」

這麼一個風姿永遠那麼優美，言談永遠是那麼溫柔的女人，現在竟忽然變成了一個潑婦，一隻野獸。

她那雙美麗的眼睛裡射出了惡毒的光，瞪着呂天縱，一步步走過去，像是要將呂天縱連皮帶骨都吞下去似的。

呂天縱見狀也不禁緊張起來，一步步地往後退。

誰知羅刹鬼婆突又停下了腳步，臉上立刻露出了溫柔而動人的微笑，瞧着呂天縱柔聲道：「你應該原諒我的失態，我並不是有心這麼做的，你總該知道，一個人的秘密若被人揭穿，總難免會惱羞成怒，是嗎？」

呂天縱聞言，苦笑道：「我也並非有心偷看你的秘密，希望你能原諒我才是。」

羅刹鬼婆微笑道：「你能說出這句話，我實在很高興，只是……」

她又坐下來，柔聲又接着道：「無論是你要殺死我，還是我要殺死你，我們都該彼此留一個好的印象才是，就算在你臨死的時候，我也不希望你只將我看成是一個又兇又醜的毒婦，所以你就算是要殺我，至少也該先坐下來陪我聊聊天。」

她忽然變成一個溫柔美麗又殷勤的女主人，對這種女主人的請求，誰也沒法子拒絕的。

就在這時，外面來了一位怪人，他滿頭白髮蓬亂，滿臉鬍鬚也是亂蓬蓬的。

他一進得碧落天，就一直往羅刹鬼婆所居之洞闖了過去。

徐凡在外面伸手攔住了他，喝問道：「幹什麼的？」

老怪人翻了翻眼，冷聲道：「是我家的事，你管不着！」

徐凡冷冷地道：「誰管你家的事了，但是此洞不准進。」

老怪人瞪眼道：「爲什麼？」

徐凡道：「不爲什麼，我並不是攔你，老鬼婆正在洞中有事，等事辦定之後你再進去，不行嗎？」

老怪人眼一瞪，道：「不行！即使她正和人睡覺，我也要進去。」

徐凡笑道：「看樣子我們要打一架了。」

老怪人笑道：「要打架？誰怕誰呀？」他嘴裡是這麼說，心中卻有些猶豫不定，因見對方小小年紀，不亢不卑，站在那裡氣定神閒，他也不敢大意。

於是這一老一少兩個人，就同時對立着，誰也不先出手，彼此僵持着。

洞中的人卻在聊天，呂天縱微微一笑道：「夫人，可還有什麼話要問我嗎？」

羅刹鬼婆默然半晌，道：「請問畢維揚呢？你可見過他了嗎？」

呂天縱笑了笑道：「見過了，他對我可實在是好，堅持要想法子報答我。」

羅刹鬼婆聞似乎有些奇怪，愕然道：「他報答你……要怎樣報答你？」

呂天縱笑道：「他施展出『天魔解體大法』來，想置我於死地。」

羅刹鬼婆吃吃地笑道：「這種報答法子實在是很特別，也很有趣。」

呂天縱笑道：「可惜我苦練了十年的六合神功，正是那『天魔解體大法』的尅星，所以只好謝絕了。」

羅刹鬼婆又沉默了。

燈光依舊是那麼柔和，在這種燈光之下，就算是個平凡的女人，也能誘人動情，何況鬼婆子這樣的絕色美人。

但是，呂天縱兩眼發直，竟似什麼也沒有看見。

羅刹鬼婆終於輕嘆了一口氣道：「你把他怎麼處置了？」

呂天縱道：「我沒有處置他，是他自己處置了自己，變成了一堆爛泥。」

羅刹鬼婆冷聲道：「這麼說，是你殺了他？」

呂天縱道：「我並沒有出手。」

羅刹鬼婆又輕嘆了一聲道：「你可知道他是我的兒子，我可不可以替他報仇？」

此言一出，呂天縱怔住了，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她會有這麼大的一個兒子，而且比自己還大。

羅刹鬼婆道：「可是我並不想殺死你，只要你不來逼我，我永遠不想殺死你，現在我實在已沒有一個親近的人，只要你願意，我非但隨時都可以將你扶上神鷹王國的王座，你爲王我爲后，而且還可以讓你……」

美色、尊榮、權力、財富……這其中無論哪一樣都是男人不可抗拒的誘惑，何況四樣加在一起。

羅刹鬼婆接着道：「你若答應就是終生的歡樂，你不答應就只有死，這個選擇還不容易，你難道還拿不定主意？」

呂天縱忽然一笑道：「我本來的確很想答應你的，只可惜你實在太老了，你就算很會賣弄風情，但我只一想到你兒子都比我大了，豈不倒了胃口？」

對一個美人的遲暮，拚命想挽回青春的女人來說，就算是將世上所有最惡毒的話加在一起，也沒有這句話如此的傷人。

這句話就像一把釘錘，重重地敲在羅刹鬼婆的心坎上。

她努力想保持的優美風姿，動人的笑容，一下子全都消失得無影無踪，全身都發起抖來，嘶聲道：「呂天縱，你一定要我殺了你？」

呂天縱淡淡地一笑道：「不錯！我寧可死也不願和你這老太婆睡在一起。」

他還怕羅刹鬼婆不動怒，說得一句比一句惡毒，因爲他知道唯有令對方氣得發瘋，他才有取勝的可能。

現在，他的目的果然達到了。

羅刹鬼婆氣得連胸膛都發了紅，她雖然知道呂天縱是故意激怒她，可是她還是沒法子控制得住。

她在呂天縱說得最後一句話時，人已自椅上竄起，閃電般攻出了七招。

這七招，看來竟沒有一招是虛招。

呂天縱心中一動，除了閃避之外，忽然大喝一聲，道：「住手！」

羅刹鬼婆果然在刻不容緩的一刹那住了手，瞪着呂天縱道：「你還有什麼話說？難道你已改變了主意？」

呂天縱瞧着羅刹鬼婆笑了笑，淡淡地道：「就算要動手，你也該先穿好衣服吧！」

羅刹鬼婆此刻就算眞的去穿衣服，也來不及了。

因爲呂天縱根本不等把話說完，就又搶先出手，兩人就打在一起。

＊　＊　＊

洞中人在作生死相拚，洞外人也在互拚生死。

徐凡和那怪老人也正打得難解難分，突聽洞中「劈哩啪啦」的響聲傳出，看看時間，午時已過，知道羅刹鬼婆那裡也出了痲煩，自己卻又久戰徐凡不下，心中不禁焦躁萬分。

於是他把掌法一變，由快而慢，向後退了三步，招變一掌下壓，一掌上翻，不擊不襲竟自敞開了門戶。

這一來把個小徐凡給鬧糊塗了，因爲他心中明白對方的武功在自己之上，不知爲什麼用這麼一招來？

他猜測對方一定是誘敵之招，心忖：哼！我才不上你這個當呢？

怪老人一見徐凡不理，招式又變，一掌緩緩拍出，既無勁力又無微風，令人不可捉摸。

徐凡他此刻是打定了主意，不貪功，只是緊守着門戶，並不進招。

他這一謹愼從事，卻令老怪無計可施了。

老怪這一掌法，乃是他震懾江湖的絕技，名爲「無相神掌」，武林中有不少的高手，由於不明底蘊而傷在他這掌下，因爲他看似力竭，又自開門戶的掌法，初出時虛若無物，一遇阻擊，立即生出極爲强烈的反應，使對方防不勝防。

如果你不動手，他那掌力逼近過來，突然發難，也令人難以招架，若是你打算還擊，則他一掌接着一掌，除非內力能超過他數倍，否則也要吃虧。

可是他今天碰上了徐凡，打定了主意不貪功，不冒險，以不變應萬變，尅制住了他這詭奇的掌法。

老怪卻不因此而住手，仍然攻之不歇。

但見他手舞足蹈，全然不依章法，時慢時快，狀似瘋癲。

徐凡留心對方的手法屬於何門何派，但他看了半晌，以他的見識竟然看不出一個究竟來。

老怪這一陣亂跳，轉眼間已使出八九十招之多，仍是毫無頭緒，暗忖：莫非這老怪在故弄玄虛，以亂自己耳目，打算趁機逃走？

他心念動處，終於忍不住喝道：「老怪你打算衝進洞中去嗎？就必須先過我這一關。」

老怪聞言，不禁心中大喜，心道：小子，快出手呀，要你知道老夫的厲害。可是他並沒有說出口來，面色略帶焦急，同時雙目也閃爍不定。

徐凡見狀，還眞以爲老怪打算找機會衝進洞內，哪能容忍，倏的向橫連跨三步，虛虛拍出一掌。

他這一掌拍出，立即撤招回掌，試出來前面眞的毫無阻力，又見老怪也將雙掌撤回，越發認爲對方是膽怯了。

於是他踏前一步，再拍出一掌，他這一掌乃是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若遇阻力立即可以收掌自保。

眼看着這一股掌力已擊近老怪身側，老怪身形一側，使他覺得對方眞的技窮了。

於是膽子一大，哈哈笑道：「老人家，這洞你是進不去了，快些走吧！」

笑喝聲中，眞氣運轉，力凝掌心，一招「長矢射天」，掌力如排山倒海般，向前壓去，他是想把老怪逼走。

眼看着勁風又把老怪全身罩住，他不退走是不行了。

驀然間，老人發出一聲懾人的長笑：「哈哈……哈哈……」

就在老怪笑聲中，一股大得出奇的力道四外爆散，竟將徐凡的掌力裹在中間，漸漸的消弭了。

老怪哈哈一笑道：「小子，我可以進去了吧？」

笑語聲中，轉身就往洞中衝了進去。

這時的呂天縱和羅刹鬼婆已苦戰了二百多個回合，漸漸的呂天縱已有些不敵了，看情形他支持不過五十招，同時羅刹鬼婆的攻勢也慢了下來。

若是別人出手，像她這樣緩慢，呂天縱一眼就可看出她要攻擊自己的什麼部位，輕輕鬆鬆就可以避開。但是羅刹鬼婆的出手雖慢，仍還是看不出她攻擊的部位，所以她的出手越慢越危險，越慢越可怕。

只因爲她這一招使出後，力道縱已十分之九，還可以再生變化，而她剩下的一分力道也足以致人死命。

她這一招攻出後，呂天縱已幾乎不敢招架，不敢閃避，只因他招架閃避之後，力已用盡，那時老鬼婆的招式若是再變化，他就躲不過了，像這樣的打法自然是苦不堪言，呂天縱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在岷山十年，仍會如此地狼狽。

誰知就在此時，衝進來了老怪，羅刹鬼婆一見，驚怔地道：「死鬼，你怎麼跑回來了？」

老怪哈哈笑道：「國中大局已定，我是來接新國王回去登基即位的。」

高手相爭，怎容驚怔分心。

就在這一刹那間，呂天縱已閃電般點了她五處穴道，無敵的羅刹鬼婆竟然倒了下去。

老怪一見，氣得「哇呀呀」大叫，道：「玉如，別着急，我……」

他話未說完，從洞外又飛進來一條黑影，青光閃處，那老怪就只吼了半聲，一顆腦袋已飛出去一丈多遠，屍身已栽倒地上。

這時羅刹鬼婆人已倒在了地上，還無法相信這是眞的，她簡直無法相信呂天縱能將她擊倒，她吃驚地望着呂天縱，目光中仍然充滿着懷疑。

呂天縱閃着眼，長長地吸了幾口氣，才勉强將一顆狂怒的心平靜下來，他想擦臉上的汗，但是衣服和身上也都濕透了。

羅刹鬼婆瞪着眼，嘎聲道：「都是這死鬼害了我，不是他來，倒下的應該是你。」

呂天縱終於一笑道：「不錯，他來得正是時候，早來半刻晚來半刻都影響不了妳，可是現在我擊倒了妳，我看妳這個國王也當不成了，可對？」

羅刹鬼婆目光露出痛苦之色，像是還想說什麼，但是嘴裡動了好幾次，卻連一個字也沒有說出來。

就在頃刻之間，呂天縱父子二人全都怔住了，因爲他們發現羅刹鬼婆美麗的肉體，已奇跡般地枯瘦了下去，她身上的血肉像是又忽然被抽空。

他心中不禁興起了一種感慨：什麼名利、榮耀，到頭來還不是一堆枯骨，於是他有了出世的念頭，不過他沒有說出來而已。

這時，屈無心也進了洞，見狀笑道：「你們父子倆今天是大發神威，總算消除了這兩大巨魔，使武林得到了

太平。」

呂天縱怔怔地望着屈無心，呆呆地道：「我勝了嗎？」

屈無心道：「你沒有看到男的腦袋飛了，女的肉體枯瘦了，還不是你勝了嗎？」

呂天縱嘆了一口氣，道：「羅刹鬼婆不是我殺的，世上的人沒有誰能殺死她，是她自己殺死了自己……」

徐凡插口道：「美人和枯骨之間的距離，相隔也不過一綫而已，勝和敗之間，又能差了多少呢？」

屈無心道：「好啦，管它是勝是敗，總之事情辦完了，大哥他們正等着我們，快回去吧！」

於是三人出了碧落天，走沒一丈多遠，突然崖壁之間出現了十多條黑影，疾撲而至。

天色已然黃昏，山區突然起風，注目看去，見那撲來的黑影並不是人，乃是十幾隻怪相的猛獸。

那怪物生得馬首熊身，長髮披拂，狀態兇猛已極，頭上生着一隻猛角，瞪着一雙紅眼，吼聲如鼓。

此時屈無心也摸了過來，徐凡驚惶地問道：「七叔，那是什麼怪物？」

屈無心笑道：「你沒見過吧？這東西叫馬熊，乃是駿馬和母熊交合而生，性最猛烈，能生裂虎豹。」

徐凡輕聲道：「沒料到這鬼婆子還有着這些野東西，現在我們怎麼辦呢？」

屈無心道：「看我的吧！」話聲中，人就縱出了石崖，他身形剛剛落地，一頭大馬熊已如勁箭離弦般「颼」的一聲，竄了出來，張開兩隻長臂，頂着一隻金光閃閃的獨角，逕向屈無心抓到。

大馬熊這一撲，雖然沒有什麼招式變化，但勢子之猛不亞於一個外門功夫絕頂的高手，牠不但力猛，而且還生得皮厚，平常一般武林人物三五百斤力道的掌力，根本就無法傷得了牠。

屈老七在武林中也是成名的人物，一雙鐵拳有着千八百斤的力道，河西道上人鐵拳屈七自非一般武林中人所可比了。

他兩拳打出之後，但聽「噗噗」兩聲悶響。

那馬熊受此重擊，「咕哇……咕哇……」兩聲怪叫，跟着把頭一低，利用牠那隻獨角，直朝屈無心心胸前挑去。

屈無心雙手抓住了那隻角，拚命扭動，雙方就這樣扭在一起了。

扭動一陣之後，屈老七突然運氣於指，身形倏地一矮，讓開了獨角，一手疾插入那馬熊腹中。

那馬熊再受重傷，怎能禁受得了，「咕哇……」又是一陣怪叫。

馬熊轉身就跑，屈老七追着牠寸步不離，到了一處山崖邊上，那馬熊「咕哇咕哇」又叫了兩聲，翻身就向崖下滾去，屈老七也隨着滾了下去。

徐凡一見屈老七滾下了山崖，他自己也跟踪縱了出來，依樣劈死了一隻大馬熊，也隨着牠滾下山崖去。

崖脚峯低，傍山建着幢石屋，寂然孤立，從石牆裂縫中，透出一綫燈光。

就當兩人方一落地的瞬間，房門開處走出來一位白髮老婆婆，扁平的鼻子，一張大嘴，一看到兩個人，冷喝一聲道：「你們是什麼人，竟敢進入百熊谷。」

屈無心連忙應道：「我們因不愼墜崖，有擾主人清夢，並請指示出谷之路。」

那老婆婆冷冷地道：「你們既然來了，還打算出去嗎？」

徐凡道：「怎麼？妳還打算留下我們嗎？」

老婆婆尖利的聲音道：「自我夫婦定居此地以來，曾定下一個規矩。」

屈無心道：「妳這個窮谷還有規矩，不知是什麼規矩？」

老婆婆道：「不管是闖入還是誤入，只要踏進本谷一步，都不得活命。」

徐凡笑道：「這規矩是什麼人定下的？」

老婆婆道：「是我夫婦定下的。」

徐凡道：「你們是什麼人？」

老婆婆道：「我們當然是人，只是姓熊而已，負責管理谷中之熊。」

徐凡道：「既然是人，怎麼不做點人事，卻和畜牲混在一起，所以你們這條規矩從現在起就免了吧！」

熊姥姥冷冷一笑道：「你這小子，小小年紀懂得什麼？現在的人有幾個比得上畜牲的，而且本規矩自本谷建立以來，已有一百七十人懸首谷口，今天又添了你們這兩顆人頭，變成了一百七十二顆，哈哈……大衍之數多了一百，眞有趣。」

徐凡笑道：「既然如此，又何必爲人？」

房中有一個冰冷的聲音道：「小子，你在罵誰？」

徐凡道：「在這裡除了你們之外，還會有誰？」

他話音方落，從房中衝出來一人，只見他青慘慘的一張臉，長髮披肩，身穿獸皮，乍一看去和那馬熊差不多，只是額頭上少了一隻獨角。

正當他打量着這個凶人之際，熊姥姥已亮出一條長鞭，捲向了徐凡，逕衝他的足踝。

徐凡驟覺勁風襲來，連忙縱身踏開，順手抽出長劍向軟鞭上撩去。

熊姥姥那條長鞭足有一丈多長，看去竟似一條長蛇，抖動起來卻是靈活無比。

可是徐凡的功夫豈是等閒，長劍撩出之際，跟着就是一個劍花，繞上了鞭尾竟然咬在一起了。

熊姥姥一覺長鞭被制，用力猛向後一扯。

徐凡自有打算，在對方一扯之下，他並不用力，任由對方振腕抖鞭，他人被抖起半空。

他借力使力，人一被抖起，就勢左掌向下劃了一個弧圈，驀地凌空擊下，掌風「呼呼」罩住了熊姥姥。

熊姥姥一鞭抖飛了徐凡，心中暗自得意，忖道：「到底小的好對付……

就當她一念未了，驀覺一股大力天崩般迎頭壓到，幾乎連氣都透不過來，這才知道不好，百忙中無法應變，只得棄鞭斜縱而出。

熊太公眼見對方一個小孩，一招未到就擊敗自己妻子，氣得怒吼一聲，掄掌就撲上來。

屈無心見狀，方喊道：「凡兒，小心了！」

一聲未了，倏覺一股勁風襲向自己身邊，連忙一矮身，雙拳疾揮出去。

熊太公並不是以掌襲他，而是打算搶回自己老婆的那根長鞭。

屈無心一見熊太公探手抓鞭，立時手腕一沉，身形一撲，也向那長鞭抓去。

這一來，兩人同時下手，一抓鞭柄，一抓鞭梢，又同時用力向後扯。

那一根丈餘長的軟鞭被拉得筆直，雙方一較勁，只聽「卡」的一聲，竟然鞭斷兩截。

兩人因全都用上了十成功勁，長鞭一斷，重心頓失，一股力量反撞，兩人全都向後退了三四步，方才站穩。

這麼一來，兩人的功力深淺，已然分曉，熊太公不由心驚，狂叫一聲：「好小子，眞不含糊！」

叫聲中兩隻大袖一甩，手掌上倏的多出了兩柄鐵尺，上下一分，一招「野馬分鬃」揉身直上，逕點屈無心的「肩井」、「華蓋」兩穴。

熊姥姥吼了一聲，一掄雙掌，也撲擊而來。

徐凡見狀，笑喝一聲道：「一對老不要臉的，怎麼？想打兩下嗎？」

笑喝聲中就待出手迎掌，屈無心忙笑道：「凡兒，你給我掠着陣，看我雙拳降雙妖，可不能放他們逃走呀！」

徐凡笑道：「七叔，你放心吧，憑他們這一對糟老夫婦，能跑得了嗎？」

這熊氏老夫婦隱匿谷中二十多年，武功確有獨到之處，尤其他們那聯攻手法也配合得天衣無縫，招式一展開，聲勢威猛無比。任是他屈無心鐵掌力猛，但也難迎其鋒銳，不到二十幾個照面已然是不行了。

徐凡見狀，知道自己不出手是不行了，於是揮劍前撲，他仗着他已得有天魔尊者的百年之精，加上自己的苦練，功力當然是高過屈無心，最使他佔便宜的是他腦子靈敏，招式變化出人意外。

此時熊太公一招「野馬分鬃」方自出手，熊姥姥一式「黃雀捕蟬」跟着也到。

在這種情況下，徐凡如果用劍去撥熊太公的鐵尺，則身形必須微轉，而在這一轉之際，熊姥姥的雙掌就無法躲開了，他心中盤算之下，突然長嘯一聲，身形突然拔起丈許，居高臨下，「呼」的一掌劈了下來。

熊姥姥見狀，大吃一驚，道：「哇！這小子又用那一招……」叫聲中趕快斜縱開去。

她這就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方才吃過這一招的虧，丟了長鞭，今見徐凡又用這一招，還沒有弄清楚先自心驚。

徐凡此刻是攻虛不攻堅，一見熊姥姥心怯，他就跟定了她，人在空中一式「平沙落雁」斜刺裡滑下，擋在熊姥姥身前，長劍抖起一圈劍光，當胸刺了過去。

熊姥姥驚魂未定，倏見寒芒襲至，驚叫一聲：「哇……」百忙之中趕忙側身退走，雙臂齊出，左手五指如鈎，反抓徐凡肩頭，右手疾拍一掌，擊向了徐凡劍背。

她這一招式，可以說是精妙已極，既攻且守。

好個徐凡微微一笑，身軀倏的一沉，劍走「秋風掃葉」，削向熊姥姥的雙腿。

熊姥姥想不到對方有這麼快，不禁心驚膽寒，百忙中足尖一點，反彈出去丈許，口中急叫：「死鬼，怎麼不上了？」

熊太公道：「先別忙，今天非得放倒這小子不可。」

屈無心笑道：「別吹大氣了，你快上來吧！」

他話聲出口，回身進攻，四人立刻又纏鬥一起，打了個難分難解。

漸漸的，夜幕散去，大地又出現了光明，谷中來了一伙人。他們遠遠的站在谷口看了一陣，大頭和尚宣了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凡兒，七弟，快些住手！」

他一聲佛號出口，四山回應，惡戰的四個人全都停下手來。

熊太公走了過來，手指着大頭和尚道：「和尚，你是幹什麼的？」

大頭和尚笑道：「熊大春，怎麼山居多年把老朋友都忘了？」

熊太公翻了翻眼，愕然道：「你認得我叫熊大春，我怎麼不認得你呢？」

大頭和尚道：「你當然不認得我，烏鞘嶺被牛三那一鞭，大概打昏了，哈哈……」

熊太公聞言之下，凝目注視着大頭和尚，良久之後突然撲了上去，抱住了大頭和尚，狂叫道：「你是徐宗翰……你……你……你幾時當了和尚？」

大頭和尚哈哈大笑道：「我已皈依了佛門五年了，難怪你不認得我了，方才小侄兒得罪，還望恕罪……」說着又招喚徐凡過來，道：「凡兒，來！見

過這位熊伯伯。」

徐凡連忙上前一揖到地，笑道：「對不起，熊伯伯，剛才冒犯了你，請你寬恕！」

熊太公哈哈大笑道：「誰冒犯我了，胡說！站一邊去！姥姥，快過來，我給你介紹一個人。」

熊姥姥走過來，問道：「喂，死鬼，你給我介紹誰呀？」

熊太公一指大頭和尚，笑道：「就是這個和尚。」

熊姥姥一翻眼，瞪着熊太公叱道：「老不死的，你這是什麼意思？老娘不吃齋念佛，你介紹和尚給我幹什麼？」

熊太公笑道：「我叫你看看，他是誰？」

熊姥姥瞪着眼，凝視了一陣，突然狂叫一聲道：「你……你是徐大哥……」狂叫聲中，她一伸兩臂抱住了大頭和尚，亂蹦亂跳。

大頭和尚忙笑道：「弟妹，不可以，男女授受不親，你怎可以抱住我呢？」

熊姥姥聞言方才鬆手，訕訕的退下，老臉也起飛霞。

大頭和尚道：「賢夫婦怎麼會躲在這種地方？」

熊太公冷哼了一聲道：「還不是被畢老四逼的，只有躲在這裡，他找不着呀！」

大頭和尚笑道：「他為什麼事逼你呀？」

熊太公道：「他從麥蓋提趕來了上千頭的犀牛，命我去馴服，想組成一支犀牛大軍，以利他復國。」

大頭和尚道：「你答應他了？」

熊太公笑道：「我看這小子心術不正，找了個機會，我夫婦就溜到這裡來了。」

大頭和尚道：「現在不怕他了。」

熊太公道：「我聽說他把你都制住了，還殺了你們老六，這都是眞的嗎？」

大頭和尚嘆了一口氣道：「眞是眞的，怎麼？咱們就站在這裡談呀？」

熊太公訕訕一笑，道：「我那地方既腥又臭，你們不能去。」

大頭和尚笑道：「那麼你敢跟我們去鎖龍山莊，如何？」

熊太公轉頭看着熊姥姥，一時間不知答應的好？還是拒絕的好？

大頭和尚笑道：「放心了，畢老四已死去，沒有人再逼你了。」

熊太公聞言，才算放心，笑道：「好吧！就隨你去好了。」

鎖龍山莊盛宴大開，所謂盛宴並不像中原那樣有着山珍海味，就只是烤熟了的整隻牛羊，酒倒確實是美酒，大家吃肉喝酒，氣氛十分熱鬧。

最後請出來了神鷹公主柯拉桑母女，她們輪番敬酒，神鷹公主不禁嘆了一口氣，道：「一個人若是做了國王的女兒，卻不是幸運的事，我聽說前朝某公主在臨死前，掩面大哭道：『願生生世世無生帝王家！』」

大頭和尚笑道：「不錯，一個人若是要做好帝王，須知帝王要統治萬民，日理萬機，哪有餘暇來盡父母之心，所謂『三尺草堂，每生孝子』，帝王家中常多不孝弟子。」

天外飛鴻顧明訓冷冷一笑道：「這要是再打回去，不知要枉送多少性命。」

神鷹公主輕嘆一聲，道：「軍國政治本就是件可怕的事，一將功成，枯骨盈山，何況一國之君呢？這本是治國以來不可避免的悲慘的事，豈能獨怪本宮？」

顧明訓為之沉默了一陣，道：「在下失言，還望公主恕罪。」

老丐舒常伸起脖子，將一大杯酒全都灌了下去，大笑道：「所以我奉勸各位，且飲杯中酒，莫問身後事，自古帝王多寂寞，又怎及得我這老要飯的輕鬆自在。」

大頭和尚插口道：「好了，好了，別說廢話了，現在咱們該商量如何送公主回國才是。」

呂天縱道：「一切全聽大哥的安排了。」

大頭和尚道：「謝謝各位兄弟了。」

接下去大頭和尚就和歐陽文低聲商議，最後又找來了熊太公夫婦商量了一陣。

* * *

一個月之後正是秋高氣爽的季節，一輛雙馬篷車飛馳在沙漠中，但見黃沙飛揚，漫天匝地。

他們日夜趕路，已有半個月不知酒味了，他們拚命地趕，準備在八月十五以前趕到罕薩。

到了第七天上午，他們進了葱嶺，這裡山深谷險，高崖蔽日，當他們路過「公格爾山」時，這一帶全是石山，寸草不生。

只見兩崖交覆，奇石撐空，谷徑雖有四五丈寬，但因兩崖太高，崖頂又多前傾，上下壁立，天光全被擋住，顯得景物分外陰森，死氣沉沉。

前去有十幾里，偶然發現一兩隻小藤龍蛇也似盤在崖石之上，更見不到一個生物，一眼望過去多是黑色石崖，又險又深。只有頭頂上出現一綫天光，蜿蜒如帶映現空中，時見片片白雲由上飛過。

在這裡說話的聲音稍大，立刻空谷傳聲，立起回音，半晌不絕，彷彿前後暗影之中藏有不少怪物，聽人說笑齊起應答，又當黃昏將近之際，頹陽斜照，悲風四起。

走着走着，忽見前面轉角處滴溜溜捲起了一陣旋風，晃眼變成一個丈許大小的灰影，帶着噓噓悲嘯之聲，急轉而下。

崖間奇石交錯，高低錯落，聳立在兩崖暗影之中，奇形怪狀，高大獰

惡，彷彿有好些大小惡鬼猛獸張牙舞爪，就要凌空撲來，風聲又是那麼的淒厲刺耳，耳目所及直非人境。

商娟依着徐凡而行，見狀忙問：「凡弟，你看，這條山谷又長又暗，既說從無人跡，地面如何這樣的平坦……路中間也不見有沙石堆積，方才見有兩叢野草似被什麼東西踏平一樣。」

徐凡笑道：「此處雖無人跡，卻常有大羣野獸往來，過時山谷全被塡滿，來勢萬分猛惡，前仆後繼，無人能擋。」

商娟道：「你看！這兩崖又高又陡，縱不上去，連個抓撈之處都沒有，眞要無心遇上才討厭呢！」

說時，徐凡突見面前一片兩尺方圓的墜石，似被踏得粉碎，聞言立被提醒，心想：「此時正是黃昏，也正是獸羣出沒之際，山形如此險峻，便是自己的功夫雖能踏壁飛行，這類獸羣過時一味低頭前竄，不管死活，誰也擋不住牠們。」

心念動處，連忙催促車馬急行，打算先衝出這一段險地，大頭和尚笑道：「小子，你擔的什麼心，有野獸早就過去了。」

徐凡聞言，仍是半信半疑，留神察看前途，兩崖形勢如有落身之處，索性停下，等獸羣過去之後再走。

又趕了三四里路，忽然看出崖上漸有山藤凌空搖曳，崖縫中並有好些樹木挺生，崖高風大，雖是一些小樹，大都是鐵桿虬蟠。

再前行，大地忽然開朗，但見遍地綠草如茵，牛羊遍佈山野間。

商娟拍手道：「好一片綠色牧場！」

當天他們便在「烏恰」住下，「烏恰」乃西域疏勒王朝之重鎭，地廣人多，乃為西域繁盛之區。

當年罕薩政變，神鷹王朝忠於老王的老官員逃往這裡的很多。

如今一聽公主回來，大家無不高興，各自聚集人馬準備和公主一起打回去。

此刻在罕薩城中的洪不基大將軍，處此中秋之夜，正在廳前院中賞月，一邊談論畢維揚母子即將回國的消息。

突然，忽聽「嘎嘎」連聲，磚瓦石塊從天而降，如暴風雨一般打下來。

洪不基一見為數這麼多，便知不妙，連忙喚身邊衛士，去看個究竟。

哪知一看之下，嚇得他們抱頭鼠竄，因為在房上、樹上，星辰也似的現出數百點金光，閃爍不停，並有一條條似人非人，周身毛茸茸的東西在樹上、房頂，探頭怒吼，一邊卻在揭瓦掀磚朝下亂打，但又不是猩猿之類的野獸。

就在慌亂之中，遠遠又傳來幾聲獸吼，跟着其它野獸也都厲聲吼叫起來，前後相應，狀甚嚇人。

就在這時，四門各有報子來報：「四門之外各有上千隻野獸在攻城，尤其領頭的是一種最為兇猛的野獸象犀，不懼箭簇，力量又大，那麼厚重的城門，只被搖三兩下就搖塌了。」

便見最前面黑壓壓來了一片急浪，中雜千百點藍色星光，由遠而近，猛衝過來，獸蹄踏地宛如萬馬奔騰，震得山搖地動。

當頭幾隻大的象犀身長有一丈五六，只是低頭猛奔，獸羣隨同象犀朝前猛衝，越往後越多，到得十字街口已漸四處散開。

就在這時，下面的獸羣像弩箭般衝過來幾十隻，後來獸羣內有兩隻正對着自己站立的烽火台狂衝過來。

烽火台乃是由巨石堆積而成，高有千丈，寬也有四五丈，要想撞塌它可實在不容易。

就見那兩隻大象犀正對着那烽火台狂衝過來，但聽「轟」然一聲大震，烽火台搖晃了一陣，停下了，向下看去，那兩隻象犀已然撞死了，可是接着又有兩隻象犀撞了上來，兩隻倒了，又有兩三隻上來。

象犀一撞之下，力越千斤，十幾隻象犀互撞之下，別說是石砌的烽火台，就是鐵鑄的也能被牠們撞倒。

一片「轟隆」聲中，大片石塊暴雨般朝下墜落，烽火台倒了，獸羣仍然怒吼如狂潮未停，來勢反更猛烈，如潮般朝前猛撞，方才兩隻死獸早已被踏得稀爛。

大隊羣獸萬頭攢動，均從亂石堆上飛竄過去，整個罕薩城滾滾塵土飛揚，轉眼間已成了一片霧城。

波濤洶湧，塵土迷漫，除那獸羣奔馳吼嘯聲之外，暗霧影中有大隊丐幫弟子，還有私鹽幫的人，也隨着獸羣前進。

約有個把時辰方始過完，少說也有好幾千條。

最厲害的是那些大犀牛，牠們肉粗皮厚不怕箭弩，狠奔豕突亡命一般向前猛竄，始終不回頭停留，如果跌倒地上，不等站立起來，便被同類由身上狂奔過去，稍微慘嘷幾聲便被踏扁。

城中晨霧未消，又捲起一條灰龍隨着犀牛之後，風馳湧去。

那些東西似猴非猴，比人還高，馬首熊身，長髮披拂，狀態兇猛已極，頭上生着一隻獨角，瞪着一雙紅眼，吼聲如鼓。

牠們跟在大犀牛後面，專門對付那些兵丁，牠們有生裂虎豹的本領，那些兵丁怎能抵擋得住？

他們看出這類猛獸並非尋常，惹牠不得，全都後退，哪知在馬熊之後還有成千上萬的丐幫弟子和私鹽幫的人，又是一陣惡鬥。

從黑夜到天明，猛獸羣不知到哪裡去了，整個罕薩完全落入丐幫弟子的控制下。

大將軍的兵完了，將軍府地也被犀牛頂垮了，王府皇宮也被撞塌了一半。

現在都城收復了，暫攝朝政的洪不基已然慘死，其他的兵丁將士也被獸羣衝散了，丐幫弟子立即趕去「烏恰」報信，同時，由疏勒王朝派出兵馬一萬，護送神鷹公主回鑾。

神鷹公主回宮之後，接着是當年老臣的參見，這些老臣都是當年成吉思汗爲兒子留下的老謀深算重臣，接下去當然是接位登基了。

就在登基大禮將要完成之際，突然一名老人飄落殿前，朗聲道：「先王棄國已久，本國已另換新王，小小一個女娃兒何能繼承大統？」

神鷹公主冷然道：「原是你們背叛先王，怎麼說是先王棄國。」

那老人道：「我說棄國就是棄國，誰敢說不是？」

他這種氣勢分明是欺負公主是個女人，所以才來吵鬧，徐凡就忍不住冷哼一聲，道：「你是什麼東西，可以混淆黑白？」

老人一瞪眼，怒叱道：「你是何人，敢辱國之元老。」

徐凡輕笑道：「我不算什麼人物，但爲了神鷹王朝的復國，不得不仗義執言。」

老人無話可說，轉向身邊一名高大的武士道：「乃爾，快將這小子拿下！」

那武士傲然一笑，立即起身走向神鷹公主，柯拉桑緊張地抽劍出鞘，橫擋在其母身前。

徐凡此時憤怒無比，瞋目大喝道：「站住！」

那叫乃爾的人乃是哈薩克第一勇士，有手舉千斤之能，今被徐凡一喝，當眞卻步不前了。

那老人乃蒙古留下輔佐罕薩王朝老將扎木，隱居山林多年，自稱通天老人，畢維揚就是他從小調教的，也是羅刹鬼婆之夫，師徒父子爲想取得王位已籌劃了多年，現在眼看着神鷹復國，他怎能不急，所以才挺身而出，今見乃爾站住，他輕輕一笑道：「乃爾，你怕他了嗎？」

此言一出，激起了乃爾的豪情，又大步向前。

徐凡見狀，怒火如焚，喝道：「大小子，你在找死！」

話聲中，身形一晃，已到了乃爾的前面，伸右手逕拿乃爾的腕骨。

好快的身法，乃爾不禁一驚，再一看對方，不過是個大小孩，膽氣又壯，忙向右面斜閃，左臂往上一撩，急阻對方來勢。

徐凡在盛怒中施展開「擒龍九式」，一閃一進間，只聽「哎呀」一聲驚叫，乃爾一隻右腕已被扣住。

這種手法就連老鬼扎木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只聽徐凡厲聲道：「你是哈薩克第一勇將，饒你不得！」說着時，只見他右手一翻一扭，只聽連續的「卡察」聲中，夾着乃爾一聲慘號，只見他摟着腰，抱着手，踽踽向牆邊退去，那滿頭大汗就如剛被雨水淋過似的。

敢情他那右手臂已被徐凡給廢了。

此刻那位扎木長老心中不禁駭然，以乃爾的身手在哈薩克稱第一，僅略次於自己，如今一招之間便被人家制服，自己出手，又將……

就當他思之未竟，徐凡已轉向扎木喝道：「大長老，該你了吧？」說話間他眼角環視大殿前，右邊側門已衝進來幾個人。他立時又大聲道：「未奉女王召宣，何人膽敢入殿，報上名來！」

「扎薩克圖勇士指別。」

「哈巴爾勇士牟罕。」

「土庫爾勇士博尤。」

「阿拉木圖勇士查罕。」

那長老扎木立即笑道：「他們幾位素來仰慕徐少俠的蓋世奇功，輔佐本國神鷹公主復國，你盡可顯露幾手。」

徐凡笑道：「原來你就是倚仗着人多呀！哼！你失算了。」說完，忽的口中發出一長一短的兩聲淸嘯，卻又並不震耳，端的拿捏得恰到好處。

這原是他們的信號，因爲他們知道朝中不穩，可能還會有暴力出現，爲了安全，十友全都隱了起來，只有徐凡現身設防。

嘯聲劃空而出，殿中人聽來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但是長老扎木一聽，心中倒是一驚，心忖：莫非這小子還有後援？

於是他笑道：「諸位要瞻仰絕藝，是時候了。」

這四個人在他們哈薩克地面上，各據一方稱霸，聞言已窺其意，哈巴爾勇士牟罕首先笑道：「哈巴爾勇士牟罕不自藏拙，無非是抛磚引玉而已，徐少俠請賜招！」

徐凡傲道：「車輪戰不如羣毆，幾位一齊上來好了。」

土庫爾勇士博尤聞言怒吼一聲，喝道：「好狂的小子，你敢凌辱人！」

徐凡惱他出口傷人，剛等他站穩，立即一拍一推，輕輕打出滅渡神掌中的一招「滅天絕地」。

博尤不知道這一招乃是滅渡神掌中的最霸道的一掌，所以並不在意，右臂微招，輕描淡寫地還了一掌。

他掌勢剛發，立覺有一股強大疾勁的大力猛撞而來，方自驚震，又覺一團無形勁氣緩緩湧至，旋風似的，他登時身不由己隨着風勢旋轉起來。幾圈之後人已昇高兩丈，只是一股大力衝到，登時跌出殿外，老半天也沒有爬起來，方一欠身待起，胸口一悶，張口吐出一口鮮血來。

徐凡道：「這等膿包貨色也來現眼，讓人笑掉大牙。」說着回頭再向牟罕道：「既然你們不願同上，尊駕暫請退

下，容區區先和扎木長老作個了斷之後再說。」

語氣十分平和，了無半點傲態，牟罕這時才見過人家的能耐，當即知難而退。

徐凡笑向扎木一抱拳，笑道：「大長老，老要人家替你賣命，太不公平了吧！」

扎木長老哈哈大笑道：「小子，你找上老夫了，那是你活膩了，老夫就成全了你吧！」說話之間已大步走了過來。

徐凡仍是面帶微笑，道：「好哇，請發招吧！」

他的話音未落，突自柯拉桑身邊縱出來了舒丹，這小姑娘膽子可比天還大，她竟敢出面迎戰扎木老怪，忙道：「凡哥，這一陣得讓給我。」

徐凡見是舒丹，心中一動，料知其餘的人大概就埋伏在左近，笑道：「你行嗎？」

舒丹笑道：「有凡哥哥替我掠陣，我怕什麼？」

徐凡心中一動，笑道：「好吧，妳小心點呀。」

舒丹一拱手，轉身轉身朝着扎朮老怪道：「糟老頭，動手。」

扎木老怪笑道：「連妳小丫頭也敢欺負我了，接招！」

話音一落，隨即暗用了八成眞力，迎面打出一掌。他料定小丫頭最多能接他七成功力，他這一掌是存心要一擊成功的。

舒丹接了一掌之後，非但毫無損傷，那扎木老怪反倒被震得馬步浮動。

這出人意料的戰果，不僅扎木老怪大感驚異，就連舒丹也相當吃驚，她彷彿感覺到在出手之時，背心穴上痲了一下，其他的也是茫然無知，不過在她心中已猜知必是徐凡在暗中幫她。

經此一來，扎木老怪心中大是不服，提足一口眞氣，立即又推出一掌。

自然徐凡不能讓舒丹吃虧，少不得又施展琵琶彈穴的功夫，把自己的內力傳遞給她。就在這時，阿拉木圖勇士查罕閃身到了老怪身邊，伸掌抵住老怪背心，用力輸勁。

柯拉桑突然嬌喝一聲，道：「憑你這醜鬼，也想在這裡露臉。」話音方落，人已飛縱至查罕身前，掄劍就刺。

就在柯拉桑一出手，隱身暗處的河西十友，全都竄出來。

徐凡走到舒丹身後，笑喝道：「扎木，快領死吧！用不着審判，殺害先王的是你，勾引哈薩克人的也是你，這樣看來你是死定了。」

扎木老怪哪受過這種氣，被兩個小娃兒咒罵個夠，不禁惱羞成怒，一聲不發，但暗中早已運足十二成「紫砂蝕骨掌」功，驀地吐氣開聲兜頭劈出一掌。

徐凡也將滅渡神功運到了十二成功力。

滅渡神功乃是當年天魔集兩甲子的苦練，方練成功，他卻全都輸給了徐凡。

現在他爲了抵禦對方的「紫砂蝕骨掌」，也就把全部精力借舒丹之手拍了出去。

現在的舒丹只覺得一股熱流運行全身，熱流過處如同蟻行一般，痲癢中別有一種舒泰的感覺。

扎木老怪一掌剛剛劈出，小舒丹的兩隻胳膊竟然不由自主的右臂橫抬及額，左臂橫托小腹，同時上下一合一旋，猛地向外推出。

殿中羣英就有一人能認得小舒丹使的是什麼掌法。

兩股勁力相撞，竟是無聲無息，這更使羣英莫測高深了。

突然土庫爾勇士博尤只覺有幾縷熱浪湧來，連忙閃身躲開，而在暗中監視着的大頭和尚卻認定他是前來助陣的，趕忙上去，兩人就戰在一起。

他這一出手，立即引起一場混戰，除了舒丹拚扎木老怪，徐凡在一旁掠陣外，河西十友中，除了呂天縱始終站在神鷹公主身後保護，其餘九人和叛黨戰在一起。

扎木一邊動着手，一邊偷窺，他帶來的四勇士早已被人放倒在地。

這時遠遠聽到獸吼之聲，知道城外的救兵哈薩克人已碰上了獸羣，心忖：看來今日是輸定了，不如早走再圖匡復。

心念動處，轉身欲走，徐凡見狀一下子抛開了舒丹，左一掌、右一掌，連番向扎木攻去。

好威猛的勁道，簡直勝過驚濤駭浪，徐凡每發一掌，扎木老怪都得蒙上一份傷。

他在避無可避之下，也顧不得還當什麼國王，威震中亞，一見勢子不對，立即就近向側門搶撲出去。

徐凡此刻決心要爲神鷹王朝除此巨奸，豈肯放他逃走，一晃身形隨即急起直追。

舒丹一見，也跟踪追了出去。

扎木老怪料定徐凡力難久持，便繞着殿外的幾棵大樹奔跑。

徐凡此刻心中躁急，勉强提住丹田眞氣，八指齊彈。

扎木老怪耳聽幾縷勁風襲到，不得不左避右閃，奔跑之勢自然減慢了許多，而徐凡卻再運眞氣，左右開弓接連打出兩掌。

這兩掌掌力凌厲無比，扎木老怪倉促中剛接下一掌，而徐凡的第二掌已相繼打到。

扎木老怪猝不及防，結結實實挨了這一下重的，往後倒退五六步，跌翻在地。

舒丹跟踪追到，嬌笑道：「老怪，你該受報應了。」話聲中舉掌劈下。

但聽扎木老怪一聲慘叫，就此一

命嗚呼，想不到這個以掌力自負的魔頭，最後卻死在一個小姑娘的掌下。

舒丹想不到會有這麼容易，眼看着老怪的屍體，幾疑置身夢中，許久許久她仍呆立當地。

就在這時，在女王座後突有人哈哈大笑道：「我說有誰敢管城外之事，原來是河西十友。」

衆人聞聲，轉頭看去，只見在女王座後出現了三位喇嘛和尚，各自手持禪杖，怒目瞪視着呂天縱，冷冷道：「你們保錯了，憑她一個女人怎能配作皇上？」

舒丹往前一邁步，叱道：「誰說女人不能當皇上？」

番僧一驚道：「原來是個小丫頭片子。」

接着冷聲道：「我說的。」

舒丹笑道：「你說的，女人不能當皇上，那麼和尚可以了？」

番僧道：「也許可以！」

舒丹道：「我說不可以，因爲出家當和尚已將本身獻給佛祖，怎麼可以問凡俗之事，簡直是胡說八道！」

大頭和尚見狀，走了過來，合十道：「我以爲是什麼人，原來是大金瓦寺的三個惡僧，憑你們也想當皇上？」

佛心也合十道：「我們也不想當什麼皇上，只要他們能改信我佛如來。」

大頭和尚笑道：「三位在說笑話了，他們全是眞神阿拉的子民，怎麼可以改信佛祖？」

佛緣道：「我們管不着，畢維揚親口答應的，他就得實現承諾。」

大頭和尚笑道：「畢維揚已經死了，你去找他去呀！找來這裡幹什麼？」

佛心笑道：「我們不許她登基就位，除非她承諾我們的條件。」

大頭和尚道：「眞神阿拉的子民會改信我佛，簡直是痴人說夢，再說這神鷹王朝的皇上還是非得她登基就位不可。」

佛心冷冷一笑道：「這麼說，你是存心要和我們較量一下了。」

大頭和尚笑道：「聽說大金瓦寺龜頭三禪杖名震武林，我倒想試一試。」說着已橫杖待發。

佛緣一頓手中龜頭禪杖，道：「你是遠客，請先發招！」

大頭和尚笑一聲，降龍杖掄起，飛步搶上。

佛緣杖沉步穩，招數似慢實疾。

二人這一接上手，俱是稍沾即撤，狀似游戲，誰也不敢稍一大意，將招式用老，而予對方有機可乘。

舒丹見狀，詫異道：「大伯伯是在幹什麼呢？這是打架呀！像是打着玩嘛！」

她話音方落，佛緣突然一聲斷喝道：「看杖！」杖影如飛般向大頭和尚攻去。

這兩個和尚動上了手，一輪快攻快打，轉眼就是兩百餘招。

呂天縱眼見大頭和尚已然不敵，「刷」的一聲，一順手摺扇撲了上去，喝道：「大金瓦寺和尚逼人太甚，納命來吧！」

喝聲中，揮扇前拂，「嗆郞」聲中杖斷人亡。佛心、佛正見狀揮杖齊攻而上。

呂天縱摺扇揮處，鋼杖全都被削斷，二人驚慌得轉身飛逝而去。

大奸已除，登基大禮按時擧行，神鷹公主現在變成了神鷹女王，柯拉桑自然成了神鷹公主。

神鷹王朝爲河西十友擺下了慶功宴，頻頻的勸酒，不知不覺大家都喝得大醉。

他們在罕薩住了三天，眼看着國中情勢已定，方才向女王告辭。

女王當然是捨不得他們，無奈他們這些江湖游俠，哪會待在一個地方。大頭和尚宣了一聲佛號道：「只要有緣，我們還會相見的，眼前我們身有要事，不得不走。」

柯拉桑走近徐凡，伸手拉住了他，顫聲道：「凡哥哥，你不去可不可以？」

徐凡苦笑道：「只是在下實在還有很重要的事，只有辜負公主你的好意了。」

柯拉桑聞言，忽然放鬆了手，臉上已沒有了一絲血色，喃喃道：「不錯，我早知道你們是留不住的……」

說着忽又抬起頭苦笑了笑，道：「我並不怪你，凡哥哥，只因我也不會跟你們去的，我們本來就是兩個世界的朋友，能夠偶然相聚，我……我已十分高興了。」

＊　＊　＊

凌晨的風冷如刀，河西十友離開了罕薩城，沿着沙拉山麓向東走去。

行走間，歐陽文終於忍不住嘆了一口氣，道：「我們走了，眞擔心她們母女能否維持這個局面？」

谷半瓢笑道：「放心吧！她們夠堅强的，絕不會出事。」

私鹽販子花驢西門靜道：「柯拉桑那姑娘居然沒有哭出來，夠堅强的。」

呂天縱道：「她說得不錯，我們和她確實是兩個世界的人，縱然勉强湊在一起，也不過徒增痛苦，倒不如這樣分手，還可留個甜蜜的回憶。」

半個多月後，他們又回到了黃河源頭，大家商議後，決定就隱居在此。

徐凡道：「爲什麼不回鷹王谷，卻住在這裡？」

谷半瓢笑道：「你看這裡的地勢千奇百怪，幽谷縱橫，初來之人最易迷失，任它千軍萬馬也衝不過來。」

商老九插口道：「此處不但風景如畫，更是出產豐富，有取之不盡的金銀礦，這不好嗎？」

從此這一班老少羣英就居住在這黃河源頭，過着神仙般的生活。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四十二

五丈原（二）

徐正・編繪

37　二更時分，秦朗見蜀營火起，便領着人馬衝進了蜀營。但見營內空蕩蕩的，一個人影也沒有，知道已中了諸葛亮的計。

38　霎時間，魏兵都被蜀兵圍住。秦朗左撞右衝，拚命死戰，還是殺不出去。蜀兵箭如飛蝗，把秦朗射死在亂軍之中。



39　司馬懿在後面見蜀營中火光連天，殺聲震耳。又不知魏兵的勝敗，只顧催着人馬，趕去接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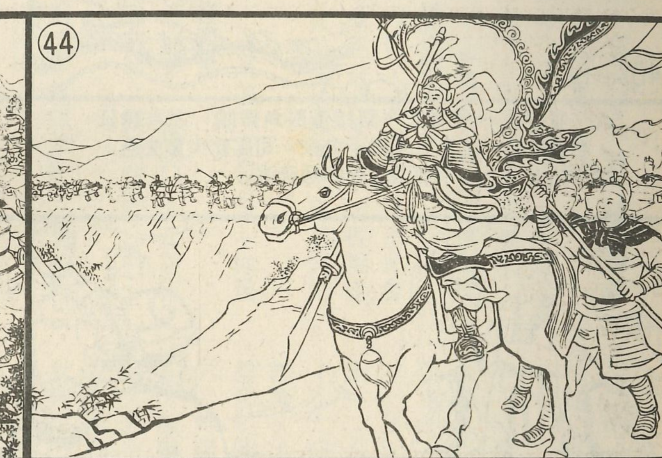
40　猛聽得一聲喊起，緊接着鼓角齊鳴，左有魏延，右有姜維，兩支人馬殺了進來。司馬懿大驚失色。魏兵知道中計，不敢迎敵，四散奔逃。

41　蜀軍勝了這仗，正要大擧進攻，忽然長史楊儀來見諸葛亮，說是蜀道艱難，單靠牛馬運糧，很不方便。如今糧米都壅積在劍閣，運不過來，軍中的糧食却快要吃完了。

42　諸葛亮拿出一幅圖樣道：「我早就想到了。現在要趕緊來造木牛流馬，等造好了，山區運糧的困難也便解决了。」衆將從來沒有聽說過甚麼木牛流馬，都有點將信將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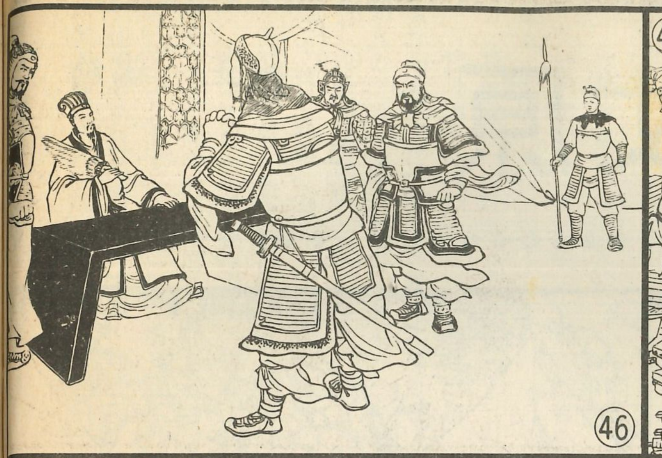
43 木牛流馬按照圖樣造起來了(在《三國演義》中，「木牛流馬」被描繪成爲牛形馬狀能跑會走的機器。據後人考証，是一種靈便的獨輪小車)。上山下嶺，非常方便。大家看了，十分佩服諸葛亮設計的巧妙。



44 諸葛亮派右將軍高翔領了一千名軍士，駕着木牛流馬，來往于祁山、劍閣之間運糧。



45 過了幾天，只見高翔慌慌張張回來報告，說司馬懿派兵埋伏山谷，搶了幾匹木牛流馬回去。他們依樣仿造，正在隴西一帶運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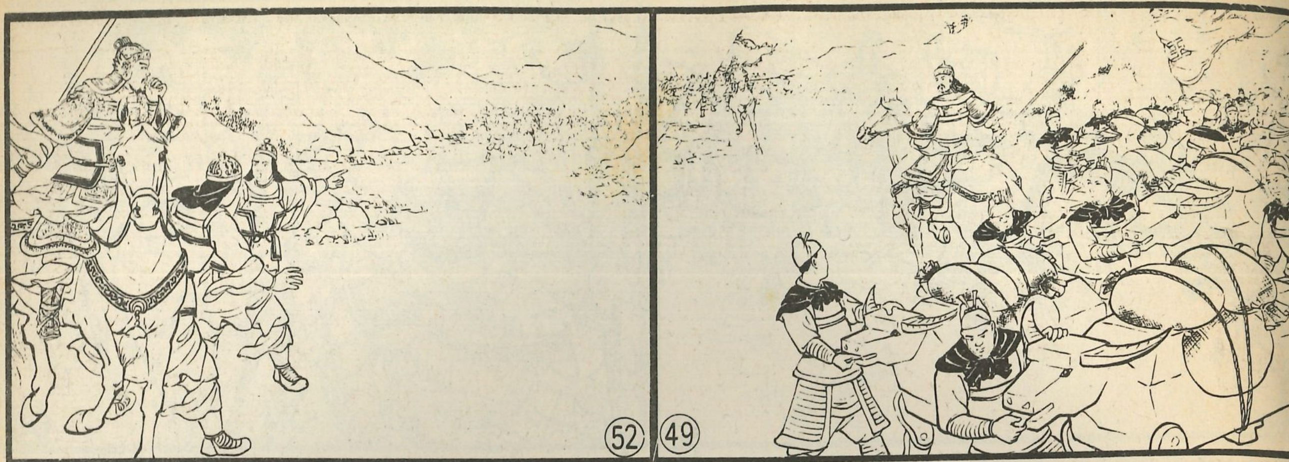
46 諸葛亮便喚王平、廖化、張嶷一同進帳，分別吩咐一番，三將領命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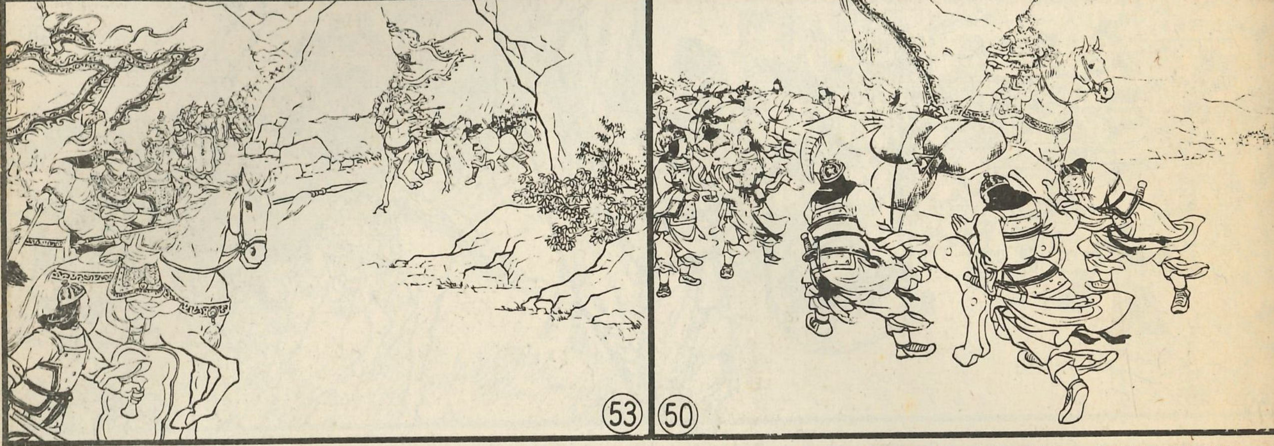
47 且說魏將岑威率領軍士駕着木牛流馬，從隴西運了糧米回來，走到半途，突然被王平一彪軍攔住。



48 魏兵措手不及，被蜀兵殺死了一大半。岑威引敗兵抵敵，被王平一刀斬了，其餘的魏兵飛奔到北原去報信。



49 郭淮聽說木牛流馬和軍糧都被蜀兵劫去，急忙帶領人馬，前來追殺。王平遠遠望見，就命軍士把木牛流馬的機關扭轉。



50 王平和蜀兵丟下木牛流馬就跑。郭淮救糧要緊，也不追趕，命令魏兵去駕木牛流馬。可是大家你推我牽，扛來抬去，木牛流馬還是一動也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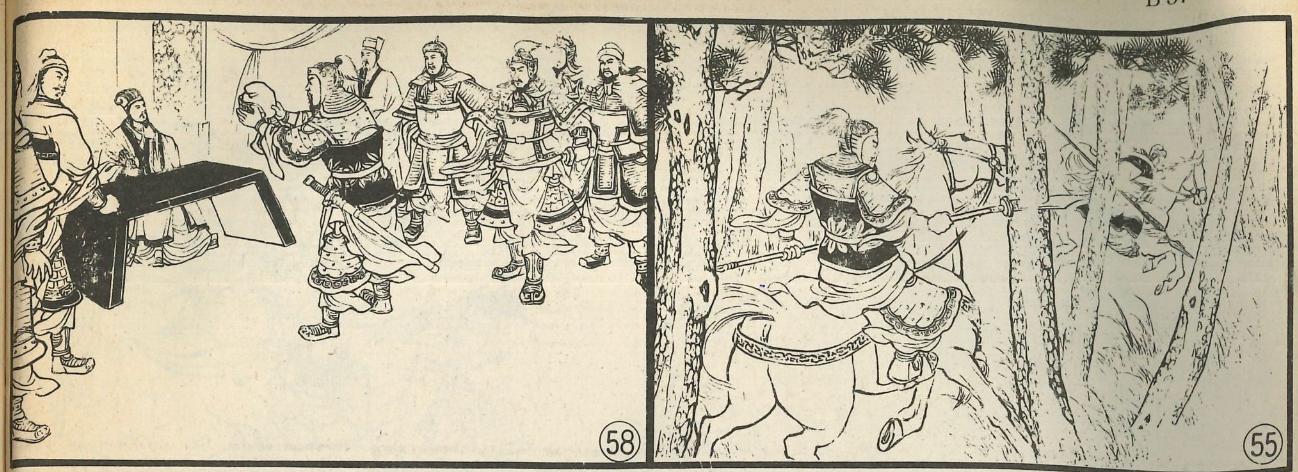


51 郭淮正在疑惑，只見山背後突然喊聲大震，張嶷引兵衝殺出來。郭淮大驚，知道中了埋伏，慌忙領着魏兵後退。

52 那五百軍士把木牛流馬的機關再行扭轉，飛快地駕着走了。郭淮只是瞪着兩眼，看他們走去。

53 郭淮正沒主意，司馬懿親率大軍到了，便合軍一處，往前追趕。剛到半路，忽聽一聲炮响，廖化領着人馬，從後邊衝殺過來。

54 魏兵着慌，勉強迎戰，被廖化殺得大敗。司馬懿單槍匹馬，向樹林裏逃去。



55　廖化當先追趕，看看趕上，照着一刀砍去，司馬懿慌忙繞樹躲閃，刀正砍在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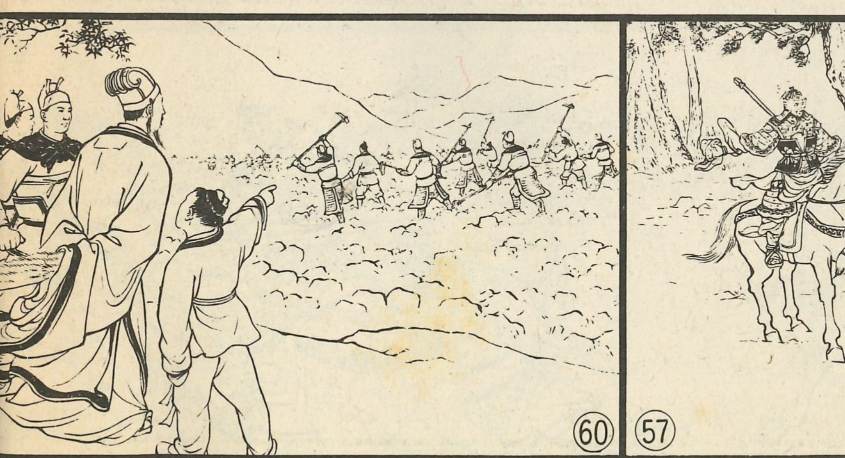
56　司馬懿不等廖化拔出大刀，立刻摘下頭上的金盔，向東面一拋，自己却從西面逃出樹林去了。等到廖化隨後追來，見地上丟着一個金盔，只道司馬懿是打東面逃走的，就拾起金盔，一直往東追去。



57　追了一程，不見一點影踪。奔出谷口，正遇見姜維趕來接應，便一同去見諸葛亮。

58　這時，衆將都已收兵回來。王平、張嶷繳獲了二千多匹木牛流馬，一萬多石糧米；廖化也獻上了金盔。諸葛亮見是魏兵主帥的頭盔，便將頭功給了廖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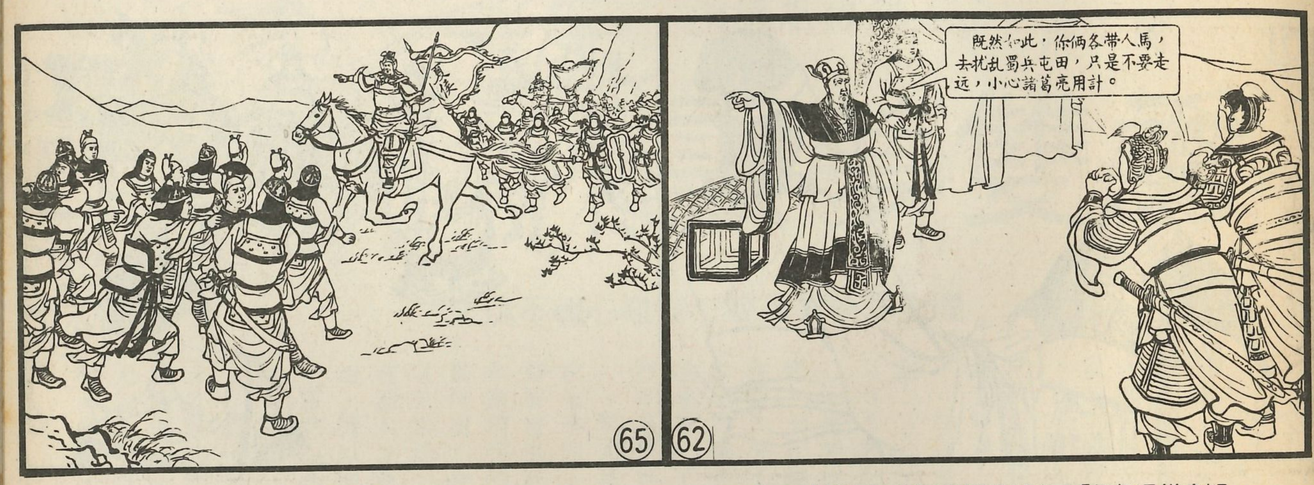
59　司馬懿脫險逃回寨中，堅守不出。軍士來報：「魏延拿着都督丟失的金盔，在寨外辱罵挑戰。」魏將聽得魏延羞辱他們的主帥，都很氣憤，就要立刻出去迎戰。



60　諸葛亮見魏兵守着不出，他就作長久的打算，叫兵士和當地的百姓一起種田。收穫的糧食分成三份，兵士取一份，百姓取二份，軍民各不相犯，百姓都很高興。



61　一日，魏將夏侯惠、夏侯和來稟告司馬懿道：「現在蜀兵都分散在四處屯田，如果不乘早阻止，日子一久，恐怕難以動搖了。」司馬懿道：「這一定又是孔明的計策，不必理睬。」



62　二人聽了，很不高興地說道：「都督這樣多疑，敵人何時才能消滅呢？我兄弟兩人情願與蜀兵决一死戰，以報答國家。」司馬懿只好答應二人出戰。



63　夏侯惠、夏侯和二人領了人馬出寨，來到山路上。忽見蜀兵駕了二三十匹木牛流馬走來，二人心想：這一定是諸葛亮乘着我們堅守不出的時候，在加緊運糧了，先把它搶了來再說。

64　於是一聲喊殺，帶了人馬衝殺過去。蜀兵略略抵禦了一陣，就丟了木牛流馬逃走。

65　夏侯惠、夏侯和奪得了木牛流馬，又在回來的路上，俘獲了幾十名屯田的蜀兵，押着回營。

66　司馬懿詢問了蜀寨動靜，當時就將俘虜們放了回去。蜀兵都喜出望外，謝了司馬懿，高高興興的回去。



湖海恩仇錄

高峯·文　可飛·圖

雲夢雙秀

父仇不報心難安　雙秀雲夢誅女魔

這一天是暮秋季節，綠楊莊之楊柳樹，已不是綠翠凝姿而是枯寂若死。祇有籬畔之菊花，却如堆金積玉，臨風盛放，尤其是陳列在庭院中的盆栽蟹爪菊，更加茂盛。

大莊主朱元發，獨個兒持螯把酒，對着菊花喝酒，低吟前人佳句，「金菊支籬藩，殘枝尚傲霜。」

話說至此，門外傳來一片喧嘩之聲：「大莊主沒空替你們治傷。」接着又有人焦急地道：「這怎行，醫者父母心，豈能沒空的醫生，難道見死不救麼，千秋醫聖朱元發，是名滿江湖的俠醫，決不會拒絕替人醫治創傷的，你不爲我稟告，我們就硬闖進去……」說着激起了一陣爭吵叫罵之聲及沉重脚步之聲音。

朱元發認得拒絕傷者求治的是管家朱不同，聲言硬闖進來求治者，是個聲音洪壯的武林人，極可能是內功本領精深的人物，否則不會有這般氣貫丹田。朱元發確是個俠醫，休說病者來求治，即使病者不來求治，他知道別人生病或受傷，也必親自爲他醫治，所以他聽聞門外喧吵之聲，便動了慈悲之念，使出「千里傳音」氣功，縱聲說道：「朱管家，讓他們進來！」

這一叫，聲震戶外，响如雷鳴，朱不同自然不敢再攔阻這些人前來求治醫傷，祇得領他們進去。朱元發目光如電，雖坐在內堂喝酒，但抬頭一看，便看出這幾個來客之中，有兩個已毒氣攻心，印堂發黑，不禁爲之一愕，因爲這不是普通毒鏢所傷，而是中了極其劇毒的暗器。他心中在想，如今江湖上能打這般劇毒暗器之人，沒有幾個，那麼他是跟誰結下樑子呢？

想到這裡，來人中一個高大漢子已膝行上前，一步一叩頭的說道：「朱莊主，這一回非請你老人家大發慈悲救命不可，請憐憫咱們老鏢頭一生忠義，請救他一命。」

朱元發早就看見他們全是短裝勁服的武士了，現在聽聞受傷的是鏢局的鏢頭，便皺了皺眉頭，因爲押鏢的人，最容易和綠林大盜、武林中黑道兩種人結怨，而下毒手傷人的武林黑道，心狠手辣，既然下毒手傷人，就不願傷者獲救，因此，朱元發後悔不該多管閒事，可是這高大漢子，眼尖耳利，一見朱元發雙眉緊皺，立即叩頭如搗蒜說：「大莊主，當今江湖上，武林中，精醫劇毒暗器的，祇有你老人家而已，如果在這裡不能醫治，難得活着出去，務求請體念上天有好生之德！」

朱不同插口道：「我家莊主替你治療，勢必惹禍上身，救了你，害了我們，你還是另請高明的好。」

朱不同這話一點也不錯，凡是使用如此劇毒暗器的黑道魔頭，必然胸襟狹窄，所以朱元發看了這兩個傷者一眼，印堂發黑，毒氣攻心，恐怕不



67　夏侯和問道：「都督怎不把他們殺了？」司馬懿道：「這些兵殺了也沒有多大好處，放了他們倒可以表示我們的寬厚，使他們不肯死戰。」便傳令三軍，以後如虜到蜀兵，都得好好放他們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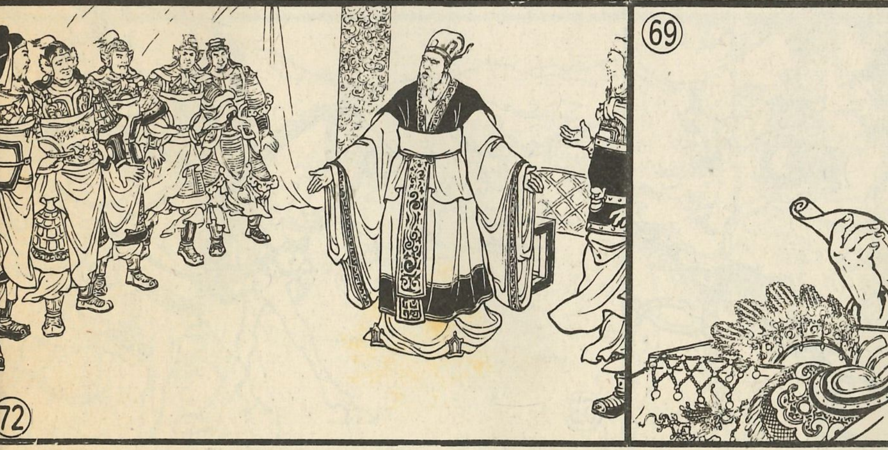
68　兩軍相持多日，一天，忽報諸葛亮率蜀兵進駐五丈原，派人送來一盒禮物和一封書信。司馬懿只得把來人叫了進來。

69　司馬懿接過盒子，打開一看，却是婦人的頭飾和素衣，再看那封信，竟是取笑他身爲大將，却和關在閨房裏的貴婦人一樣，躲着不敢出戰，沒有一點大丈夫的氣概。

70　司馬懿看罷，心中大怒，但他抑制着不肯發泄出來，却裝着笑臉道：「諸葛亮竟把我看成婦人了！」說罷，吩咐把盒子收起來，重賞了來人。



71　接着，他又問來人道：「你們丞相平時飲食的情況怎樣？忙也不忙？」來人回道：「丞相每天理事都到深夜，凡是刑罰在二十棍以上的，一定要經他自己辦理，然而一天的食物却吃不上幾升。」



72　司馬懿回顧身邊的部將笑道：「諸葛亮確是忠心無私的，只是不肯信托別人，所以事無巨細，甚麼都要自己管。做個主帥怎麼可以這樣呢？況且他食少事煩，準是活不長久了。」(待續)

能醫治了。

這一說，直把大漢嚇得流下兩行淚水，咽聲道：「朱大莊主，他二人受傷不過兩三個時辰，我們已經用快馬馱他前來醫治，也許還來得及吧！」隨來三人也異口同聲的懇求，聲淚俱下，朱元發畢竟是俠醫，惻忍之心油然而生，不願見死不救，於是推桌而起，跨前兩步，先將那個老鏢頭的眼皮向上一掀，見他雙眼神光渙散，搖了搖頭：「這個沒得救了。」接着再診視那個年輕的鏢師，點了點頭，道：「這個還可以救得。」

江湖中人講究義氣，大漢聽聞此說，連忙說道：「朱大莊主，不瞞你說，這是我兄弟冲霄鷂子費仲，那個是我們老鏢頭鎮八方公孫慶，如果兩個之中，祇能救一個，我想你先救公孫老鏢頭好了。」

朱元發哈哈的笑道：「這不是你想的問題，而是年紀的問題，他二人雖然受傷的時間差不多，甚至你兄弟受傷更早一些，可是，公孫老鏢頭年紀老邁，氣血衰弱，已抵擋不住毒氣攻心了，你準備替他辦理身後事吧。」說完之後，便回過頭來，交代朱不同道：「快拿我的藥箱來，還得取八口金針。」

這一聲吩咐，朱不同却站着不動，婉言勸道：「大莊主，我看你老還是別管這閒事好，小人也看得出這位鏢師，中的是『子午追魂針』了，何苦披喪衣救火呢？二莊主又不在家，萬一發子午追魂針之人找上來，如何是好？」

大漢見朱元發意態躊躇，趕忙上前叩頭道：「朱莊主可憐我兄弟中針之後，便已昏迷，沒有一句遺言，我做哥哥的，難以對弟婦交代？」

朱元發想了一想，終於毅然下了決心，揮了揮手，催促朱不同去拿藥箱。

過了一會，朱不同將藥箱和金針取到，朱元發左手扶住費仲，右手揑着八口金針，施展「滿天花雨」手法，內力貫注掌心，秋陽映照之下，一陣光芒射出，八口金針，同時射在費仲之奇經八穴上。

金針雖然祇刺入肉三分，由於金針尖上餵上解毒靈藥之故，費仲着針之後，不一刻，便甦醒過來，喲的一聲說道：「痛死我了。」

這麼一來，大漢看見自己兄弟已慶生還，歡喜如狂，便想上前扶持他，朱元發厲聲喝道：「動不得，入在他體內子午追魂針，還沒有取出來啦。」說着一手將費仲的衣襟扯破，露出胸膛，朱不同已將藥箱打開，朱元發取出一八寶拔毒生肌膏藥，貼在費仲胸前，手法快捷之極。

朱元發不愧有千秋醫聖之稱，不到一盞茶時間，揭起膏藥，一支寸把長，比頭髮更纖細的子午追魂針，已從傷口中突出，隨着膏藥拔起，朱元發這才將費仲交給那大漢，並吩咐他，道：「我已從死門關上，救了他性命回來，這裡四十九顆百花清毒丸給你，每天給他服一顆，七七四十九天之後，方能痊癒，去吧，不要在這裡躭擱了。」

大漢連聲稱謝，道：「朱大莊主，我撲天鵰費偉謹代表兄弟叩謝你老人家活命之恩了。」

朱元發遣去了費偉這一夥人之後，仍然回到桌子那邊，舉杯獨酌，態度悠閒，可是管家朱不同却憂形於色道：「大莊主，你看這子午追魂針是誰發射的呢？這人會不會找上門來？」

朱元發搖搖頭說：「我怎麼知道，以前江湖上能使這子午追魂針的，祇有金頭娘子痲姥姥一人，自從她被終南三劍聯合圍攻，抵擋不住，跳下大鰲潭之後，江湖上已經十年之久，沒有人使用子午追魂針了，我看這次用子午追魂針射殺公孫慶之人，準是痲姥姥的門下，因為終南三劍俠上雲夢山剿金頭娘子時，沒有將聶練兒殺死，當時，因為她年紀太輕，不忍傷害，祇是告誡她一番罷了。」

朱不同道：「這一宗往事，我也曾聽說二莊主講過，可是十年後的今天，說不定聶練兒已經練成了發射子午追魂針的本領，萬一她也像她師傅金頭娘子痲姥姥這般心狠手辣，咱們莊主就有大禍發生，終南三劍墓木已拱，去世多年，目前武林中恐怕再沒有人能三劍合璧，演出三才劍陣三絕技。」

朱元發喟然嘆息道：「武林白道能人，一代不為一代，算了吧！做善事的自有上蒼保祐，一切聽天由命是了。」

他雖說得這般閒適，但心情却是亂如痲，再沒有興趣飲酒賞菊了，於是叫朱不同將殘餚剩酒撤去，回後廂休息。

朱不同飛步的上前說：「大莊主，現在還有半天太陽，時候尚早，我趕往齊天觀去，請二莊主回來好了？」

朱不同這麼說，是恐怕「白衣無影」聶練兒前來尋事。所以要往齊天觀請二莊主鐵掌草上飛朱宏發回來，順便邀請齊天觀觀主呂三清，以便應付勁敵，但朱元發搖頭晃腦道：「不！二莊主在外邊也好，萬一出岔子時，將來也有他繼承我的醫術。」

時間過得很快，剎那間已過了兩日，朱不同惴惴不安，躭心暴客臨門，結果這兩天安然渡過，綠楊莊鷄犬不驚，小莊主朱天保在後園盪鞦韆，一家十餘口人，過着恬靜安寧的生活，可是，就在次日天亮，朱不同照例到外面開大門的當兒，用盡了全身之力，也拉不開這一幅漆黑杉木大門，他心中詫異，便搬一把木梯，爬過圍牆，走出去觀看，誰知不看猶可，一看之下，大吃一驚，原來大門外，一條粗如手臂般的鐵條，橫貫着兩個門環，而這條巨大鐵條，少說也有百斤重，這還不奇，奇在門外的老楊樹上，吊着兩具屍體，而這兩具屍體，不是別人，正是前來莊上求治的鏢師費氏兄弟，朱不同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刻走進後堂，報告大莊主朱元發知道。

朱元發聽了之後，微喟一聲道：「由他罷了，聶練兒既然不許我們逃走，逃也逃不掉，任由上蒼安排好了。」

朱不同道：「難道咱們就束手待斃嗎？大莊主即使一世英雄，不肯走避仇家，小孩子總得安頓呀。」

朱不同所說的小孩子，是指小莊主朱天保，依他主意，應該及早將朱天保帶走，但朱元發還未回答，屋樑之上已有人冷笑一聲說道：「到這個時候，你們還想逃命，哼！插翅也逃不掉的啦。」

那是清脆女子嬌聲，朱不同抬頭一望，喔，屋樑上衣袂飄飄，貼伏着一個渾身穿白的女子，祇有插佩肩頭的劍繸，才是異樣的鵝黃色。

這女子年紀不輕，已是花信以外的年紀，從她這一身全白衣裳和貼伏在屋樑上的輕身功夫，不用猜也知道她是白衣無影聶練兒了。從年紀推算，金頭娘子痲姥姥死後十年，聶練兒正好是二十四五年紀的姑娘，因此，朱不同大驚失色，啊喲的連聲叫道：「妳……妳可是上門尋仇麼？」

這句實在是太多餘了，不過朱不同驚極而呼叫罷了，聶練兒哈哈道：「不是來尋仇，何必在屋樑上監視着你們，哈哈，這叫做『禍福無門，唯人自召』，誰叫你們多管閒事。」

一直在緘默不言的朱元發，此刻却安詳地說道：「不是多管閒事，却是基於醫者父母心，找上門來的人，不能見死不救。」

聶練兒大笑道：「那末找上門來的人，也不能見仇家不殺，朱元發，你要獲得死個全屍，乾脆的自己伏劍自刎吧！」說着腰肢一擺，她斜佩在肩膊上的長劍，嗤的一聲，自動的從劍鞘甩出，不偏不斜的落在朱元發的跟前。

祇見她這一手拔劍的功夫，便已顯出她之劍術功夫，青出於藍，比金頭娘子痲姥姥更精湛。

可是，朱元發並不畏怯，凜然道：「聶練兒，當日終南三劍俠，齊上雲夢山，是妳師父作惡多端，殘害生靈，所以激起武林之憤，現在妳學武有成，應該不要重蹈妳師傅之覆轍才是。」

朱元發說出這些話來，聶練兒還伏在屋樑上，雖然面挾寒霜，滿面殺氣，但還未動手傷人，如今，她怒吼一聲恍如晴天霹靂，一個觔斗，竄了下來，勃然說道：「不是終南三劍俠猶可，提起他，我便要把你們這一夥自稱俠義門的人，殺個乾乾淨淨，可不是，我師父雖然縱橫江湖，殺人如痲，却不會以衆欺少，祇有以少敵衆，終南三劍俠，不知害羞，三口劍聯成一氣，甚麼三才劍陣，以衆欺少，那裡是英雄所為，祇不過是以人多欺人少吧了，如果他們不是去世，哼！我必定把他們一個一個的誅殺，饒是如此，我還不會放過他們三副老骨頭啦！」

朱元發忙問道：「妳將他們的骸骨怎麼樣？」

聶練兒道：「化骨揚灰，使他們不能安於黃土，還有終南派這一夥牛鼻子道士，統統給我殺光，重陽宮也一把火燒……」

朱元發聽此暗叫一聲：「原來這個傢伙，比她師傅金頭娘子痲姥姥還更兇。」於是從壁上摘下一口長劍，毅然道：「聶練兒，妳既無理取鬧，找上門來，咱們就在功夫上見個高下便是。」說着，一脚挑起地上的長劍，直送至聶練兒手中來。

他露了這一手吸勁和吐勁的腿法，聶練兒也怔了一怔，想不到這個專門替人治病療傷的郎中，也有這麼一套內功修為，雖然如此，她是藝高人膽大，一把將長劍握在手中，冷冷的說道：「朱元發，我好意給你一口劍自栽，饒你全屍，你却不領情，也吧！教你身首異處，血濺頭斷便是。」她說到這裡，手中劍往上一圈，劃出一個圓弧，劍來嘶風，挾着一股凌厲的勁風，劍光兀自旋轉，像風車一般幻成光幕，兜頭罩下，劍未到，勁風先到，冷氣森森。

朱元發知道她這一招劍法，是她十數年萃薈，威力萬鈞，憑自己的武功，無論如何也不能抵擋，他明知不能抵擋，也要硬拚一招，使個「鶴唳長空」招式，持劍往上迎去，誰知劍尖才挑上，錚錚錚連接三響巨音，三截斷劍噗噗噗的墜下地來，朱元發一看，啊！自己手中祇剩得一截劍柄，整支劍刃已被砸斷了。

他遭遇到這般厲害的劍招，毫不驚惶，反而大吼一聲，手中斷劍的劍柄，使勁扔出，這麼一來，聶練兒也意想不到對方會這樣硬把子，不但不求饒，反而拚命，祇好側身一讓，劍往下沉，打算一劍殺死朱元發，可是朱元發比她快了一着，就在劍柄扔出的當兒，彎腰踢出一脚，蓬的一聲，踢飛聶練兒手中的長劍，緊隨着另一脚又撐出，這是著名的少林武術，「鴛鴦步連環腿」。

好厲害的聶練兒，本能地讓過了對方的第一脚，第二脚撐到時，她毫不躲避，左手中指一彈，寒光驟起，一閃一亮，快如閃電，朱元發喉頭喀的一聲悶哼，人已栽倒，再也爬不起來，站在旁邊的管家朱不同，知道這一點寒光閃動，是子午追魂針暗器了，叫聲：「不好！」便上前施救。

聶練兒格格的大笑：「你還想他能活命了？當今武林之中，能治療我的

子午追魂針的，祇有他一個人而已，如今他也被擊倒，那裡還有人能醫治他，快叫你二莊主出來納命。」

不要以爲她樣子生得甜，千嬌百媚，她這一聲叱喝，却似春雷霹靂，聲震屋宇。

朱不同見大莊主朱元發已經活不過來，那還敢撒謊，祇有照直說，道：「二莊主去了齊天觀跟老道下棋，好幾天了，那天他替姓費的鏢師療傷時，二莊主也不在家。」

聶練兒微微一點頭道：「既然二莊主不在家，那就斥責他不得，可是你在家裡呀，該殺你這奴才！」說着拾起地上的長劍，便要動手，朱不同連忙說道：「我雖然在家，可是我並沒有贊成大莊主爲姓費的醫治，爲此，我曾極力拒絕他們進來！」

聶練兒想了一想道：「既然如此，也饒你這一條老命，可是其他的人，却饒不得，你快叫宅中人出來受死，休惹我生氣。」

朱不同雖然不想將莊中人叫了出來，但懾於她之惡威下，不敢不依，祇好敲雲板，不一會，內宅中的婢女僕人也都走了出來，小莊主朱天保也躲在人叢中。

好狠心的聶練兒，她一劍一個，接連揮了十幾劍，殺得屍體縱橫，血流滿地，可是，當她仗劍欲殺朱天保時，朱不同搶前一步，以身堵在朱天保身前，叩頭說道：「聶姑娘，昔日終南三劍俠，齊上雲夢山之時，也祇是迫死妳師父罷了，當時妳年紀輕，他們也不忍傷害妳，我小莊主今年才十四歲，而且他父親替姓費療傷時，他在後院，壓根兒不知情，請妳也饒他一命吧！」

聶練兒長眉倒豎，媚眼圓睜，凜然喝道：「不行，朱元發與我作對，醫治費仲，他是朱元發的兒子，如果說他不知情，可以饒恕，那麼剛才這十多個婢僕也不是個個知情呀？饒他不得。」

聶練兒手中長劍一舉，便欲砍下。朱天保見衆人被殺，早已嚇得呆了，現在眼前的雪白劍刃砍下，登時駭叫了一聲，便暈倒地上，朱不同乘機哀求道：「聶姑娘，他已經暈了，妳殺他，他也不知道，讓我替他引頸就戮，代他一死如何？」

「引頸就戮」這一句話倒中聽，因爲聶練兒雖然殺了許多人，却不曾見過引頸就戮的，她一時好奇，點頭答應。

朱不同便將頸子伸長了，俯首就戮，聶練兒長劍一揮，腦袋滾落地下，鮮血四濺，可憐朱不同一片衛主忠心，雙眼圓睜，死不瞑目。

朱不同死不瞑目，感動了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納劍歸鞘，終於履行諾言，沒有傷害朱天保之性命，但是，她在牆壁上寫着：「殺人者，白衣無影聶練兒，若要報仇，請到雲夢山大鱉潭。」她寫完了之後，長嘯一聲，飛身竄出圍牆去了。

她雖然殺死了十多人，祇不過刹那間工夫而已，且時在晨早，附近的鄰舍，還不知道綠楊莊出了這麼大的岔子，直到朱天保甦醒過來，從後門狠狽奔出，鄰人才知道莊中發生了命案。

綠楊莊是地方上最大的莊院，也是最富有的人家，而且大莊主朱元發，樂善好施，爲人治病，從不計酬，所以地方上的人士都對他好感，如今，莊中發生了這麼大的命案，自然給他幫助，於是動員了好幾個壯漢，將貫在門環上的鐵條除去，在朱天保帶領之下，走進後堂，啊！地上滿是血漬，雖然經過了好些時，鮮紅的血已變成紫黑色，但也恐怖之極，倒是朱天保天性純孝，竟然撫屍大哭，呼爹喚娘，鄰人們再三相勸，這才勸住他停止悲哭，不消說，當下便有街坊父老們出主意，派人騎快馬，日夜兼程趕往齊天觀報告二莊主朱宏發。

朱宏發驚聞莊中大變，悲憤塡膺，幸虧觀主呂三清從旁相勸，並偕同他一起趕返綠楊莊，此時，鄰人雖然已將屍體送殮入棺，地上血漬亦洗刷乾淨，但是，廳中放着十多口棺柩，朱宏發不禁悲從中來，虎目淌着英雄淚，對着朱元發棺柩，發誓的說道：「大哥，你陰魂保祐，我殺聶練兒，替你報仇！」齊天觀觀主呂三清連忙勸道：「二莊主，隔墻防有耳，當心給這女魔頭聽見了，那時反爲不美，我勸你還是節哀順變，待安葬了大莊主之後，再行從長計議，聯合水陸兩路英雄，三山五嶽豪傑，才好動手，小不忍則亂大謀，此刻仍勿妄言報仇，致招橫禍。」

呂三清上了年紀，處事謹愼，在他勸導之下，朱宏發自然依他主意，但是，他手足情深，念記着報仇，喪事才告一段落，他便想發英雄帖，求援哀柬，呂三清勸不可輕舉妄動，並說道：「終南三劍已死，目前武林白道豪傑，能人極少，費昆仲在江湖上雖然素有交情，哀柬發出，必然各路英雄豪傑紛來援助，可是，憑普通的武功，是絕對不能取勝，反而消息傳播江湖，招惹聶練兒大開殺戒，那時你叔侄二人，也性命難保，不如暗地裡進行，約好各門各派的掌門人，部署妥當，才上雲夢山，較爲上策。」

呂三清這一頓話，自然是智慮深沉，但朱宏發心急報仇，不聽他的忠言，就在這一夜，悄然携劍離家，取道白馬驛，速奔雲夢山而去。

次日，天明，呂三清看到他之留書，才知道他已在三更時候，出門去了。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立刻將朱天保召來，告訴他說：「你叔父不聽我的良言，昨夜起程去了，留下這一封書信，要求我收你爲徒。」說至此，將朱宏發之手書，遞給朱天保看。

他才十三四歲，那有主意，當下看了之後，木然呆立，雙眼流淚，說不出話來。呂三清便莊容整色的說道：「天保，你叔父此行，準是兇多吉少，必定喪生在雲夢山，這是意料中事，我即使豁出了性命，趕去相助，也是鬥不過這個女魔頭，爲今之計，祇好爲你朱門留一脈，保護你遠離故鄉，避難他方，將來待你學成武功再行打算。」

朱天保這時一點主意也沒有，也不知如何打主意，虧他年少聰明，立前倒身下拜，尊尊敬敬的向呂三清叩了四個頭，正式稱呂三清爲師。之後，悽然說道：「師傅，既然叔父將我託付於你，那就等候你老人家示下吧！」

這一宗拜託，是天大的痲煩，呂三清逆料朱宏發此次上雲夢山，非但不能報仇，勢必觸犯聶練兒兇性，定然前來綠楊山莊殺朱天保，以遂她斬草除根之毒念，因此，呂三清也不敢回齊天觀，却帶了朱天保離開綠楊莊，往深山幽谷，隱姓埋名，結廬而居，隔絕塵世，專心一志的傳授朱天保武功。

光陰如箭，日月如梭，轉眼八年了，朱天保已盡得呂三清之武功了，但是，呂三清很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即使親自協助朱天保，雙雙惡戰聶練兒，也沒有把握取勝，唯一辦法，充份利用朱天保之聰明，打發他再從名師進修，兼擅各派武功之精華，方能有濟。

這個主意自然是最穩健的，可是兼擅各派之精華，那不是十年八載的時間能成功的，朱天保亦是報仇心切，度日如年，那肯再躭擱，仗着自己得師傅嫡傳刀法，即使不能誅殺聶練兒報仇，亦可以找尋叔父之下落，看他是活在人世間，還是死在雲夢山中。

他心中決定了主意，但恐怕呂三清不許他冒險，所以絕口不言。這一天也恰巧有事，時在暮春，呂三清忽然心血來潮，想起大雁山獨臂眞人阮靜，精於「一氣功鐵布衫」絕技，如果朱天保學得了，縱然不能取勝聶練兒，亦可以抵抗她之子午追魂針，於是，寫了一封手書，把朱天保召到面前，鄭重的說道：「天保，我給你介紹一位江湖異人，他也是個老道，隱居於大雁山，本來依他的怪脾氣，永不收徒弟的，但你持我這一封書信去，將身負血海深仇之事告訴他，他也許會破例的傳授你武功，可是必須苦苦哀求他。」

朱天保接過書信，別了呂三清，但是，才到蘇溪集，在酒館遇到一個少年武士，年紀比他還少，才十九歲罷了，肋下佩刀，才坐下，便一疊連聲呼叫酒保，要餚要酒，食量驚人，狠吞虎嚥，一口氣喝了七壺酒，吃了兩盤牛肉飽子，還要酒保拿麵條來充飢，可是，吃喝完了之後，一拍桌子，大叫一聲：「今天本少爺沒有帶錢，這一筆賬，給我記上吧，回頭加倍奉還便是。」說完之後，便欲出門。

酒保那肯放他而去，一把扯住他衣袖：「不行，你這小伙子，吃了這麼多東西，怎能不給錢，你即使身上不帶錢，也得放下這把刀押帳。」

這少年武士解釋的道：「不能，這口刀是我報仇用的兵刃，此時不能給你，待我報了殺父之仇，送給你也行，此時却押不得。」

酒保那裡肯依，欺他年少，便伸手奪刀，誰知這少年武士年紀雖小，臂力極大，祇一掌推出，便將酒保打得像斷線風箏般的飛跌出店門之外。

其他幾個酒保見同伴被擊倒，立刻抄起兵刃、單刀木棍，拿在手中，如臨大敵似的將那少年武士團團圍住。

朱天保同情這少年武士，立刻喝道：「你們動不得，他吃了多少錢東西，算在我這裡好了，動手不得。」說着掏出一錠銀子，往櫃枱丟去。

這少年武士見朱天保替他付帳，便上前拱手行禮道：「兄台貴姓大名，仙鄉何處？乞道其詳，改日小弟將銀子雙倍奉還。」

朱天保笑道：「這區區之數，何足掛齒，可是我要問你一句，你年紀不大，有甚麼殺父之仇？」

少年武士哈哈一笑道：「殺父之仇怎會論年紀的呢？如果你剛出世，就被人殺死父親，那便在吃奶的時候，便有殺父仇人了。」

這一句話，說得很有道理，朱天保便問他殺父仇人是誰？却不料這個少年武士說出來之仇人，竟是白衣無影聶練兒，朱天保心中一怔，連忙問道：「請教閣下貴姓大名？」

少年武士答道：「小弟姓費名豹，河北保定府人氏。」

朱天保突然想起一件事來，立刻問道：「那麼八九年前，江湖上有兩位姓費的鏢師，年長的名費偉，年輕的名費仲……」話未說完，費豹已先說道：「是我父親和二叔，請問兄台怎認識我過世的長輩？」

朱天保嘆了一口氣道：「咱們都是同一路的人，你父親和叔父，死在聶練兒手中，我的父親和叔父也是一樣，所不同的，迄今還未曉得叔父骸骨在那裡而已。」

兩個年輕人，異口同聲要爲父報仇，這麼一來，酒保都睜大了眼睛，看得出奇，接着聽他們互說長輩遇害經過，更加驚奇，但是，他二人雖是萍水相逢，却頓成知己，因爲聶練兒是他們的共同仇人之故。

朱天保吩咐酒保，添餚添酒，重邀費豹喝酒，其實他剛才並未吃飽的，現在正好飽餐一頓。

酒酣耳熱，朱天保便問費豹道：「老弟，你年紀比我還小，學了甚麼武功？竟然獨個兒上雲夢山報仇呢？聽

說白衣無影聶練兒，武功高絕，單是子午追魂針這種暗器，江湖上就沒有人抵擋得住。」

費豹勃然道：「這些話我娘就說過千百次了，可是我不管這些，能打得過聶練兒也好，打她不過也好，仇總得要報，不能永遠躭着殺父之仇，讓她逍遙自在的在雲夢山過日子。」

說話得投機，朱天保便知道費豹這一身武功，學自娘親，當下便道：「我師父也老說聶練兒厲害，不許我去報仇，還要我上大雁山懇求獨臂眞人阮靜，傳授我一氣功鐵布衫？」

費豹大笑道：「你我二人，都學了八九年武功，合我們二人之力，那還懼怕這女魔頭，要是你不敢前往，我獨自找她了斷。」說着拔刀出鞘，喀的一聲，將桌子砍了一角，表示他刀法如神。

朱天保初時還不敢託大，恐怕自己武功修爲未足，現在看見費豹氣吞河嶽，也就毅然下了決心，當下便對他道：「老弟，時間尚早，咱們立刻起程，併肩兒殺上雲夢山去。」

古人說得好：初生之犢不畏虎，這兩個年輕人，就仗着他本身之藝業，速奔雲夢山而來，不消旬日之久，便到了山脚，山花競笑，野草迎人，他們二人便乘着午後天涼，聯袂登山，可是雲夢山大得很，羣峯插天，山巒起伏，走了半天路程，祇見樹木葱龍，却找不到大鱉潭，直至暮色四合，夜幕高張，他們就在附近的樹下休息。

雲夢山著名多猛虎，特別是夜後，虎嘯之聲，此起彼應，山麓草叢之中，更是猛虎出沒地區，相傳鬼谷仙師在雲夢山水簾洞修道，便有一隻神虎替他看守洞府了，這自然是迷信之談，尤其是費豹，他仗着自己力大，根本就不把猛虎看在眼內，東山月上，藉着月色明朗，他提刀在前頭，沿着山徑走，朱天保也不示弱，拔刀出鞘，緊隨費豹之後。

說也奇怪，儘管虎嘯之聲四起，這一條山徑，却壓根兒沒有猛虎之踪跡，地上也沒有虎爪之痕跡，朱天保好生詫異，便對費豹道：「莫不是這一條路，可以通往大鱉潭去，猛虎也怕了這女魔頭？」

費豹大笑道：「牠們不是怕聶練兒，怕我才眞，可不是，她影子也不在這裡，而我却大踏向前走，猛虎不是怕我怕誰來？」

話剛說完，突然間，樹林中一聲悽厲的叫聲，遠處竄出一條白色人影，朱天保一眼看見了，立刻低聲說道：「老弟，這女魔頭來了，看！這不是穿白色衣裳的麼？」

費豹定眼一看，但見這一條白色影子，快若驚鴻，一瞥即逝，樹過樹的竄出二三丈去了。

費豹根本不曾見過聶練兒，祇是聽聞她喜歡穿白色衣裳，綽號白衣無影而已，所以乍見這白影，也信以爲眞，因爲顧名思義，白衣無影的綽號，當然是擅輕功本領了，否則那會無影呢？

因此，費豹雙脚使勁一點地，凌空躍起，跟踪而去，可是這條白影比費豹跑得更快，就在這一剎那間，那一邊山麓，虎吼如雷，朱天保比較聰明，攀上樹頂，視野瞭然，這才看清楚，原來這條白影，不是人而是一頭白毛茸茸的巨猿，牠張牙露齒，在月光之下，和一頭斑爛猛虎搏鬥，虎嘯猿啼，聲震山谷。

這一頭白猿，威猛得很，草叢中本來不止一隻猛虎的，但是，牠一出現，羣虎走避，只有這一隻倒楣的斑爛猛虎，給牠纏住，逃避不及，這才拚命的，翻翻滾滾，在草叢中厮鬥起來。

朱天保看到這裡，連忙招呼費豹上樹頂觀看，要知道他們二人都練過八九年武功，武功造詣亦是不弱，所以看出這頭白猿，長臂翻騰，上扒下抓，打出的姿勢，全是拳術中的招式，而縱跳竄動的身形步法，盡是蹦跳騰挪的輕功巧步。

他們二人越看越詫異，更詫異的事情接踵而來，在猛連撲擊數次不逞之後，白猿一躍竄上虎背，長臂一伸，抱住虎腹，身子便俯伏在虎背之上，牠張開兩排尖銳牙齒，毫不費力的將猛虎腦袋咬破，接着舌頭一轉，活生生的將猛虎腦漿吮了出來。猛虎立刻死在當場。

途中，朱天保對費豹說：「老弟，這頭白猿懂得功夫，我猜是聶練兒這女魔頭調敎出來的，否則荒蕪的雲夢山，那有人傳授武術呢？我們一路上從未見過有人家。」

費豹搖搖頭道：「猿猴雖具有靈性，畢竟還是野獸，也許這是猿猴本身的功能動作，酷似武術而已。」

他們二人邊走邊談及白猿動作，二人腦袋不時的充滿白猿撲擊猛虎的情況，行行復行行，突然發現月光之下，樹上吊着一串骷髏頭，隨風擺動，猶如一串白球似的，朱天保驚叫道：「老弟，當心！」

費豹看了一眼道：「朱大哥，這女魔頭準是住在附近，這串白骨骷髏定是她的標誌，早知如此我們少走了許多寃枉路，白費工夫。」

好膽大的費豹，他說完之後，縱聲大叫，道：「姓聶的女魔頭，少爺找到這兒來報仇了，快給我滾出來納命。」

朱天保作夢也想不到他這樣魯莽，欲待制止已不可能了，便抱怨道：「老弟，你不該這般大驚小叫，應該先找着女魔頭的巢穴，俟機下手，看，天邊的烏雲湧動，狂風驟起，不久，就得大雨傾盆，這個時候，怎好動手報仇？當心給狂風吹下懸崖才好。」

費豹連道：「咱們男子漢，怕狂風

吹下懸崖，難道那女魔頭不怕嗎？正好在這個時候跟她動手，我們武功鬥不過她，大夥兒被狂風吹打之下，同歸於盡，也算是報了殺父之仇，何況風越括得大，她的子午追魂針就越發派不上用場了，我們可以少了這個威脅，乘機把她擊殺。」

朱天保一想也是，正欲回答，陡見前面一個岩口，忽然竄出一條白影，那是衣袂飄飄的白影子，顯然不是白猿了。

費豹一見，吼叫如雷道：「姓聶的到這來，跟我拚個死活。」那白影騰身便竄上一座巨大的石山上。

這時風勢已開始狂勁起來，大樹的枝葉，隨風搖曳，沙沙發響，這一串串的白骷髏頭，給狂風捲得像一根修長的長鞭似的，飄出樹外，此時此地，在山石動手過招，是十分危險，何況在狂風之中。可是這一條白影却如大鳥一般撲來，嬌聲叱道：「你這二個小子是誰？爲甚麼找我來報仇？快說，狂風來了。」

費豹冷冷的說道：「我是撲天鵰費偉的兒子。」頓一頓又用手指看朱天保道：「他是千秋醫聖朱天發的兒子，咱們二人都爲父報仇，替叔叔雪恨！」

白衣無影聶練兒仰面打了一個哈哈道：「原來是你兩個小子已長大成人了，可不知你們武功也長大了嗎？免得白丟了性命。」

她這話分明是輕視了他們二人，費豹那能忍得，於是大吼一聲，持刀砍去。

聶練兒揮起手中劍迎去，費豹這一刀砍下，力逾千鈞，照理她凝然挑中刀刃，也招架不住費豹這一股大力氣。誰知出乎意料之外，祇見她劍尖到處，錚的一聲響，不但能招架費豹的大刀，而且如磁吸鐵似的，將刀口吸住，費豹竟不能抽刀回防，想換招也不能，於是，這麼一來，站在旁邊的朱天保心中一怔，本能地上下打量她一眼，她和八九年前的樣子一樣漂亮，祇是額上多了幾條皺紋而已，但是劍術功夫，都比前進展多了。

朱天保一見費豹這口刀給她劍尖吸住，動彈不得，如不上前協助解困，費豹必然會敗在她劍下，於是，大喝一聲：「費賢弟，我來助你！」語畢，刀光一閃，打從聶練兒背心刺去。

要知道朱天保是呂三清嫡傳弟子，呂三清號稱刀王。本來道士極少用刀的，用劍的多，用其他兵刃也有，例如鐵拂塵之類器械，但呂三清未作道士之前，是個綠林俠盜，練得一手妙絕武林的「太極」刀法，所以他做了道士之後，仍然是用刀，朱天保跟隨呂三清練了八年武功，大半時間都是用來練習刀法，所以朱天保才動手，刀法狠厲，嗤嗤嗤連響，連刺她背上三處大穴，使她避也避不了，祇好翻身一劍挑去。

可是，朱天保之「太極」刀法和費豹這一手「萬勝門」刀法不同，前者輕靈飄忽，矯若游龍，後者刀法凝重，力勁有角，靈巧不足，所以聶練兒能懾住費豹的刀，却制不住朱天保的。

朱天保加入了戰場，形勢突變，他二人雙刀聯手，一個矯若游龍，一個力重千鈞，正好剛柔並濟，奇正相輔，前後夾攻。

自然，以聶練兒之劍法變幻萬千，是可以應付這二個後生小子的，但想出奇制勝，也並不容易，決鬥了五六十個回合，難以取勝。

這一座石山，本來就不很大，三個男女，在石山上厮殺，地方就受了限制，聶練兒想大開大闔的施展「奇門劍法」也是不能，祇能仗輕巧身法，脚底伶俐，以巧招取勝，二三十回合後，費豹與朱天保一見未能佔得上風，於是二人互視一眼，雙刀合璧，攻守互應，剛柔並重，太極刀越變越奇幻。

他們三人之戰局在變，而天氣比他們變得更快，半天一個焦雷，豆大的雨點，挾狂風而來，天色漆黑如墨，聶練兒身穿白衣，便成了他們二人的目標，饒是如此，他們冒着狂風暴雨，苦戰到四十回合時，毫光一閃，猛然聽得一聲嬌慘聲，一條白影就被朱天保一招「太極兩儀刀法」中「混沌初開」，砍中背心，於是聶練兒一聲慘號，退跌倒在石山之下，滾翻地上，費豹一見之下，趁勢持刀飛撲而下，立時一刀砍向聶練兒頸部，鮮血直噴，首級滾到山石邊去。

費豹殺了聶練兒，拉着朱天保立即向天跪下，淚流滿面的泣告：「爹，孩兒已與爹報了血仇，爹可以泉下瞑目了。」兩人禱告畢，並立即當天發誓，兩人結爲生死兄弟，互勉互勵，挾刀遊俠江湖，助弱扶危，捨己爲人，兩人都有乃父作風。

於是不出兩年，江湖上便傳聞有兩個年輕俠士在江湖上專門誅殺奸妄、邪門人物，聲名大振，被武林人士譽爲「雲夢雙秀」。後來查知在雲夢山誅殺江湖上聞名喪膽的女魔頭，就是這兩位刀客，於是「雲夢雙秀」之名不脛而走。

（全文完）

上文提要： 鎮遠鏢局的鏢車，被天殘毒掌劫去，二鏢頭郭泉傷重斃命。總鏢頭司馬雙城召開會議，除非得到竹木令才能和天殘毒掌商議取回鏢貨，正在此時有一自稱尚觀天的青年出示竹木令，協助鏢局解危，總鏢頭並邀請各方豪傑協助，而天殘掌也不時出現將武林的人傷害，瀟湘堡因有竹木令的邀請，堡主也派了女兒玉劍蕭翎協助，尚觀天却特別對她留意，和她打交道……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麥中青・文　可飛・圖

天殘掌

作賊行蹤暴露　更遭毒掌擊殺

蕭翎接着又道：「這『迴風舞柳』一招，是我們家傳『七七四十九式迴風舞柳劍』的最後一招，也是最厲害的一招，這招就是手腕一提，以內力將劍乘勢擲去，那劍却藉着運內力的旋轉，由後面又轉了回來，去刺敵人的後背，我曾祖父這一招可眞厲害，劍雖然撒了手，但却不是落敗，而是攻敵，而且對方這時前有强敵，後面又有劍刺來，身上的眞氣全聚在腕上，連躲都無法躲。「這一下，可輪到天劍上官天着急了，他坐在那裡整整想了四個時辰，我曾祖父都休息够了，他才突然站了起來，一言不發，拿起劍就將自己右手的拇指和中指削掉，且掉頭就走，我曾祖父此時不禁也深深的佩服了他，皆因我曾祖父一生之中，只遇見這一個眞正的對手。」

說到這裡，尚觀天的臉上又發光了，像是對武林前輩的那種雄氣壯跡，緬懷不已。

蕭翎也微微的嘆了口氣，說道：「我曾祖父見他走了，面色很是難看，突然拿起手中的劍，就是我身上那把玉劍，又拿起天劍上官天遺留下的那柄天劍，將天劍朝向玉劍猛然一斫，那知我曾祖父那樣的功力，也只把這柄玉劍斫了個缺口，並沒有斫斷，這就是這柄玉劍缺口的原因。」

尚觀天接口的問道：「那柄天劍呢？」

蕭翎道：「那柄天劍却斫壞了，劍口也損傷了。」

兩人靜了一會，蕭翎又道：「後來我曾祖父告訴我祖父，他爲甚麼要這樣，他老人家說，假如眞的動手，他老人家絕不會想到用『迴風舞柳』這一招，因爲他老人家那時候還不能練到這招攻敵傷人的地步，所以他老人家覺得勝了也不舒服，就是使出這招，也不能傷得了上官天，過了兩年，我曾祖父突然定下一條規約，那就是我們蕭家的人，從此不許問過江湖中的事，也不許到江湖中去爭名頭，誰要是違背了，就不是姓蕭的子孫。

「到後來我祖父才知道，這時候天劍上官天已經被『東海三仙』裡的悟眞子將他左臂斬斷了，我曾祖父告訴我祖父，天劍上官天那時的掌力尚未練成，假若不是因爲不能使劍，悟眞子也未必能傷得了他，所以我曾祖父很難過，才不准自己的子弟過問江湖武林中的事情。」

尚觀天微微一嘆，忖道：「這瀟湘劍客果然不愧爲一代宗主，比起現在那些武林中人來，眞不知要强多少倍了。」

蕭翎又道：「後來，這天劍上官天改名『天殘掌』，行事越來越怪癖，而且他練的掌力之毒，更是天下無雙，江湖中人都稱他爲『天殘毒掌』，給他加上了個毒字，幾次想置他於死地，可是我們蕭家的人却從來沒有參與過，奇怪的，天殘毒掌也再沒有到我們

瀟湘堡來尋仇，就是我曾祖父死了，他對我們蕭家人仍然不同，無論甚麼事，只要有蕭家人參與，他都絕對不管，我們蕭家的人，對他也尊敬得很。」

她回頭看了尚觀天一眼，笑道：「你別以爲我們尊敬這殺人不眨眼的魔頭不對，其實他一諾千金，正是大丈夫本色，比起昨天晚上那三個自命俠名的老頭子，不知要强多少倍，喂，你說，我的話對還是不對？」

尚觀天道：「對極了，對極了。」他說這話時，像是沒有一絲情感。

蕭翎却嘆道：「現在我曾祖父早死了，連我祖父都死了，可是天殘毒掌却仍然活在世上，看來這人眞是不可思議了。」

說到這裡，她微斂黛眉，道：「可是前些日子，北京裡一個甚麼鎮遠鏢局派了一個人來，拿着我曾祖父手刻的竹木令，說是要我們幫他們一齊對付那又重現江湖的天殘毒掌，我父親雖然不願意，但也沒有辦法，那竹木令是我曾祖父當年手刻的，一共刻了七面，他老人家刻這竹木令的用意，是因爲他老人家覺得平生之中，只對七個人或是有着很深的歉意，或是欠着人家的情，而他老人家雖然自己訂下規約，不得過問江湖武林中的事，但是這七個人却例外，所以才刻了七面木牌，無論任何人，只要手持竹木令，隨便叫我們蕭家的人做甚麼事都可以的。

「可是我曾祖父刻好木牌之後，想了想，只送出去了四塊，其餘三塊仍然存在我們家裡，他老人家送出去的這四塊木牌，誰也不知道送給了甚麼人，這麼多年來，這竹木令只出現過兩塊，連這次才是第三塊，我父親因爲曾祖父留有遺命，所以不得不管這事，但是我父親又不願意親自出手，就派了我出來。」

她笑了笑，說道：「可是我呀，我也不願意，別說我一家打不過那天殘毒掌，就是打得過，我也不願意打。」

她吱吱喳喳的說個不停，尚觀天雖然面上無一表情，但從他的眼睛裡，却可以看出他的情感在急劇的變化着，起伏着。

往事如烟如夢，齊都回到他的心頭，但他除了自己之外，誰也不能訴說。

他伸手輕輕的摟過蕭翎的腰肢，說道：「那麼妳爲甚麼又要來呢？」

蕭翎道：「我是非來不可呀，何況我也想見識這天殘毒掌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她笑了笑又道：「我從小到大，都悶在家裡，現在有機會出來玩玩，正是求之不得。」

尚觀天哦了一聲，目光遠遠投在窗外。

下午，他準備了一輛車，將蕭翎送到鎮遠鏢局門口，他從車廂窗口望見鎮遠鏢局門口匆忙的進出着一些挺胸凹腹的標悍漢子，那金刀無敵黃公紹想是剛才用過飯，正悠閒的站在門口剔牙，還有一個頎長而瘦削的年輕人也站在他身側，指點談笑着。

尚觀天回過頭來，對蕭翎說道：「這裡就是鎮遠鏢局了。」

蕭翎也探首到車窗，望了一望，突然驚道：「你看，昨天晚上那個老頭子也站在那裡，神氣揚揚的樣子，哼，我非要他好看不可。」

尚觀天笑了一笑，對這些事，他像是一些也不關心，其實他對任何事都像是那麼冷淡，彷彿天下的人和事，就沒有一件是他屑於一顧的，又彷彿是連他本身的存在，都抱住一種可有可無的看法。

蕭翎也突然發覺他的冷漠，她開始覺得他是那麼飄忽而難以捉摸，有時熱情如火，有時又冷漠如冰，像是百無一用的書獃子，又像是世上任何事都不能瞞得過他的智者。

但是她少女無邪的心，已完全屬於他，她想：「無論他是甚麼人，我都會一樣的愛他。」

於是她溫柔的望着他，問道：「你陪不陪我進去？」

他搖了搖頭。

當然，他也發覺了她眼中流露出的失望之色，無論如何，他不願傷她的心，雖然，他已感覺到自己對她的情感，僅僅是這麼短短的一天，已冷漠了許多，遠不如初發生時那麼熱烈了。

他暗暗在責備自己：「爲甚麼我對已得到的東西，總覺得不珍貴呢？爲甚麼我的內心總好像有一種更强烈的力量來反抗我自己的思慮呢？我眞不懂這是甚麼原因。」

他眼光極力的收了回去，溫柔的揉合到蕭翎的目光裡，笑道：「我是個書生，跟妳們這些俠客在一起，總覺得不太自然，妳還是一個人去吧，無論甚麼時候妳想見我，就來找我好了。」

蕭翎勉强笑着點點頭。

於是尚觀天爲她推開車門，她悄然下了車，聽尚觀天在她耳邊說：「我在家裡等妳。」她心中又升起了一絲喜悅的甜蜜，微側了側頭，讓自己的耳朵觸着尚觀天溫暖的嘴唇。

然後車門被關上了，駛回去了。

驟然，她覺得像是自己所得到的一切忽然失去，又像是自己失去了一切重又得到，她不禁暗暗笑自己的痴，想：「我們又不是永遠不能相見，爲甚麼我會有這種感覺呢？」

她邁開步子，向鏢局門口走去。

金刀無敵黃公紹正爲着他身旁少年的一句話得意的大笑着，忽然看到蕭翎由對街走來。臉色一變，他不知道蕭翎是何等身份，當然也更不知道蕭翎的來意，還以爲她是來找自己的。

他又不願意昨夜所發生的那些事，讓鏢局裡的羣豪知道，但他也無法阻止她。

可是他覺得那少女竟似全然沒有看見自己的存在，人類都有一種安慰自己的性格，他忖道：「昨天晚上黑夜之間，也許她根本沒有看清楚我……可是她此來又是爲着甚麼事呢？」

在他的念頭裡，根本沒有一絲會想到這少女竟是他們終日期待的玉劍蕭翎，鏢局中每一個人都有一種根深蒂固的錯覺，認爲玉劍蕭翎一定是個男子，玉劍蕭翎足跡沒有出過江蘇虎丘，自然也難怪鏢局羣豪生出這種錯覺。

蕭翎走到門口，她鮮紅的風氅，驚人的艷麗，使得鏢局門口的那些大漢目眩了。

那本是站在金刀無敵黃公紹身旁的瘦長少年，此時迎了上來，蕭翎一看黃公紹已不知走到那裡去了，心中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忖道：「你以爲你悄悄一溜，就可以解決問題了嗎？」

那瘦長的少年走了過來，問道：「姑娘想是要找甚麼人嗎？」

蕭翎打量了那少年一眼，見他鼻直口方，目光如鷹，顯得精明已極，倒也像是條漢子，遂說：「請問這裡有位金剛掌司馬雙城嗎？」

那瘦長的少年一聽她找的竟是司馬雙城，而且連名帶姓一齊叫了出來，顯見得對這位在武林中地位頗高，聲名顯赫的金剛掌，並不十分尊敬。

他驚訝的望了這少女幾眼，見她身段婀娜，美艷如花，忖道：「近年武林中並沒有聽說出了個這樣的人物？」

但是他做事素來謹慎，絕不會將心中的驚訝絲毫露出，仍客氣的問道：「原來姑娘是找司馬大俠的，請問姑娘貴姓，有何貴幹，我這就替姑娘回覆去。」

蕭翎道：「你告訴他，說是江蘇虎丘瀟湘堡有人來訪便是了。」

那瘦長少年更驚，問道：「姑娘就是玉……」

蕭翎不耐煩的道：「對了，我就是蕭翎，特來求見。」

那瘦長少年不覺肅然，躬身一揖，道：「原來是蕭女俠。」

瘦長少年也是武林中一等一的角色，他對蕭翎這麼尊敬，倒不是爲了玉劍蕭翎的名頭，須知光是「玉劍蕭翎」這四個字，在武林中還是個陌生的名字，如果加上「江南瀟湘堡的玉劍蕭翎」幾字，那在人們心目中就完全造成另外一個印象了。

皆因瀟湘堡在武林中，地位極高，是以瘦長少年一聽，便肅然生敬。

金剛掌司馬雙城遲遲沒有任何舉動，也是在等着瀟湘堡的來人，他此次邀集武林豪傑，話雖講得堂皇冠冕，是爲了挽救武林之劫，其實他私心自用，却是爲了挽救鎭遠鏢局的重大危機。

他根本沒有任何計劃去對付天殘毒掌，也無法有任何計劃，天殘毒掌形踪飄忽，來去無踪，試問他如何去找呢？

他心中打算是將玉劍蕭翎留在鎭遠鏢局，他想有了瀟湘堡的人在，那天殘毒掌便不會對自己有何舉動，他却不知道天殘毒掌這次重現江湖，目標根本不是在他一個小小的鎭遠鏢局身上。

他沾沾自喜，以爲自己的打算是很聰明，他那裡知道其中事情的複雜，人的變化，却是他所萬萬沒有料想得到的呢？

玉劍蕭翎這幾個字，像是一陣風，使得鎭遠鏢局忙亂了。

金剛掌司馬雙城並不因玉劍蕭翎是個女子而失望，他想即使玉劍蕭翎是個小孩子，只要是瀟湘堡的人，對他來說並無一絲分別。

他是老於世故，精於談吐，雖然心事重重，但却仍然是那麼從容的樣子。

他招待着蕭翎坐在客廳，看見她祇是一個人到來，龍舌劍林佩奇仍未見回來，他忍不住要問，但忽又想到龍舌劍林佩奇遊俠江湖多年，絕對不會發生意外，想是另有他事，所以沒有回來，何況祇要玉劍蕭翎來了，龍舌劍林佩奇回不回來，已沒有甚麼太大關係。

玉劍蕭翎初出江湖，雖然有些地方顯得很不老練，但是她本極聰明，又擅言詞，也應付得頭頭是道，自有另一種風範。

她自幼嬌縱，從未吃過虧，昨夜雪地那一幕她仍未忘懷，總想讓那三人吃個苦頭，便說道：「老鏢頭，這些日子江湖豪傑來得很多，可不可以爲我引見一下，也好讓我瞻仰風采。」

司馬雙城忙道：「這個當然是應當的，其實他們也早已聞得蕭姑娘的大名，亟欲一見了。」

他轉首向立在身後的鏢伙囑咐了幾句，叫他將人請來，又指着坐在下面的那個瘦長少年說：「我先給姑娘引見一人，這位就是近年傳名的入雲神龍鐵中錚少俠，你們兩位都是少年英雄，倒可以多親近親近。」說完一陣大笑。

蕭翎祇淡淡的看了他一眼，入雲神龍鐵中錚却像是臉紅了紅，她情已有所寄，自然不會再注意到別人，可是鐵中錚突然見到了這年紀相若的俠女，自然難免會生出君子好逑之念。

過了一會，廳外走進一個面色赤紅的矮胖老人，一進來就高聲笑着說：「聽說江南瀟湘堡有人來，快給我引見引見。」

金剛掌司馬雙城似乎對此人甚爲尊敬，站了起來笑道：「孫老前輩來了，這位就是飛花神劍的女公子，玉劍蕭翎姑娘了。」

那老者哈哈又笑道：「好得很，好

得很，果然是超羣脫俗，清麗不凡，故人有後，我老頭子眞是太高興了，眞是太高興了。」

司馬雙城忙道：「這位就是江湖人稱天靈星孫老前輩，昔年與令尊也是素識的。」

蕭翎一聽如此說，忙也站起來，她雖然對這些鏢局裡的人物不大看得起，但此人既是父親的故友，自然是另當別論。

她却未想到飛花神劍根本不曾在江湖上走動過，朋友極少，這天靈星孫清羽不過僅僅和他見過一面而已，怎能稱是素識？如今只是在拉關係吧了，她入世尚淺，當然不知道這些處世的手法。

此時，又有些人走進大廳，蕭翎一看，昨晚那三個老東西其中的兩個正在裡面，遂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心中却在暗暗盤算，怎樣使這兩個對自己不敬的人大大出一次醜。

金刀無敵黃公紹及八步趕蟬程垓，此時當然也發覺江湖側目的瀟湘堡傳人玉劍蕭翎，就是自己昨夜雪地中遇見的紅衣少女，心中頓時起了惶恐和羞愧，但他們估計着自己身份，在這種情況下，又勢必要碰面，臉上不禁變得異常難看。

但他們和蕭翎三人間心裡的念頭，金剛掌司馬雙城自是不會知道，所以他仍興緻勃勃的要爲他們引見。

就在這頗爲尷尬的一刻裡，玉劍蕭翎心中的另一個念頭，使得她的心軟了下來，她想起自己說要對付金刀無敵黃公紹時，尚觀天臉上的那種冷漠的表情。

她想：「他一定不喜歡我對人那麼尖刻，我又何必爲了這些不必要的事，去使他不快呢？何況這兩人雖然出言不禮貌，但我也抽了他一鞭子，總可以算扯平了，若然我客客氣氣的對他們，不再提那事，他知道了，也一定很高興了。」

她想着想着，臉上露着春花般微笑，一種奇妙的感情，使得她除了尚觀天之外，對其他任何人的愛憎，都變得不再那麼强烈，而且彷彿只要尚觀天不喜歡的事，她就都能忍着不做。

這就是人類，對於人來說，本身內在情感的力量，遠比任何力量都大得多，尤其是這種愛的感覺，其力量更像是奔流的洪水，無堅不摧的。

所以當金剛掌司馬雙城將黃公紹、程垓兩人引見給她時，她只是微笑着，這因爲她心裡正有一種幸福的憧憬，而這感覺，遠比其他任何感覺都强烈，使得她對別的事也不再關心了。

八步趕蟬程垓和黃公紹兩人，當然不知道她心中所想的，只是在暗暗的感激着她替他們二人保全了顏面。

所以這場面裡，雖然其中每個人心裡都打着不同的念頭，然而大家却都是愉快的。

因爲他們所冀求的，都已得到了滿足。

幸福的蕭翎，容光更嬌豔，她像是羣星中的月亮，受到大家的稱頌和豔羨，然而她却覺得這些千萬句美言，怎比得上尚觀天輕輕的一瞥的。

晚上，她再也按捺不住對尚觀天的懷念，於是她叫司馬雙城爲她準備了車輛，說是要去拜訪一個久居京城的父執，金剛掌司馬雙城自是滿口答應。

* * *

乘着車，蕭翎叫車夫駛到尚觀天居住的地方，遠遠的就停了下來，因爲她不願意讓別人知道她的去處。

雖然她在京城那麼生疏，然而到尚觀天家的道路，她早就留意記住了，人們對有關自己所愛的人的一些事物關心，往往都是那麼强烈的。

很晚了，但是她毫不顧忌的去拍門，她似乎覺得凡是屬於尚觀天的東西，也是屬於她的。

門開了，開門的仍然是昨夜的那個老頭子，她被那種立即就能見到自己心裡所愛的人的喜悅深深的淹沒了，笑問道：「尚少爺在嗎？」

當然，她認爲自己的這句問話，得到的答覆，幾乎必然是肯定的，尚觀天不是說在家裡等着自己的嗎？

那老頭子茫然的看了她一眼，問道：「尚少爺？」隨即似乎記起了她的面孔，接着說：「噢，尚少爺嗎，他不在，天還沒黑就走了。」

她一急，忙又問道：「他是不是說很快就回來？」她希望着得到她滿意的答覆。

那老頭子謹愼的說：「尚少爺沒有講，他根本不常回到這裡，有時一個月都不來一次，姑娘找他有甚麼事，我替姑娘回稟就是。」

一種突然被欺騙的失望，使得這身懷絕技的玉劍蕭翎幾乎癱軟了。

她努力的去支持着自己，搖了搖頭，含着淚說：「沒有事，沒有事。」

那老頭子又茫然的看了她一眼，彎着腰走了進去，將門關上。

被摒棄在門外的蕭翎，此刻心中甚至連憤怒都沒有，只是一種沉痛的悲哀。

她徘徊在深夜的雪地裡，頓覺天地雖大，而她却茫然沒有個着落。

她付出去的那麼多，得到的却是欺騙，倔强的她，開始流淚了。

她恨她自己，她恨她自己身上每一分，每一寸被尚觀天觸摸過的地方。

她寂寞而無助的，忘却了一切，時間、寒冷、家人，這一切，在她已覺得完全不重要了。

愛得越深的人們，恨得是更深的，縱然是個小小的過失，也會引起嫉恨，她開始懷疑一切，尚觀天本身不就是個難解的謎麼？他到底是甚麼

人？他到底爲甚麼對她如此？他是存心欺騙她，抑或是因有更重要的事而走了？

突然，她想去追尋這一切的答案，於是她折回尙觀天的居所。

街的盡頭，走來兩個更夫，手裡還拿着刀，看見蕭翎，大聲喝道：「是誰？」

蕭翎一驚，沒有回答，但是那兩個更夫看見她只是個女子，就說道：「大姑娘，這麼晚了怎麼還沒有回家？這兩天北京城發現大盜，達官巨賈的家已被劫了好多次了，姑娘要小心呀！快回家去吧！」

蕭翎點頭謝了謝，那兩個更夫又打着更走了，蕭翎一聽，此刻竟已三更。

她辨了辨方向，看見尙觀天的房子就在前面，一咬嘴唇，弓鞋一點，人像燕子般輕盈的飛了起來，瀟湘堡武學世家，劍法的運用，亦以輕靈爲主，玉劍蕭翎的輕功，在江湖上已可算得上是頂尖兒的了。

她略一起伏，便竄過兩三個屋面，她準備到尙觀天所住之處，查看個究竟。

雖然她心思混亂，但是多年來的訓練，使她的身子和反應，絲毫未因此而遲鈍。

她略一盤旋，看見那屋子裡竟似還有燈光，她身形頓了一頓，盤算着該怎麼去探查。

就在這時候，屋裡的燈光驟滅，她連忙伏下了身，接着一條淡黃色的人影自院中電射而出，那種驚人的速度，使得即使像蕭翎那麼銳利的目光，都無法看得出他的身形。

蕭翎毫不遲疑的一長身，極快的跟踪而去，但是她祇看見遠處人影一閃，便沒有了踪影，她驚忖：「這人的身法好快呀，就連父親，都像是比不上他，他是誰？難道就是尙觀天嗎？」

這念頭更使她驚惶，若然此人眞是尙觀天，那麼他以前所說的話，全都是假的了，他裝着不會武功，來欺負自己，而自己却相信了他。

她更迷亂了，因爲尙觀天看來，是眞的不會武功呀，那種身懷武功的人，所必有的種種特徵和反應，尙觀天不是全然沒有的嗎？

然而此人若不是尙觀天，又是誰呢？怎麼會從他的屋子裡出來的呢？

她初出江湖，閱歷本淺，却偏偏讓她遇見這麼奇怪的事，她自是無法揣測其中眞相。

忽然，遠處又有幾條人影奔來，而且還是在動着手的，其中還有夾雜着厲叱的聲音。

她略一考慮，又隱身在屋脊之後，那幾條人影身法也不弱，刹那間便已來到了近前，蕭翎一看，是個渾身黑衣，連面孔都蒙在黑布後的漢子，在和三個穿着公門衣裳的人動着手。

那黑衣人身後背着一個大包袱，但身手絲毫未受影响，空着一雙手，掌影如飛，抵敵住三件兵刃，一些也未落下風。

另外三個人似是公差，其中一個年紀較長，手使一條鍊子槍，身手頗高，另兩個手執着鋼刀，武功平平，口中却是大聲叱喝道：「相好的，留下命來吧，五天裡連劫十一家，你也未免太狠了吧！」

那黑衣人一言不發，掌掌狠辣，似乎非要將那三個公差置之死地不可，忽然口中厲叱道：「下去。」

立掌一揚，將一個使刀的公差硬生生的劈到屋下，慘呼一聲，看樣子是活不成了。

那手使鍊子槍的突然一驚，脫口叫道：「你……金剛掌。」

黑衣人冷哼一聲，一掌橫切那持着鍊子槍的手腕，右掌微閃，那使刀的劈去，刀已落空，砰的一聲，胸口也着了一掌，哇的噴出一口鮮血，晃了兩晃，倒在屋面上死了。

那手使鍊子槍的忙收攝心神，手裡鍊子槍翻飛撥打，勉强抵敵掌風，口中喝道：「相好的，你眞夠交情，我金眼鵰算是瞎了眼睛，招子不亮，竟沒看出堂堂一個鏢頭竟會當强盜，不過栽在你金剛掌司馬雙城手裡，我田豐總算不寃枉，今天沒別的說，兄弟這條命就賣給相好的了。」

他邊說着，手裡可沒有閒着，掌中的鍊子槍招招致命，顯然得過名家的傳授，但此刻抵敵着黑衣人的凌厲掌法已居下風了。

玉劍蕭翎躲在屋背後，將這一切都看在眼中，心裡更是驚訝，她猜不透，若是這黑衣人果眞是司馬雙城，爲甚麼一個領袖兩河武林的鏢局之首，會做起强盜來呢？

這時動着手的兩人，眼看便可以分出生死存亡了，蕭翎面臨着一個抉擇，她始終隱身不動？還是出手相助，將那黑衣大盜制住？

她久久委決不下，須知她到底是金剛掌以竹木令請出來相助的，若此黑衣人眞是司馬雙城，她豈非對竹木令沒有了交代？

何況她心中的揣測，這裡面必還有甚麼隱情的。

金眼鵰田豐手下已漸漸不支，額上也現出汗珠，但仍在苦撐着，黑衣人身形左轉，躲開了他一招「玉女投梭」，左掌橫掃，「白鶴亮翅」。

金眼鵰勉力一躲，却被指尖掃着左肩，立即覺得痛徹心腑，但他知道這黑衣人被他揭穿底細，絕不會留活口的，忍着痛，掌中鍊子槍「潑風八打」，掙扎着傳出餘力，拚命周旋。

金眼鵰田豐混跡公門三十年，自問兩眼不盲，已經絕對斷定此人必是金剛掌司馬雙城，但金剛掌爲何連劫巨款，却仍使他猜不透。

黑衣人冷笑喝道：「好朋友認命了吧！」

口音蒼老，中氣十足，玉劍蕭翎一聽，倒抽了一口冷氣，此人不是金剛掌還有誰？

她俠骨天生，不忍看到金眼鵰因公喪命，伸手入懷，取出三粒鐵蓮子，準備助金眼鵰一臂之力。

她掌中暗扣着鐵蓮子，揚手正待發出，却突然聽到陰森森的一聲冷笑。

遠處人影一閃，先前被她追失了那條絕快人影，又隨着笑聲而來，她一驚住手，寒夜雪光裡，只見這人影穿一套淡金色衣裳，左臂空空，連衣袖都沒有了，面色亦是金黃，望之簡直不是人的臉容，她險些驚呼了起來，她知道此人必定就是縱橫武林百年，當今天下第一魔頭天殘毒掌了。

就在這一刹那，她心中又生出一個難解的念頭，首先，她想到方才她猜疑這人影可能是尙觀天，已經證實是錯了，但天殘毒掌却又怎會從尙觀天的屋子裡現身呢？

她這裡心中驚疑不已，那邊的兩人却已是亡魂喪膽了。

這些事寫得雖慢，然而這却是一刹那間的事，動着手的兩人，聽得冷笑之聲，已是一愕，看到隨着笑聲而來的人影後，兩人都是久走江湖的人物，那裡還有認不出此人的道理。

黑衣人頓時覺得一股冷氣直入心田，再也顧不得金眼鵰田豐，颼的拔身而起，他自知絕非天殘毒掌的對手，一咬牙，拚着數十年辛苦創立的身家不要，想先逃得性命再說。

金眼鵰到底眼光銳利，這黑衣人果然是金剛掌司馬雙城。

他重鏢被劫，八十萬兩官銀却是非賠不可，他雖然歷年所積，家財不少，但是要叫他賠上八十萬兩銀來，却又怎能辦得到？但是官銀不賠，眼看就是抄家之禍，他苦無別法，又不忍眼見自己身敗名裂，苦思之下，就走了這下下之策。

武林之中，是非最難公論，他雖然行爲卑鄙，但却是被迫如此，然而他若不種下惡因，又焉會得此惡果，是以武林中每每恩仇纏擾，牽連數代，若有一個絕大的智慧，絕高武功的人，能將這些恩仇了却，縱然手段不正，也是無可厚非的。

金剛掌司馬雙城情急逃命，他却未想到在天殘毒掌面前，他又怎能逃得走呢？

他身方躍起，已自覺得掌風襲來，他浸淫掌功數十年，各家各派的掌功，心裡都有個譜，然此刻他覺到的掌風，却是他前所未見的。

那種掌力是那麼柔和，却又有一種奇異的吸引之力，像是叫你情願的死在這種掌力之下。

他久經大敵，雖然不了解這種掌力的奧妙，却知道厲害，猛撤眞氣，將本是上竄的身形，疾速的落了下來，此時他已知道，逃走是不可能的了。

他落在瓦面上，看見天殘毒掌根本動也未動，敢情方才的掌風，只是他遠遠劈來，隔着這麼遠，已使人覺得有此威力，金剛掌司馬雙城心中更是駭然。

那驚楞得立在旁邊的金眼鵰田豐和屋脊後的玉劍蕭翎，也被這種匪夷所思的掌力驚得目定口呆，蕭翎更是在驚惶中還有另一份奇怪的感覺。

原來方才天殘毒掌左掌微揚，正是面對着蕭翎的方向，蕭翎目力本佳，她見天殘毒掌的左掌被雪光一映，燦然發出金光，在這霎時之間，她極力把持住自己的視覺，發覺天殘毒掌掌現金光的原因，是因爲手上帶着一個似是金鏤的手套。

但是她却看見金光閃爍中，天殘毒掌五指皆俱在，她自是大駭，忖道：「我父親明明說天殘毒掌七十年前，就在曾祖父面前自行斷去兩指，而且日後武林中見過他的，都說他右手只有三指，怎麼現在却五指俱全呢？他就是武功再高，但也不可能將已斷的手指重新生出呀？」

但隨即她又替自己解釋道：「噢，對了，這一定是因爲這手套是五指俱全的，但是他在手套裡面的手，却只有三指，這樣他留下的掌印，也是只有三根手指的。」

事實上，除了這種想法之外，也像是絕沒有其他的想法不可解釋了。

蕭翎躲在屋脊裡，大氣也不敢喘，她是一個年輕少女，雖然武功不弱，但是看到這樣似人非人，神而玄之的人物，當然既驚且懼。

但她又好奇，不肯錯過這種機會不看，微微自屋脊後露出一隻眼角，屏息偷看着。

天殘毒掌一言不發，像是尊石像似的，屹然卓立。

但是他兩道銳利而冷峻的目光，却帶着些許嘲弄的意味，在望着金剛掌司馬雙城，像是在看着他臨死時的掙扎。

在天殘毒掌面前，生命像是突然變成那麼輕蔑，生與死之間相隔的距離，也變得只有一線，而這界線，却又是那麼脆弱而短暫的。

這種難堪的沉默，的確令人窒息的。

人們在面臨死亡的時候，只有接受着，根本沒有希望反抗。

而另一種却是在企圖逃避着，不成的時候，便奮然而去反抗。

當然，這反抗的結果不是逃避了死亡，便是加速了死亡，而其中往往絕大多數都屬於後者。

在這時候，司馬雙城面前的，也只有兩個抉擇，他英雄自居，叱咤江湖多年，當然不甘就此等死，雖然明知無望，但也要一試的。

寂靜中，司馬雙城突然一聲大喝，雙掌齊出，掌風排山倒海，直取天

殘毒掌。

這一掌自是司馬雙城畢生功力所聚，掌風虎虎，司馬雙城浸淫半生的「金剛掌功」，此時全部發揮了威力，倒也不容忽視。

天殘毒掌卓立未移，對這漫天而來的掌風，像是根本未會放在心上。

金剛掌司馬雙城勢發難收，雙掌閃電般拍向天殘毒掌前胸，這一掌若是拍實了，便是鐵人也經受不住。

金眼鵰田豐眼看此掌已堪堪擊到天殘毒掌的身上，心裡不覺捏了把冷汗。

須知天殘毒掌一來，金眼鵰雖知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但却對自己有利，此刻他見天殘毒掌不避不閃，心想：「你就是武功再深，也抵不住這石破天驚的一掌，你自恃太甚，若然抵受不住，那不但害了你，也害了我。」

那金剛掌司馬雙城覺得自己的掌指，似已碰着了天殘毒掌的淡金衣衫，心中大喜，吐氣開聲，掌心外放，竟是內家「小天罡」的掌力。

那知道天殘毒掌身形未動，身軀隨着掌力後移，金剛掌司馬雙城的掌力，雖然能開山裂石，却像是永遠夠不上部位，發不出力量。

金剛掌司馬雙城此掌全力施爲，滿想一擊成功，此刻驟然覺得掌上仍是虛飄飄的沒有着力之處，不禁大驚，但收勢已自不及。

他心膽俱裂，天殘毒掌已徐徐出掌擊來，司馬雙城明知身軀稍傾便可以避開此掌，但己身一如離弦之矢，已由不得自己作主了。

他又感覺到那種溫和而奇異的掌力徐徐向他發來，彷彿是攝魂之鈴，讓你死在甜蜜的迷惘裡。

在這一剎那間，他突然了解天殘毒掌掌力的奧妙之處，但是他却永遠無法對人說起了。

叱咤江湖數十年的金剛掌司馬雙城，就在這徐徐而曼妙的一掌之下，喪失了性命。

躲在屋脊後的玉劍蕭翎，已然被這剎那間所發生的一切驚嚇住了。

她本是武學世家，自幼練武，瀟湘堡名傳天下，玉劍蕭翎又是蕭門第四代弟子中的佼佼者，武功自是不弱，可是她却絲毫沒有看出這出掌究竟有甚麼奧妙的地方。

皆因別人看起來，就像是司馬雙城自願將身軀退到掌下一樣。

在旁邊站着的金眼鵰田豐，望着這一切，正自慶幸着天殘毒掌爲他解決了一件他們不能解決的事，北京城裡連日的無頭公案，此時，不但有了着落，而且主犯伏誅，贓物也跟着可以起出，自己多日來的憂慮懸心，頓時放下了。

屋面上變得異常靜寂，方才的打鬥吆喝、掌風、刀擊之聲，現在全部都像冰一樣的凝結了。然而，却讓人感到，這靜寂並不是安詳的，在靜寂中，彷彿覺得有一種難言的悚慄。

尤其是當天殘毒掌冷峭而短利的目光自遠收回移到他臉上時，這悚慄的感覺愈發濃厚了，他極爲勉强的在臉上擠出了一些笑容。

天殘毒掌的面容，仍然木然沒有一絲表情，夜色裡，金眼鵰田豐只覺得這面容簡直像方自墳墓中走出來的幽靈。

天殘毒掌鼻孔冷冷的哼了一聲，道：「你還用我動手嗎？」

他此話一出，不但金眼鵰田豐立刻面無人色，便是屋脊後的玉劍蕭翎，也覺得渾身起了一陣戰慄，在她來說，人們的性命，全都是珍貴的，她完全不能想像對一個與自己毫無仇怨的人，怎麼能下得了毒手去傷害他的性命。

金眼鵰田豐混跡公門這麼多年，正是已成了正所謂「眼裡不揉一顆砂子」的光棍，眼前的形勢，他早打好了算盤，他知道今日若想好好的走，那是絕對辦不到的。

皆因金剛掌司馬雙城的武功，他已知道絕非敵手，然而連司馬雙城在人家掌下只走了一招便喪命，自己怎會是人家的敵手？

金眼鵰田豐乃是九城名捕，在他手下喪生的綠林大盜，已不知凡幾，今日到了自身的生死關頭，倒也提得起，放得下，心想自己這條命若是喪在司馬雙城手裡，非但連日的巨案還是不能破，自己也不明不塡上了一條性命，這樣一來，總算是對公事有了交代，自己也就算死得不寃枉了。

須知人都有一個相同的心理，那就是在可以逃生的時候，自然是設法逃生，在自知已無活路的情況下，也就祇得認命了。

金眼鵰田豐腦海裡思潮翻騰，過了一刻，慘然的笑道：「前輩既如此說，晚輩自應遵命，只是晚輩還有些身後之事待了，但望前輩給晚輩一天時間，了却後事，晚輩一定引頸自決，不勞前輩動手。」

天殘毒掌冷森森的一笑道：「好，好！」

金眼鵰田豐大喜，躬身道：「多謝前輩的成全，晚輩永不敢忘。」

說着，走前兩步，將金剛掌司馬雙城的屍身搭在肩上，他此時有了一線生機，又不想死了，打算看如何逃出魔掌。

天殘毒掌冷然在旁，忽然伸出一掌，拍在金眼鵰田豐的頸後，道：「念你還是條漢子，三天之內，快準備好後事吧！」

金眼鵰田豐全身一麻，而且這種痲痺的感覺，留在他身裡久久不散，他又漫然一笑，知道自己逃生的希望又化爲泡影，一言不發，背着金剛掌司馬雙城的屍身，縱身而去。

屏息隱身在屋脊後的蕭翎，將這

一切的都看在眼裡，她對天殘毒掌的「毒」，感到說不出的難受，這難受中包括着恐懼和不平。

現在，屋面上恢復了平靜，像是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但是天殘毒掌仍停留在屋面上，不知在思索着甚麼，玉劍蕭翎只盼望着他快些離去。

此刻她的心情很矛盾，既想拔劍而起，和這江湖中聞名喪膽的天殘毒掌一較身手，並且要問問他爲甚麼這麼殘忍，但是一種人性的本能中潛伏着的驚恐，又使得她希望自己能脫身事外。

她輕輕的嘆了口氣，舒展了一下四肢，俯身整理一下那已被屋頂上的積雪浸透的衣服，等她抬起頭來的時候，她赫然發現天殘毒掌，不知甚麼時候已來到她身側。

* * *

龍舌劍林佩奇急友之難，連日奔波，趕到瀟湘堡，取出昔年瀟湘劍客手刻竹木令。

瀟湘堡主飛花神劍蕭旭一見此令，雖然自己不願出馬，却派了愛女玉劍蕭翎隨同北上，這在龍舌劍林佩奇來說，已覺甚爲滿意了。

林佩奇心急如火，兼程北上，但一路上爲了照應這位初出江湖的玉劍蕭翎，行程稍緩。

剛過河北邊境，林佩奇遇着飛騎北回的關外大豪紅旗四俠，林佩奇與之本是素識，相談之下，竟然聽到昔年江湖上聞名的蒙面劍客、重創天殘毒掌、自稱爲「終南方達夫」的又在江南出現了俠踪。

昔年江湖羣雄圍剿天殘毒掌一役中，若非此人以一劍「笑指天南」重創天殘毒掌，然後再中了唐氏兄妹的毒藥暗器，勝負仍在未知之數，但方達夫在此役之後，突然銷聲匿跡，多年未現江湖。

是以林佩奇一聽此人重現，不禁大喜，暗忖此次若有此人相助，再加上武林中久稱「劍術無雙」的「蕭門」中人，或可將這一巨禍消弭無形。

於是，他又匆匆南返，他相信玉劍蕭翎必可安抵北京。

在石門橋東，他便與玉劍蕭翎分手，再三說明南返的用意，並且請玉劍蕭翎不要見怪。

蕭翎本無所謂，那林佩奇馬不停蹄，折回江南，他遍歷州中，與江南武林同道也極有交情，但是他們却未再聽到有關這位「蒙面劍客，終南大俠」的消息。

龍舌劍林佩奇是個血性男兒，此時眞可謂憂心如焚，他一面急於尋得終南大俠方達夫，對他說明天殘毒掌又重現江湖的消息，一面又躭心着北京城裡的鎮遠鏢局的安危。

他心懸兩地，最後又匹馬北返，但無論遇到任何一個武林同道，他都將此事宣揚，目的就是希望終南大俠方達夫聽到此事後，也能北上。

他僕僕風塵，趕回北京城裡，方是正午，看到自己的坐騎嘴角的白沫已經很多了，知道這些日子來，這匹馬確是太累了，他揉了揉眼睛，暗嘆道：「其實我自己又何常不累死了呢？」

他一心希望回到鏢局裡，見到金剛掌司馬雙城，能聽到一個較好的消息。

緩緩的騎着馬，他滿懷希望的來到鎮遠鏢局，遠遠就看到鏢局門前杳無人踪，心中有些作慌，微微的勒了勒韁繩，趕到門口，却見鎮遠鏢局油漆得亮亮的大門上，已貼上了兩張封條。

龍舌劍林佩奇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他想來想去，想不透名垂西河的鎮遠鏢局竟會被官府查封。

牽着馬站在門口，他一時楞住了，忖道：「這眞是太奇怪了，金剛掌司馬雙城從不違法，即使他失去了八十萬兩銀子，官家也只能限期追查，絕無封門道理……難道天殘毒掌會藉着官家的勢力，來使鎮遠鏢局關門嗎？但這也是萬萬不可能的事呀！」

他自然是不會想到金剛掌司馬雙城竟會做了獨行大盜，就是北京城的任何一個人，聽了這消息後，又有誰不大出意外呢？

這兩天北京城裡，正是鬧得沸沸騰騰，首先就是北京城裡最有名的「鏢局子」的總鏢頭金剛掌司馬雙城，竟然是個獨行大盜，在鏢局後院中起出連日五宅所失的奇珍異寶，數達十萬之鉅，鏢局封門，司馬雙城的家人，也因此而吃了官司。

接着，獨力破此巨案的，受到上司特別嘉獎的西河名捕金眼鵰田豐突然身死，在他屍體的頸後發現一個金色的殘缺掌印，但這金色掌印的由來，除了幾個人之外，亦無人知道。

最奇怪的是，北京城裡另兩家鏢局的鏢頭，劈掛掌馬占元，鐵指金丸王守儒，也一齊宣佈退休，偌大的北京城，竟成了沒有鏢局的地方。

這成爲北京城裡街頭巷尾，酒樓茶館中談話中的資料，龍舌劍林佩奇自是一點也不知道。

他牽着馬，佇立了一會兒，又緩緩的走着，縱然他江湖閱歷再豐富，此時，也全然沒有了主意。

突然，有人在他身後輕輕一拍他肩頭，林佩奇突然一驚，須知龍舌劍林佩奇在武林中頗有盛名，武功不弱，居然有人能不動聲色走到他身後，拍了一掌他才知道，若然此人有心暗算自己，他有十個腦袋也搬了家，他如何不驚？

他身形前縱，回頭一看，却原來是尚觀天正笑嘻嘻的站在那裡。

他心中奇怪：「這尚觀天是個遊學士子，怎的掩到我身後都不知道？」

但他隨即替自己解釋道：「想必是我正在沉思，所以沒有注意到的緣

故。」

此時，尚觀天已笑嘻嘻的走了過來，道：「林大俠久違了。」

林佩奇見了尚觀天，此時，眞是像見了親人一樣，一把拉住他的臂膀：「尚兄，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小弟走了江南一趟，離此地不過只是月餘，怎的這裡竟有這麼多變故？」

尚觀天一笑，道：「說來話長，林兄且莫着急，請隨同小弟回到舍下詳談，一切就都明白了。」

說完，不由分說，拉着林佩奇就走。

龍舌劍林佩奇心裡發悶，但一想這悶葫蘆反正馬上就要打破，也就不再多問了。

他隨着尚觀天七轉八轉，來到一處，尚觀天笑道：「到了，到了。」

林佩奇抬頭一望，只見巨宅連雲，屋宇櫛比，朱紅的大門前立着一個石牌，赫然竟是「宰相府」。

尚觀天看到他臉上的表情，暗暗好笑，說道：「這裡就是小弟的寒舍，林兄且請進去。」

龍舌劍林佩奇越來越奇，望着他面前的高深莫測的年輕人一揖到地，恭敬的道：「小人不知道您竟是宰相公子，還望公子恕罪。」

尚觀天笑道：「林兄切莫這等稱呼，這樣一來，小弟倒難爲情了。」

此刻早已有幾個家人跑了進來，朝尚觀天躬身說道：「公子回來了。」

又有一個家丁，接過了林佩奇的馬。

龍舌劍林佩奇悶葫蘆越來越深，見了這等陣仗，又不敢問，暗忖：「這簡直太奇怪了，原來這年輕士子，竟是當朝宰相的公子，想來他這『尚觀天』三字，也是化名了，只是這位公子爲何要化了名出來結交我等這種江湖中的莽漢呢？」

他覺得奇怪的事越來越多，悶得他心裡發了慌，跟着尚觀天走進門裡。

只見府裡庭院之深，簡直是他難以想像到的，他暗忖：「侯門果眞深似海，我一入此門，兇吉實在不可預知。」

穿過了走廊，又穿了院子，裡面的人見了尚觀天，老遠的就恭身行禮，龍舌劍林佩奇雖然稱得上是見多識廣，但見了這等陣仗，心中亦是發慌。

又走了一會兒，來到一個院中，走進院門，迎面便是一座假山，上面積雪未溶，假山旁的荷池，此刻也結着些冰，園中的花木多半是光禿禿的，全凋謝了，只有十幾株老梅，孤零零的在發散着清香。

青碧碧的一片竹林後面，掩映着一座側軒，畫棟迴廊，欄杆上也存着些積雪，尚觀天笑指着那幾間側軒說：「到了裡面，我給你看幾位朋友。」

林佩奇心中嘀咕着，隨着他跨上走廊，尚觀天一推門，林佩奇竟望見坐在當門的桌子旁下着棋的，却正是天靈星孫清羽。

他搶進門去，屋子裡的人都低低叫出聲來，他四週一望，看見八步趕蟬程垓、金刀無敵黃公紹正圍着房子打轉，孫琪在拭着刀，和天靈星孫清羽下棋的正是入雲神龍鐵中錚。

他看到這些人，心裡悄悄的定了些，笑道：「原來你們全在這裡，倒叫……」

他猛然一驚，原來他發現屋中少了幾人，而這幾人却是他所最關心的。

他目光再四下一望，看到屋中的每一個人，全是面如凝霜，顯見得事情不妙，在這麼冷的天氣裡，他居然連連擦汗，一疊聲問道：「司馬大哥呢？瀟湘堡的蕭姑娘呢？鏢局子裡到底出了甚麼事？」

尚觀天拉了一張椅子，笑道：「林兄先請坐下來說話。」

龍舌劍林佩奇心亂如蔴，看見八步趕蟬程垓一張口，又頓住了，急得跺脚道：「你們快說呀！」

天靈星孫清羽悄悄放下一隻棋子，神色從容的說道：「林老三還是這樣火燒眉毛的脾氣，事情到了這麼地步，你急有甚麼用？」

林佩奇更急道：「事情究竟到了甚麼樣的地步。」

金刀無敵黃公紹忍不住，一五一十將事情全說了一個清楚明白。

龍舌劍林佩奇一面聽，一面嘆氣，道：「唉，司馬大哥怎麼會這樣做，怎麼會這樣做。」又道：「那蕭姑娘又跑到甚麼地方去了？唉！這眞是……」

拭着刀的孫琪突然站了起來，將手中的刀一揚，恨聲道：「我不管那個天殘毒掌武功如何厲害，如何毒，我若遇上了他，拚命也得和他幹一下子。」

天靈星孫清羽叱道：「琪兒，當着公子的面，你怎麼能這樣無禮。」

尚觀天笑道：「沒關係，沒關係，各位就拿我當尚觀天好了，不要當作別人。」說着，他又是一笑，笑容甚是古怪。

天靈星孫清羽望着他，目光一轉，說道：「公子請莫怪他，自從他哥哥死後，他整個人就好像變了。」

龍舌劍林佩奇驚道：「怎麼？難道……」

孫琪頹然倒在椅上，眼中不禁流下淚來，說道：「大哥也是中了那斷一掌，已經死了一個月了。」

林佩奇額上又沁出汗珠來，房中霎時變得異樣的沉默。

孫清羽乾笑了一聲，赤紅紅的面龐發着油光，突然說道：「你不要以爲瞞得過我，看，這一下你跑到那裡去。」得意的笑着。

尚觀天微退了一步。

孫清羽將手中的棋子放了下去，

哈哈的笑道：「輸了吧！」

入雲神龍鐵中錚也笑道：「老爺子果然高明，我這盤棋又輸了。」

尚觀天朗聲一笑，舉手拂亂了棋局，道：「棋局本如人生，一着之錯，滿盤皆輸，鐵兄若小心些，或也不至輸得這麼快。」他目光銳利的四下掃了一眼，又道：「但是該輸棋的，遲早總得輸。」

天靈星孫清羽哈哈笑道：「公子卓論，果然不同凡响，棋局雖如人生，一步也走錯不得的呢。」

衆人衹覺他二人語帶機鋒，却誰也沒有去深究話中之意。

尤其是龍舌劍林佩奇，此刻他腹中早已被陣陣疑雲所佈滿，那裡還有心思去推敲別人話中的含意。

須知玉劍蕭翎乃是他由瀟湘堡中請出來，而且飛花神劍亦有言託他照顧，現在玉劍蕭翎竟然不知去向，他如何向瀟湘堡主交代？

何況北京三家鏢局已關門，又有誰知道天殘毒掌的下一步驟是甚麼，過去百十年來，天殘毒掌每一出現，江湖中便發生出無窮事故，此次自也是難免，武林中人個個俱是惴惴不安，人人自危，生怕那天殘毒掌的掌印會印到自己的身上。

尤其是龍舌劍林佩奇，他也是上一次參加圍剿天殘毒掌中的一人，此刻更是惶然，似有大禍臨身。

他雖是血性男兒，但自身的種種憂患，却使他忘記了金剛掌司馬雙城的慘禍，他甚至沒有去問一下司馬雙城的後事和家人的下落。

尚觀天望着他，微微的嘆了一口氣，忖道：「看來世人果眞都是些自私自利之徒，都將自身的一切，看得比別人的重要。」

他拂了拂衣袖，展顏笑道：「各位不妨就在此處安住，靜待事情的變化好了，如有所需，只管告訴小弟，千萬不要見外。」

林佩奇吶吶的說道：「公子太客氣了。」

尚觀天答道：「各位俱是江湖好漢，小弟傾心已久，平日想請都請不到，今日適逢此事，小弟自應稍盡棉力。」

天靈星孫清羽一抬頭，和尚觀天那銳利的目光撞個正着，他心中一動，升起一個念頭，猛的走前兩步，一把拍向尚觀天的肩頭，笑道：「一擲千金無吝色，神州誰是眞豪傑，公子的確是快人。」

尚觀天眼神一動，已覺一股極强的力道壓了下來，暗忖道：「這老兒倒是個內家高手。」隨即微微一笑，在力道尚未滿之際，伸出手去，像是拉孫清羽的臂膀，口中却笑道：「孫老英雄過獎了。」

孫清羽掌中之力，方自引滿待發，忽見尚觀天的右手像似拍向自己的臂膀的「軟麻重穴」，看來勢極緩，但時間却掌握得那麼奇妙，又像無意，使自己不得不撤回掌上的力道來避開他這一拍。

這原是一刹那間的事，別人甚至還沒有看出是甚麼回事，尚觀天已朗聲一笑，走了出去。

天靈星孫清羽長嘆一聲，倒在椅上，臉色難看已極，道：「我活了這麼多年，遇到的高人也不算少，見的世面也很多，可是我却看不出此人的來路，唉！若說他身懷絕技，可也不像，若說他全無武功，這又怎麼可能呢？」

天靈星孫清羽連連嘆氣，金刀無敵黃公紹懷疑的問道：「你是說……」

孫清羽道：「我就是說他，我老眼若不花，此人的武功，只怕遠在你我之上，只是他是相國公子，又跑到何處去學得這一身的武功呢？當今江湖之上，又有誰能教得出他這一身的武功？除了……」

他話聲一頓，面容又是慘變。

龍舌劍林佩奇接着說道：「我倒沒有看出此人有甚麼絕深的武功。」

孫清羽又嘆道：「但願如此。」

這時各人腹中，都不免將尚觀天這個人推測了許久，龍舌劍林佩奇道：「無論如何，此人對我總算是仁至義盡，他是相國公子，又與我們素無仇怨，既不是有意害我們，也不會冀求我們的相助，管他會不會武功，對我們有甚麼關係。」

天靈星孫清羽微微搖了搖頭，也是一臉茫然之色。

林佩奇又道：「倒是那天殘毒掌的來踪去向，還有甚麼企圖？那玉劍蕭翎姑娘，究竟是怎麼樣？都是我們應該去想想的。」

天靈星孫清羽哼了一聲道：「這個自然，難道我還不知道。」

孫清羽在今日武林中地位極高，聽了林佩奇並不禮貌的話，佛然不悅。

林佩奇也自感到，忙道：「我們大家都聽老爺子的安排。」

孫清羽緩緩的說道：「我們老躭在這裡，也不是辦法，據我看那天殘毒掌此刻絕對已經離開了北京，這裡的三家鏢局都已關門了，他還有甚麼好停留的。至於那玉劍蕭翎嘛……」

他頓了頓，又道：「唉，我倒也弄不清她到底跑到那裡去，也許去找甚麼朋友，被留住了。」

龍舌劍林佩奇忙道：「絕對不會，那玉劍蕭翎初出瀟湘堡，是個剛剛離開閨門的大姑娘，在北京城會有甚麼朋友呢？」

入雲神龍鐵中錚始終未發一言，此刻忽然道：「可是那天她出鏢局的時候，我却明明聽得她說去找個父執朋友呀。」

金刀無敵黃公紹忍不住的插口道：「據我所知，這個尚觀天和她就是認得的。」

（未完・二）

九龍珮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臥龍生・文
可　飛・圖

知府大人遇襲　師爺捕頭無策

盧州知府程硯堂，一襲輕袍，坐在花樹中的太師椅上，前面雕花的木桌上，泡了一杯茶中極品的武夷雀舌，散發着清幽的茶香。好一副悠然自得的畫面。

偷得浮生半日閑，日理萬機的知府大人，是很難得有這麼一個獨享寂寞的時刻。

花樹外秋菊怒放，黃、白競艷。

傲視秋霜冠羣芳，不借春風自傳香。

花香撲鼻，茶香沁心。

但侍候知府大人的書童程福，却越看越覺得不對頭。

快一個時辰了，知府大人一直在靜靜的坐着，連坐姿也未變一下，最可疑的，還是面前放的那一杯雀舌，杯蓋未揭，顯然是沒有動過。

這是程知府最喜歡喝的茶，喝茶又是他唯一的嗜好。

雀舌的產量有限，購得不易，程知府雖然是四品皇堂的身份，但也不是日日能喝，三五天泡一杯，品茗自慰，以解辛勞，非常珍惜。

為甚麼竟讓最喜愛、珍貴的一杯雀舌，由熱放冷，未曾沾唇？

程福緩步行近知府大人的身側，轉頭看去，只見程知府雙目緊閉，既非在賞花，也不似睡熟樣子，伸手一摸，氣息早斷。

程福心頭驚震，嚇出了一身冷汗。

但他長年追隨程知府，經歷了不少官場中的事情，此時此刻，絕不能驚慌失措，亂了方寸，既未大喊大叫，也未移動屍體，奔出花樹，闖入內宅，稟報了夫人。

程夫人出身於書香之家，大變驚心，仍然能保持鎮靜，先遣人去召請掌理刑案的劉師爺和郭總捕頭到花樹見面，又下令守護園門，僕從丫環，未得她允准，一概不准進入花園，然後才隨着程福，趕往花樹。

人在花樹外，停下了脚步，取出一方絹帕，拭去了臉上汗水，待喘息稍定，才舉步行入花樹。

程知府仍然靜靜的坐着，秋風穿窗而入，飄起他輕袍一角，看上去仍然是那麼安祥，那裏像已死的人。

不過，程夫人心中明白，程福不會說錯，程知府如果還活着，早已聽到她急促的喘息之聲，起身接她了。

心中雖明知良人已去，但程夫人仍有着舉步維艱的感覺，因為，短短幾步路，即將証明了這個慘酷的事實。

程夫人眞希望幾步路，化成了迢迢千里，永遠也走不到程知府的身邊，使心中一絲希望之火，不致完全熄滅。

但聞急促的步履聲傳入耳際，同時響起了兩個聲音。

「形案劉文長。」

「捕頭郭寶元。」

「見過夫人。」

兩個人來得好快！

程知府的內宅，就在知府衙門後面，距離不遠，兩個人也正好都在班房。

但更重要的是，知府突然死亡，事關重大，兩個人都擔了極大的干係，心中的震驚、緊張，絕不在程夫人之下，所以聞得驚訊，立刻趕來。

已是深秋天氣了，劉師爺還跑得滿頭大汗。

程夫人緩緩回過頭去，低聲說道：「有勞劉師爺和郭捕頭。」

「夫人，知府大人可有舊疾？怎麼發生了這等不測之變！」劉文長低聲說道：「文長已命班房中人，分頭急請盧州府三位名醫，想必很快就可以趕到。」

程夫人心中又燃起一絲希望之火，三位名醫會診，能不能使丈夫還魂重生呢？

也許，他只是一時氣血閉塞，生機仍存。

心中盤算，人却輕輕歎息一聲，道：「硯堂的身體還算健康，很少病痛，午飯時一切正常，有說有笑。」

郭捕頭進入花樹之後，一直在四下勘查，門窗桌椅，園中形勢，都看得十分仔細，最後把目光投注在茶杯上，道：「程福，這杯茶……」

「是小的泡的，」程福道：「大人好像還未動過。」

「這花樹由何人打掃？」郭寶元道：「知府大人是否常常在此賞花品茗？」

「照顧花園的老王，他負責打掃花樹，大人常來花園中走動，大都是清晨時刻！」程福道：「黃昏之前，偶而也和夫人來花樹中小息片刻，獨坐花樹，賞花品茗，倒是不多，十天半月，偶一為之。」

郭捕頭未再多問，揭起茶蓋，果見滿滿一杯碧水，沒有喝過。

茶已涼、葉已沉，但濃濃的茶香，仍然誘人。

劉文長低聲說道：「郭兄，可看出一些蛛絲馬跡？」

「花樹中不見痕跡，人也不見外傷！」郭捕頭皺起了雙眉，道：「寶元不敢妄作推斷，俟三位名醫會診之後，再作定斷。」

劉文長不敢碰觸知府大人的身體，程夫人也不敢，加上郭捕頭，六道專注的目光在知府大人身上轉來轉去，由頭看到脚，巨細無遺，只能証明一件事，知府大人確實死了。

不過，這種感受，也只能放在心中。

因為，沒有人看得出知府大人是怎麼死的，不見傷痕，不見血跡，臉色雖顯蒼白，却不像中毒的樣子。

每個人的心中，都有很多的疑問，但又不知從何說起。

郭寶元是一個非常精明幹練的捕頭，一身武功也相當出色高明，囊中十二枚金錢鏢，百發百中，處理過不少的無頭公案，一眼之下，就能分辨出兇手是用甚麼樣的兇器傷人，是一位聲譽卓著的名捕。

可是知府大人的死亡，却把這位名捕難倒了，他看了良久，却是瞧不出一點名堂，連知府大人怎麼死的，也看不出一點痕跡來，心中這份難過，簡直是馬尾拾豆腐，不能提啦！

程夫人緩緩伸出白嫩的右手，向丈夫的臉上摸去，知府大人除了雙目緊閉之外，實在不像個已經死了的人，他坐姿端正，神態安詳，完全沒有死亡者的痛苦徵象。

但她手指接近程知府時，又突然縮了回來，長長歎息一聲，道：「劉師爺，我能不能碰他一下。」

「這……夫人，稍候片刻吧！」劉文長道：「三位大夫想必就要到了。」

「唉！硯堂看起來，一點也不像死去的人啊！」程夫人兩行清淚順腮而下。

「是是是！文長經歷了不少刑案，見過不少死亡的形狀，却從未見過知府大人這等形象。」他似是自知失言，急急接了一句，道：「也許大人只是睡熟了。」

「氣息已絕多時！」郭寶元接道：「倒是希望三位大夫，能由病理上找出原因來。」

一個捕快帶着兩個長衫中年人，急急奔入花樹，道：「潘大夫出門遠診，屬下不敢躭誤時間，只把趙、周兩位大夫給請來了。」

「好，好，那就先請趙、周兩位大夫，替知府大人診斷一下。」劉文長城府深沉，並未說出程知府已然氣絕死去。

趙大夫自負醫道，也未細看，就抓起了知府大人的左腕，只覺入手冰冷，頓然一呆，分明是已死亡多時的人了。

但他並未說破，也不敢太用力拉動知府大人的左腕，生恐一用力，會把屍體拖倒，屈下一膝，若有其事般，伸出右手三指，搭在程知府的脈門上，診起脈來。

趙大夫果然是一位名醫，程知府早已停了脈動，但他仍從那冰冷的肌膚上，摸出了一點門道，程知府死得十分奇怪，似是被放在冰窟中，活活的凍死了。

「這個病，怪異得很，周兄，請診視一下脈象，咱們再研商用葯。」趙大夫呼口氣，沉聲的說。

周大夫早已瞧出了不對，但趙大夫不肯點破，周大夫也不明說。

何況，就表面看去，實也無法說出死亡原因，心中暗暗罵趙大夫老奸，但也激起了他一份爭勝之心，看就看吧！我不信你趙大夫找出死因，我姓周的會找不出來，一撩長衫，也把知府大人的左腕，拉放在膝蓋上。

乖乖，一入手，周大夫的一顆心和知府的左腕一樣，完全冰冷了，這那裏是病人，死了三天的人，手腕也沒有這麼個涼法。似是抓住了埋在大雪中的一條白蘿蔔，涼得結上了一層冰啦。

但他也是若有其事的診了知府大人的脈象，才放下手腕，道：「果然是怪病，周某人行醫二十年，從未遇到過的怪病。」

「兩位大夫，」程夫人終於忍不住了，低聲說道：「拙夫還有救麼？」

「趙大夫，周大夫，都是廬州名醫……」劉文長接道：「不管甚麼疑難雜症，到了兩位大丈的手中，都該有救治之法。」

趙大夫苦笑一下，道：「可惜潘大夫不在這裏！」

「那是說潘大夫如若在場，三位合力施救，就能醫好拙夫了？」程夫人淚如滾珠而下，臉上却浮生起一絲希望。

「潘大夫醫術超人，强過我和周大夫很多，也許他眞有着手回春之能……」趙大夫說：「周兄，咱們各書一個葯方出來，看看診斷的結果是否一樣？」

周大夫點點頭，道：「最好是各坐一方，已免有互通聲息之嫌。」

「理當如此，理當如此，那就請劉師爺給我們分配一個坐位了。」趙大夫道：「兩人的距離越遠越好。」

劉文長這個刑案師爺，也早瞧出知府大人已氣絕多時，刁難兩人，也只是想逼出兩人醫病的本領，要兩人全力以赴。

奇怪的是兩大名醫，竟然都不肯直截了當的說出來，知府大人已死的事，倒要考教他們一下。立刻吩咐程福，準備了兩副筆硯，分擺在花樹南、北兩端，讓他們各開一張葯方出來，看他們鬧的甚麼把戲。

程福順便帶來了幾張木椅，讓程夫人、劉師爺和郭總捕頭坐下來。

郭寶元心中暗道：「知府大人明明已經死了，這兩個鬼大夫竟然不肯說出來，而且還要作繭自縛的開葯方子，讀書人的名堂，倒是多很啊！」

程夫人不停的用手帕拭着淚水，咬牙苦忍，沒有哭出聲來。

劉文長一臉肅然，端坐不動，心中却千迴百轉的在想主意，如何才能擺平這件痲煩事情？

片刻之後，兩位大夫各書好一張葯方。

劉文長接過趙大夫的葯方，只見上面寫道：「知府大人，身寒似冰，軀體已僵，脈搏早停，但生機未絕，趙某人醫術淺薄，瞧不出何病如斯，其症之怪，似已非凡間葯物能醫但，大傷不損，大盈若虧，故趙某人不敢斷言知府大人已經死亡矣！」

劉文長暗暗忖道：「這位趙大夫，言在意外，措詞狡飾的功夫，竟也不在我這刑名老手之下了。」

接過了周大夫的葯方看去，竟也是一篇文過飾非的傑作，只見寫道：「知府大人的病情，有如雪中藏軀，血脈僵滯，似死還生，難云已眞正死亡，春風雖可化雨，難解九幽之寒，烈焰雖可熔鐵，必毀形軀無存，如何取寒、熱交聚之法，才能下起死回生之葯，事難矣！」

劉文長默讀着兩張葯方，心中忖道：「兩位大夫藉醫術上的成就，似在傳遞一種訊息，只是一時間很難叫人瞭解，郭寶元精明幹練，已是天下名捕之一，不知他能否看出一些頭緒來？」

心中思索，人却向郭寶元看去。

因爲，他不知郭總捕頭是否也通達文墨，如果他識字不多，這兩張書柬傳過去，豈不是要他當場出醜了？

「文長兄！」郭寶元淡淡一笑，「可否讓兄弟看看這兩張葯方子？」

「好，好，兩位大夫都認爲知府大人的生機未絕，但却又返魂無術，不敢輕易下葯！」劉文長目光轉注到程夫人的臉上。

事情實不宜再拖下去，劉文長借兩位大夫的葯方，明白的告訴程夫人了。

「我看得出來，拙夫如還有一口氣在，豈會全無反應，劉師爺，不用再掩飾了，該怎麼辦，你們就下令辦吧！」程夫人淚如泉湧，終於低聲的哭了出來。

「是是是！文長身受大人提攜之恩，必將竭盡所能，查明內情，給夫人一個交代。」

把手中兩張柬帖交給了郭寶元，目光却一掠趙、周兩人，接道：「事出非常，只怕還要借重兩位大夫的醫學才識，幫忙一二了。」

言下之意，是需把兩位大夫留下來了。

在君王集權時代，統率一方的知府大人突然暴斃，可是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如果無法把案情作出明朗的交代，不知要有多少人受到株連。

趙、周兩位大夫也明白關係重大，相互望了一眼，連連點頭，道：「是！大人吩咐，草民等理當遵從。」

這當兒，副總捕頭陳剛帶領着八個佩刀的捕快和仵作，趕到了現場。

這批人手一到，在花樹四週佈下了衛哨，立刻把威武、緊張的氣氛帶了出來。

郭總捕頭看過了兩張書柬之後，似是觸動了甚麼，雙目神凝，陷入冥思，連陳剛走到身側亦未所覺。

「夫人，先請回休息吧！事情若有眉目，文長立刻向夫人稟報。」

「如果不妨礙諸位辦案，我希望留下來！」程夫人拭去了臉上的淚痕，堅强的說。

「好！屬下正有一些不明之處，要向夫人請教。」郭寶元擺出了一副問口

供的派頭。

程夫人微微一怔，道：「總捕頭懷疑到我了……」

「郭兄，」劉文長接道：「夫人傷痛正深，說話的措詞要和緩一些。」

「夫人不要誤會，此案怪異莫測，兩位名醫，都不敢用死亡二字！」郭寶元道：「屬下破案心切，言語直來直往，如有失敬之處，還望夫人包涵。」

程夫人輕輕歎息一聲，道：「你有話就直截了當的問吧！」

「府中上下人等，一起算上，共有幾位？」

「兩個丫頭，小女一位奶娘，兩個車夫，兩個護衛，一位厨師，書童程福，還有一位整理花圃的園丁老王。」

「算上夫人，小姐，一共是十二口人了。」

「再加上硯堂，是十三口人。」

「陳剛，去召集府中所有的人，齊集於大廳之上等候。」郭寶元雙目中神光閃動，氣勢也有點逼人。

劉文長一皺眉頭，欲言又止。

他覺得郭寶元這舉動有點過份，但又不便勸止。

陳剛帶了兩個捕頭，快步而去。

程夫人好修養，竟也一言未發。

「兩位大夫！」郭寶元的目光轉注在趙、周兩人身上，道：「這世上有沒有一種葯物，吃下之後，能讓人血脈僵滯，無痛無覺的死去？」

突來的一問，竟使兩位名醫呆住了。

思索了良久之後，趙大夫才緩緩說道：「僵滯氣血的大寒葯物倒有，但不能立刻致命，也不能使服葯人全無痛苦的感覺。」

周大夫道：「任何內服的毒性葯物，都有徵象可尋，也許可以瞞着普通的人，但絕對逃不過我和趙大人的雙目。」

郭寶元道：「就醫道而言，周大夫對知府大人之死，有甚麼解釋呢？」

「我說不出死亡的原因，只能從醫學上提出一些看法。」周大夫道：「知府大人似是突然被置入了寒窟冰穴之中，全身的行血、內臟，都在極快速中凝凍起來，說他死去了，却似生機未絕。這種怪異的病情，大大的超出了病學常情之外，這就是周某和趙大夫不敢用葯的原因。」

「就算趙某和周大夫，冒死下葯，知府大人也無法下嚥。」

郭寶元道：「多承指教，兩位大夫應該可以回去了。」

劉文長點點頭，道：「總捕頭既如此說，兩位大夫就請罷！」

「多謝兩位大人！」趙、周如獲大赦，急急離去。

「總捕頭似是已然手握智珠，不知可否說明一下我丈夫的死亡原因呢？」

「只能說略有概念，還得一番求証，才能理出線索！」郭寶元道：「眼下最重要的事是如何處理大人的屍體？夫人可有高見？」

「兩位大夫都認爲我丈夫還有生機，自是不宜入土下葬了。」

「夫人明鑒，屬下也是這個意思，知府大人遇此意外，屬下等責任重大，如此奇案，上憲必然追查，留下屍體，以作覆查的依據……」

「郭兄，這件案子，恐非布政司、刑部所能了結，我看連皇上也要驚動了，聖旨責怪下來，只怕郭兄和我都無法脫去干係。」劉文長道：「問一個護侍不週，革職歸籍的罪，就是最輕的處分了。」

「劉大人！」郭寶元苦笑一下，道：「查不明大人死因，三五年牢獄之災，怕是免不掉了，一旦聖上震怒，連性命也可能不保。」

「如此連累兩位，妾身心中就更不安了。」

只聽一個嬌脆的聲音傳了過來，道：「爲甚麼不讓我進去，我要看我爹呀！」

程福道：「是小姐來了。」

郭寶元道：「夫人，令嫒幾歲了？」

「虛度十七，程福，去告訴她，在廳中等候。」

程福轉身欲去，郭寶元却接道：「不要阻攔小姐，請她進來吧！」

「但願她能承受住這沉重的打擊，」劉文長道：「不要一波未平，一波再起。」

程夫人垂首流淚。

郭寶元目光炯炯，凝神望去，只見一個長髮披肩全身白衣的少女，在陳剛隨護之下，急奔而來，衣袂飄動，竟是一雙天足。

閨閣千金竟未纏脚，大大出了郭寶元的意料之外，也引得郭寶元心中一動。

程小姐奔入花樹，直向父親撲去，動作快速，迅如脫兎。

郭寶元一個大翻身，擋在白衣少女身前，沉聲道：「小姐，令尊不能碰。」

她是個非常美麗的姑娘，杏眼桃腮，嬌艷非凡，除了沒有纏出一對三寸金蓮之外，很難挑剔出一點毛病。

程小姐很快的收住了去勢，眨動一下大眼睛，道：「爲甚麼？」

「令尊身受重傷。」

「那爲甚麼還不送醫呢？」

「小姐，名醫束手啊！」

「你是說，我爹已經死了？」

她言詞犀利，咄咄逼人，全無少女柔弱羞怩之態。

郭寶元楞了一下，道：「大夫說，令尊血脈僵滯，氣息已斷，不過生機未絕。」

「那我就更要看了，你給我閃開。」

右手一揮，竟向郭寶元推撞過去。

好蠻的小姑娘。

郭寶元隨手一擋，小臂上隱隱有痳疼之感，這一撞的力道，至少有百斤左右，心中驀然一驚，借勢退開兩步。

白衣少女伸出一雙纖巧的玉手，輕輕的撫在程知府的臉上，一顰秀眉，又抓住父親雙手仔細查看起來。

「姑娘，看出了甚麼沒有？」

白衣少女神情冷肅，放開父親，抬頭說道：「你是甚麼人？」

「廬州府捕頭郭寶元。」

「是專責緝拿盜匪的捕頭？」

「不錯。」

「那你爲甚麼還不去捉拿兇手，我爹是中了別人的暗算啊！」

「小蝶，妳胡說甚麼啊？郭捕頭是當代名捕，閱歷豐富，早有主見！」程夫人道：「大人在說事情，小孩子不要插嘴。」

「娘！我不是胡說啊！」

「住口！」程夫人大聲的喝止住女兒。

程小蝶嘟起了嘴巴，不再說話，退到了母親身側。

「夫人，令嬡出言驚人，却又十分有理，郭某人正要向小姐多多領教。」

「她只是個十幾歲的孩子，而且，長年在外，此番回家探親，也只有三天時間，只怕很難提出有助案情的意見。」

「夫人，有志不在年高，才識爲先，小姐之言，一語中的……」郭寶元道：「令嬡的高明，也許能使知府大人有還魂重生之望，這也是她一番孝心，夫人何不讓令嬡暢言所知呢？」

程夫人呆了一呆，道：「黃毛丫頭，眞會有這種能力麼？」

「夫人一旁觀察，當知郭某所言非虛了。」

程夫人點點頭。

「小姐身負絕學，郭某人失敬了。」

「不用客氣，先救我爹要緊。」

「郭某也瞧出知府大人可能被一種奇毒、陰寒的武功所傷，只是郭某雖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還望小姐指點一二，如何才能救令尊？」

「唉！可惜我師父送我進入了廬州城內，就立刻別去！要是他老人家在此，一定有辦法救我爹了。」

郭寶元聽得臉上發熱，道：「令師是……」

程小蝶接道：「我師父不喜歡別人知道她的名字，連我爹也不願見，所以，過門不入。」

「既是一位不願顯世高人，郭某不敢强求，但令尊傷在甚麼武功之下，如何施救，姑娘總可以說出來吧？」

程小蝶行近父親身前，一雙玉手在父親身上按摸了一陣，道：「玄陰寒冰掌，能使人行血凝結，心脈窒息，功力深厚的人，掌風能如寒冰透體，瞬息間把人凍僵，却留下不絕的生機，所以，父親還沒有死……」

「玄陰寒冰掌！」郭寶元臉上是一片訝異之色，連連點頭，道：「那是說大人眞的還有救了？」

「十二個時辰之內，可以解救，過了明天未時，就算找到我師父，也是無能爲力了，還有十個時辰，郭捕頭，你快些想辦法呀！」

「小蝶，妳說的是眞話麼？」

「娘！這是甚麼時候啊，我還敢胡說八道麼？」

「對，對，劉師爺，郭捕頭，你們快些想辦法啊！」

「夫人，玄陰寒冰掌，是一種非常高深的邪惡武功，郭某只是聽一位武林前輩提過，令嬡却能如數家珍一般，說的頭頭是道，不論修爲、見識，都比郭某高明……」

「我如能救我爹，早就動手了，還要讓你說麼？」

「甚麼樣的武功，能救大人呢？」郭寶元道：「姑娘指點出來，看看郭某能否想出辦法？」

「傷我爹的人，可以救他，再就是修練純陽氣功的高手，可以救他，當然，我師父也可以救他。」

「少林寺中的僧侶，定有純陽氣功的高手，只是相距迢迢數千里，時間上是來不及了，傷害大人的人，可能還在廬州，但又全無線索，找他不易，看來找令師施救，是最近的捷徑了。」

「可是，我師父已走了三天，行踪不定，相約三個月之後，才來接我，要到那裏找他，我也茫無頭緒啊！」

「這，這就有些痳煩了。」

程夫人急了，大聲說：「小蝶，妳要想辦法，他是你爹呀！」

她也聽出苗頭了，要郭捕頭幫忙，還不如逼女兒希望大些。

「娘！我是眞的不行啊！功力不夠，不能一下子解去爹身中的奇寒，就會害了爹，這種危險，女兒如何敢冒？」

「十個時辰，就算我跑趟東湖，只怕也來不及了，何況，太極門，也不是練的純陽氣功。」郭寶元重重在頭上拍了一掌，道：「郭某無能，知道這解救大人的辦法，還是束手無策。」

「文長不懂武功，不過，我有一個想法……」突然住口不言。

「劉大人，快些說呀！甚麼辰光了，你還要賣關子啊！」郭捕頭眞的急了。

「郭兄，既然仵作沒有用了，何不先把他們遣回府衙。」

還是作師爺的人心細，這等機密大事，怎可當衆討論。

郭寶元心念一轉，立刻遣返仵作，又命守在花榭四週的六個捕快，改守花園四週，程福也被遣回大廳，轉告府中丫環、僕從，要他們各回崗位，不用等候了。

花榭中只留下程夫人母女和陳剛副總捕頭，加上劉文長、郭寶元，一

共五個人。

「劉師爺可以說了，此刻是寸陰如金啊！」程夫人搶先逼問。

「文長一介儒生，不知江湖中事，但我覺得奇怪的是，一個武功奇高的人，爲甚麼要暗算知府大人，不像報仇，如果是報仇他可以一擊取命，留下知府大人的不絕生機，又是用心何在呢？」

這番話，深具說服之力，程夫人、郭寶元都不住的點頭。

「所以，文長認爲，這是一種要挾，那人顯然有求於大人之處，才這捨簡從繁，夫人能不能想出一點眉目？」

程夫人凝神思索了一陣，道：「他出仕縣令，我就追隨在任，知州、知府，一路攀升，我不敢說，他是個一無缺失的完美好官，但寒家產業本厚，只我一女，實不用貪瀆不義之財，硯堂又別無嗜好，幾任縣、州正堂，頗具廉潔之名，到任廬州亦滿兩年，會不會問題出在這裏呢？」

原來，程夫人是家產萬貫的獨生女，勿怪知府大人只有一個千金，也不敢妄動納妾的念頭。

「這方面，文長已經想過，大人廉潔自持，政聲四播，是一位萬民感戴的好官，郭總捕頭精明幹練，無案不破，文長掌理刑案，自信作到了勿縱、勿枉，廬州府應該不會有積忿怨魂，再說，一般百姓也不可能有這等殺人不死的武功。」

「府衙大牢中，雖然也關了幾個大盜悍匪，但他們都不過是一般的慓悍兇徒，不可能具有那等高深的武功！」郭寶元說：「放眼廬州，也沒有這麼一個高人？劉文案說的有理，這是一種很明顯的要挾手法，今夜必有訊息傳來。」

「只有這一個辦法麼？」程夫人道：「如果他今夜不來，硯堂不就沒有重生之望了？」

「屬下無能，」郭寶元道：「時限短促，屬下縱有萬里奔波、求救之心，却無拖住時光之能。」

程夫人歎息之聲，道：「這麼說來，硯堂的生死，只有憑他的造化了。」

「這既是唯一的希望，文長認爲，該有一番嚴密的安排、準備才是，夫人有何高見？」

「劉師爺已胸有成竹，就明白的說出來，妾身心急如焚，那裏還有主意。」

「如若對方提出了很重大的要求？我們是否應該答允？文長認爲，應該先有一個決定才是。」

「如果是要財物，妾身一力承擔，縱然變賣所有家產，亦是在所不惜。」

劉文長搖搖頭道：「恐非是求財物了，廬州城有不少巨富之家，只求財物，用不着找上知府大人？」

「如是爲了救人，以他武功之高，劫獄亦非難事！」郭寶元道：「實也用不着這麼捨近求遠，自找痳煩。」

「非爲財物，也不是要挾放人，他們目的何在呢？」程夫人又忍不住流下淚來。

「解救大人之危，列爲第一，不管他要求甚麼條件，咱們力能所及，就答允照辦，不知郭兄意下如何？」

「劉兄高見，實合郭某心意，先救大人脫險，其他的再作打算。」

「兩位隆情盛意，妾身先行謝過了。」

「原則決定了，但也不能全無準備，這就要郭兄安排了！」劉文長道：「解救了知府大人之後，能再擒下來人，這就兩全其美了。」

郭寶元心中忖道：「作師爺的，果眞是多了一個心眼，商量好的事情，却又把罪過推到我的身上。心中念轉，口中說道：「不錯，擒到他，殺死他，再好不過，但玄陰寒冰掌，霸道得很，郭某願冒險一戰，可是勝算不大，對劉兄的保護，恐怕很難週嚴！」目光轉到程小蝶的身上，接道：「這方面，也還要小姐幫一把了。」

程小蝶點點頭，道：「好！我這就去準備一下，如果你們推斷不錯，對方是隨時會來了。」

程夫人瞪大眼睛看着女兒，欲言又止。

這是救他丈夫的事，郭捕頭點名求助，自是不好阻止，何況，女兒已一口答應了。

程夫人更加心亂如痳了，萬一丈夫救不成，再賠個女兒進去，可是逼她上吊了。

不過，最擔心的還是劉文長，他已聽出了郭寶元心中有火，也非常恨他既作主張，又自己先行脫罪的說法，他明白敵人可以殺他，郭捕頭也可以藉故宰了他，本是刀切豆腐兩面光的好主意，一旦被人看穿，就成爲老鼠鑽進風箱裏，兩面不是人了，當下輕輕咳了一聲，道：「郭兄，動手的事，要斟酌一下了，我們用意是拯救大人，別要大人未救成，反把夫人、小姐也拖了下去。」

郭寶元淡淡一笑，道：「夫人可以避開，小姐一身武功，恐不在郭某之下，自保當無問題，如若情勢危險，郭某也會拚命纏住敵人，讓小姐先行退走，但一切還要劉兄作主，郭某聽命行事。」

劉文長笑一笑，道：「好！就這麼說定了，敵人隨時會來，夫人先請退下，我們就在這裏等候來人。」

程夫人搖搖頭，道：「夫妻同命，我要在這裏陪着硯堂，生則同生，死則同死了。」

劉文長道：「這種事，我們也不便勉强，郭兄，如何佈置就看你的了。」

「任何佈置，都逃不過來人的眼睛！」郭寶元道：「倒不如坦坦蕩蕩，以示君子之風，陳剛。」

「屬下在。」

（未完．一一）

上文提要：壽宴酒過三巡，在大家逼問下，駱致遠終於承認自己霸佔謎圖，並恬不知恥地說，此圖本就是他之物，這話引致中途闖進的萬千歲萬分憤怒，當衆揭穿駱致遠所耍的陰謀手段，這時更引發在座者的氣憤，巨蛟幫衆人再也忍耐不住，首先發難，一時間廳內外變成了激戰的沙場，羣豪雖英勇，但是駱致遠早已設下機關與射擊手，令衆人陷入險境，正危急時，外面殺來一支巨蛟幫援軍……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武林謎圖

長龍一戰元氣傷　回巢整頓迎新戰

巫飛仙冷笑道：「我若要報名，豈非與你一般見識？」

駱長沙聞言猛喝一聲，人未至，掌風已先發出，巫飛仙「錚」地一聲抽出劍來，閉氣迎了上去。她知對方內力深厚，非己所能及，是以採取游鬥，以耗對方內力。

楚天翔見巫飛仙出現，鬆了一口氣，轉頭望戰場，余耀祖已危在旦夕；孟四海與駱冰之爭，難分勝負；魯金對付鐵羅漢，穩操勝劵；因孫三被殺，徐海寧獨鬥司馬崑崙及司馬天山，又陷於險境，劉小山接替甄成祥鬥熊夢虎，仍可支持；獨臂刀王沒有對手，斷殺了一陣，聯同幾個人合攻萬千歲；景飛雨、駱嶽則將歐陽超夫婦迫得連連後退，不相師太與不染則不知去了何處。

雖然形勢不好，都不如白髮娘子之險惡，何況他跟白髮娘子之交情，非同一般，是以毫不猶疑，奔去解其危。他長劍先往梅弄雪後背刺去，喝道：「梅幫主，該由咱們印證一下了。」

梅弄雪聽他出劍竟有風聲，暗吃一驚，不敢怠慢，連忙回身擋架，楚天翔不再打話，展開攻勢，他雖與駱長沙惡鬥了一場，但梅弄雪亦如是，誰都不佔便宜，不過梅弄雪粉臂却多了一道傷，是故鬥了三四十招，楚天翔便佔了上風。

白髮娘子去了梅弄雪之後，才能喘一口氣。「小妹妹，你還是停手吧！」

駱雪道：「你若肯投降，我便立即停手。」

「眞是傻丫頭，」白髮娘子道：「姑奶奶是感你適才留力之恩，方勸你停劍，乃不想毒殺你也。」駱雪雖然忌憚其毒物，但在此種情況下，又豈能臨陣退縮。

白髮娘子又嘆了一口氣，道：「你還是換別人上來吧！我不想殺你，但你若要對我不利，便莫怪姑奶奶了。」

不料駱雪在這方面却十分固執。「只要你不與家父作對，我便立即叫他們讓開一條路，給你離開。」

白髮娘子輕笑道：「眞是傻丫頭，你爹肯麼？不信你問問他。」駱雪聽她這樣說，便不敢回答了，以前她對父親甚有信心，但經過今日，連她也懷疑父親是個嗜殺之人，而且名利心極重，可是要她在此等情勢之下，反叛父親，却也做不出來。

半晌，駱雪忽道：「你快走吧，我不爲難你。」言畢收劍而退，白髮娘子雖然不會走，但却樂得停下來喘息。

就在此刻，猛聽萬千歲一聲大叫，楚天翔回首望去。只見他胸膛上釘着一把單刀，但他依然十分兇狠，雙掌猛揮亂拍，使得圍攻他的人，狼狽地退後，獨劈刀王丁兆麟輕嘯一聲，凌空躍起，飛脚向萬千歲踢去。

他連環兩腿，左脚踢萬千歲顏面

，右腿蹬向萬千歲胸膛上那把單刀的刀柄。

萬千歲雙眼已瞎，只憑風聲辨位，只見他雙掌迅速翻上，與此同時，猛覺胸膛上傳來一道巨力，同時一陣疼痛，但他雙掌亦已緊緊抓住獨臂刀王的小腿，刹那之間，他身子如皮球般倒飛，也拉動着丁兆麟後退。

丁兆麟但覺腿上疼痛難當，但想再給對方一腿，以便擺脫糾纏，可是萬千歲已一個轉身，身體向丁兆麟上身滾去，由於他雙手緊抓着丁兆麟小腿，如此一來，丁兆麟的左腿，不由自主地舉了起來。

「啪！」他脛骨已斷，但丁兆麟亦一掌擊在其天靈蓋上，刹那間，腦漿迸裂，一命嗚呼，可是他臨死前之一搏，却敎在場的人膽戰心驚。

一個武當俗家弟子見狀，連忙提劍奔出，向地上之丁兆麟刺去，冷不防旁邊長龍幫幫徒刀劍齊舉，兵刃全刺在其身上，那漢子十分剛烈，臨死前乃將長劍刺下去，霎時間，慘叫聲同時響起。

這一戰實在慘烈之至，令人心底生寒，亦令人熱血沸騰。

驀地，廳內發出「轟隆」一聲響，接着是一片驚呼聲，原來地上突然出現活板，地板翻開，現出一個地洞來，正邪雙方猝不及防，許多人都跌了下去。

楚天翔忍不住罵道：「你眞是喪心病狂，連擁護你的人也不放過。」

駱致遠冷笑道：「你少擔心，只要是擁護老夫的，到了下面，自然有人接應，死不了的。」他倏地一掌掃進去，然後又來一個風車大轉身，余耀祖剛閃過他那一掌，見狀不由一怔。忽然一陣冷風襲至，要閃避已來不及，原來駱致遠不願再跟他磨下去，使詐來了一個虎尾腿，余耀祖不察，小腹被踢，如遭巨木所撞，身子倒飛，撞在一根柱子上，一陣「勒勒」聲響，脊骨已斷了好幾截，接着「噗」然摔落地上。

駱致遠厲聲道：「誰反對老夫，便跟他一樣下場。」

朱乙乙見鐵羅漢勢危，喘息了一陣，便提劍上前助他，魯金回頭冷笑道：「臭丫頭，你是壽星公吃砒壩，嫌命長啦！」

朱乙乙道：「鐵堂主，快發霹靂彈。」

鐵羅漢已受了傷，只是爲了保命，只好苦苦支撐，此時來了助手，鬥志一鬆，退在一旁，直喘大氣。但朱乙乙對付魯金，可也不輕鬆，只是她沒有受傷，情況總比鐵羅漢稍佳。

鐵羅漢喘息稍定，便惡向膽邊生，取出幾顆霹靂彈來，往長龍幫人多之處抛去，三番出手之後，已弄得長龍幫上下，人人自危！鐵羅漢哈哈大笑。「如今你們該知道霹靂堂之厲害吧！」

駱致遠剛殺了余耀祖，雄心壯志，輕嘯一聲，向鐵羅漢急奔而去，鐵羅漢笑道：「你要尋死，可怪不得我。」脫手向他發出三彈。

駱致遠遙發一掌，一股勁風湧出，忽然蓬地一聲，第一二顆霹靂彈爆開，所幸他反應快，立即使了個千斤墮，降落地上，第三顆霹靂彈飛至，他再也不敢大意，袖管一拂，將其捲飛，不料却落在楊再旺身邊，「蓬」地一聲，將他的大腿炸傷。

勞劭眼明手快，單刀過處，將他一條胳臂卸了下來，幸而他手下衆多，立即湧上去，將他救下去。

這一來，饒得駱致遠武功超羣，也不敢大意，鐵羅漢躍上一張桌子上，居高臨下，道：「誰敢再過來。」

易爭鋒忽然走過去，道：「老鐵給我幾顆，讓我也請他們嘗嘗霹靂神彈之滋味。」

鐵羅漢問道：「老易，你怎地改變了主意？」

易爭鋒罵道：「他娘的，駱致遠只求勝利，不管手下生死，小弟看得心寒，再跟他有甚麼前途？倒不如學你一樣，先來個痛快吧！」說着伸出手去。

鐵羅漢不虞有他，俯身取了幾顆霹靂彈要交給他，說時遲，那時快，只見易爭鋒伸上去的手突然加速，一掌擊在鐵羅漢的胸膛上。

他有備而來，蓄勢以發，鐵羅漢則毫無防備，被打得整個人都飛了起來，他身上的霹靂彈也都向四周抛洒。易爭鋒剛笑了兩聲，忽然一陣蓬蓬聲響，霹靂彈摔落在地上及桌子上，紛紛爆炸，易爭鋒料不到有此一着，被炸得血肉糊模，砉然倒地。

易爭珠大吃一驚，奔前悲呼：「大哥！」可是易爭鋒已不能回應她。

鐵羅漢倚在手下懷中，凄然笑道：「惡有惡報，老易啊老易，你一向機心深沉，但人算不如天算，死了可怪不得我！哈哈！」他只笑了兩聲，笑聲便停止了，同時嘴角湧出一股鮮血來。

就在此刻，猛聽一道長嘯，緊接着，屋頂破洞飛下一個人來，可不正是白衣神劍袁鐵舟，楚天翔喜呼一聲師父。袁鐵舟充耳不聞，走前兩步，道：「飛仙退下，且讓愚兄來領敎他的魔掌。」

巫飛仙跟駱長沙鬥了近百招，駱長沙「搜魂掌」果然名不虛傳，打得巫飛仙一身是汗，袁鐵舟來得正是時候，可是她想抽身，却半步也退不得，袁鐵舟長劍一絞，一招便將他倆分開。

駱長沙冷冷地道：「何必施車輪戰法這般痲煩？索性兩個人一齊上吧！」

袁鐵舟道：「你若贏得了某手中長劍再逞强未遲。」

巫飛仙稍事喘息，見乃徒不敵魯金，乃走過去，不料却讓駱致遠截

住。「急甚麼？還有老夫呢！」巫飛仙不吭一聲，咬牙苦鬥。

此際廣場上又傳來一道震耳之响聲，原來董存禮及白如霜夫婦，率領兩百名巨蛟幫生力軍殺至。

巨蛟幫生力軍一至，首先衝擊了長龍幫之弓箭手，邵凌霄急道：「大家別自亂陣脚，回身射箭。」但他們已慢了一步，生力軍之先鋒已衝到跟前，雙方短兵相接，弓箭已不起作用。

廣場上之形勢有了轉變，白道佔了上風，長龍幫幫徒不斷向大廳退去，而大廳內的人却又不斷往外面退了出來，不過大廳內之形勢，顯然是長龍幫佔優勢。

忽然有人高呼道：「不好啦，後院起火了！」只見紅光和黑烟似柱子一般冲天而起，原來袁鐵舟先到後院放了火，然後再到大廳。

景飛雨和駱嶽跟歐陽超夫婦鬥了三四百招，不斷佔上風，司馬玉一個閃失，腰上中了一劍，劍網破綻更多，歐陽超愛妻心切，轉頭問道：「老伴，你傷得如何……」話未說畢，脅下一涼，已中了司馬崑崙一刀。

這一刀自左胸第五根肋骨與第六根之間透進去，直抵心房，歐陽超但覺心房一陣收縮，緊接着雙眼一黑，便甚麼知覺也沒有了。

司馬玉悲呼一聲：「老娘跟你們拚了！」她不顧一切，拚命反攻。

徐海寧見狀急道：「夫人節哀順變，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可是他功力雖深，但一人獨鬥司馬天山昆仲，亦頗感吃力，何況孫三死在眼前，給其精神上之震盪更大。

司馬崑崙冷笑一聲：「姓徐的，你自己看看，你們已死得差不多了，還能支持多久？」

楚天翔比較輕鬆，邊戰邊縱觀全場局勢，得知再打下去，形勢更加不妙，是以急道：「諸位快退出大廳外面，再作計議。」他言出必行，首先棄了梅弄雪，向魯金殺去，人未至，已喝道：「第三招。」

朱乙乙一見到他精神大振，毫不思索，使出雙劍合璧之第三招，魯金怎能與駱長沙相比？只一招，肩膊上便掛了彩，倉皇而退。

楚天翔道：「向大門殺過去，諸位請跟咱們來。」他倆所到之處，血肉飛濺，他倆首先至徐海寧處，楚天翔道：「先殺了這兩斷，第一招。」

司馬昆仲早已見到他倆雙劍合璧，招式奇特，威力絕大，不敢攖其鋒，聞風而遁，楚天翔也不追趕，又奔向司馬玉處。

景飛雨怒道：「臭小子逞甚麼勇，先吃老子一招。」他手臂剛抬起，雙劍合璧第五招恰好施展得淋漓盡緻，朱乙乙長劍一至，已將其手臂斬斷，駱嶽見勢色不對，慌忙退後。

楚天翔道：「誰還敢攔阻！」他倆此時後面已跟了一大串的人，藉他倆開路而前進。孟四海與駱冰正殺得難分難解，兩人都已有筋疲力盡之感，只是不能罷休，此際大軍一至，不約而同，向兩旁退開。

如此一來，除了袁鐵舟，巫飛仙等數人之外，其他的都尾隨楚天翔和朱乙乙殺出大廳之外，這當中還因爲有人見大廳已起火，深知乃危險之地，是以不大加以阻止，方會這般輕易。

出了大廳，羣豪不由自主地用力呼吸起來，彷彿到了另一個世界。台階上倒了許多長龍幫幫徒之屍骸，絕大部分都是弓箭手的，而鬥得最激烈的一對，却是邵凌霄及戴朗星。

俄頃，擁戴駱致遠的那批武林敗類也衝了出來，混戰繼續，白英爲逞强，首先衝前，截住熊夢虎。

梅弄雪則遭勞劢之襲擊，司馬天山和司馬崑崙兄弟一向秤不離砣，砣不離秤，是楚天翔向朱乙乙打了個眼色，雙雙上前，司馬天山又驚又怒：「臭小子，咱們正想剝你的皮。」

墨麗殺了對手之後，跑了過去，對勞劢道：「副幫主，這個讓給我，姑奶奶要看看這女人有多凶。」勞劢讓開，見馬不歇空閑着，便殺了過去。

魯金大刺刺地往中間一站，喝道：「誰敢應戰。」劉小山趦趄不前，魯金冷笑一聲：「敗軍之將，夫復言勇，老夫不殺你，給我滾！」

孔勝天忽然排衆而出，輕搖羽扇道：「山人陪你玩幾招，未知是否有資格？」他態度從容，一副有恃無恐之態，魯金心中反而嘀咕起來。「怎地？是山人不夠資格，還是魯當家的不敢應戰？」

魯金怒道：「放屁，你是甚麼東西？不過是憑藉點鬼門道罷了，有何眞實本領？老子又怎會怕你？」

孔勝天笑容不改。「論鬼門道你們長龍幫最多，在大廳之內設置機關陷阱，連自己人也陷了進去，却不知是甚麼眞實本領。」

魯金老臉微微發熱，大喝一聲：「老子如今便給點眞實本領你瞧瞧！」言畢擧掌撲前。孔勝天雙脚一錯，輕輕鬆鬆便閃開，魯金連攻六七招，連他一片衣角也沾不上，原來孔勝天武功並不强，但他懷有一套武林已失傳之絕學：「飛蟒繞林迷踪步」！

魯金連攻十多招，徒勞無功，孔勝天似穿花蝴蝶般，在長龍幫幫徒人叢中轉動，魯金一時性急，反而傷了自己一名手下。他盛怒之下，喝道：「你們都給老夫滾開。」

他在長龍幫中有崇高的地位和威信，但此刻非比尋常，强敵環伺，豈能說跑便跑？劉小山見他足夠應付，鬆了一口氣，上前助徐海寧鬥駱嶽。

駱霜嬌叱一聲，「不要臉，兩個打一個。」上前截住劉小山。

劉小山急道：「俺不跟女人打架，快換一個。」

駱峯恰好自內堂趕出來，邊呼邊向他跑過去。「後堂火勢已經形成，救無可救。」說着抽刀劈向劉小山。「妹子你讓開，讓愚兄來收拾他。」

猛聽一個女人尖叫起來：「霹靂堂的畜生，誰敢跟姑奶奶決一死戰？」

鐵羅漢掙扎欲起，却被他手下按住。「這臭婆娘目中無人，老子非教訓教訓她不可。」

楚天翔道：「快先扶他離開。」他與朱乙乙雙劍合璧，殺得司馬兄弟頻頻遇險，是以尚有餘力觀察戰場。

霹靂堂的弟兄架着鐵羅漢往外闖，鐵羅漢兀自呼道：「賞他們幾顆神彈，一顆給那個嫁不出去的臭婆娘。」

易爭珠氣得七竅生烟，却又忌憚霹靂神彈，不敢追上去，只好把怒氣發洩在其他人身上。

此刻大廳內火勢已頗大，到處都是濃烟，還在裡面的人都忍受不住，紛紛跑了出來，包括袁鐵舟、巫飛仙、駱致遠和駱長沙。

楚天翔問道：「師父，裡面還有沒有人？可曾見到峨嵋派的不相師太？」

袁鐵舟獨鬥駱長沙，處於下風，聞聲只簡短地答了一句：「沒有！」巫飛仙獨鬥駱致遠，亦力有不逮，看來再鬥下去，絕對討不到好處。

楚天翔當機立斷，道：「大家合力往外闖，錯過今日，再思報仇。」

駱致遠高聲呼道：「長龍幫的弟兄聽着，一個也不能讓他們逃脫！還請諸位好友加把勁，畢功於此役，明天武林便是咱們的，大家共享富貴榮華，一齊去找尋武林謎圖所記載的寶藏。」

孔勝天哈哈笑道：「諸位剛才都看見了，他不擇手段，打開機關，朋友敵人一齊陷進去，這種人會跟你們共同富貴？這是與虎謀皮，將來他還會一個一個將你們剷除掉，除非你們甘心當其走狗。」

駱致遠咬牙道：「魯兄，替我將他碎屍萬段！」

孔勝天笑聲更响：「駱幫主你何其心虛？若我說的不是事實，你又何必緊張？」他一口氣閃避魯金數十招，未還過一次手。

魯金怒道：「縮頭烏龜，你幾時方敢老老實實接我一招？」

孔勝天聽他說話已帶氣喘，知他已耗了不少眞力，乃冷笑道：「你放心，山人一出手，你便得躺到地上去。」

魯金大怒，攻勢更急。孔勝天正要他如此，只要對方攻得急，便難免會露出漏洞，體力消耗亦更快。

兩人又鬥了二三十招，孔勝天第一次出手，他右手抓着羽扇，左手五指合駢，突然向魯金脅下刺去，原來他五隻手指，全戴着三寸長之鋼指套，尖端十分鋒利！

魯金見他一出手便攻向自己之空門，吃了一驚，急忙退開。孔勝天又呼道：「諸位好友，快殺出一條血路。」

魯金一退再進，呼道：「那有這般容易？」

孔勝天左手再出，這一次却拋出一顆黑乎乎的彈丸，孔勝天烈燄彈之威力，魯金剛才已經見識，豈敢讓他沾身？雙掌縮在袖管內，將彈丸拂開。

說時遲，那時快，孔勝天左手再度向前「刺」去，魯金冷笑一聲：「米粒之珠也放光芒。」沉臂去格，不料孔勝天手腕一抖，食中兩指之指套突然飛脫出來，向魯金脅下射去。

變生肘腋，魯金做夢也想不到，他有此一招，來不及閃避，被射個正着，孔勝天一得手，立即抽身後退，呼道：「快衝出去！殺！」他揚手向前拋出一顆烈燄彈，火光一起，長龍幫幫徒紛紛閃開。

魯金中了兩記，又驚又怒，因指套入肉太深，他不敢取出來，忍痛標前。「你們都讓開，今日老子不殺死這斷，誓不爲人。」

孔勝天冷笑道：「你早就該做鬼了。」脫手又洒出一蓬鋼針。「針上有毒，您請小心。」

魯金氣得七竅生烟，却也不敢大意，雙臂揮舞，利用衣袖將鋼針撥落，剛垂下衣袖，猛見一柄飛刀已經射至，他來不及抬臂，只好挪步閃身。

不料那飛刀使了巧勁，倏地一沉，再向旁成弧圓形飛去，魯金那料得到有此一着？「噗」地一聲，飛刀射進魯金左腿，他猛一聲大叫：「刀上有毒？」

孔勝天冷笑道：「早就提醒過你了，無毒不丈夫，你不仁我不義，公平交易，魯總管，再見了。」魯金虎吼一聲，勉力向前掠去，但覺左腿已全痲木，落地時站立不穩，砰地一聲，跌倒於地。

論眞正實力，羣豪是有所不如，而且折了幾員大將，死傷頗巨，如今不外剩下百餘人，再不殺出重圍，全軍盡墨，絕不爲奇。

楚天翔忽然高呼問道：「峨嵋派的師傅們，你們可曾見過不相師太？」衆民均答沒有，楚天翔又道：「請師傅們派幾個人找一找。」

孔勝天道：「會否適才跌落陷阱中？」

楚天翔道：「不會，那之前，大廳內便已無其踪影！」

話音剛落，忽然「轟隆」一聲响，屋簷上之瓦片碎裂，兩個人自上跌了下來，那兩人姿勢十分怪異，盤膝趺坐之態，落地之後，原式不變，面對面盤膝而坐，四掌相抵，一看便知兩人在比拚內力。

定睛一望，正是不相和不染！這種高手以內力比高下，非常危險，敗的一方必要承受對方施予之內力，輕則重傷，重則死亡，是故雙方都十分緊張，巫飛仙呼道：「快派人保護不相

師太。」

勞劭道：「長龍幫，若果你們尚有點人性的，便請莫插手，兩位高手之勝負，由她倆自己決定。」

楊再旺道：「別管那老尼姑，最重要的是阻攔他們衝出重圍。」

話音剛落，忽見不相和不染身子均是震了一震，不相上身向後一仰，不染則一動不動，長龍幫幫徒立刻發出一陣歡呼聲。

旋見不相自地上掙扎着站了起來，嘴角鮮血汨汨淌下，她弟子連忙上前扶住他，駱霜上前一探不染之鼻息，入手冰涼，不禁失聲道：「不好，不染沒了呼吸了。」

駱致遠罵道：「逆女還不去攔截敗兵，你管她是死是活。」駱霜不敢吭一聲，返身追前去了。

楚天翔高聲問道：「師父，你和巫前輩也走吧！」

駱長沙冷笑道：「丟下頭顱，老夫便不管你們走不走。」他雙掌加重內力，把地上之雜物全刮上天，旁邊的人吃他罡風波及，都被震了開去。

袁鐵舟道：「你們先走，不必理咱們。」楚天翔和朱乙乙那裡肯獨自走？若想助乃師，必須先殺了司馬兄弟！兩人心意相通，一連三招絕學，司馬崑崙閃避稍慢，右臂被楚天翔劍刃削斷，司馬天山又驚又怒，想拉乃弟退後，但楚天翔和朱乙乙組成的劍網十分嚴密，如何退得開？

旁邊之長龍幫爪牙如熊夢虎立即上前搶救，楚天翔道：「乙乙，咱們加一把勁。」他手臂一沉，又在司馬崑崙大腿上刺了一記，司馬崑崙根本沒有再戰之力。

熊夢虎雖然頂了司馬崑崙之位，但由於未能互相配合，威力大減，依然抵擋不了楚天翔兩人之攻勢，熊夢虎大驚：「你們還不快來。」

楚天翔眼尖，見巫飛仙形勢已十分危殆，低聲向朱乙乙道：「咱們向令師那方殺過去。」對手無心戀戰，兩人要突圍實在太容易了，司馬天山和熊夢虎，虛晃一下便讓開。

楚天翔道：「前輩且先歇歇，讓晚輩與乙乙鬥這惡魔。」他長劍一圈，便將駱致遠的刀招接下去。巫飛仙還待堅持，但見愛侶亦不敵駱長沙，乃道了聲小心，抽劍向袁鐵舟奔去。

袁鐵舟正在吃緊，巫飛仙加入戰團，精神不由一振，這段時日兩人因潛心創新招，不但感情大增，而且對對方之劍法當眞是瞭如指掌，鬥了一陣，心意相通，配合起來更是絲絲入扣，反佔了上風。

駱長沙冷笑。「所謂正道之士，原來都多慣倚多爲勝，眞敎老夫佩服。」袁鐵舟和巫飛仙不再打話，默默苦鬥。

駱致遠見兩個後生小輩劍法如此神奇，亦暗暗心驚：「今日若敗在他倆手中，當眞是陰溝內翻船了。」轉頭瞥了乃叔一眼，見駱長沙亦呈不支，心頭更驚，不由生了腳底抹油之念。呼道：「你們快上來，將這兩個小子亂刀殺了！」

由於羣豪大部分已衝出廣場之木柵，是以剩下來之長龍幫幫徒，毫無困難便圍了上來，白髮娘子本來已脫了重圍，見狀又重新殺回去。

楚天翔急道：「姐姐快跑，不要管咱們。」話音剛落，忽然轟隆一聲巨響，震得人們耳鼓嗡嗡作響，原來大廳橫樑被火燒斷，屋頂便塌了下來，一時之間，瓦片四濺，火舌橫捲。

在大廳外苦鬥的敵我雙方，全被波及，不由自主全部放棄對手，向廣場掠去，有被火舌捲及的，在地上滾動，將火壓熄，只有駱長沙、袁鐵舟和巫飛仙三人仍在苦鬥。

再看台階上之屋簷亦將塌下，駱致遠忍不住道：「叔叔快下來廣場。」駱長沙何嘗不想走？只是袁鐵舟勝券在握，不肯功虧一簣，反而拚力緊緊將對方纏住。

駱致遠無人交戰，不上去助戰麼，怕事後遭駱長沙怪責，甚至迫他拂袖而去，上去助戰，若萬一屋頂塌下，引致受傷甚至死亡，就非常不値。

就在此刻，袁鐵舟已得手，劍尖在駱長沙右臂上添了一道不淺不深之傷口，駱致遠再不猶疑，身子如離弦之矢般射出去！

與此同時，駱長沙猛地長嘯一聲，雙掌如弓，身子半旋，發出兩股強勁無匹之掌風。這是他畢生功力所聚，非同小可，袁鐵舟和巫飛仙勝券在握，不肯與對方硬碰，雙雙後退。

說時遲，那時快，但見駱長沙雙腳一頓，拔空而起，雙手如托物之狀，人未至，掌風先至，擊在已經燒焦的橫樑上，屋頂立即塌下。

駱長沙有備而來，去勢未竭，破洞衝天而起，袁鐵舟和巫飛仙正在後退，袁鐵舟見對方躍起，已猜到其心意，立即拉着巫飛仙躍出台階，相反，駱致遠剛好衝上去，急切之間，沒法立即轉移重心，向後倒退，只好揮掌護住頭面。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若白駒過隙，眨眼即過，待四條人影全部離開險地；廣場上的人方定下神來，駱致遠被一塊瓦片擊破了頭，血流披面，臉色鐵青，在瓦礫中跳了起來。

袁鐵舟猛喝一聲：「退！」他仍與巫飛仙雙劍合璧在前開路，楚天翔和朱乙乙則在後押陣，駱致遠仍想派人去追，駱長沙道：「算了吧，錯過今日，明日尚有機會。」原來他左臂受傷甚重，適才拚力發掌，把血都迫了出來，衣襟及袖管全是血漬。

駱致遠只好獻殷勤地道：「還不快拿藥來替總護法止血。」

駱長沙冷冷地道：「不必緊張。」他自己封住傷口附近之穴道，後道：「快悄悄派人偵察他們之下落及動

向。」駱致遠立即派出飛鴿堂之幫徒去偵察。

羣豪衝出沙市鎭，方鬆了一口氣，此刻人人均感到前所未有之疲乏，袁鐵舟見天色已經向晚，忙道：「諸位，咱們尚未脫離險境，請大家加把勁，到了荊州城再休息。」羣豪只好鼓起餘勇，繼續前進。

到了荊州城，仍住進黃財主家，羣豪邊檢視傷者之傷勢，清點死亡人數，邊惋惜適才袁鐵舟那一劍未能取駱長沙之命，否則長龍幫便可瓦解。

袁鐵舟笑道：「諸位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果眞如此，在下又何必請大家衝出重圍，事實上在下與巫女俠，均已鬥到筋疲力倦之境界，再打下去，說不定死的是咱倆。」

孟四海邊裹傷邊道：「說這種廢話，有個屁用，袁大俠，你認爲咱們下一步該如何做？莫不成就這樣挾着尾巴逃跑？」

袁鐵舟笑道：「這點其實要問大家，若諸位認爲應該還有能力跟對方再作一生死鬥，又何妨明早再殺回去！但假如沒有取勝之信心，又何須作無謂之犧牲。」大廳內議論紛紛，甚麼意見都有。

忽然有人高聲叫道：「要商量也得等塡飽了肚子之後才來，俺都快餓死了。」經他一提，衆人均感飢腸轆轆，於是又有很多人讚成。

巫飛仙道：「以我之見，諸位吃飽飯之後，應該早點休息，盡早恢復體力方是上策，有事待明天再商量。」此一建議得大多數人讚成。吃飽飯之後，羣豪果然各自覓地休息，但巨蛟幫頭領却不能歇息。

楚天翔先找到白英。「總堂主，咱們傷亡如何？」

白英慘然地道：「如今沒有受傷的只有十多個，生還者共八十七個！這一役眞是慘烈，各門各派也不知要再花多少時日方能恢復舊觀。」

楚天翔嘆了一口氣。「那已是以後的事了，目前的情況就敎人擔心，副幫主傷勢如何？」

「還好，若在平日，只須休息十天八日便能無礙，倒是敎主之傷勢較重，非二三十天不能痊癒。」

楚天翔問道：「那不相師太又如何？」

「內傷甚重，據屬下了解，不相是自知在招式上沒法取勝，又自忖自己畢力清修，內力修爲必比對方深厚，是以才千方百計跟對方比拚內力，果然殺了叛徒不染。」白英道：「其徒說明早便送師太回峨嵋山養傷，並將此行情況稟告掌門人。」

楚天翔點點頭，「你請副幫主到我房裡來。」白英去後，他自己去請師父及巫飛仙。過了半刻，楚天翔房內共坐了六個人，楚天翔、袁鐵舟、巫飛仙、朱乙乙、勞劭和白英。

楚天翔首先問道：「師父，你看長龍幫今晚會否來偷襲？」

袁鐵舟含笑道：「這是你身爲一幫之主考慮的，爲師只能協助你，主次公私可得分清楚。」

楚天翔猛吸一口氣，道：「不管長龍幫今晚會否來偷襲，今次咱們巨蛟幫是主人，理當肩負起巡夜之責任，當然本座亦知道大家都很疲累，但責無旁貸，希望弟兄們再辛苦一夜。」

袁鐵舟聽得暗暗點頭，勞劭道：「這個屬下已先組了一支三十個人之巡邏隊，還派了七八個人埋伏在沙市至荊州的路上，萬一對方有所行動，能夠提早得悉，若幫主認爲人員不夠，稍緩再多挑選幾個。」

楚天翔道：「三十個已經足夠，只要在外面放哨的弟兄提高警惕，一有動靜便來報，尚來得及應變，把三十個分成兩班，輪流休息。」

勞劭望着白英道：「請總堂主負責上半夜，屬下負責下半夜。」

「不，你休息，下半夜由本座負責。」楚天翔轉頭問道：「師父，咱們是讓長龍幫將養生息，重整旗鼓，還是回頭再給他一擊？」

袁鐵舟吸了一口氣，道：「眞是進也難，退也難，若讓他們重整旗鼓，又不知要死多少個人，若回頭施襲，又力有不逮，須知長龍幫有座水塢，甚是秘密，也有機關設置，要殺進去，談何容易？何況是疲兵再戰。」

楚天翔道：「以弟子之見，最好是到本幫總舵將養，同時派人聯絡九大門派，希望他們派出高手，組成一支聯合隊伍，反擊長龍幫。」

袁鐵舟道：「這是最妥當之做法，但九大門派各家自掃門前雪，以前同仇敵愾之作風，已不復見，爲了對付長龍幫在此刻他們未必肯，除非長龍幫對他們已形成巨大之威脅。」

白英失聲地道：「如此說來，咱們不是沒有機會打敗長龍幫，而任駱致遠爲所欲爲？」

袁鐵舟輕嘆道：「那只能盡盡人事。」

巫飛仙道：「小伙子不必氣餒，所謂事在人爲，而且邪不能勝正乃不易之理，說不定事情不如咱們想像中糟。」

袁鐵舟道：「巫女俠說得有理，先這樣決定吧，你們早點休息吧！」他們告辭之後，楚天翔還去看望白髮娘子。

墨麗輕聲道：「敎主服了藥後，已經睡着了，幫主有甚麼事要我做的麼？」

「沒有，你早點休息吧！」楚天翔又去看鐵羅漢，鐵羅漢亦服了藥之後睡着了，他見一切料理得不錯，才去見董存禮夫婦。

白如霜問道：「幫主還不睡？」

楚天翔問道：「總管精神如何？有沒有受傷？」

董存禮道：「屬下沒有受傷，精神

比起其他弟兄好多了。」楚天翔乃請他協助白英巡夜佈防，最後去敲劉西的門。

劉西剛睡着，惺忪地問道：「楚幫主夤夜來訪，未知有何指教？」

「請問你們是否已報了大仇？」

劉西咬牙道：「想不到邵凌霄那廝，這些年來，武功精進，連老大也奈不了他何！」

「如此諸位有何決定？此處非安全之地，諸位是江湖人，不是武林人，跟長龍幫作對，只爲邵凌霄一人而已，明天還是轉到別處去吧，日後再伺機報仇。」

劉西一本正經地道：「楚幫主錯了，就憑長龍幫包庇邵凌霄，咱們便要跟它作對，除非邵凌霄死在咱們手中，方會罷休，咱們之安危，幫主不用擔心，既然已跟他們撕破了臉皮，還有甚麼好怕的？」

「在下祝你們早日達成願望，劉兄早點休息。」

楚天翔轉身欲走，却被劉西喚住。「楚幫主，你們有何打算？嗯，在下不是想過問貴幫的事，而是希望藉貴幫之力量，達到報仇之目的。」他苦笑一聲，續道：「幫主請勿怪咱們太過現實，但事實上爲了要殺邵凌霄，咱們這些人多少年來，吃遍苦頭……唉，咱們活在世上好像就是爲了向他討回公道般，而邵凌霄寄身長龍幫，單憑咱們幾個人，要殺他簡直是夢想。」

楚天翔沉吟道：「咱們準備暫時返回敝幫，再聯絡各地志士，以及九大門派，然後進行反擊，目前尚未有詳細計劃。」

劉西道：「咱們先到貴幫如何？反正只要是攻打長龍幫，咱們幾個便甘受貴幫驅策。」

「劉兄太客氣了，但敝幫却十分歡迎你們。」楚天翔告別劉西，又去找孔勝天。

孔勝天開門迎他進去，楚天翔道：「今日若非得先生力援，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孔勝天緩緩地道：「可惜山人沒法事先進內佈置，否則今日說不完已可完全扭轉形勢。」

「先生天縱奇才，才華橫溢，眞是眞人不露相，力尅魯金更令人擊節讚賞，在下今夜來訪，便想聽聽您的高見。」楚天翔誠懇地道：「希望先生不吝指教。」

孔勝天嘆了一口氣。「可惜手上已無兵將可用，否則如今殺回去，乃最佳時機！唉，錯過今日，也不知何時才能再找到機會，天意如此，夫復何言。」

「在下也知今夜是最佳時機，但無兵將可用是事實，只能求諸以後了。」

孔勝天道：「天意如此，也許駱致遠命不該絕，也許武林尚需受折磨，人力能改變麼？打一場生死戰，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下一次該如何行動，如今誰也說不上。」他忽然反問：「幫主有信心麼？」

楚天翔道：「在下堅信邪不能勝正之理，一定能取勝。只是正如你所說，下一次之機會不知會在何時，先生明天行止如何？」

孔勝天哈哈一笑。「山人既然已答應甄成祥，助你挫長龍幫，如今他雖已死，但大丈夫一諾千金，今後之行止，山人只能聽你的。」

「謝謝先生。」楚天翔猛覺自己責任又重了幾分，吸了一口氣，方道：「明早咱們返回敝幫，一是將養生息，二是派人聯絡各地志士，以及九大門派，重組一支精銳的隊伍，然後再與長龍幫決戰，先生有何高見？」

孔勝天道：「暫時也只能如此打算……區區尚未理出頭緒來，只好先跟你到貴幫了！哈哈，不去你那裡，目前也回不了家。」

「不管先生能不能回家，敝幫都歡迎你長住。」楚天翔又跟他閑談了一下，然後回房休息，他根本不敢睡，奇怪的是師父竟然不在房內，楚天翔無暇去理會他，一天惡鬥，勞心勞力，他實在疲不能興，是故匆匆上床，盤膝運功調息。

近來他功力大進，很快便進入忘我境界，眞氣在體內運行了七個大周天之後，他才散了功。此時又精神奕奕矣，乃掛上了長劍，走了出去，抬頭一望，恰好月在中天，遂跟白英交班。

楚天翔雖然身爲一幫之主，但身先士卒，不斷在大院內來回巡邏，幸好一夜平安無事，直至天亮，有個在外面放哨的手下回來報告：「幫主，咱們幾個人，埋伏在沙市通往荆州的大小路上，但不見長龍幫有何動靜。」

楚天翔道：「好，你先去休息吧！」他又把勞劭找來，令他派人把昨夜在路上放哨的弟兄換回來。

過了一陣，羣豪都起床了，盥洗之後，集中在大廳內吃早飯，看看已吃得差不多，楚天翔便長身道：「諸位，你們經一夜思索之後，認爲咱們下一步該如何辦？」

羣豪臉臉相覷，竟無一人回答，過了半晌，孟四海方道：「你是頭兒，還是由你決定吧！」

「不敢當。」楚天翔乾咳一聲。「在下昨夜找幾位好友商量一下，覺得今番傷亡慘重，實在難以再發動攻勢，因此決定到敝幫總舵將息，一面通知九大門派，一面聯絡各地志士，希望能組成一支精銳隊伍，尋機再鬥駱致遠，若各位願意到敝幫的，敝幫無任歡迎，若另有去處者，來去自由，只希望路上小心。」

大廳一陣嗡嗡的商議之後，大多數的人都願意先到巨蛟幫再作計議。楚天翔十分興奮，立即着手準備。峨嵋、少林、武當及霹靂堂的人首先告辭，餘下的人等候船隻去巨蛟幫。

是次大戰，羣豪損傷甚巨，就是巨蛟幫之精銳，亦所剩無幾，但驟然間又來了好幾員猛將，山裡仍然熱氣騰騰，把愁傷之情，冲淡了不少。

楚天翔回去之後，花兩天工夫策劃和檢討，第三天開始，又組織人員，開始新的、艱苦之訓練。在弱肉强食之武林中，正義和眞理，很多時候還須用武功去維護，武功低微，不但維護不了正義，甚至連性命也保不住。

與此同時，巨蛟幫及五毒敎諸頭領，經過商議，決定派了十多個人去打探長龍幫之訊息，同時加緊治療受傷之弟兄。

天盛鏢局舊袍一個不少都活着，而且還帶了十來個同行，這批人基本沒有受傷，困在山洞裡，每日也是以練武來打發日子，宿野雖已死，其餘未死之手下，亦留在山中，徐海寧、劉小山和孔勝天均不回家，還有袁鐵舟和巫飛仙。山中之實力大增，但以此批傷殘，難與長龍幫作對，實力有未逮。

袁鐵舟和巫飛仙經過是次與駱長沙較量，均自知不如對方，兩人一回山便萬事不管，只關在洞裡，冥想和創作雙劍合璧之新招式，除楚天翔和朱乙乙，偶去請安，其他人全不准走近。

在山中關了七八天，這天傍晚忽見一名漢子氣急敗壞地跑去向勞劭報告：「副幫主，屬下是前幾天被派出去，打探長龍幫的消息的。」他喘了一口氣，方能繼續說下去。「昨天凌晨，天未破曉，便見一隊船兒，自山腹中駛了出來，逆水而上，不知何去？」

勞劭又急又怒，沉聲道：「你怎地如此糊塗，既然不知何去，爲何不再跟踪？」

那漢子叫周信忙道：「啓稟副幫主，白英和霍青兩人已追了下去，另外，屬下回來之前，已通知了附近之梁小樑，請他知會其他兄弟，化裝跟踪，接應白英和霍青，屬下則馬不停蹄地趕回來報訊。」

勞劭化怒爲喜，連忙稱讚他幾句，又着他去領獎和休息，然後回內堂向楚天翔報告。楚天翔又驚又喜，脫口道：「看來他們是待傷勢已治得差不多，才開始轉移的，快去請敎主他們來開會！」他自己則去找袁鐵舟。

過了頓飯工夫，山洞內之小廳已坐滿了人，首先由周信將情況說了一遍，巫飛仙比較仔細，問道：「依你看他們是轉移到別處，還是另有所圖？」

周信道：「他們行動十分謹愼小心，沒帶多少東西……這個屬下不敢判斷。」

袁鐵舟接問：「今日之前，他們有何舉動？」

「毫無舉動，咱們甚至想冒險進內查探，但他們住在水塢內，又有地道，是以咱們不敢打草驚蛇。」

巫飛仙轉問道：「小楚，你看如何？」

楚天翔沉吟了一下，問周信。「他們一共乘多少艘船？除了長龍幫的人之外，是否還有外人？」

「有，還有許多外人，他們共乘四艘雙桅大船。」

楚天翔深深吸了一口氣，道：「恕我大膽說一句，駱致遠不是轉移，更不是逃跑，而是去找尋武林至寶。」

袁鐵舟頷首道：「不錯，除非他不想再駕馭那些武林敗類，否則必須實踐諾言，當然也有可能利用那些人，替他找尋武林至寶。」

楚天翔道：「不管如何，咱們尾隨其後，說不定有偷襲之機會。」

劉小山道：「事不宜遲，咱們立即起程跟踪吧！」

楚天翔道：「不急，既然他們逆水而上，料會經過此處，待他們走後再追踪未遲，可惜咱們不知他們要去何處，否則便可提早到目的地埋伏。」

徐海寧笑道：「幫主爲何忘記了劉小山？他是包打聽，耳目最靈。」

劉小山苦笑道：「在下又非神仙，離開老窠，沒有信鴿，耳目再多，也收集不了消息，諸位還是另外沒法呢！」

孔勝天道：「咱們是否要通知九大門派，請他們一起行動？」（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鐵山奉命離開狂沙堡，見到包蓮兒對其說出自己的感覺，說鷹王給他考驗的任務，無非是利用他去削弱威脅鷹王的力量，之後自己也必被毀，如今既是已過河的卒子，就要有走到底的勇氣。因此決定再不回狂沙堡，這裡要團結北疆中留下的各大派，另方面依靠冰簟門的上下力量支援與幫助，爲拯救中原的危機而不惜任何代價。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高皐・文　可飛・圖

羌笛怨

荒漠紮營　挑戰猛龍

葛式榮道：「很好，在下就將妳的話稟報鷹王。」語落轉身急馳而去。

鐵山吁了一口長氣道：「看來都木塔是不會放過我了。」

包蓮兒道：「如若五軍堡與錦衣門的誤會是都木塔有心造成的，咱們這個强自出頭的調人，自然要惹禍上身了。」

晚流香道：「除非都木塔能夠聯合中原四大門派，單憑他們父女那點實力，咱們還不至放在心上。」

尚曉春道：「以咱們現在的力量，的確不在乎都木塔父女，不過此地是邊塞，咱們不能忽視這雙父女的潛力。」

孫采蓉道：「現在的關鍵是中原四大門派，誰能掌握他們，就可以獲得絕對的勝算。」

晚流香道：「這一點都木塔就落於下乘了，他挑撥四大門派互相仇殺，咱們却讓他們彼此和解，誰能掌握這股力量，應該不會是都木塔父女。」

鐵山道：「現在還言之過早，目前最要緊的是情報，咱們要明瞭各派的一切行動，才能先期籌劃，主動出擊，這些就要偏勞流香采蓉兩位妹子了。」

「你放心，咱們會全力以赴的。」晚流香孫采蓉同時回答。

包蓮兒道：「大哥，葛式榮失望而歸，都木塔可能不會就此罷休，咱們雖是不怕，在戒備上還是應該加强一點。」

晚流香道：「蓮姐不必擔心，小妹已經交代黃葉壇主加强戒備了，其實以咱們現有的實力，都木塔不會自找痲煩的。」

此後一連幾天，果然在風平浪靜中渡過，只是簫客石魚却傳來一項意外的消息。

武林各派在擂台比武之後，就有人進出北方的沙漠，如今進入沙漠的人數忽然增多，其中不乏名滿江湖的高人。

這項消息立即引起鐵山的重視，當即請來晚流香、孫采蓉，及尚曉春等作了一番探討。

鐵山首先說出自己的意見，道：「各派留此不走，並繼續增强實力，連歸隱已久前輩高人都被引來，此地將發生重大的事故是不必置疑的，按照他們的行動推想，發生的地點多半是在沙漠，各位認爲咱們要不要去碰碰運氣？」

孫采蓉道：「能夠引來息影已久的絕世高人，此事必然不同凡响，咱們縱使不想貪圖甚麼，也應該前去開開眼界。」

晚流香道：「如果我猜得不錯，沙漠之行可能是一次極端兇險的旅遊，我也贊同前去，但必須作好週全的安排。」

鐵山點點頭道：「尚大哥認爲呢？」

尚曉春道：「我同意晚姑娘的看法，行動之前要作妥善的準備。」

鐵山道：「既然各位都同意前去，咱們就開始準備吧。」

晚流香道：「咱們甚麼時候出發？」

鐵山道：「準備好了立刻上路。」

＊　＊　＊

新疆最大的沙漠，是天山以南的大戈壁，北部的古爾班通古特沙漠幅員不大，與大戈壁相較，只是小巫見大巫而已。

但這不算太大的沙漠，依然黃沙滾滾，一望無垠，不過它有水草的地方不少，畜牧事業在這兒頗爲發達。

鐵山等一行由綏來經興隆口北上，第二天傍晚時分就已到達沙漠的南端。

晚流香瞧了一下天色道：「大哥，現在已是傍晚時分，咱們只好在這裡紮營了。」

鐵山道：「好吧。」

他們一行有鐵山包蓮兒夫婦，一女一徒，熊起鳳，及尚曉春師徒等共爲八人。

孫采蓉帶着雙客四婢，及余天精選的武士二十八人。

人數最多的是晚流香這一夥，除了西北二姥，冰簟四婢，生花九筆，十二搏龍手之外，還有黃葉壇主率領的三十六殺手，及獵虎隊武士三十名。

這是一個堅强的組合，可以應付任何橫逆，而且冰簟門的後續人馬，即將星夜趕往綏來縣城集結，可以隨時給予晚流香等强力的支援。

孫采蓉、晚流香久居邊陲，對沙漠自然不會陌生，因而他們帶來大批的裝備及食物，雖是面對滾滾黃沙，生活上倒是不會發生困擾。

翌晨他們繼續北上，午後就陸陸續續遇到不少零星的武林中人，他們人多勢衆，不會有任何痲煩，但也不想招惹別人，所以一路相安無事。

及到達沙漠綠洲的邊沿，情形可就熱鬧了，一眼望去，但見人喊馬嘶，帳篷林立，儼然像一個墟市一般。

晚流香扭頭對鐵山道：「大哥，可能到了地頭，咱們要不要住紮下來？」

鐵山向四週打量一眼，道：「那邊有一座沙丘，丘前有一個水塘，雖然距離那般人遠了一點，但是一個絕佳的紮營地點，咱們就紮到那兒吧。」

晚流香應了一聲，立即命令黃葉率隊到沙丘之前紮營。這位壇主約莫四十上下，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她有一身不凡的功力，而且精明果斷，遇事沉穩，因而很得晚流香的器重，此次行動的指揮是交由她擔任的。

他們剛剛安置就緒，一陣號角之聲忽然响了起來，鐵山一怔道：「是警號？」

晚流香道：「有人來了，咱們出去瞧瞧。」

待他們走出帳篷，黃葉已經奔了過來，道：「稟少主，有三個人由西北方闖來。」

晚流香道：「不必攔阻，將他們帶到這兒。」

黃葉道：「是。」

片刻之後，她果然帶來三人，他們是錦衣門的少門主烏元一，及雙衛紫保、宗宏。

雙拳一抱，烏元一作了一個籮圈揖道：「在下不速而來，希望各位不要見怪。」

晚流香道：「好說，烏少門主有甚麼指教？」

烏元一道：「指教不敢當，只是悶得很，想找個人聊聊。」

立在晚流香身後的紫菀哼了一聲道：「莫非錦衣門只剩下你一個了？」

烏元一笑笑道：「妳懂甚麼？所謂話不投機半句多，不是任何一個人都能聊的。」

晚流香道：「閣下原來是一個風雅之士，可惜咱們還有要事待辦，沒有時間陪你閒聊。」

烏元一道：「妳這是不歡迎在下了，其實閒聊對你們是有好處的，譬如這般人爲甚麼來受這風沙之苦。」

晚流香道：「你知道？」

烏一元道：「否則我爲甚麼找上你們？」

晚流香擧手相邀道：「看來咱們只好陪你閒聊了，請進。」

烏元一沒有進入帳篷，却面含怪笑，目注鐵山道：「在下閒聊是要選擇對象的，鐵大俠有沒有陪在下走走的興趣？」

顯然，他不想進入帳篷，是要與鐵山單獨談話。

以鐵山一身超凡絕俗的武功，烏元一雖是帶了錦衣雙衛，如是動手相搏，他們絕對佔不了便宜。

晚流香並不擔心這個，但芳心之中却生出一股不安的感覺。

她說不出不安的理由，如果一定要追根究底，只能說烏元一長得太美。

美並不是罪惡，也礙不着別人甚麼，就拿鐵山來說吧，講美他是比不上烏元一。但他氣吞河嶽，沉穩如山，自有一種人所難及的超凡氣質，與令人肅然起敬的軒昂氣宇。

男人會對他信任與敬畏，女人嘛，要找寄託及依靠，只有他這種人才是她們最佳的選擇。

莫非烏元一是一個女人？

這位錦衣門的少門主鳳眼朱唇，美如冠玉，一套鮮艷奪目的錦衣，裹着一具瘦小的軀體，加上一副甜美的嗓音，說起話來有如珠走玉盤，像他這樣的一個人，難怪晚流香要心有不安了。

其實不安的何止晚流香，包蓮兒、孫采蓉，甚至她們身後的幾個丫頭全都現出了敵意。

但烏元一是錦衣門主烏半飛的獨子，可以說天下皆知，這幾位姑奶奶吃的是那門子飛醋？

何況他們傾盡全力都無法知道的消息，別人無條件的奉送，這種便宜到那裡去找？

儘管她們有些不情不願，爲了大局，沒有人出面阻止，可是却有提出了意見。

「對不起，烏少門主，你有兩個隨從，咱們公子也該有兩個跟班，所以咱們姐妹要跟你們去走走。」

提出意見的是豆蔻，而且立即獲得共鳴。

「豆蔻妹子說的對，我與妳去跟隨公子。」豆蔻原想與紅榴同去的，但接話却是紫菀。

烏元一微微一笑道：「好，好，不過我有點機密話跟你們公子說，話不傳六耳，所以，你們只能遠遠的跟着。」

紫菀道：「那……錦衣雙衛呢？」

烏元一道：「你們可以聊聊，也可以增加一點彼此的感情。」

紫菀撇撇嘴，現出一副不屑的神色，但却沒有反對。

烏元一雙拳一抱道：「鐵大俠請。」

他們離開帳篷，並肩向水塘方向走去，錦衣雙衛及豆蔻、紫菀則在三丈以外跟着。

默默走了一陣，烏元一忽然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

鐵山一怔道：「怎麼啦？少門主，是有困難？」

烏元一道：「有，不過有困難的不只是在下一個。」

鐵山道：「請說詳細一點。」

烏元一道：「鐵大俠不辭風沙之苦，是爲了甚麼？」

鐵山道：「老實說在下不知道爲了甚麼，只知道武林各派勞師動衆，並引來幾位息影已久的絕世高人，必有非常之事發生，因而前來湊湊熱鬧，希望藉此長點見聞。」

烏元一道：「當眞只是這樣？」

鐵山道：「在下從來不說謊話，而且少門主早已猜到咱們不明內情。」

烏元一笑笑道：「我是看到鐵大俠的手下只注意各派的動向，從不派人到沙漠察看，才作些大膽的猜測，請不要見怪。」

鐵山道：「這是鐵某孤陋寡聞，怎能怪少門主。」

烏元一道：「此事只是故老相傳，人們不過當作茶餘酒後的笑談罷了，却不料……」

鐵山道：「怎樣？」

烏元一道：「鐵大俠可曾聽過西域有一個獨角神龍的傳說？」

鐵山道：「聽說過，那是三百年前西域的一位武林異人，羣雄聚集沙漠，莫非與這位前輩高人有關？」

烏元一道：「是與獨角神龍有關，但牠不是武林高人。」

鐵山道：「哦？」

烏元一道：「獨角神龍的確是一條龍，因爲牠棲身沙漠的地底，所以又稱爲沙龍。」

一頓接道：「牠每三百年出土一次，屆時狂風怒捲，黃沙騰空，天搖地動，沙漠變形，這三百年一次的災害，會使沙漠及鄰近的地區，造成人畜極大的傷亡。」

鐵山面色沉重的道：「這果然是一樁可怕的災難，少門主是怎樣知道的？」

烏元一道：「我看過山海怪譚，它上面稱爲沙變，我想就是這條獨角神龍了。」

鐵山道：「一旦沙龍出現，沙漠中將無人能夠生存，這般武林高人，是抱着殉道者的精神而來的了。」

烏元一道：「這可以分兩方面來說，一是不知道內情的，這些人佔絕對多數，他們是聽到此地將出現稀世異寶才來的。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批逐臭之夫，就這麼來送死了。」

鐵山道：「那知道內情的呢？像你烏少門主分明知道這是一樁大災難，爲甚麼還要來？」

烏元一道：「這就牽涉到人類的本性了，人性是貪婪的，如果有一種東西，能使你成爲蓋世之雄，甚至長生不老，修成朝遊勃海暮蒼梧的陸地神仙，縱然冒點險也是值得的。」

鐵山道：「那獨角神龍眞有這等魅力？就算牠有吧，如是生命不能保全，豈不是一片空談。」

烏元一道：「那也並不盡然，據說獨角神龍出土的刹那之間，牠是閉着雙目，張着大嘴的，咱們如若抓住這稍瞬即逝的時機，未嘗不可給牠致命的一擊。」

鐵山道：「一擊中的就能殺得死牠？我想牠必然是千年以上的神物了，要傷牠只怕十分不易。」

烏元一道：「所以在下才來向鐵大俠求助。」

鐵山淡淡道：「少門主太抬高我了，鐵某只是一個平凡之人。」

烏元一道：「鐵大俠勿須客套，在喀什河畔，在下已經領教過你那超凡的內力了，還有……」

鐵山道：「還有甚麼？」

烏元一道：「貴友冰簟門晚少門主，是火神門司馬世家的傳人，幾粒火彈，連高山都會炸成平地，如能擲進獨角神龍的口中，咱們不就可以爲邊塞挽救一次浩劫！」

鐵山道：「這個……」

烏元一道：「鐵大俠仁心俠骨，你該不會置在場的數百名武林同道，及千萬百姓的生命於不顧吧？」

鐵山長長一吁道：「少門主言重了，鐵某願意竭盡所能，爲武林同道及邊塞百姓盡一份心力，只是此地風雲際會，參與者不乏絕世高人，在下能力有限，到時候只怕很難插手，至於雷火彈麼，那要晚少門主同意，在下不能作主。」

烏元一道：「我也知道困難很多，咱們只能求心之所安，成敗就不必管他了。走，在下去求晚少門主，不過還得鐵大俠從旁相助。」

鐵山想不到這位年紀輕輕的烏少門主，不只是見識過人，而且具有一副磊落的胸懷，他也是心存忠義之人，怎能拒絕烏元一的要求。

於是他們回到帳篷，鐵山將適才的交談向包蓮兒等作了一番說明。

包蓮兒聽得大感興趣，回顧晚流香道：「答允他吧，妹子，咱們鬥鬥那條神龍。」

晚流香道：「是的，蓮姐，大哥說好的小妹還能說不，不過有些疑點咱們必須弄個明白。」

烏元一道：「晚少門主需要明白甚麼，在下當知無不言。」

晚流香道：「照烏兄所言，獲得那條沙龍，就可以修成陸地神仙，是不是有點太過誇張？」

烏元一道：「在下也是有些不信，但山海怪譚上的確是這麼說的。」

晚流香道：「山海怪譚只是齊東野語，那也能夠相信？」

烏元一道：「但事實証明，這沙漠之中確實藏有獨角神龍。」

晚流香道：「你沒有親眼瞧到，是麼？」

烏元一道：「在下雖是沒有親眼瞧到，如果由山海怪譚的記載，與此地的天象印証，前人並沒有欺騙咱們。」

晚流香道：「這話怎麼說？」

烏元一道：「晚少門主可曾注意到沙漠的上空？」

晚流香道：「沙漠的上空？那只是浮雲片片，隨風而過罷了，難道還有甚麼特別的？」

烏元一微微一笑道：「風可以吹走浮雲，却吹不走龍氣，沙漠上空有一片三丈大小，似雲似霧，帶着淡淡紅光的，始終停留在那兒，它就是龍氣。」

紫菀道：「當眞麼？小姐，咱們出去瞧瞧。」

這是百年罕見的奇事，誰都想開開眼界，因而紫菀的提議獲得全體的迴響。

在沙漠的上空，果然有一片三丈大小的雲霧停留着，這片雲霧很低，距離頭頂只有五十餘丈高下，而且有一層淡淡的紅光，如非仔細瞧看，很難瞧得出來。

空中浮雲很多，每一片雲都在清風吹送下含尾追逐，只有這片淡薄的雲霧停留空際，不能不認爲這是一項罕見的大奇跡。

鐵山收回目光，扭頭對身旁的烏元一道：「看來咱們不得不相信少門主了，但不知獨角神龍何時出土，如何才能制服這條神龍？」

烏元一道：「獨角神龍出土的時間，就要看這片龍氣了，它的紅光會逐漸加深，當它變作紫色時，神龍就會出土。」

語音一頓，接道：「獨角神龍週身堅逾金鋼，雖是寶刀寶劍也傷牠不得，惟一傷牠的機會，是當牠張嘴噴氣之時，如果將雷火彈擲進牠的口中，我想無論牠的表皮如何堅韌，牠總是血肉之軀……」

包蓮兒道：「烏少門主，我有一個疑點請教。」

烏元一道：「鐵夫人請說。」

包蓮兒道：「你適才所說的也是來自山海怪譚？」

烏元一道：「是的。」

包蓮兒道：「山海怪譚也說在牠噴氣時，可用雷火彈傷牠？」

烏元一道：「用雷火彈傷牠只是在下的想法，這也是惟一可行的法子。」

包蓮兒道：「牠三百年才出土一次，必然是千年以上的神物了，牠噴氣之時，可能同時噴出强大無比的勁力，有甚麼力量能夠穿透此一勁力，將雷火彈送進牠的口中？」

烏元一道：「這個……只能見機而作了。」

包蓮兒道：「這太冒險了，一擊不成就可能付出咱們的生命。」

烏元一道：「鐵夫人說得是，不過咱們身爲俠義道，只要還有一絲希望，就得爲邊陲的千萬生靈獻上一份心力。」

鐵山道：「少門主赤心義膽，叫鐵某好生佩服，流香妹子，雷火彈沒有問題吧？」

晚流香道：「沒有問題，不過我還有一事要向烏兄請教。」

烏元一道：「請教不敢當，晚少門主請吩咐。」

晚流香道：「烏兄曾說獲得獨角神龍，可以修成陸地神仙，但不知牠究竟有甚麼珍貴之處？」

烏元一道：「牠的內丹具有千年以上的功力，人類如能服食，必能脫胎換骨，生命永固，修成地仙應該極有可能，牠身上的龍皮可以製成寶衣，將它穿在身上，可以防禦任何傷害。」

一頓接道：「牠的一隻獨角，尖端十分鋒利，如是用作兵刃，天下無人能敵。」

晚流香道：「照你這麼一說，牠豈不是混身是寶？」

烏元一道：「不錯，牠一對眼珠子不僅可以照明，而且能避水火，百毒不侵。」

鐵山道：「這就難怪隱跡多年的絕世高人都要被牠引來了，但千年神物，刀槍難入，要制服牠談何容易，一旦激怒了牠，只怕要造成一次浩劫。」

烏元一道：「只要牠一出土，劫難必難避免，咱們既然趕上了，怎不盡盡人事，不過鐵大俠，在下還有一點意見，不知道你是否贊同。」

鐵山道：「請說。」

烏元一道：「神龍出土，山川變形，人多並不能派上用場，只會造成更多的傷亡，在下之意，咱們只留下重要的人手，其餘的全都退到較爲安全之處，鐵大俠以爲如何？」

鐵山道：「少門主說的頗有道理，流香，妳認爲呢？」

晚流香略作沉吟道：「可以，只是不能退得太遠，我想在制服神龍之後，另一項危機也將接踵而來。」

烏元一道：「我懂晚少門主的意思，妳是說接踵而來的將是一場爭奪戰。」

晚流香道：「你認爲沒有這種可能？」

烏元一道：「有可能，而且必然會發生。唉，人不爲財，誰肯早起？所以在下要預作聲明。」

晚流香道：「你要得到內丹？」

「在下不想成仙成佛，如若有幸得到內丹，也會送給鐵大俠的。」

晚流香道：「此話當眞？」

烏元一道：「在下是肺腑之言，眞人面前怎敢說假話。」

始終沒有插嘴的孫采蓉此時接口道：「那麼烏少門主來到此處，是完全出於救世的偉大胸懷了？」

烏元一笑笑道：「在下沒有那麼偉大，自然也有所圖，因爲家父於三個月前不幸身中劇毒，咱們用盡靈葯，也只能暫時保住他的生命，除非獲得神龍的眼珠，他老人家就只有癱瘓在床榻之上了，在下的願望是治癒家父的毒傷，希望各位能夠諒解。」

鐵山道：「這是烏少門主的孝心，如有可能鐵某當全力幫助你達成心願。」

這一次懇談，使鐵山與錦衣門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待烏元一離去之後，鐵山等一行立即退回帳篷，對人手的去留，作了一番討論。

鐵山環顧在座的一眼，道：「烏少門主說的對，神龍出土，山川變形，人多派不上用場，反而會增加無謂的傷亡，所以我想咱們只留少數的幾個，其餘的退到沙漠的邊沿，只待制服神龍，就來接應咱們。」

晚流香道：「大哥準備留下那幾個？」

鐵山道：「我想先問問各位的意見，尚大哥，你們師徒是留還是跟咱們打接應？」

尚曉春道：「鐵兄弟，這件事看來老哥哥是插不上手了，我還是替你打個接應吧。」

鐵山道：「多謝尚大哥，還有那位有意見？」

他連問兩次，沒有人出聲，晚流春道：「既然沒有人提意見，大哥你就決定吧。」

鐵山道：「我想留下蓮兒、流香、采蓉三位妹子，及西北二姥，其餘的全部退到沙漠的邊沿，由黃葉壇主統一聯繫。」

適才沒有人提出意見，他剛剛作成決定，紫菀第一個就叫了起來：「不，公子，我要留下。」

紅榴接着道：「我也要留下。」

跟着冰簟紅綾餘下的幾名婢女一起要留下，你一言我一語，吱吱喳喳的吵個不停。

晚流香面色一沉道：「住口，妳們敢反抗公子的決定？」

紫菀噘着嘴道：「咱們那裡敢反抗公子的決定，只是申訴咱們的心意而已。」

豆蔻道：「咱們留下來是想侍候公子小姐，再說這也沒有甚麼好害怕的，叫咱們離開公子小姐，那就片刻難安了。」

主婢情深，豆蔻這幾句話就已表露出來。

孫采蓉道：「留下她們吧，公子，神龍還不知道那一天出土，她們不在，咱們的確不太方便。」

晚流香也同意孫采蓉的說法，鐵山只好讓八名婢女一起留下。

時間一晃就是七天，沙漠上仍然一片平靜，不平靜的也有，自然是那些不甘寂寞的武林豪客了。

沙漠上沒有酒，也沒有女人，缺少了這兩樣，有些人的心情忍不住煩燥起來。

在江湖上，看人一眼，就可能惹來殺身禍。如今，他們在追逐一個共同的利益，要是少了一個競爭的對手，他們的機會不是更多一份？

因此，平靜的沙漠掀起了動亂，鬥毆兇殺之事幾乎天天都在發生，只有鐵山這一夥沒有捲入，因爲他們的紮營之處距離那般人較遠，也減少了不少痲煩。

這是鐵山的遠見，可惜並不能維持得太久，因爲他們有一項缺點，那就是女人太多。

十四個人之中，就有十三個女人，除了西北二姥，其餘的全是正當妙齡，而且個個風華絕代，具有令人一見就會生出犯罪意圖的魅力。

這天午後不久，沙丘上响起一陣急嘯，晚流香一怔道：「是茯苓示警，大哥，咱們出去瞧瞧。」

鐵山道：「好。」

他們奔上沙丘，只見三十丈外有八條人影在向沙丘迅速接近，來人輕功頗高，眨眼之間就已到達一丈之外了。

孫采蓉道：「公子可認識他們？」

鐵山道：「是積石三魔，晉北五刀客，全是積惡如山的黑道兇人。」

他們說話之際，積石三魔的老大洪浚已經遞上話來了：「有會說話的麼？站出來。」

鐵山道：「閣下是積石山的大當家的吧，在下鐵山，請問有甚麼指教？」

洪浚哈哈一陣狂笑道：「你就是江南神捕鐵山？好得很，咱們的一筆陳

年老賬，正好就此算個清楚。」

鐵山一怔道：「大當家的，咱們素昧平生，那來的陳年老賬？」

洪浚道：「有一個人你必然認識。」

鐵山道：「誰？」

洪浚道：「段栩，一個被你抓去殺了頭的人，你該不會忘記吧？」

鐵山冷冷道：「惡嫪毒段栩姦殺不少良家婦女，更拒捕殺官，目無法紀，在下奉命抓他，只是維護治安，替受害者討回公道而已。」

洪浚道：「你現在已經不在公門了，按江湖的規矩，在下也應該替死去的朋友討回公道，不過……」

鐵山道：「不過怎樣，大當家的請說。」

洪浚道：「咱們現在是八個人，如果你肯獻出八個寶貝，咱們就揭過這個樑子。」

鐵山道：「大當家的看錯人，鐵某吃了幾年公家飯，得到的只是兩袖清風，不要說八個寶貝，我連一個也拿不出來。」

洪浚道：「這麼說來江南神捕還是一位清官了，好吧，看在你兩袖清風的份上，咱們來個變通的辦法，只要你交出八名女人，在下就放你一馬。」

廢話說了一籮筐，總算露出狐狸尾巴來了。

包蓮兒大爲不滿的哼了一聲道：「大哥倒是眞有耐性，幾名盜匪嘛，打發不就了事。」

豆蔻道：「公子，讓我去收拾他。」

紅綾四婢都有一身很高的武功，鐵山却不明瞭高到那一個水準，至於積石三魔與晉北五刀客全是兇名久著的黑道高人，豆蔻的請戰，鐵山不由遲疑起來。

豆蔻知道鐵山的心意，噘着嘴對孫采蓉道：「妳看嘛，小姐，公子就是瞧不起人。」

孫采蓉微微一笑道：「公子，讓她去吧，不會礙事的。」

鐵山道：「好吧，不過這般兇人功力極高，妳千萬不能大意。」

豆蔻嫣然一笑道：「我知道。」纖足一點沙丘，小身子就蹦了起來，一躍三丈高下，凌空七個翻滾，衣袂飄飄，宛如彩鳳翔空，仙子凌波一般，不只是令人瞧得眼花撩亂，姿態的曼妙，也令人嘆爲觀止。

她只是一個小姑娘，這一展示功力，就不得不叫人刮目相看了。

她像落葉一般，俏生生的立於來人身前八尺之處，手中挽着丈二紅綾，就是她的兵刃。

紅綾的前端，人字形綴着五顆鈴鐺，微一震動，就發出一連串的悅耳之聲，說她是來表演跳舞的還差不多，那裡像來生死一搏的？

祇不過人家姑娘適才展示的「雲裡翻」，那可是上乘武功，這般盜匪不只是開了一次眼界，也全都生出了怯意。

豆蔻可不是來跟他們大眼瞪小眼的，口中一聲嬌叱，伸手指着洪浚道：「老强盜，你不是要寶麼？本姑娘的這條五鈴懾魂帶就是一寶，你想不想要？」

老强盜，在洪浚聽來這可是一個新鮮的詞兒，在江湖道上，積石三魔的名頭十分响亮，是幾個聞名喪膽的兇人，誰敢給他們一瞥白眼，就可能遭到慘報，要是當面罵他，這還是破題兒第一遭。

他被罵得神色一呆，兩眼睁得像銅鈴一般，却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大概平時只會頤指氣使的暴君，一旦被罵都是這副德性吧。

他的二弟洪涇，原來是一個火爆的性子，大哥被人罵作老强盜，他如何忍得下來。

「小賤貨，大爺殺了妳！」話聲入耳，眼前湧起一股狂飆，寒芒森森，直奔豆蔻的肩頭。

這是洪涇彈身前躍，振臂亮招，掌中的鋸齒潑風刀所帶起的威勢。

積石三魔果非善與之輩，洪涇招式才亮，就令人遍體生寒。

也許初生的犢兒不怕虎吧，豆蔻那俏麗的粉頰之上，竟是一片不屑之色。

「你窮吼些甚麼？給我滾回去。」

豆蔻嬌叱的同時，丈二紅綾也飛了出去，她這件兵刃名叫五鈴懾魂帶，一經出手，鈴聲大作，這固然可以讓敵人預作防備，也有先聲奪人的功能。

最嚇人的是紅綾抖出，會泛起耀眼的紅光，去勢之急，宛如彈丸掠空一般。

洪涇絕未想到五鈴懾魂帶會有出乎想像的快捷，當鈴聲震耳，紅光漫空的同時，他幾乎連轉念的機會都沒有，原已拔起的身形，竟然一頭栽了下去。

積石三魔的老大老三大吃一驚，及奔到洪涇倒地之處一瞧，這位兩手血腥的二魔，腦門、雙眼，及左右太陽穴都在冒着血水，如此沉重的傷勢，他自然活不成了。

豆蔻只是一位小姑娘，一招之中，竟使一位名震江湖的黑道兇人伏屍黃沙，這般心存鬼蜮的魔道，不由寒到脚板心去了。

死亡爲他們帶來無比的威脅，所謂兄弟之情，朋友之義，比起自己的生命，似乎都微不足道了。

他們想撤走，晚流香已經瞧出他們的心意，扭頭對鐵山道：「大哥，這般人會替咱們帶來痲煩，所以不能讓他們走掉。」

包蓮兒道：「這些都是窮兇極惡之徒，除掉並不過份。」

鐵山道：「好吧，咱們上。」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金瀾因聞知父親失踪，心中焦急欲往尋找。蒙叟老人等從幪面黑袍人口中得知有武林聯盟的組合，意識到該組合企圖問鼎中原武林，勢必要併吞武林同道，那麼長江同盟會之失踪當然與之有關，大家共商往尋找，苦無踪跡，幸好捕風捉影手文中秀自告奮勇陪同上路，並暗中撒放追踪散使對方留下了蛛絲馬跡，幫助追踪。丁天仁、金瀾等一行人追至巫山神女宮，宮內發現了奇怪的事……

玉辟邪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誘走三少俠　佯攻神女宮

散花仙子愈聽愈奇，以巢湖蒙叟雷公言武的身份，當然不至於說謊，尤其和他同行的人中，有荊山山主季傳賢、排教總柁主羅長發等人，都是江湖上响噹噹的人物，居然一夕之間，全數失蹤。

更重要的還有丁天仁，江湖上盛傳他是昔年大名鼎鼎的天殺星丁天行的兄弟，身邊有他紫虹神劍玉辟邪，如今竟在神女宮離奇失蹤，這要讓天殺星聽到消息，不把神女宮倒翻過來才怪。

她心念迅速轉動，忍不住問道：「這是甚麼時候的事？」

巢湖蒙叟道：「就在老朽三人從大殿上出來前的事，大概前後也不會超過半炷香的工夫。」

散花仙子抬目朝站在階前的白衣女子問道：「素素，妳們從宮後出來，可曾發現甚麼沒有？」

原來那白衣女子正是白素素，她連忙欠身道：「沒有，如有甚麼動靜，小妹豈會放過他們？」

散花仙子道：「這就奇了，咱們神女宮山後只有一條通道，這些人怎會無端失蹤了呢？」

巢湖蒙叟道：「這就是咱們雙方應該精誠合作，才能找出隱身暗處的武林聯盟盟主來。」

散花仙子頷首道：「看來我是給你說動了。」

巢湖蒙叟大笑道：「秦宮主果然爽快！」

散花仙子剛抬了下手，還沒開口，陡聽一聲厲笑劃空而來，一道人影疾如鷹隼，朝階前瀉落。

同時也响起一個尖厲的老婦人聲音喝道：「小丫頭，妳叫白素素，是妳殺了我兩個師侄，對不？」

白素素面前此時已經多了個子高大的緇衣老尼，這人生得面長如驢，眉濃如帚，目光森冷如電，直盯着白素素，大有把她撕裂之感，如果這老尼不是出家人，也不像是個女人。

她正是武林中出名難惹的屠龍師太，熊耳山黃竹庵的當家。

白素素面前突然瀉落了一個盛氣凌人的老尼姑，她縱然沒見過屠龍師太，但總聽人說過屠龍師太的模樣，心頭雖然暗暗震驚，但對方這聲「小丫頭」，可把她叫火了，這裡是巫山神女宮，誰還怕妳不成？

她臉色絲毫不變，依然笑吟吟的道：「老師父，誰是小丫頭？誰殺了你兩個師姪了？你是誰？你兩個師姪又是誰呢？」

屠龍師太性如烈火，右手抬處，一道寒光從袖中飛出，那是一柄狹長如銀的屠龍刀，口中厲笑道：「小丫頭，你叫白素素不錯吧？」

白素素道：「不錯，我就是白素素。」

屠龍師太道：「那就對了。」

話聲甫出，寒光飛洒，舉手之間，就刺出了三刀。這三刀宛如一片銀霧，令人分不清左右前後，凌厲到使人頓生寒慄，好像被刀鋒刮去了一層皮似的。

白素素想不到屠龍師太出手竟有這般厲害，快到自己幾乎連拔劍都來不及，只好閃動身形，施展「雲迷巫山身法」，連退帶閃，才把對方三刀避開。

正好及時响起散花仙子的聲音說道：「道友請住手，有話好說。」

她說來輕柔，但已施出巫山派的無上神功。

屠龍師太聲音入耳，心頭猛地一凜，這所謂「一凜」，乃是心神不由自主的一凜，如非這說話的人功臻上乘，決不可能使屠龍師太這樣的高手聞聲生凜的，身形乍停，屠龍刀也只一閃，就縮入袍袖之中，目注散花仙子冷然道：「你就是秦宮主了？老尼是替我兩個師姪女報仇而來，這有甚麼好說的？」

散花仙子看她盛氣凌人，也佛然道：「秦楚雲忝掌巫山神女宮，白素素是我師妹，她就算犯了天大的罪，非死不可，也總該先和我這個掌門人說上一聲吧？屠龍師太名滿武林，這點禮數總是懂的，怎會沒甚麼好說的呢？」

她雖是心有不憤，但說來依然十分柔美，好像說得很婉轉。

屠龍師太沉哼一聲道：「很好，既然有秦宮主出面，白素素在觀音庵門前明的殺死我兩個師姪，殺人償命，妳就要白素素拿命來好了。」

白素素聽說觀音橋觀音庵門前殺死她兩個師姪女，登時想起那晚自己追踪石破衣之事，急道：「我沒殺你師姪！」

屠龍師太冷笑道：「你掩飾得很好，因為你是用石子打穴殺死我兩個師姪的，當時正好有石破衣在場，他在十年前曾以石子打穴分別擊中邙山五鬼眉心穴，認為可以掩飾過去了，但經老尼檢查的結果，却發現擊中我兩個師姪女的石子上暗含『蝕骨功』，正是你們巫山一派的獨門秘技，你現在還有何話可說？」

白素素道：「當日我是跟蹤石破衣身後，從樂山山莊追出來的，石破衣輕功勝過我甚多，他趕近庵前俯身察看兩具屍體之時，我才趕到，那時師太也及時出現，和石破衣起了爭執，我就隱身在庵前一棵大樹之後，後來看你們已經解說清楚，我也就悄悄退走了。試想我到得比石破衣還遲了一步，如何會是殺害你兩個師姪女的兇手？」

屠龍師太道：「你說的只是片面之詞，有誰相信？」

白素素冷冷的道：「我白素素一向說一不二，別人相不相信，我並不在乎。」

屠龍師太厲聲道：「你不跟老尼交代清楚，老尼豈能輕易放過你？」

散花仙子慍道：「我師妹不是已經向你解說清楚，殺害令師侄的並不是她。」

屠龍師太瞋目道：「不是她，那是甚麼人殺死我兩個師姪的？」

白素素冷聲道：「那就不干我的事了，該你自己去查才是。」

屠龍師太拉長馬臉，冷笑道：「老尼已經查清楚了，就是妳們巫山『蝕骨功』，這還不夠嗎？」

白素素粉臉氣得煞白，冷笑道：「這就証明是我殺死她們的了？」

屠龍師太道：「這還錯得了嗎？」

「不錯。」白素素道：「是我殺的，你又待怎樣？」

散花仙子道：「素素……」

「你終於承認了！」屠龍師太厲笑一聲道：「老尼就親手劈了你！」

話聲甫出，人已閃電欺來，左手一招「獨劈華山」，掌風如濤，朝白素素當頭直劈過來。

白素素是神女宮的第二高手，面對屠龍師太這樣一位强敵，早就有了準備，沒待對方掌風撞到，身形一側，從左首朝前閃出，一下欺到屠龍師太右側後方，右手揮處，反手一掌拍向屠龍師太右肩。

屠龍師太欺來的人，何以出手第一招上，會使左手的呢？那是因為她屠龍刀就藏在右手衣袖之中，左手劈出一掌，右手抬處，屠龍刀也已出鞘(此時白素素已欺到她右首，反手一掌朝肩後拍來)，口中沉哼道：「小丫頭，這是你自己送上來的！」

一記「龍尾揮風」，一道亮銀刀光由下而上，朝身後揮出。

白素素急忙後躍，右手衣袖已被刀光截斷了數寸長的一角。

屠龍師太豈是等閒之輩，你堪堪後退，還未站穩，她左手一記劈空掌緊接着拍出，人隨掌上，右手屠龍刀一片刀光又相繼湧到。

白素素空有一身武功，却連拔劍的時間都沒有，一直往後連退。

屠龍師太厲笑道：「小丫頭，你拿命來吧！」

身形突然凌空而起，右手連揮，屠龍刀幻起一片銀色光華，如纓絡下垂，朝白素素當頭罩落。

就在此時，但見另一片白色雲朵冉冉飛起，迎着上去，一下把銀色刀光托住，適時响起散花仙子的聲音說道：「老師太刀下留情，兩位令師姪其實並非我師妹殺的。」

她這片托住銀色刀光的，竟然是她手中一支白玉拂塵，因此沒有任何交擊之聲，兩人各自後退了一步。

屠龍師太狹長銀刀一收，冷冷的道：「秦宮主包庇令師妹，想和老尼動手嗎？」

散花仙子把拂塵掛在中指中，一面拱手道：「老師太誤會了，秦楚雲並無包庇敝師妹之意，方才她說的只是

氣話而已。」

屠龍師太道：「不是她殺的，她爲甚麼要承認？」

散花仙子笑了笑道：「試問老師太，如果有人硬指你是殺人兇手，更不聽你的解說，老師太又會如何？以我想來，一向生性剛强的老師太，也會一口承認是我殺的，你又待怎樣？這麼一來，無非逞一時之氣，但却把眞正的兇手放置到一邊了，即使老師太把敝師妹殺了，是不是眞正替二位令師姪報了仇呢？」

屠龍師太還沒開口，只聽老遠有人笑道：「還好，總算給我趕上了，你們還沒動上手，一旦動上手，我這和事佬就做不成了。」

隨着話聲，一條人影已從西首圍牆上躍落，聳着肩朝天井中間走來。

在場的都是行家，這人只說了兩三句話，一個人就能從遠處趕到，這份輕功，豈非已到了上乘境界？

這人頭盤道髻，身上却穿了一件洗得快發白的藍布大褂，一個非道非俗的瘦小老頭，他正是邛崍石破衣。

就在他走近之際，一眼看到陰世秀才文中秀，兩顆深邃的小眼珠忽然一注，口中發出一聲輕咦，說道：「你老弟就是人稱陰世秀才文中秀對不？哈哈，江湖上大家都謬許我假道士輕功還算不錯，如今看來你文老弟就勝我石某多了，剛才咱們還在白帝城西遇上的，你老弟居然先到這裡了。」

他隨口說着，人已走到散花仙子和屠龍師太兩人之間，連連拱手，堆起一臉皺紋，陪笑道：「秦宮主、老師太，兩位請了，石某聽說老師太朝神女宮而來，心頭一急，拚着老命一路急趕，總算給石某趕上了。」

散花仙子還了一禮，道：「石道長定有甚麼見教了？」

「見教不敢。」石破衣聳聳肩道：「因爲那天在觀音庵遇上老師太，石某曾和老師太說起白大姑娘的事，今晚聽到老師太巴巴的找上神女宮來，一定和她兩個師姪之死有關，那就一定認爲白大姑娘是殺人的兇手，這一來，豈不把誤會認爲眞的，所以老朽非趕來作証不可。」

屠龍師太道：「你來作甚麼証？」

石破衣連忙陪笑道：「那天石某被人引去觀音庵，白大姑娘是跟踪老朽追下來的，說句不客氣的話，老朽在輕功上，稍勝白大姑娘半籌，趕到觀音橋的時候，她落後老朽總在二三十丈左右，老朽走近觀音庵，她就閃身隱入右首一片林中，還當老朽沒發覺哩，那時兩位令師姪早已中人暗算，身死多時，所以老朽可以証明白大姑娘決不是兇手。」

屠龍師太道：「但我兩個師姪被石子擊中眉心，石上暗含『蝕骨功』力，又作何解？」

「唉，這個老朽也說不上來。」石破衣搔搔頭皮，說道：「事情確實有些複雜，但江湖上稀奇古怪的事兒，也不能說沒有，譬如四十多年前，就有一個會『百變神功』的人，專門仿冒各門各派的獨門絕技，鬧得江湖各大門派之間天翻地覆，雞飛狗跳，你老師太的『點睛指』，好像也被人仿冒過，所以石子上暗含『蝕骨功』，也是極有可能之事了。」

屠龍師太雙目寒光迸射，寒聲道：「你說我兩個師姪是百變道人殺的？」

石破衣聳聳肩道：「這個老朽不敢說，老朽只是打了個譬喻罷了。」

屠龍師太怒聲道：「這老雜毛我找了他多年，他居然敢找到我頭上來了。」接着沉聲道：「好，衝着你石道友，老尼就相信你一次。」

說完，不見她雙腳點動，一個人已隨聲而起，劃空朝外飛去。

石破衣叫道：「喂，老師太，你眞是急性子，我假道士的話還沒說完呢！」

但屠龍師太早已走得無影無踪。

散花仙子朝石破衣拱拱手道：「多謝石道友趕來，總算化解了兩家一場誤會。」

石破衣聳聳肩笑道：「秦宮主不用謝，大家都是武林中人，這是應該的。」

再說陰世秀才文中秀在石破衣現身之時，曾說在白帝城西見過自己，心頭不禁一動，但那時石破衣正在和散花仙子、屠龍師太二人說話，自己不好插嘴，這時走上幾步，朝石破衣拱手道：「石道長請了，方才道長曾說在白帝城西遇見過在下，不知可是眞有其事？」

石破衣一怔，笑道：「老朽當時急於趕路，沒和文老弟招呼，但老朽相信文老弟也一定看到老朽了，怎麼會沒有其事？」

文中秀道：「石道長當時遇上的就是在下一個嗎？」

石破衣眨眨小眼，嘻嘻笑道：「這就奇了，文老弟和甚麼人在一起，難道你眞的記不起來了？」

文中秀道：「那人可能不是在下，所以希望道長能說得清楚一點。」

「這倒新鮮得很！」石破衣嘻嘻笑道：「老朽遇上的明明是你文老弟，你說那人不是你老弟，那會是誰？」

文中秀道：「道長方才不是說過江湖上稀奇古怪的事兒，也不能說沒有，有人可用『百變神功』仿冒各門各派的獨門絕技，自然也有可能仿冒某一個人了。」

「唔，唔，這話有些道理。」石破衣搔搔頭皮，想了想才道：「那時老朽急於趕路，走得很快，和你老弟只是擦身而過，哦，對了，因爲你老弟是迎面而來的第一個，所以看得較爲清楚，老弟身後好像還跟着幾個人……」

于千里急急問道：「石道長，那幾個是甚麼人？」

石破衣一拍腦袋，笑道：「對了，和文老弟在一起的，自然是長江盟的人了，老朽當時還想：長江盟的人一清早天還沒亮，這樣急着趕路，不知有甚麼急事？」

巢湖蒙叟道：「道兄還沒說出那幾個是甚麼人呢？」

「對了，嘻嘻！」石破衣笑道：「對不起，老朽把話題扯遠了，文老弟身後，是荆門山的季山主，老朽五年前還在他莊上喝過酒。第二個也是熟人，是排教的羅總舵主，後面好像還有兩個……」

文中秀這下証實了，急急說道：「那是雲夢三怪的束老大和赫老三，對不？」

「對，對！」石破衣連連點頭，歉然道：「就是冷面屠夫束大成和黑手神赫連天，老朽對這兩位不大熟，你老弟不說，老朽一時就叫不出來了。」

文中秀望着巢湖蒙叟、于千里二人，憤然道：「果然是賊黨的詭計，他假扮兄弟，利用這一路是兄弟領的路，把季山主、羅總舵主和束老大、赫老三四人誑過去了，蒙老、于莊主，咱們快些追上去才好。」

巢湖蒙叟微微搖頭，苦笑道：「這裡離白帝城少說也有百來里路，石道友遇上他們之時，距現在少說也已有一個多時辰，那麼他們現在很可能已在一二百里之外了，山區遼闊，你知道他們去了那裡？咱們又到那裡去找？」

于千里道：「難道咱們任由他們落入賊手，就不管了？」

巢湖蒙叟道：「他們假武林聯盟之名，既要兼併長江盟，不會就此罷手的，咱們現在趕去，豈不正好落在他們陷阱之中，倒不如以逸待勞，等他們找上門來。」

石破衣道：「怎麼？聽你們的口氣，長江盟果然出了事？」

散花仙子道：「石道長，此事乍聽起來，好像只是長江盟的事，但武林聯盟假冒長江盟之名，殘殺我神女宮一十九名弟子，自然也是敝宮的事了，諸位如不嫌棄，且請到敝宮奉茶，俾便長談。」

石破衣笑道：「好，好，秦宮主見邀，却之不恭，大家就進去坐坐，老朽還聽說神女宮有窖藏五十年的好酒哩，老朽一直想偷偷的溜進去喝上半罎，就是因貴宮有一條禁令，不准江湖上的臭男人踏上神女峯一步，老朽想想爲了偷喝幾口酒，在神女峯送了老命實在划不來，才沒敢進去。」

散花仙子柔聲笑道：「石道長眞會說笑。」

「一點也不是說笑。」石破衣聳聳肩道：「老實說，黑白兩道，各門各派，老朽都去喝過酒，連五毒門的五毒酒、雲南藍家的雙蒸藍酒，老朽都喝過，就是沒喝過百花釀。」

散花仙子道：「石道長既然蒞臨神女宮，自然要讓你喝個痛快了。」

石破衣大喜道：「如此眞是多謝秦宮主。」

＊　＊　＊

丁天仁、金瀾、易雲英三人跟隨巢湖蒙叟從第三進進去，因爲蒙叟一再交代，在行進之際，每人必須保持一丈距離，萬一遇上有人襲擊，才有迴旋閃退的餘地，因此大家都有一丈來遠的距離。

這回是巢湖蒙叟看到第三進四個青衣少女，不但是死在自己旱烟斗之下，而且還是言門的「透骨功」震碎內腑的，一怒之下，縱身撲進之勢，自然更快，等丁天仁跟着掠進，瞥見巢湖蒙叟一手提着旱烟管急匆匆的退了出來，低喝一聲：「你們快隨我走。」

說完，轉身朝往東的迴廊上急步行去。

丁天仁急步跟了上去，問道：「蒙老……」

巢湖蒙叟沒待他說下去，就截着道：「老朽此時無暇多說，且等出了神女宮再說不遲。」

一行四人由巢湖蒙叟爲首，只是朝東奔行，一連穿行了幾處院落，越出圍牆，已是神女宮東首。巢湖蒙叟旱烟管朝北一指，悄聲道：「三位少俠快些走了。」

易雲英忍不住問道：「蒙老，你總該和我們說清楚要去那裡吧？」

巢湖蒙叟笑了笑道：「老朽只是看了他們的記號是往北去的，至於究竟要去那裡，這要追到地頭才會知道，老朽如何說得出來？」

丁天仁道：「三弟不用多說，我們跟蒙老走就是了。」

巢湖蒙叟低聲道：「老朽有一句話務請三位少俠包涵，因爲賊黨極爲狡獪，何況又是敵暗我明，這一路上，隨時都會遭受襲擊，因此咱們必須隨時提高警覺，沿途更不可隨意交談，以防被對方發現。」

丁天仁道：「在下兄弟一切都聽蒙老的。」

巢湖蒙叟笑道：「如此就好，咱們走吧！」

說完，就展開大步，當先奔行而去。

丁天仁三人也緊跟着他身後而行。這時天色還未黎明，四外高山叢林，黝黑如墨，除了一路急行，根本辨不清方向。

走在前面的巢湖蒙叟似是不喜多言，他也警告過三人，要隨時提高警覺，沿途不可隨意交談，因此三人也不敢多說，只是亦步亦趨的跟着他奔行。

正因大家放腿奔行，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程，現在東方已經漸漸發白。

天色只要一經透出魚白，很快就大亮了。現在大家已可看清楚自己一行走在重山疊嶺之間，山勢連綿，不知身在何處，更不知道巢湖蒙叟要領

自己三人到那裡去。

易雲英心頭漸漸起疑，她因大哥和巢湖蒙叟走在前面，這就掠上兩步，和金瀾走成並肩，一面低聲叫道：「二哥。」

金瀾回頭問道：「三弟，有甚麼事嗎？」

易雲英道：「你不覺得蒙老有些可疑嗎？」

金瀾問道：「你說說看？」

易雲英道：「他說是看了文中秀他們留的記號追下來的，但這一路上，你看他找過記號沒有？一路上那裡有記號了？」

金瀾點着頭道：「我也覺得有些懷疑，你不說，我也正想和你商量呢，你說，我們該怎麼辦？」

易雲英道：「我們只說走不動了，需要休息一下，等他停下來了，再仔細的問個清楚。」

金瀾點點頭道：「好，我們就這麼辦。」

易雲英就「喲」了一聲，叫道：「二哥，我脚扭了一下，好痛。」

接着就俯下身去，用手揉着右脚踝，連臉都脹紅了。

金瀾急忙提高聲音叫道：「大哥、蒙老，快停一停，三弟脚扭傷了。」

丁天仁很快回身走來，關切的道：「三弟，你不要緊吧？」

易雲英已在附近的一方大石上坐下，依然用手揉着足踝，說道：「還好，我只是扭了一下。」

巢湖蒙叟含笑道：「咱們只顧趕路，一直沒有休息，大家都走累了，就在這裡休息一會，等體力恢復了再走好了。」

大家各自坐下來休息。金瀾忍不住問道：「蒙老，我們到底要到那裡去呢？」

巢湖蒙叟笑道：「老朽方才不是說過了嗎？老朽只是沿路循着記號尋下來的，他們去了那裡，老朽怎麼知道？」

金瀾道：「我們怎麼沒有看到記號呢？」

巢湖蒙叟目芒一動，嘿然道：「金少俠這話好像是在懷疑老朽了？」

金瀾道：「在下只是隨便問問罷了。」

巢湖蒙叟深沉一笑道：「文老弟留的記號，乃是長江盟特有的記號，外人如何辨認得出來？如果三位老弟都能看出來了，那還算是特定的記號嗎？」

易雲英一手揉着足踝，一面自然仰起頭，聽巢湖蒙叟說話，凡是聽一個人說話，總是要瞧着他的，她這一偏着臉聽他說話，忽然看到巢湖蒙叟右手拿着的旱烟管，這下心頭不由得暗暗一怔！

因爲昨晚晚餐之後，她曾看到巢湖蒙叟裝好一筒烟，打着火絨吸烟，他那支旱烟管分明是竹節的，用久了就紅得變成紫色，烟斗足有鷄卵大小，是紫金的，烟管上還掛着一個裝烟絲的牛皮袋，也亮得發紫。現在，巢湖蒙叟手上這支旱烟管和烟斗都是黝黑的，一看就知是鐵製的，旱烟管上也沒有裝烟絲的牛皮袋。

一個人用慣了的東西，尤其是旱烟管，怎麼會換了另一根的呢？她心念轉動之際，忽然又有了另一發現，那是巢湖蒙叟脚上穿的鞋也不同了！

昨晚，他穿的是雙樑布鞋(脚背上有兩根鞋脊)，如今他脚上穿的却是薄底快靴了。自己一行人一路奔行，他自然不會在半途把旱烟管和鞋子都換了，那麼他……

易雲英突然想起義父時常和自己談些江湖上的事兒，江湖上時常以易容術改變面貌，假扮另一個人，他……莫非不是巢湖蒙叟，是有人假扮了他？

一念及此，抬目看去，只有金瀾坐得較近，這就暗暗朝金瀾遞了一個眼色，朝他點點頭。

金瀾看到他暗示，立即站起身，走了過來，蹲下身問道：「三弟，你脚還痛不痛？」

易雲英道：「好多了。」

接着就悄聲把自己看到的，告訴了他。

金瀾神色一變，凝重的道：「會有這等事？大哥知不知道？」

易雲英悄聲道：「沒人告訴他，他怎麼會知道呢？」

金瀾道：「我去告訴他。」

易雲英道：「你要小心些。」

金瀾點點頭道：「我知道。」站起身問道：「你要不要喝水？我去舀些水來。」

易雲英道：「你拿甚麼東西去舀呢？」

金瀾道：「大哥身邊有一節竹筒。」一面朝丁天仁叫道：「大哥，你身邊的竹筒呢？三弟要喝水。」

口中說着，人已自顧自朝右側一條小溪走去。

丁天仁從身邊取出竹筒，跟了過來。

金瀾用手掬着水洗了把臉，然後掬水喝了兩口，等丁天仁蹲下身來舀水，就把易雲英說的話，低低說了一遍。

丁天仁聽得愕然道：「三弟說他不是蒙老？」

金瀾道：「很有可能。」

丁天仁道：「問題是他爲甚麼要改扮成蒙老呢？」

金瀾道：「自然是要把我們騙到某一個地方去了。」

丁天仁道：「我們那要怎麼辦呢？」

金瀾道：「我們自然要和他攤牌了，我們有三個人，還怕他不成？」

丁天仁道：「那也只好如此了。」

他舀了一竹筒水，回到原處，把竹筒

朝易雲英遞去，說道：「三弟，你喝水了。」

易雲英接過竹筒，說了句：「多謝大哥。」

巢湖蒙叟瞇着雙目，問道：「三位少俠好像在商量甚麼事兒？」

丁天仁道：「沒有，二弟只是問我知不知道這裡是甚麼地方，在下也不知道。」

巢湖蒙叟道：「這裡是在大巴山脈之中。」

丁天仁問道：「大巴山一定很大了。」

巢湖蒙叟嘿然道：「廣袤千里。」

金瀾道：「蒙老，你一向烟不離嘴，現在正在休息的時候，怎麼不抽筒烟呢？」

巢湖蒙叟看了他一眼，嘿然道：「你沒看老朽的烟袋掉了嗎？」

金瀾道：「你老烟袋一向掛在旱烟管上的，怎麼會掉的？」

巢湖蒙叟深沉一笑，問道：「你們究竟想說些甚麼？」

易雲英道：「我看蒙老一定連旱烟管一起掉了，昨晚吃過飯，你老吸烟時，就不是這支旱烟管咯！」

巢湖蒙叟忽然大笑道：「你果然心細得很！」

金瀾倏地後退一步，冷聲道：「那就對了。」

巢湖蒙叟張目道：「甚麼對了？」

易雲英道：「因爲我們發現你不是蒙老了。」

巢湖蒙叟頷首道：「三位果然聰明，老朽本來就不是言武。」

說完，隨即站起身來，雙臂向天一張，腰骨一挺，只聽他全身骨節發出一陣連珠般的暴响，本來瘦小的彎腰老頭，一下變成了瘦高個子。

金瀾、易雲英怕他猝起發難，同時掣出了長劍，和大哥站到一起。

丁天仁並沒掣出劍來，只是凜然而立，問道：「老丈改扮蒙老，把在下兄弟誆來此地，究竟意欲何爲？」

假巢湖蒙叟笑了笑道：「老朽把丁老弟三位引來，其實並無惡意。」

易雲英道：「那是甚麼意思？」

假巢湖蒙叟道：「第一，是爲了三位老弟別讓人利用，捲入江湖是非紛爭之中。」

金瀾道：「我們如何被人利用了？」

「哈哈！」假巢湖蒙叟大笑一聲道：「你們三個不是被于千里從樂山山莊運出來的嗎？他不想利用你們，何用千里迢迢的把你們接到百里洲去？」

易雲英輕哼一聲道：「你胡說甚麼？我們是被人迷翻了，由于莊主救出來的。」

「哈哈！」假巢湖蒙叟又是一聲大笑，說道：「老朽若是把三位迷翻了，再用解藥把你們救醒，不也是老朽救了你們嗎？」

丁天仁聽得將信將疑，問道：「于莊主爲甚麼要這樣做呢？」

假巢湖蒙叟道：「那自然有他的理由了。」

金瀾問道：「那麼我爹他們無故失蹤，也是于千里幹的了？」

假巢湖蒙叟道：「這個老朽並不清楚。」

易雲英問道：「你假扮蒙老把我們誆來，是不是也想利用我們？」

「不是。」假巢湖蒙叟道：「老朽只是奉命把三位領去見一個人。」

丁天仁問道：「老丈奉何人之命？」

假巢湖蒙叟道：「這個老朽就無可奉告了，三位到了地頭，不就知道了嗎？」

易雲英道：「你不說，我們也猜得出來，你是武林聯盟的人，你奉命行事，自然是奉武林聯盟盟主之命了，那麼要見我們的，自然是自稱盟主的人了。」

假巢湖蒙叟沉笑道：「丁二少俠果然聰明，三位那是同意隨老朽去了？」

易雲英笑道：「既然是你們盟主請我們去，老丈總該先告訴我們武林聯盟盟主是誰？他叫甚麼名字了？」

假巢湖蒙叟爲難的道：「這個老朽實在無可奉告。」

易雲英又道：「那麼你呢？你究竟是誰？總可以說了吧？」

假巢湖蒙叟乾咳一聲道：「老朽只是給三位領路之人，三位毋需知道老朽是誰。」

金瀾冷笑道：「老丈藏首藏尾，甚麼都不肯說，我們如何信得過你？」

假巢湖蒙叟目中寒芒飛閃，嘿然道：「老朽話已說得很多，你們信不過也只好信一次了。」

易雲英道：「我們不去，你又能怎樣？」

假巢湖蒙叟冷然道：「老朽奉命行事，既然說出來了，自是非把三位請回去不可，三位最好想清楚了。」

金瀾怒聲道：「聽你口氣，好像要和我們動手了？」

假巢湖蒙叟大笑道：「不錯，老實說，老朽要把你們三個擒回去，易如反掌，但只要你們肯隨我走，咱們就不用動手了。」

丁天仁拱拱手道：「老丈方才說過，你是爲了我們別讓人家利用，捲入江湖是非之中，才把我們引來的，因此在下兄弟不想見任何人，也不想到任何地方去，老丈請吧！」

假巢湖蒙叟沉笑一聲道：「看來眞要逼老朽出手了。」

話聲甫出，右手疾探，五指如鈎朝丁天仁左腕抓來。

這一下出手奇快無比，但丁天仁早就提防着他，左手迅速翻起，五指颼動，點點指影朝他右手洒出。

他這一手正是八長老無能師叔送他的「點穴法」。說也眞險，丁天仁縱然早有準備，也只是毫釐之差，就被

對方抓住手腕了。

假巢湖蒙叟當眞是八十歲老娘倒繃孩兒，自己這一記擒拏手法，應該十拿九穩，沒想到手指已快要觸到丁天仁手腕，他會忽然洒出五點指影，襲取自己「少府」、「陽池」、「前谷」、「少澤」、「液門」五處穴道，只要一處被指風掃中，整條手臂就會報廢，尤其這一記截穴手法，神奇莫測，自己竟然無法化解。

他早就知道丁天仁是昔年大名鼎鼎的天殺星丁天行的兄弟，那麼這一記手法自然出之於這位大魔頭所教，他心中早就有了這一點忌諱，更是不敢硬接，急急後退了一步。

雙方這一接觸，當眞快得如同電光石火般一閃間的事，等站在丁天仁邊上的金瀾、易雲英發覺，假巢湖蒙叟已經被逼後退了一步。

易雲英氣道：「好哇，你眞的向我大哥出手了！」

身形疾欺上去，刷的一劍朝假巢湖蒙叟刺去。不，她這一生氣，出手當然不止一劍。她雖非白衣庵弟子，但卻蒙無垢師太收爲記名弟子，峨嵋「亂披風劍法」一劍出手，至少也有八九劍連續劈出，否則就不會稱之爲亂披風了。

樂山山莊莊主擎天手金贊臣是少林俗家的高手，少林寺僧很少使劍，但不是說少林武學中沒有劍法，少林寺七十二藝中，卻有兩套著名的劍法，一是「達摩劍法」，只有寺中長老才能練習，一是「準提劍法」，是俗家弟子防身的劍法。金瀾使的就是「準提劍法」。

「準提劍法」有一好處，內功有了相當火候的人，劍法展開，可以貫注眞力，使得大開大闔，有如長江大河，源源不絕，內力較差的人，只要劍法練純熟了，一樣可以使得如行雲流水，變化繁衍。

金瀾從小練劍，對這套劍法自然純熟無比，眼看三弟已經出手，也毫不遲疑，口中清叱一聲，揮動長劍攻了上去。

假巢湖蒙叟堪堪退下，就見易雲英揮劍攻來，心中暗叫：「是峨嵋亂披風劍法！」一面沉哼一聲，旱烟管直向易雲英劈來的劍上敲去。

要知易雲英也是從小練劍，一套「亂披風劍法」早就練得十分純熟，一劍出手，七八道劍光會同時朝四面八方劈來，使人虛實莫測，但這回遇上假巢湖蒙叟，就好像小孩子耍大刀，一無是處了，明明劈出去了八九劍，應該劍光已是十分綿密，但假巢湖蒙叟的一支旱烟管，竟然會一下直入劍光之中，敲上了劍葉。

耳中聽到「嗆」的一聲大响，虎口奇痛，長劍幾乎脫手飛出，口中驚「啊」出聲，急急往後躍退。

金瀾是看到易雲英長劍出手，才揮劍攻上去的，已收夾擊之功，但怎知假巢湖蒙叟一身武功奇高，出手快逾閃電，金瀾堪堪揮劍攻去，易雲英已在一聲金鐵狂鳴中急急往後躍退。

這一來，金瀾就成爲要和假巢湖蒙叟單打獨鬥了；但此刻那裡還有猶豫的時間，長劍連揮，劍光如閃，一個人登時像多出了七八條手臂，氣勢自然極盛！

假巢湖蒙叟口中大笑一聲，道：「亂披風劍法劈得再亂，也未必劈得上老朽一點衣角。」

人隨聲進，右手旱烟管朝左右一擋，就响起「噹噹」兩聲金鐵狂鳴，一下格開金瀾兩劍，左手似爪非鈎，閃電朝他執劍右腕抓來。

金瀾連變招都來不及，只好上身一仰，往後倒縱出去。

假巢湖蒙叟嘿然道：「老朽手下如果任由你輕易退走，那就不能說是老朽了。」

人隨聲上，旱烟管一指，朝金瀾左肩「肩井穴」上敲落。

他可以直取金瀾前身任何一處大穴，所以取「肩井穴」者，就是留有分寸，不好傷了他也。

易雲英、金瀾出手的同時，丁天仁已經迅快的從身邊取出紫虹劍，眼看金瀾連對方一招都沒接下，就縱身後躍，假巢湖蒙叟直逼上去，旱烟管迅疾敲落，心頭不由猛吃一驚，口中大喝一聲：「老丈不可傷人！」

一道紫虹驟然湧出，「唰」的一聲擊在假巢湖蒙叟的旱烟管上，把旱烟管斜格開去。

這一招，在丁天仁來說，他爲了不願用劍鋒削斷假巢湖蒙叟的旱烟管，才改用劍脊去拍架他旱烟管的。

但在假巢湖蒙叟心中可不是這樣想了，他早就知道丁天仁是昔年黑白兩道、各大門派沒有一個人不頭痛的大魔頭天殺星丁天行的兄弟。

他怎麼也算不清一個七八十歲的老頭還會有年甫弱冠的兄弟？但不論他是親兄弟，還是堂兄弟，丁天仁終究是丁天行的兄弟，這可一點也不假。

尤其傳說紫虹神劍、玉辟邪兩件昔年丁天行隨身的東西，如今都在丁天仁身上，這就更不假了。

丁天行的兄弟，自然已得了丁天行的眞傳，才會行走江湖的。

他有了這一想法，對丁天仁出手的每一記招式，都不敢絲毫輕視，這一記丁天仁只是心急二弟安危，隨手揮劍格出，又因不好削斷他的旱烟管，才改用劍脊橫格的；但看在假巢湖蒙叟眼裡，對方不用劍鋒而使劍脊，說不定隱藏玄機，另有奇招，如何肯接？

這一猶豫，才被丁天仁一下格了開去，假巢湖蒙叟本待後退的人，被這一格，竟然腳下浮動，身不由己的向右跨出了一大步。

（未完・八）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魔鬼的門徒

得悉父親健在　小三欣喜若狂

上文提要：阿坤將玄元眞經檢查無訛，全部移交鐵蓮花，遵照鐵老虎的遺言辦理妥善，可惜未能將赫隆納等擊殺，回到客棧，白冰冰和婢女追踪尋至，纏住要和阿坤補婚約，阿坤虛與委蛇，乘機溜脫，和小三子溜到鄭州，首先找棄寶潛逃的飛鷹幫之主高飛，鐵掌鷹爪自恃鄭州是飛鷹幫的地頭，人多勢大，將二小圍攻，反要求取回奪得的一頁眞經，結果高飛丟了一條臂，二小才揚長而去……

警衛的人卻緊張得不得了，有人猛地彈身而起，一劍穿心而過，拋到人牆外面去。

孰料，刺死了一隻，又飛來一雙。

刺死了一雙，又飛來兩對。

好像捅到了烏鴉的窩，殺也殺不絕，趕也趕不盡，只好改弦更張，任由牠去。

有人低聲自語道：「烏鴉是災星，這不是好兆頭。」

另一人亦道：「烏鴉當頭過，沒有災殃也有禍！」

烏鴉的確有一個根據地。

在遠處的一棵大樹上面。

不是鳥窩，是一隻大竹籠。

而且還有專人管理，負責施放。

這時，忽將竹籠打開，將所有的烏鴉全部放出去。

立聞鴉聲吱吱叫。

立見鴉影滿天飛。

吱吱喳喳的，成羣結隊的，蔚爲奇觀妙聞。

飛向了大街。

飛向了人羣。

飛向了江浙總督岳鍾琪。

烏鴉的數目實在太多，令護衛岳大將軍的人，束手無策。

一名兵士咒道：「媽的，討厭的黑傢伙！」

另一名兵士道：「媽的，該死的臭烏鴉！」

烏鴉雖然惹人厭惡，並無傷人之心，亦無傷人的本事。

若是有魔刀夾雜其中，事情就嚴重了。

眞有魔刀！

會飛的魔刀！

就隱藏在烏鴉陣中！

在左方，空中，十餘丈外，速度比烏鴉更快，姿勢比烏鴉更美，乍然脫離鴉陣，劃下一道弧線，以高速飛向岳鍾琪的頭。

太快了，任何人皆無法及時反應。

太準了，不偏不倚的抹向岳將軍脖子。

當大家想要攔截時，岳總督已人頭落地。

灑下了一灘血。

染紅了一塊地。

魔刀彷若過隙的煙雲，又飛走了。

「魔刀！魔刀！」

「刺客！刺客！」

「快去追趕呀！」

「快去抓人呀！」

有人驚極而呼，有人下達命令，萬頭鑽動，秩序大亂。

＊　＊　＊

捕快在動。

兵士在動。

馬隊也在動。

大家有志一同，撲向魔刀飛走的

方向。

魔刀飛得很高很遠，越過馬路，飛到一個空曠的地方去。

飛到了一位少女的手中。

是牛梅芳。

魔刀一到手，拔腿就走，如風如電，如鷹如燕，輕靈至極，也快速至極。

牛梅芳的身邊另有一位素衣中年，正是施放烏鴉的人，與她結伴同行。

二人身手敏捷，動作够快，奈何馬隊的速度更快，奔沒十步，便被馬隊追上。

牛梅芳好狠好毒，魔刀三放三收，立使一馬當先的三名騎兵做了刀下之鬼，道：「丁大哥，你走，我來殿後。」

被稱作丁大哥的素衣中年另有他自己的想法：「不，阿芳，妳走，由小兄來抵擋一陣。」

實則為時已晚，步兵、捕快已到，將兩人困住，誰也走不了啦。

「宰了這兩個刺客！」

「殺了這一對狗男女！」

「不行，要捉活的！」

「要刨他們的根！」

「為朝廷立功！」

「為岳將軍報仇！」

「衝啊！」

「殺啊！」

發號施令的人很多，意見紛歧，莫衷一是，吼聲如雷中百刀齊揮，百劍齊舉，從四面八方殺過來。

牛梅芳與姓丁的只有拚死迎戰，別無良策。

戰端一開始便是高潮。

彼此一交手便是惡戰。

牛梅芳緊握魔刀，緊咬牙關，一霎時就是十二個來回，毀了五支劍，斷了六把刀，造成三死八傷。

姓丁的也不含糊，簡直在玩命，手中的寶劍左砍右斬，招無虛發，每一劍都見血，每一招都傷人，眨眼工夫便放倒了七八個。

然而，雙手難敵四拳，好漢抵不住人多，畢竟衆寡懸殊，強弱分明，二人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姓丁的頭破血流，遍體鱗傷。

牛梅芳傷痕纍纍，一身是血。

惡鬥仍在繼續。

戰況益形險惡。

姓丁的竭盡全力，再支持了盞茶工夫，終於，死神降臨到他的頭上，身首異處，被斬成八塊，死於亂刀亂劍之下。

剩下阿芳一人，處境更險更惡，只有閃躲的份兒，已經沒有攻擊的機會。

「要捉活的！」

「要留活口！」

這次命令一致，不再紛歧。

牛梅芳暗叫了一聲「苦」，心一橫，牙一咬，決心揮刀自殺，免得被人擄去活受罪。

不料，心念甫動，正待舉刀，竟連自殺的機會都沒有了，兩隻手臂已被人牢牢抓住。

「住手！」

「看刀！」

喝聲來自場外。

場外飛來無數魔刀。

魔刀逢人就殺，遇馬就砍，殺出一條血路來。

有兩匹駿馬踏着血跡，如飛而至。

馬上坐着兩位少年英豪。

一位是無敵公子馬少坤。

一位是不敗少爺張三元。

不用問，馬匹乃就近搶來的。

阿坤驍勇異常，一馬當先，暗中催動魔刀，先解決了抓着阿芳的兵士，然後探手一撈，將牛梅芳抱上馬背。

「走！」

「走！」

哥兒倆心意相同，撥馬就走。

＊　＊　＊

「追！」

「追！」

騎兵馬隊同樣意見一致，策馬猛追。

阿坤揮着馬鞭，一疊聲的喊：

「快！快！」

小三子的喉嚨都快要喊破了：

「快！快！」

是很快，馬兒四蹄翻飛，不一時便遠離鄭州，來到東郊外。

然而，馬隊的動作也不慢，始終陰魂不散的窮追不捨。

而且，漸追漸近，眼看就要追上來。

牛梅芳則因失血過多，已昏死過去。

馬隊中一名為首的校尉呼喝道：「快停下來，這名女子乃是殺人的要犯，如其不然，與刺客同罪。」

小三子扯開嗓門嚷嚷道：「放你媽的狗臭屁，想要小爺放人，門也沒有。」

校尉道：「大膽狂徒，你們心目中還有朝廷的王法嗎？」

馬少坤朗聲道：「甚麼王法，狗屁，連你們的皇帝老兒也照殺不誤！」

「娃兒，你們的膽子未免太大了，簡直目無法紀。」

「老兄，你的屁放完沒有？」

「甚麼意思？」

「閉上你的狗嘴。」

「本官要你將刺客放下來。」

「這是不可能的事。」

「不答應就連你們兩個渾小子也一起殺。」

「哼，憑你還不配，滾！」

滾字出口，刀已出手，三四把魔刀如俯衝的兀鷹，似翦水的春燕，不取人頭，單攻馬腿，魔刀過處，馬嘶聲起，數匹並轡疾馳的馬兒立告前腿

斷折，仆倒在地，馬上之人全部滾下來。

禍不單行，緊跟在後的馬匹猝不及防，亦告馬仰人翻，撞作一堆。

小三子冷言冷語的道：「不自量力的傢伙，活該！」

馬少坤語帶威脅道：「只是略施薄懲，最好知難而退，再做跟屁蟲就叫你們去摸閻王爺的鼻子。」

「對，下次出手就要獵取人頭。」

「再見！」

「再見！」

事情並不如哥兒倆想像中那麼如意，校尉彈身而起，換了一匹馬，又率衆追來。

阿坤宅心仁厚，亦未當眞獵取人頭，繼續催動魔刀，掃斷馬腿。

馬兒一隻隻的倒下去。

校尉一隻隻的換着騎。

直至所有的馬匹全部失蹄斷腿，仆倒在地後，才徹底擺脫馬隊的糾纏，絕塵而去。

＊　＊　＊

阿坤與小三子絲毫也不敢大意，又一口氣狂奔出數十里。

馬累了，跑不動了，不得已只好把牛梅芳抱下馬背，將馬兒放走。

牛梅芳靜靜的躺在一塊石頭上，仍然昏迷不醒。

傷口好多，幾乎遍及全身。

血在繼續流，已經變成一個血人。

面色蒼白如紙，跟死人差不多。

好在氣息仍在，胸口在「卜通！卜通」的跳，鼻中呼吸未停。

而那一把殺人的魔刀依舊緊緊的握在她的手中。

阿坤俯下身來，輕輕的搖一下阿芳的香肩，在耳畔呼喚道：「阿芳醒醒，阿芳醒醒。」

小三子一邊替她擦拭臉上的血漬，一邊說：「阿芳，現在已經沒事了，快把眼睛睜開。」

天可憐見，搖晃呼喚了好一陣工夫，牛梅芳才悠悠醒轉，睜開了眼。

睜開眼的第一句話是：「這是那裡？」

阿坤道：「已經離開鄭州幾十里。」

小三子道：「所有的追兵都甩掉了。」

牛梅芳有氣無力的道：「那個狗頭總督死了沒有？」

馬少坤道：「早已人頭落地，進了鬼門關。」

「丁大哥呢？」

「很不幸，也血染黃沙，命歸九幽。」

「嗚！嗚……」

阿芳突然哽咽起來，珠淚滾滾而下。

其實這兩條人命，牛梅芳均曾親眼目睹，只是昏迷之後一切都變得虛幻不實，故而出言查証。丁某人的死固然使她悲痛欲絕，岳鍾琪的死却令她無比快慰，眼角的淚痕未乾，嘴角又泛起一絲笑意。

馬少坤道：「阿芳，妳跟岳鍾琪究竟有何深仇大恨？」

張三元道：「還有那個河南巡撫王國棟，有甚麼過節？」

阿芳沒有回話，她的眼睛閉上了，又陷入昏迷狀態。

淚痕仍在。

笑意仍存。

「阿芳，妳怎麼了？」

「快醒醒，不能再睡呀。」

不論二人如何推搖喊叫，始終反應全無。

小三子也跟着緊張起來，道：「看來阿芳的傷勢相當嚴重。」

阿坤黯然道：「是不輕，除非及時醫治，恐有性命之憂。」

張三元迫不及待的道：「那就趕快找一位大夫看看吧。」

阿坤正有此意，當下二話不說，將她的魔刀揣進她自己的包袱裡，抱起來就走。

小三子見他捨棄大道向右轉，往山裡行去，不禁為之一呆，嗆呼道：「你昏頭啦，找醫生應該到市集去，幹嘛要上山？」

馬少坤振振有詞的道：「你才昏頭呢，岳鍾琪是個大將軍，統兵十萬，他這一死怎會善罷甘休，鄭州的大官必會全力以赴，派人四處追捕，去市集求醫，無異自取滅亡。」

「那現在怎麼辦？」

「先找一處隱蔽的地方藏起來，然後再請人上山醫治。」

翻過了好幾座山，約莫行出十來里地，在半山腰上發現了三間廢棄的民宅，哥兒倆當即跨步而入。

果然是一處廢宅，屋內蛛封塵積。

好在有一張破床，還勉强可以使用，小三子拍打乾淨後，馬少坤立將阿芳放在床上。

到這時候，才有工夫仔細察看她的傷口，有劍刺的，有刀砍的，也有被暗器打傷的，全身上下坑坑洞洞的變作了馬蜂窩。

連胸前那兩團高聳，挺拔，渾圓，而又誘人的鷄頭軟肉亦受到波及，劃了兩條血口子。

美人昏睡不醒，二人心急如焚，小三子道：「阿坤哥，這兒很安全，該下山去請醫生了。」

馬少坤瞧一下阿芳的包袱，道：「這裡面或許有隨身携帶的靈藥，先找找看。」

運氣眞不錯，包袱裡除去幾件衣服，及一些散碎銀子銀票外，果然有一瓶救命的靈藥——續命丹。

羊脂小瓶，只有拇指那麼大，打開來更糟，僅僅還有米粒大的三粒小藥丸。

對醫術阿坤一竅不通，但他還是

懂得治急病下猛藥的道理，爲了爭取速效，將三粒藥丸一古腦塞進阿芳的嘴裡去。

的確是靈藥，入口即化，穿經走脈，不多一會工夫牛梅芳便告再度甦醒。

還坐了起來，取了一件衣服，遮住半裸的胸膛。

直覺得舌乾唇焦，口渴得很，接連喊了三聲：「水！水！水！」

廢宅並無水井，幸好屋前有山泉小澗，阿三找到一隻破碗，舀來給她喝下後，便覺清爽許多，有了說話的精神，道：「兩位是我的救命恩人，不想再隱瞞你們，事實上小妹並不姓牛，也不叫梅芳。」

馬少坤錯愕一下，道：「妳姓甚麼？」

「姓呂。」

「叫甚麼？」

「四娘。」

「呂四娘？」

「對，呂四娘是小妹的本名。」

「那裡人氏？」

「浙江。」

「怎會跟王國棟，岳鍾琪結下樑子？」

「此事說來話長，應從先父說起。」

小三子將端在手中的泉水，往阿芳呂四娘的面前一放，輕聲細語的道：「別急，可以長話短說，慢慢的談。」

呂四娘喝了一口水，沉吟一下，慢吞吞的道：「先父呂留良，號晚村，乃是江南的一名文士，精通經史子集，在家鄉開堂授課，喜歡在課堂之上跟學生談論民族大義，對愛新覺羅氏的入主中原，統治我大漢子民，尤其憤恨不滿，常思揭竿而起，逐此異族，還我河山！」

阿坤精靈聰明，一點就透，道：「我懂了，就是因爲這個原因，得罪了當朝權貴，惹來殺身之禍？」

呂四娘滿含着兩眶熱淚點頭道：「不錯，一言賈禍，連誅三族，數百條人命一夜之間便化作寃魂，只有小妹一人，因從小練功的關係，得以逃離虎口。」

小三子道：「妳爹也未免太迂了，這種事空口無憑，死不認帳不就沒事了嗎？」

阿芳呂四娘愁眉苦臉的道：「空口無憑就好了，先父不單口授，還著書立說，印成本子，廣爲流傳，被一個叫曾靜的名士帶到湖南去，在當時任湖南巡撫的王國棟面前告了一狀。」

無敵公子馬少坤道：「後來又扯上了江浙總督岳鍾琪？」

阿芳呂四娘頷首道：「是的，這件案子太大，牽涉的人太多，又在岳鍾琪的管轄範圍之內，王國棟一本上奏朝廷，這抓人、審訊、行刑的工作，全由岳鍾琪一人負責。爲了這個案子，這兩個老賊還得了雍正狗皇帝的不少賞賜哩。」

小三子惡狠狠的道：「這兩個老賊，身爲漢人，竟爲虎作倀，現在想起來，一刀奪命實在太便宜他們了，也難怪妳會不惜巨資，購買魔刀，目的就是爲了取老賊的狗命。」

傷勢太重，呂四娘顯得十分虛弱，喘息一陣後才說道：「毀家滅門之仇不共戴天，一刀畢命的確太便宜，當初若是能够學得玄元神功，不單單只是購買一把魔刀，事情也許會好一些。」

馬少坤歎息道：「這只能怪妳自己。」

呂四娘愕然道：「怪我？」

張三元大聲道：「當然怪妳，如非妳自己故示神秘，不肯表明身份，而能將自己的身世遭遇說出來的話，我們不但會拔刀相助，而且……」

「而且怎樣？」

「阿坤哥很可能會打消娶白冰冰的念頭。」

「哦！」

這一聲「哦」意義重大，有悔恨，有傷感，有安慰，也有甜情蜜意，望着馬少坤，投去深情的一瞥，幽幽長歎道：「一切都是命，半點不由人，主要的原因是，仇家身份特殊，位高權大，爲了能够順利的雪此血海深仇，必須愼重行事，不敢洩漏消息半點，須知小妹一直是清廷懸賞捉拿的欽命要犯，怎敢掉以輕心。」

阿坤也是欽命要犯，惺惺相惜之心甚篤，情不自禁的拉住了她的柔荑，却發覺阿芳的手其冷如冰，心頭爲之一震。

小三子道：「阿芳，我們已經這樣叫慣了，就當作是妳的外號好不好？」

呂四娘欣然道：「好啊，牛梅芳本來就是我的第二個名字，代表着四娘生命的新生。」

馬少坤道：「家破人亡之後，妳孤苦伶仃的一個人是如何過活的？」

一提到這段往事，阿芳就不寒而慄，凄凄戚戚的道：「此事充滿血淚，千言難盡，簡而言之，是在躲躲藏藏，四處流浪，吃了這頓沒那頓，過了今天沒明天的情形下渡過來的。」

言下不勝唏噓之至，珠淚又告汩汩而下。

阿三是過來人，感同身受：「好可憐啊！」

無敵公子同樣記憶深刻：「也好可怕啊！」

小三子道：「不知後來是怎樣加入、縹緲堡的？」

呂四娘正容道：「縹緲堡是一個反清復明的組織，先父在世時就跟他們有來往，過了數年流浪的生活，與他們取得連繫後，便毅然決然的暗中將祖先的房產賣掉，投入反清復明的行列。」

馬少坤道：「縹緲堡到底位於何處？」

阿芳笑道：「虛無縹緲，那有一定的處所，反清復明的工作既驚險，又艱巨，誰也不敢在同一個地點長久居住，縹緲堡只是一個幌子，並無其他，大家過的都是飄忽不定的生活。」

小三子奇道：「那你們如何指揮調度？」

呂四娘道：「縹緲堡雖無固定的堡址，連絡的處所却到處都有，遍及全國，差不多全是組織中人的私人產業，調度指揮均極方便。」

馬少坤道：「聽說一加入這個組織，就得改名換姓，一律姓牛。」

呂四娘做了一個深呼吸，强打精神道：「沒錯，多少年來都是如此，一入本門，就得姓牛。」

「這是爲何？」

「主要的目的是爲了掩人耳目。」

「姓馬也可以，不一定非要姓牛呀？」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原因何在？」

「牛字與朱字相近，只差兩撇，表示不忘朱明的萬里江山。」

小三子忽道：「我想起一件事來，向妳打聽一個人。」

阿芳追問道：「是誰？」

「張勇。」

「張勇？是你甚麼人？」

「是我父親，不知是否也在這個組織裡？」

呂四娘沉思了好一陣工夫，歉然一笑，道：「這個組織十分龐大，人數衆多，許多朱室宗親，遺老後裔，均網羅其中，爲了安全起見，大家都隱去本來的面貌，不願提及過去，除了少數幾位像丁大哥知其來歷外，多數皆諱莫如深，沒聽說有張前輩這個人。」

張三元聞言大失所望，黯然道：「以後盼能多加留意，代爲打探，我覺得家父很可能也參加了這個反清復明的行列。」

阿芳毫不遲疑，馬上一口答應下來。

馬少坤道：「阿芳，妳的仇人殺完沒有？」

呂四娘咬着銀牙道：「曾靜、王國棟、岳鍾琪等幾個首惡之徒均已先後伏誅，現在家仇已了，只剩下國恨了，還有一個大頭頭未曾扳倒。」

小三子道：「那個大頭頭？」

阿芳恨聲道：「就是坐在金鑾殿上的那個狗皇帝。」

馬少坤朗聲道：「好極了，我們三家都家破人亡，元兇主犯都是雍正這個狗皇帝，正要找他算帳哩。」

不敗少爺阿三道：「妙極了，我們彼此目標相同，行動一致，可以好好合計合計，共同携手合作，把他拖下金鑾殿，碎屍萬段。」

許是講話太多，許是藥力已過，此刻，阿芳的精神體力已大不如前，額頭沁出了冷汗，臉色白蒼蒼的，隨時都有再度昏厥的可能。

阿坤暗吃一驚，道：「阿芳，妳現在覺得怎麼樣？」

呂四娘氣息微弱的道：「感覺很累，好想好好的睡一覺。」

阿三道：「那就閉上眼睛歇着吧。」

呂四娘很聽話，當眞將雙目閉上。

馬少坤道：「等妳好了以後，本公子便將玄元眞經的經文抄一份給妳，保証在極短的時間之內便可功力大進，成爲一等一的高手。」

玄元眞經乃武學瑰寶，彌足珍貴，武林中人那個不想，誰個不要，阿芳一聞此言，陡地又睜開雙眼，顫聲道：「少俠要收我爲徒？」

阿坤笑哈哈的道：「不用啦，我不喜歡這些繁文褥節。」

「那是要用錢來買？」

「也不用啦，免費贈送。」

「既不收徒，也不要錢，這……」

小三子截口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既然大家志同道合，就是好朋友，還分甚麼彼此，拜師太嚴肅，收錢傷感情，都免啦。別再開口，快歇着吧，再嚕七八嗦我可要生氣啦。」

話已說絕，阿芳欲語無言，只好銘感在心，永誌不忘，含着一縷感恩的甜笑，隨又將雙目閉起。

* * *

不是假寐。

亦非歇息。

而是再度陷入昏迷中。

人也跟着一歪，又倒在床上。

阿三睹狀嚇一跳，連忙上前去推，去搖，去喊。

呂四娘却一動不動，反應全無，情況比早先兩次還要嚴重一些。

馬少坤打開她的包袱，一陣搜尋。

續命丹已經用完，亦未再發現其他的藥。

張三元惶聲道：「阿芳傷勢太重，藥力一過就無法支持，我看非得去請大夫不可了，再不及時診治，說不定會出漏子。」

英雄所見略同，阿坤完全同意，道：「誰去？」

「兩個人一塊兒去不好嗎？」

「不好，荒山野地，恐有野狼侵襲，必須留一人在此看守。」

「那這樣吧，阿坤哥去請郎中，小弟留守。」

「留守的責任不小，務必小心翼翼，寸步不離。」

「我知道。」

「也不可以動手動脚吃豆腐。」

「放心，君子不欺暗室。」

「如有情況發生，就抱着阿芳離開此地。」

「沒問題。」

「別忘留下暗號。」

「我會的。」

「阿三，餓了吧？」

「肚子早就開始造反啦。」

「忍着點，咱家會帶飯食回來。」

「最好再加一壺酒，晚上禦寒。」

「成，酒還可以給阿芳的傷口消毒。」

「多買些鷄鴨魚肉，咱們在山上也許會待很久。」

「小事情，包在咱家身上了。」

「阿坤哥，你走吧。」

「再見！」

* * *

夕陽西下。

晚霞燒天。

牛兒收工了。

羊兒回家了。

山脚下的村落炊煙嫋嫋。

無敵公子馬少坤滿頭大汗，氣喘咻咻的，背負着一個沉甸甸的藍布包袱，踏着落日餘輝，快步上山來。

心急脚快，一霎時便至廢宅前。

但當他跨步而入時，却看得呆住了。

呂四娘不翼而飛。

張三元也不見了。

阿坤直覺的以爲一定發生情況。

急忙四處尋找，看有無暗號留下。

有，在門板上，用土塊畫的，甚是醒目惹眼。

外面是一個大圈圈。

中間有一個小圈圈。

大圈圈的下面畫着兩條直線。

小圈圈的旁邊又有好幾個更小的圈圈。

眞是天才，是高手的傑作，弄得馬少坤丈二和尚，摸不着腦袋，看了半天還是猜不出小三子的意思來。

退出廢宅，展目四顧，一切依然如故，並無任何異樣之處。

事情透着古怪，呂四娘昏迷不醒，不可能自行離去。

就算已清醒過來，有天大的急事，也必然會招呼一聲再走。

何況小三子也失踪了。

惟一的解釋是，遇上了絕頂高手，被一併擄去。

却想不出是那條線上的人。

是清廷官兵？

或武林人物？

還是……

「阿三，阿三，你在那兒？」

理不出頭緒來，只好死馬當作活馬醫，姑且一試，放聲一吼。

奇哉怪也，吼聲甫落，便有了回應。

「我在這兒。」

「那裡呀？」

「山的另一邊。」

「快來呀。」

「來啦！來啦！」

果然來啦，山的稜線上冒出一個人來，正是張三元。

一邊走一邊還在穿褲子，狀至滑稽。

當阿三行至切近時，馬少坤劈面就說：「叫你不要離開，你偏不聽，死到那裡去了？」

小三子堆下來一張苦瓜臉，畏畏縮縮的道：「去拉屎。」

「阿芳呢？」

「在屋裡。」

「胡扯，早已不見人影。」

「怎麼會，剛剛還躺在床上。」

「哼，不信你自己去瞧。」

阿三往屋裡一望，床上是空的，驚得他跳了起來，驚恐萬狀的道：「剛才還好好的，就這麼一忽兒的工夫怎麼就不見了。」

馬少坤氣忿忿的道：「我臨走的時候交代得清清楚楚，你爲甚麼不聽？」

小三子也有他自己的理由：「是米田共不聽話，非要出來不可，我也拿它沒辦法。」

「就算非拉不可，也應該就近解決呀。」

「太近我怕臭着阿芳。」

「遠一點無妨，起碼應該看得見。」

「不，男女有別，這樣有傷風化。」

歪理一大堆，還言之成理，阿坤指着門板上的圖畫道：「這些鬼畫符可是你的傑作？」

「是啊，是留給你的暗號。」

「是甚麼意思？」

「大圈圈表示是茅坑。」

「小圈圈呢？」

「是屎。」

「大圈圈下面的那兩條線是甚麼？」

「表示有人在蹲着拉。」

「還有那幾個更小的圈圈又是甚麼名堂？」

「也是屎，更多的屎，意思是拉稀，不拉不行。」

阿坤冷哼一聲，道：「哼，眞是天才！」

小三子傻笑道：「阿坤哥看懂了？」

馬少坤吐出來三個冰冷的字：「看不懂！」

阿三苦笑道：「阿芳是被甚麼人弄走的？」

「咱家正要問你。」

「小弟也不清楚。」

「可曾見到有人從此經過？」

「沒有。」

「可曾聽到異樣的聲音？」

「也沒有。」

「這就奇了，難道她會上了天，入了地？」

「也許遇上了妖魔鬼怪。」

「咱家不信，世上根本沒有妖魔鬼怪。」

「那阿芳怎會失去芳踪？」

「一定是被人劫走了。」

「會是誰？」

「不管是誰，算算時間，尚未去遠，此刻追趕還來得及。」

小三子茫茫然的朝四下一望，道：「地方這麼大，咱們往那兒去追呀？」

阿坤的腦筋好，精打細算，道：「朝你拉屎之處相反的方向追就準沒有錯。」

張三元照準自己的腦袋打了一巴掌，道：「對，阿坤哥好聰明，如果來人從我拉屎的附近經過，一定會有所警覺，必然是逃往相反的方向。」

阿坤道：「嗯，你總算還不太笨，走吧。」

小三子邊走邊道：「阿坤哥，你怎麼沒請醫生回來？」

「別提了，這個鬼地方，鳥不生蛋，狗不拉屎，連跑了三四個小村子，連半個郎中也沒找到。」

「阿芳的傷那麼重，這可如何是好？」

「找到一家獵戶，買了一些跌打損傷的丹丸，與專治刀劍外傷的金創藥。」

「可有吃的喝的？」

「有野味，兔子、山雞、野豬、野鹿，還有一罐農家自釀的地瓜酒。」

小三子正餓，咂一咂嘴唇，赧然道：「可否拿幾樣出來先嚐嚐，肚子要造反啦。」

阿坤撕下一隻兔腿，將藍布包袱交給阿三，道：「拿去，喜歡吃甚麼就吃甚麼，撐壞了肚子算你倒楣。」

小三子揀大的來吃，啃野豬腿，咬了一大口，未及細嚼便吞下去，連說：「好野味，野味好，蠻不錯的。」

就這樣，哥兒倆大啖野味，一面往東奔去。

* * *

逢山爬山。

遇水涉水。

行行復行行。

尋尋復尋尋。

眼看夜幕將降，太陽已沒了影兒。

天上復又飄下了霏霏細雨，倍覺寒意襲人。

阿芳呂四娘却始終芳踪杳杳，沒尋着半點蛛絲馬跡。

正覺懊喪不已，馬少坤忽駐足道：「有聲音，也有燈光。」

阿三跟着他停下來，聽一聽，眺一眺，並無所見，疑雲滿面的道：「那有聲音？那有燈光？」

馬少坤是天字第一號的高手，自從得到鐵老虎的內元眞力後，便耳聰目明，超人一等，能夠聽到別人聽不到的聲音，看見別人看不見東西。

眞有聲音，聲音來自左方，數十丈外，一座山垛子的後方。

眞有燈光，只因天未大黑，又有重重障礙，微弱得肉眼根本無法分辨。

繞過山垛子，馬上發現，燈光在山坡上，從茂密的叢樹中透出一絲微光。

聲音很小，小得似是情人私語，家人夜話，連阿坤也聽不清楚談話的內容。

是農家？

是獵戶？

都不對，哥兒倆近前一看，這才証實，原來是一座山神廟。

燈光與語聲就是從裡面傳出來的。

可惜廟門緊閉，不知內裏是何許人也。

一般山神廟，都沒有僧道或廟祝。

那來的語聲？

那來的燈光？

事情透着蹊蹺。

哥兒倆互望一眼，躡手躡足的攏過去，從窗孔中往內一瞧，立見廟內男男女女約有七八人，阿芳呂四娘就赫然躺在一張神案上。

「甚麼人？」

「甚麼人？」

「看打！」

「看打！」

來不及分辨對方的身份，也弄不懂阿芳的處境如何，喝聲中立有四條漢子破窗奪門而出。

一照面就來了一個下馬威，先打出一支飛刀，兩支鋼鏢，十幾粒菩提子，外加一把梅花針。

接着又掌劍交揮，蜂擁而上，大有在舉手投足之間便欲將二人制服的氣勢，如狼似虎，一鼓作氣，不給哥兒倆絲毫喘息的機會。

「你娘，你們這是自作自受！」

「媽的，你們這是自取滅亡！」

大火燒到了眉毛，大水淹到了屁股，哥兒倆想不打也不行，吼聲未落，便與對手四人幹上了。

阿坤好厲害，念動招發，所發出來的暗力，彷若金剛罩，又似鐵布衫，飛刀、鋼鏢、菩提子、梅花針一概近身不得，全部倒飛回去。

有的散落各地。

有的打在廟門上。

有的打在他們自己身。

一時雞飛狗跳，大家都看傻了眼。

小三子的表現也不賴，一陣拳打脚踼，硬是將四條漢子逼退到廟門口去。

四人倉皇出擊，心有不甘，正欲發動第二次的攻勢，突聞門內有一個洪鐘也似的聲音道：「暫且住手，不得魯莽！」

一位身著藍衫，年約五旬上下，貌相甚是勇猛威嚴的老者，應聲從四人頭頂一掠而現，露了一手絕妙的上乘輕功。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 跨海鏢局的鏢銀得君不畏護航而平安無事，海路經過沈家門，苗總鏢頭具禮儀往拜山，沈一雄是海上英豪，素有俠名，在海上押鏢不能不和他打交道。沈家堡的大公子沈文斗有愛戀苗小玉之心，要乘便船往上海視察業務，他的大妹子沈娟娟也嚷着一同去，兄妹同船，各有目的，大妹子却眷戀君不畏，船不久到了上海，兄妹各自離去。包震天在海上移交鏢銀時，被同僚暗算受傷，並把他推落海中，幸君不畏將他救起……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浪子出馬

上海結孽緣　鏢局會刀聖

摸着口袋，君不畏哈哈一聲乾笑，道：「腰裡缺銅，不敢橫行，我得壓一壓老毛病了。」

沈娟娟道：「我說過，在我這兒你盡管下場賭！」

君不畏道：「輸了怎麼辦？」

「有我。」

「哈……」君不畏笑了。

便在這時候，姓林的領着一位金邊眼鏡大夫匆忙的進來了，那大夫的葯箱子由姓林的提着。

沈娟娟指指房中斜躺的包震天，道：「快救這人。」

大夫走上前，仔細撕開包震天衣衫，不由一瞪眼。「眞是要命一刀。」

說着，他再低頭看，又道：「泡過水了！」

當然泡過水，包震天的衣褲還是濕的。

君不畏的衣褲也濕，沈娟娟已命人去買新衣了。

那大夫取出一應葯物，很細心的爲包震天療治刀傷，又留下一些內服的葯，總算把包震天又救活了。

那沈娟娟派人專門侍候包震天，只因爲包震天是君不畏帶來的人，爲了君不畏，她得有所表現。

沈娟娟把君不畏招待在另外一間客廂中，有個女僕爲君不畏送吃的用的，這光景就好像要把君不畏留下來似的，一切招待都是最好的。

* * *

果然，這天夜裡，前面傳來呼么喝六聲，君不畏正與沈娟娟在後院亭內閒話，君不畏聞得洗牌聲，立刻搓搓雙手，笑對沈娟娟道：「沈小姐，我得前面去瞧瞧了。」

沈娟娟皺眉頭，她以爲憑自己的美色，仍然留不住他，可知賭癮多麼厲害了。

她眞的以爲君不畏是個陷入泥淖的賭徒了。

沈娟娟站起身，大方得對君不畏道：「走，我陪你去前面看看。」

君不畏道：「去看我輸銀子？」

沈娟娟道：「你喜歡輸銀子？」

君不畏道：「不錯。」

沈娟娟道：「輸得少了心痛，輸得多要命。」

君不畏道：「我不一樣。」

沈娟娟道：「你也是人。」

君不畏道：「我這個人與別人不一樣，我喜歡看別人贏了錢的模樣。」

沈娟娟道：「那是甚麼樣，還不是高興？」

君不畏道：「這妳就不懂了，當有人贏了銀子，便不由得會露出一副貪與饞的模樣，那才是人的本性，妳只要略加留意，那些贏了銀子的人，還會把眼睛盯在別人手中的銀子，恨不得伸手去搶過來，人啊，就是這副德性。」

沈娟娟道：「就爲了欣賞人的本性？」

君不畏道：「人生各有樂趣，我就是喜歡這樣！」

沈娟娟道：「那麼，你便是有一座金山，也不夠你如此揮霍！」

君不畏一笑，道：「不是揮霍，是偏愛，沈姑娘，如果妳喜歡，妳會慢慢發覺個中滋味還眞不錯。」

沈娟娟道：「如果我只輸不贏，我只有痛苦。」

她頓了一下，又笑笑道：「如你所言，我家這座賭坊，當把你列入最受歡迎的賭客了。」

君不畏哈哈笑了。

他笑着拍拍口袋，道：「可惜呀，我的袋中銀子不多，便是輸完了，也對我不痛不癢。」

沈娟娟道：「如果你抱着快樂輸的主意，你便永遠是個窮光蛋！」

君不畏呵呵笑道：「妳又錯了，我若要銀子，太簡單了，而我很少似現在這樣窮。」

沈娟娟半吃驚的道：「你還常富有呀。」

君不畏道：「怎麼，妳不信？」

沈娟娟道：「你怎麼弄銀子到手？」

君不畏道：「妳休大驚小怪，我的銀子來路正，比喻我賺官府賞銀。」

他冲着沈娟娟一聳肩，又道：「這一回我本是去捉拿田九旺的，不料這老海盜他……」

沈娟娟的面色似乎變了。

君不畏只裝沒發現，又道：「可惜只碰見個姓丁的，令我大失所望，便也未曾賺到半分銀子。」

沈娟娟忽然冷冷一哂，道：「君先生，你不是在和我開玩笑吧，就你呀……」

君不畏道：「我怎麼？」

沈娟娟道：「我爹也不敢說能殺田九旺，你……」

「那是妳爹，不是我。」

「你知道田九旺的本事嗎？你知道田九旺在大海上的實力嗎？」

君不畏道：「田九旺仍然是個人！」

沈娟娟道：「田九旺單足在船上跺，大船也被他跺個大窟窿，你八成害了妄想症。」

君不畏一笑，他指指前面，道：「咱們不提田九旺，往前面去賭幾把。」

沈娟娟道：「我陪你。」

她邊走邊問：「君先生喜歡賭牌九？」

君不畏道：「我好像對妳說過。」

二人走過後廊，前面豁然一亮，院子四週的房子全是落地大窗，這兒的賭樣眞不少，有單雙，有骰子，洋賭也有好幾樣，左手邊廂賭牌九，沈娟娟當先走進門，迎面便走來一個瘦漢挽着長衫衣袖，笑道：「小姐，妳……」

沈娟娟立刻在那瘦子耳邊低聲細語幾句，只見那人點點頭擠進人羣中去了。

君不畏不在意的隨着沈娟娟站在一張長桌邊，只見他伸手猛一摸，嗨，他手上多了個小荷包。

他忘了苗小玉塞給他的不是銀子而是荷包。

君不畏手托那隻錦繡荷包問沈娟娟！「這玩意值多少銀子？」

沈娟娟道：「你沒銀子？」

君不畏道：「我只有這個。」

沈娟娟接過手上看：「很細工，這裡面是……」

她打開荷包看，只見是一個鮮紅的寶石雞心，沈娟娟立刻怔怔的道：「誰送你的？苗小玉？」

君不畏也看到了，他的心却一沉，女孩子把這東西送人不簡單，苗小玉莫非……

只不過一念之間，君不畏笑了。

他把荷包又取在手，笑道：「今天只好不賭了。」

沈娟娟道：「那多掃興。」

她把手一招，又見瘦漢擠過來了。

「取五十兩銀子來。」

瘦子正要走，君不畏開口道：「要嗎，就借一千兩。」

沈娟娟楞然，道：「一千兩？」

君不畏道：「賭就賭過癮。」

一頓，沈娟娟便對瘦子點點頭。

於是一千兩銀子籌碼，用個紅木盤子送到君不畏面前來了，最大的籌碼爲百兩一個的，小的只有一兩。

沈娟娟淺淺一笑，道：「足夠你賭一夜了。」

君不畏搖搖頭，道：「那多累人呀！」說着，他雙手一推盤子，一古腦推在末門前，看得大伙都直瞪眼。

沈娟娟也瞪眼了。

君不畏愉快的抖抖雙手，道：「這把牌我來看。」

他當然有資格看牌，因爲桌上最大的銀子也不過十兩重的兩三個，便四週全部加上，也不過百兩多些，他老兄一把上千，莊家的臉皮立刻繃得緊。

「你全部下？」莊家問的是君不畏，眼睛看看沈娟娟。

君不畏道：「不可以？」

沈娟娟只不過嘆了一口氣，莊家的臉色好看多了。

只見莊家對君不畏笑，立刻擲出骰子，出現的點子是四，君不畏伸手便把牌取上手。

莊家第二把牌，這時候總有十七八個人圍在桌邊觀看，大家都看着君不畏手上的牌了。

莊家先翻牌，啊，竟然翻出猴王一對來了，這就不用再看了，莊家來了個通吃。

立刻，四週哄然一聲，君不畏笑笑把牌扣按在桌子上，轉頭對沈娟娟道：「我欠妳一千兩銀子。」

他正要走，莊家開口了。

「小姐。」

沈娟娟吃驚的回過身：「幹甚麼？」

莊家指着桌面上的牌，道：「小姐，這牌……」

沈娟娟低頭看，只見君不畏的兩張牌已嵌入桌面，桌面平齊，一時間不容易取出來。

沈娟娟把柳眉皺緊，指着桌面上道：「君先生，這……」

君不畏道：「輸了銀子的人不都會發發火嗎？」

沈娟娟道：「君先生，你忘了你說過的話了。」

君不畏道：「沒忘記，我喜歡輸。」

「可是你却發火了。」

「雖然發火，心裡還是滿高興的。」

他指着桌面，又道：「換一張桌子吧，沈小姐。」

沈娟娟突然一掌拍在桌面上，兩張牌立刻跳起來，她只低頭一瞧，立刻命人換桌子。

那瘦子指揮幾個漢子，匆忙的換桌子，沈娟娟與君不畏併肩往後院裡走。

「你眞有一套。」沈娟娟斜睨君不畏。

君不畏道：「我欠妳一千兩銀子。」

沈娟娟道：「眞會說笑，我應該感激你的。」

君不畏笑笑，道：「你要感謝我？」

沈娟娟道：「你沒有當面戳穿我的人弄詐，否則……」

君不畏道：「原來妳看到了。」

沈娟娟道：「清清楚楚的看到了，一副天九牌，不會有兩個丁三出現的。」

原來莊家亮出一對猴王，一般人生氣得連牌也不再看了，然而君不畏雖未看牌，他却暗裡摸牌底，他摸出其中一張是丁三，他當然會生氣，但却因沈娟娟的關係，便暗中運力，把牌嵌入桌面中，印出個丁三出來了。

沈娟娟一看便明白，立刻命人換桌子，當然，她是不會向君不畏索取借的千兩銀子了。

* * *

君不畏露了一手絕活，沈娟娟驚於君不畏的武功，立刻又對君不畏另有評價，也許他眞有找田九旺的能耐，有道是「不是猛龍不過江」，姓君的不簡單。

沈娟娟吩咐擺酒，酒席設在她的房間裡。

沈娟娟的房間是誘人的，錦羅帳子象牙床，一應像具都鑲白玉，光景正是那時候最豪華的。

所謂酒席，却是精緻的小菜七八樣，美酒只有一壺，只不過酒却是洋酒，君不畏頭一回喝這樣的酒。

柔柔的燈光，輕輕的細語，偶爾一聲淺笑，君不畏彷佛身處溫柔鄉似的。

其實這與溫柔鄉差不多醉人，幾杯酒下肚，君不畏的眸子裡充滿淡淡的紅色。

只是淡淡的紅便已瞧進沈娟娟的眼裡了。

沈娟娟吃吃笑着再舉杯，却被君不畏把手握住了。

「沈小姐，我快醉了。」

笑笑，沈娟娟道：「你醉了？」

「我醉了會有不禮貌舉動的。」

「會嗎！」她試看把手抽回來，但君不畏握得緊。

「妳以爲我不會！」

「我以爲君先生是君子。」

「君子也是人，酒色財氣免不了呀。」

沈娟娟道：「如果我不答應，只怕……」說着，她暗中運力掙脫，只可惜仍然脫不出君不畏的手掌，本能的另一手併指疾點對方脈門，指風凌厲帶着絲絲聲。

君不畏淡淡一笑，左掌輕拂，巧妙的撥在沈娟娟手背上，看上去就好像摸了對方一下。

沈娟娟雙目一亮，斜過身子橫肘疾撞，撞向君不畏的胸膛，這一招如被撞中，君不畏就慘了。

沈娟娟也認爲君不畏非閃不可。

君不畏坐得更穩當，只見他撥出的手回收中途，只在沈娟娟的肩上又推一把，果然沈娟娟又撞個空，君不畏便在這時另一手握着沈娟娟的手用力一帶，噗，沈娟娟已倒在君不畏的懷中了。

君不畏雙目精光一現，道：「沈小姐，妳這幾招算得上乘功夫，一般人難以抵擋！」

沈娟娟直直的瞪視着君不畏，道：「可惜仍然逃不出你的手掌。」

君不畏道：「那是因爲我非泛泛之輩。」

沈娟娟道：「你這樣抱住我意欲何爲？」

君不畏道：「你以爲我會對妳怎樣？」

沈娟娟反而不開口了。

她微微的閉上眼睛，她甚至還把巧嘴微微翹着，好大方的架式，準備迎接另一種挑戰了。

君不畏低頭看着，伸手輕輕的撫摸着沈娟娟的微紅面頰與秀髮，他也把握住沈娟娟的手腕鬆開了。

這時候自然的不必再握住對方，他把手托住對方的背，他似乎聽到沈娟娟的呼吸聲了。

「沈小姐。」

「叫我娟娟。」

「娟娟，好聽的名字，好美的姑娘。」

「你開始甜言蜜語了。」

「我從不輕易誇讚女人。」

「苗小玉呢？」

「一位冷傲的女子。」

「我發覺她對你也不錯呀。」

君不畏道：「那種不錯是不一樣的。」

沈娟娟道：「怎麼說？」

君不畏道：「那是因爲我救過她。」

沈娟娟道：「他們在海上遇到丁一山，你從丁一山手上救了她，這事好像苗剛提過，但我却發現，苗小玉對你的表情是愛。」

「妳怎麼知道？」

「因爲我是女人。」

君不畏笑笑，道：「可是如今妳却在我懷裡。」

他在沈娟娟俏嘴上按了一下，又道：「妳對我又是甚麼樣的愛？」

就在這時，猛古丁沈娟娟單臂勾得緊緊的攀住君不畏脖子，便也把俏嘴迎印在君不畏的厚實唇上了。

這動作先是令君不畏一楞，旋即回應，用力的摟緊懷中沈娟娟。

好一場熱吻，沈娟娟幾乎直噎氣。

君不畏有些半迷失似的發出夢囈般的嗚聲。

於是，兩個人起來了，不，應該說是君不畏把沈娟娟托抱起來了。

一邊就是最舒適的大床，坐在椅子上多累人吶。

床邊沿，君不畏先坐下來。

沈娟娟仍然被抱在懷，她發出啊聲不斷。

情慾之火又在二人之間燃燒起來了，而且相當熾熱。

沈娟娟半掙扎，掙扎着往床上去躺。

君不畏幾杯洋酒壯了膽，斜着身子壓上去。

沈娟娟也沒少喝酒，她全身好像架在大火爐上熱烤，不但燙也帶點滑。

君不畏的手輕摸着，也輕滑着，他，眞會撥弄，沈娟娟更加放蕩了，她半主動的解羅衫。

君不畏反手虛空一掌，呼的一聲燈滅了。

燈雖然滅了，但床上的响動却加劇了，便在這些响動中也加雜着哼哼啊啊，當然，那不是痛苦，那是愉快。

有時候過份的快樂便有那種反應。

* * *

這一夜君不畏舒坦極了。

甚麼叫做溫柔鄉？他現在就睡在溫柔鄉。

沈娟娟撥弄着沉睡的君不畏，臉上一直是淺淺的笑，也一直依偎在君不畏的臂彎裡，像個小婦人。

她這時才發覺，君不畏看上去似稍瘦了些，但他的身上肌肉就好像鍛鍊好了的鋼塊，一塊塊的貼上去似的那麼堅硬如石。

她看看外面，天色有些灰濛濛的，前院那種喧囂聲早已消失了，但她希望天別亮，最好永遠別出太陽。

想着夜來的綢繆與甜蜜溫存，沈娟娟仍然全身火辣辣的不好受，但見君不畏沉睡很甜，她不忍鬧醒他。

沈娟娟不動顫，把鼻子頂在君不畏的身上，那股子男性味道挺迷人的，她不時的用力吸着。

這種時刻是多麼的珍貴呀，再多的銀子也難買到。

如果此刻有人來打擾，沈娟娟定把此人當仇人。

嗨，還眞有來打優，前面客廂中就有人在呼叫。

這聲音很大，使君不畏也醒了。

「包老爺子在叫……」君不畏一挺便坐起來了。

* * *

沈娟娟心中發火，爲甚麼包震天會在此刻一聲吼。

她見君不畏起身，她當然無法再睡。

沈娟娟發現君不畏一心只顧快穿衣衫，對她似乎不加理會似的，令她多少有些不快。

君不畏穿好衣衫，這才笑對沈娟娟，道：「一夜風流，此生難忘，咱們彼此要珍惜呀！」

沈娟娟道：「不畏，我會的，你可別口是心非。」

她貼近君不畏，又道：「我不會放過你的。」

君不畏道：「妳不怕我把你的家產賭光？」

沈娟娟道：「我怕嗎？」

君不畏楞了一下，旋即哈哈一笑，二人便往客廂那面走去，包震天的聲音又吼起來了。

「人吶。」

君不畏推門而入，急急走近床前，道：「包老爺子，你醒了。」

包震天見君不畏與沈娟娟二人前來，臉上一片愉快的伸手拉過君不畏，道：「快備車。」

君不畏道：「備車？幹甚麼？」

包震天道：「馬上趕回小風城。」

君不畏道：「可是你的傷……」

包震天自己披衣裳，急道：「傷不要緊，快備車。」

沈娟娟道：「包老爺子，大夫說過，你至少要三天時間才可以下床。」

包震天道：「來不及了，沈小姐，麻煩備車吧。」

沈娟娟看看君不畏，發現君不畏冲着她點頭，便不由得對包震天道：「老爺子，何不多休養一日再走。」

包震天道：「我的時間就是命，沈小姐，命比銀子值多了，我得盡快的回小風城。」

包震天已咬牙苦撐着往外要走了，沈娟娟無奈何的搖搖頭，道：「你們

等着，我去命人備車。」

她轉身便往前院去，去叫人備馬車了，內心中她正自大駡包老東西不是東西。

* * *

君不畏扶着包震天往前走，他治傷再休息一夜似乎又好多了，背上一刀未中要害，只不過流了不少血。

「君老弟，我請你護我回小風城。」

「我也正要回小風城。」

「這一劫我算逃過了，多虧得你老弟援手。」

「我能不援手嗎？」

二人繞到前院，前院不見有人，賭了一夜早就有喜有憂的回家睡大覺了。

甚麼叫有喜有憂？

贏了當然喜，輸了自然憂，只有一個人輸了還喜，那就是君不畏。

君不畏這一夜風流夠快活，那當然是因爲他的能耐高。

他現在就微微笑，如果明白他眞實身份，任誰也就明白他爲甚麼如此快樂了？

* * *

大門外走進來沈娟娟，她走到君不畏面前來。

「車去僱了，我還派個人中途侍候包老爺子。」

包震天却搖搖手，道：「謝了，我有君老弟相陪已經夠了。」

沈娟娟伸手拉住君不畏，道：「你要走？」

君不畏道：「我已答應包老爺子了。」

沈娟娟眨動美眸，道：「那我們……」

君不畏道：「有緣總會再見面的呀。」

沈娟娟道：「看你說得眞輕鬆嘛！如果等你不來，我會找你的。」

包震天却急得在嘟噥，爲甚麼大車還不來。

大車便在這時駛來了，雙轡拉車有篷頂，舊墊子車上鋪了三床，人躺上面夠舒服的。

包震天眞怕君不畏變卦改變心意，拉住君不畏便往車上登，他回頭對沈娟娟道：「容後圖報。」

簡單四個字，沈娟娟心中眞不是味道，不過她仍然對君不畏道：「你要回來喲。」

君不畏重重的點點頭，道：「會的，妳保重。」

還眞像情人分離，有一股難割捨的樣子。

其實，君不畏心中明白，沈娟娟不是頭一回，這對他在心理上就少了一份負擔，他坦然的登上車，趕車的長鞭一揮，兩匹馬拖着篷車便朝南駛去。

* * *

包震天强忍着背痛，連聲催促快，快，快！

趕大車的長鞭抽得叭叭响，累苦了拖大車的兩匹馬，頭一天趕路一百三十里，第二天差不多也是這個數。

君不畏這時候才問包震天：「包老爺子，你能告訴我爲甚麼如此急着趕回小風城？」

包震天道：「十萬大軍等餉銀，君兄弟，你以爲我急不急？」

君不畏道：「爲何不設法追回失銀？」

包震天道：「如何追？于文成早就不知去向了。」

君不畏道：「這位黑心的于文成，他是幹甚麼的？」

包震天咬牙道：「姓于的可惡，我以爲八成他造反了！」

君不畏道：「他造誰的反？」

包震天一把扣住君不畏，道：「君兄弟，你以爲我是何許人吶！」

君不畏怔了一下，笑笑道：「老爺子，你不說我怎麼會知道！」

包震天道：「于文成本與包某在北王帳前共事，不料于文成他……」

君不畏强自鎭定的道：「北王韋昌輝韋大將軍？」

包震天道：「不錯。」

君不畏道：「久聞北王勢力强大，還需包老爲兵士餉銀奔走？」

包震天道：「這你就不知了，一般餉銀自然照發，但北王的子弟兵便暗中另有賞賜，這不能自官府出，當然要另謀出處了。」

君不畏笑了，他笑着點頭，道：「這一招眞管用，這些子弟兵當然會爲北王賣命了。」

包震天道：「我原打算把你推薦給韋大將軍麾下的，眞不巧，于文成叛變了。」

君不畏道：「再回小風城，十萬兩銀子非小數目。」

包震天道：「我相信『八手遮天』有辦法。」

君不畏道：「就是那位神秘的石不全？」

包震天道：「不錯，石不全如果不是成殘，他應該追隨在北王身邊是個紅人物了。」

他放開手，拍拍君不畏，又道：「你年輕，武功高，我必然在北王面前保舉你。」

笑笑，君不畏道：「我不是料，賭牌九我才會覺得愉快，而且……」

包震天道：「賭能喪志，改了吧！」

君不畏道：「談何容易，我如今到處找財源，爲的就是賭幾把。」

包震天道：「我想你跟着我，賭癮犯了我供你銀子！」

君不畏哈哈笑了。

他心中可在想，北王、東王、翼王，大家各自心裡在弄詭，如果想把各人的心亮出來，實在不容易，最後總免不了一場火併了。

君不畏也有些無奈，權勢與金錢，總是架構在刀兵之上而永無平靜之時，他現在不正是跳在這一場鬥爭的大漩渦中嗎？

包震天當然不會知道君不畏眞實身份，總以爲君不畏是一個難逃骰子控制的賭徒。

別以爲重傷的包震天坐在狂奔大車上有問題，車快到小風城的前一天，他已經可以舒展筋骨打哈哈了。

只不過他還不知道，小風城的跨海鏢局就快要出事了。

* * *

「跨海鏢局」的人馬剛到鏢局只一天光景，黑妞兒正陪着苗小玉坐在鏢局後院裡廊前，那苗小玉托腮幫子就像個癡呆人似的盯着一棵花樹瞧，一邊黑妞兒急得扭手帕，可就說不出一句話。

便在這時候，打拱門奔進一個漢子來，這漢子一邊跑，邊叫嚷：「小姐，大事不妙了啊。」

黑妞已迎上去叫道：「小劉，瞧你這副德性，火燒到你屁股了？」

小劉不看黑妞，他指着前面對苗小玉道：「小姐，快去前面看看，大海盜們眞潑皮大膽，他們找上門來了！」

苗小玉聞言，驚怒交加，道：「那一撥海盜？」

小劉道：「就是那『海裡蛟』丁一山與熊大海他們那一批狗東西。」

苗小玉道：「來了多少？」

小劉道：「人不多，十幾個。」

他喘了一口氣，又道：「他們擁進鏢局大門，指名叫陣，咱們的人已頂上去了。」

苗小玉叱道：「可惡。」

小劉急又道：「大小姐多小心吶，我看他們必然又請來高手，大小姐，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這一回他們敢明目張膽摸上門，斷斷乎有恃無恐。」

黑妞已抄來傢伙，跟在苗小玉身後往前院走。

鏢局前院是個不算小的場子，場子兩端放了些石鎖石擔練力氣的東西，青石鋪砌的地面上只見才清掃了一半，塵土仍在一邊，還丟拋一把掃帚。

面對正廳，混雜的站着十六個大漢，這其中就有丁一山與熊大海二人，這二人的傷還在，丁一山的面皮上貼着布十幾天了，他的傷還未曾好。

傷未好就急急的又尋仇來到小風城，姓丁的來玩命了。

再看那紅面姓杜的大漢也來了，當然，有個黑漢也少不了，黑妞一見就認得，她忘不了在船上的那一場搏殺，當時她被這黑漢逼在船尾差一點挨刀。

十六個人中，十三個曾經在大海上幹過，只有三人沒見過，這三人也正好在最中央，一個是年約五旬不到瘦兮兮的禿頭拖個小小髮辮的老頭，那一撮小山羊鬍稀稀巴巴的可以數清楚，另外兩個倒年輕，面貌也挺俊，二人站在那兒半撇着外套，英雄味道十足的樣子。

跨海鏢局這面如臨大敵，當然是嚴陣以待，總鏢頭苗剛爲首峙立於台階正中央，副總鏢頭羅世人側身立於苗剛右方，另外四位鏢師手握兵器分守兩邊，七八名鏢局的漢子也緊張的站在場子一邊，另有七八名趟子手掄刀執棒列成一道外圍，打眼一看，正是劍拔弩張準備幹上了。

苗小玉便在這時出現了，她站在台階上目光凌厲的一瞧，冷冷道：「你們眞是無法無天，也不怕官家抓你們。」

丁一山吃吃笑了。

苗剛咬牙，道：「你樂吧！」

丁一山收住笑，道：「官家找不到爺們頭上，咱們都是良民吶，哈哈……」

苗小玉道：「明明是一羣海盜。」

丁一山道：「大小姐，那是在海上，在陸地，咱們是一羣善良的人。」

苗小玉叱道：「你們海上打劫，我們還沒到官府告你們，你們反而找上門呀！」

丁一山道：「那是你一面之詞，大小姐，咱們是來報仇雪恨的。」

苗剛厲聲道：「可惡的潑皮，太湖混不下去了，海上想稱雄，可惜你們仍然成不了精。」

丁一山却顚起脚來瞧，他看向對方人羣中，半晌，他才冷冷的道：「怎麼不見那小子？」

苗小玉立刻明白丁一山問的是君不畏，她冷冷的道：「你不用找了，他人不在，就咱們足以叫你們灰頭土臉了。」

丁一山仰天哈哈一聲笑，道：「省了力氣不少呀！」

一邊的副總鏢頭沉聲叱叱：「是海盜就是海盜，你們難充好人。」

熊大海回聲駡：「放你媽的屁，你有甚麼証明爺們是大海盜，官家出了告示嗎？」

官家這一帶還不知道他們這幫人，官家只有田九旺的告示貼出來。

中間站的乾瘦老頭兒已不耐煩了，別看他不起，說出話來挺威嚴的。

「老丁，咱們來是幹甚麼的，怎麼盡在這兒對嘴皮子沒完沒了的，你們受得了，我可受不住，快把目的表明白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丁一山對此老出了奇的恭敬，他點頭又哈腰還帶笑，道：「是，是，洪老吩咐，敢不遵命，我這就把要說的話說過去。」

只丁一山這一架勢，就叫人對那小老頭起了戒心。

苗剛等人就盯着此老直打量，但是想不起有人提過這麼一號人物。

那面，丁一山高聲道：「姓苗的你聽着，爺們拉船在海上，萬兒剛立旗升一半，不能被你一個小小鏢局踢了

爺們的旗杆辱了爺們的字號，今天找來，只有兩個條件你任選一。」

苗剛冷冷在咬牙，一邊的苗小玉怒道：「眞是一副惡人嘴臉。」

丁一山却大聲接道：「賤人吶，妳聽清楚了，這第一個條件，十萬兩銀票爺們要上海滙豐錢莊的，這第二個條件就簡單了，苗丫頭跟我去過日子吧，兩個條件任選一，爺們等你一句話了。」

苗小玉氣得臉煞青，苗剛仰天發狂似的笑。

丁一山不笑，他對身前老者道：「你老瞧瞧，這批挨刀的東西，他還笑得出來。」

苗小玉戟指丁一山，道：「姓丁的，你別以爲你搬來幾個牛鬼蛇神模樣的傢伙就想唬你家姑奶奶，是甚麼東西？」

「瘦老頭却不以爲然的吃吃笑了。

丁一山大叫：「好賤人，你在向洪老爺子叫陣呀，妳活膩了。」

苗剛與他大妹子一個心眼，總想先弄清楚此老身份，打將起來心中才有個底。

苗剛這才緩聲的道：「這位老人家不會也是個膽小得不敢承認自己是海盜的人物吧？」

姓洪的老者哈哈一笑，對丁一山道：「他兄妹是有那麼一些令老夫激賞的膽量，着他們選條件吧。」

苗剛等當然也聽清楚了。

「狗屁不值的兩個條件，手底下見眞章吧。」

丁一山冲着洪老一聲低笑，道：「你老人家看熱鬧，那小子不在，憑他們這些人物，還不夠我哥子們一馬掃的。」

「嗆」的一聲，他的傢伙拔在手上了。

苗小玉抽刀往丁一山迎去，却被苗剛攔住：「這小子我對付了。」

「慢着！」這一聲吼乃出咱副總鏢頭之口。

瘦大個子的羅世人指着站在場中央的丁一山，對苗剛道：「總鏢頭，人家搬來能人，你得留着押陣，姓丁的由我侍候了。」

不料那瘦老者哈哈大笑，道：「都是人物呀，我大天二洪巴很久未曾見過這麼有骨氣的人了！哈哈……」

這就叫人的名樹的影，洪巴萬兒出口，苗家兄妹與幾位鏢師不由得像挨了一記悶棍，一個個容顏大變，張口結起舌來了。

跨海鏢局的人個個變臉色，丁一山這邊的人胸膛挺得高，那份得意就甭提了。

江湖道上傳言，洪巴在刀上的造詣已超凡入聖，不少人乾脆也稱他一聲「刀聖」而不名，至於他老人家究竟如何「聖」法，出手較量看不見他的刀，當敵人挨刀之後，人們才發現冷芒一現。

苗小玉心中想，如今姓洪的爲丁一山撐腰找來，便是多個君不畏，怕也難以應付。

一邊，苗剛衡情量勢，鬥志消了一半，他有些無奈的道：「洪老，以你老在江湖上地位，應當做爲雙方仲裁人，便是你老一句話，我苗剛也照樣敬三分，你老又何必……」

洪巴臉皮不動，淡淡的道：「丁頭兒開出的兩個條件，你選那一件呀？」

苗剛道：「洪老，姓丁的大海盜呀，他們海上劫鏢，那是斷我們的生計，我們是自保呀！」

洪巴道：「那是你們在海上的事，我老人家不在場，如今你叫我仲裁，我看你自己任選其一吧。」

這老兒老油條，他如果沒得到姓丁的好處，他才犯不着出面講道理。

苗剛氣得臉皮也青了，一邊的羅世人就要出手，却被苗剛攔住。

苗剛走下台階，雙手一橫，道：「姓丁的開價銀子十萬兩，便是我把整個鏢局賣掉，怕是也凑不出這個數目的十分之一，至於這第二個條件嘛，洪老，恕我不禮貌的說一句，姓丁的不配。」

丁一山已嘿嘿笑了。

洪巴不笑，他直直的看向對方人羣，却向丁一山道：「不是有個會打暗器的小子嗎？他在不在對方陣中？」

丁一山不由得摸摸頭皮，他那裡會知道這正是洪巴的細心之處，要知雙方一旦交上手，萬一被暗器所乘，這種人他丟不起，觔斗不能栽在小風城。

丁一山已咧開毛嘴嘿嘿笑，道：「那小子不在，不知躲到他娘的甚麼地方了。」

熊大海怪聲問道：「姓苗的，你們可有個會打鏢的小王八蛋，他那去了？」

苗剛就知道問的是君不畏，冷然的搖頭，道：「你問的人他不在。」

「到那裡去了？」

「他人在上海。」

熊大海直叫可惜，丁一山已拍拍手上厚背砍刀，道：「洪老，請你一邊觀戰，咱兄弟們足可擺平他們。」

洪巴面對苗剛直搖頭，他緩緩的往大門下站，隨着退到大門下的還有另外兩個年輕人，這三人就好像把鏢局的大門守住，任誰也休想逃出去。

羅世人抖閃着手上的長短刀，迎面便與丁一山攔住了，羅世人也不是省油燈，乾乾的面皮猛一緊，道：「姓丁的，你家羅大爺卯上你了，你還等甚麼？」

丁一山眼一瞪，道：「你夠格？」

羅世人道：「你馬上就會知道。」

這二人三句話不對頭，那丁一山揮刀便砍，厲聲大吼：「老子劈了你這狗操的。」

「殺！」羅世人不示弱，大吼一聲迎個正着。

羅世人的左手短刀猛一架，右手長刀攔腰掃殺。

丁一山的大敞門殺法立刻被逼得收招疾阻，這兩個人就這麼狠幹起來。

這時候，丁一山這邊有個黑漢冒出來了。

這黑漢戟指台階上黑妞兒，粗聲吼道：「黑丫頭，下來吧，張大爺看中妳了。」

黑妞兒當然認識這黑漢，在船上二人拚殺得十分慘烈，黑妞兒幾乎脫刀，如今正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黑妞兒一跳兩丈半，縱身撲到黑大漢面前來：「你找死。」

黑大個子哈哈笑，道：「找死是假，找妳上床是眞的，黑丫，妳若點點頭，張大爺手下就放生，妳若不答應，三刀叫妳見閻王。」

黑妞氣得直跺脚，道：「不要臉的狂徒，我打死你！」

黑妞的鐵棍猛一掄，還帶着虎虎生風的威力打向敵人。

姓張的黑漢身子稍稍旋轉一半，「咻」！砍刀已旋過黑妞頭頂，差一點未削中頭皮，台階上的苗小玉就嚇一跳，知道這人的功夫要高過黑妞。

果然，三招已過，黑妞的鐵棍使展不開了，只不過這光景才剛出現，鏢師「海虎」丘勇捧着巨杵奔上去了。

「黑妞退下，我來領教。」

丘勇加入，黑妞不退，反而改守爲攻，姓張的壓力加重，立刻大叫：「他媽的，兩打」呀。」

熊大海一看也罵道：「他媽的，兄弟們，上！」

熊大海是這批海盜二當家，大當家那面殺得凶，他的話大伙當然聽，於是乎一場混戰開始了。

彼此好像早就選定對象了，熊大海卯上苗剛幹，姓杜的找上徐正太，鏢師徐正太使的乃是分水刺，對上姓杜的大砍刀，雙方兜上便是一陣打鐵聲，緊接着鮮血也標出來了，只不過誰也不哼一聲。

另外有兩個壯漢攔住鏢師郭長庚與文昌洪二人幹，來的人除了大門下的洪巴與兩個年輕人之外，其餘十三怒漢全部出手了，一時間跨海鏢局大院內殺聲震天，刀槍撞擊，好不慘烈。

只有苗小玉未出手，但苗小玉的手掌已出冷汗，她不看打鬥的人，一對眸子盯着大門下的洪巴三人看。

苗小玉早想過了，如果洪巴三人出手，她就準備出手攔殺，就算石頭碰雞蛋吧，也碰他一身黃湯子，苗小玉準備不打算活了。

跨海鏢局的人有一半在海邊船上沒回來，苗小玉當然無法派人去叫，更何況對面大門下的洪老頭，他如果出手，再多幾個人也白搭。

然而苗小玉却漸漸發覺洪老頭的臉上露冷笑，兩個年輕人也微點頭，這不由得令苗小玉的目光疾轉移，她這一轉移，面色大變，只見熊大海與她大哥，二人擠在院子一角，你一刀我一叉的交替攻向對方，有一支短叉掃過熊大海的右胯，破衣帶皮肉飛拋巴掌那麼一大塊，苗剛也未佔便宜，左上臂在標血。

再看羅世人與丁一山二人，二人手上的傢伙不見了，擂起拳頭幹起來。

另外幾撥也很慘，流血的都是鏢局的人，苗小玉急出一身汗，她不知如何去下手。

大門下，洪巴呵呵撫髯，道：「苗家大姑娘，我老人家以爲，妳還是跟丁老大去過日子吧！」

苗小玉連回答的力氣也使不出來了。

她不是沒力氣，她是有些氣結。

她心中很明白，如果今天沒有洪巴來，丁一山這幫海盜就沒有這麼大的氣焰，有了洪巴，姓丁的一伙便已立於不敗之地，這種陣仗幹起來當然篤定。

其實，丁一山搬請洪巴，目的是對付君不畏的，沒想到君不畏不在鏢局，苗剛的人當然不會放在丁一山一伙的眼裡了。

就在這時候，鬥場中砰的一聲响，一支鋼叉被碰飛上天，若非苗剛反應快，一把短叉墊在背上，他就會被熊大海一刀砍在後背上。

「通！」

「啊！」

「哥！」苗小玉飛身撲過去，苗剛挺挺身子未站起來，他以短叉拄地，腰上一脚被踢得滾出兩丈外。

熊大海似乎殺紅了眼，一刀便往苗小玉的頭上砍，於是苗小玉拚了命的護他哥哥苗剛。

苗小玉管不了別的了，地上已躺了五個人，全是跨海鏢局的弟兄，這光景出不了多久，凄慘的準是鏢局的人。

熊大海邊殺邊叫喊：「弟兄們，加把力使點勁，不出多久就完事了。」眞得意，苗小玉被他的刀砍得左擋右攔，十幾刀之後，苗小玉發覺熊大海只以刀背砸，要砸落她手上雙刀之後捉活的了。

*　*　*

「吁！得！」

有一輛大車却在這時候停在鏢局的大門外，街對面不少人在看熱鬧，只因鏢局的大門關起來，這些人只能聽，如今來了一輛大車，有人就在指指點點了。

這時候從大車上跳下一個人，他年輕又帶點瘦，伸手扶着受傷的老者也下了車。

趕大車的指指鏢局，低聲道：「裡面好像幹起來！」

年輕人怔了一下，他對那受傷老者點點頭，道：「包老爺子，你坐車先

去『石敢當賭坊』，我得進去瞧瞧。」

於是，受傷老者又登上大車，年輕人向前街指了一下，對趕大車的吩咐：「去，前面往東街轉，就有一個大賭坊，招牌你看了便知道。」

趕大車的抖着韁繩往前駛，他還回頭看鏢局，光景眞喜歡看看熱鬧似的。

這年頭的人變了，如果有人打架，看的人多，拉架的人沒一個，都怕濺上一身血。

可也有位不怕事的人，這個人不是別人，呶，君不畏趕來了。

說巧還眞巧，他會在這節骨眼上回來了。

如果進得小風城，先到「石敢當賭坊」，他也就不會這時候回來，少不得由包老爺子邀請而進去賭坊先坐坐。

君不畏先整一整身上衫拍拍褲子，瀟瀟洒洒的推開兩扇門來，啊！大院中到處是鮮血呀。

他這才剛剛走進門，背對大門的三個人齊回頭，有個年輕的問：「鏢局要關門了，回去，回去。」

君不畏笑笑，道：「我不找人保鏢，我來問，這是在幹甚麼的？」

年輕人叱道：「你睜眼瞎子呀，這是眞刀眞槍在玩命，快滾！」

君不畏不笑了，因爲他發現苗小玉披頭髮散衣衫破，欲哭無聲直噓氣，再看苗剛，歪在地上不動顫，而對方正是那一羣海上的强盗上岸來了。

當然，君不畏也發現丁一山，丁一山正在拳脚交加同羅世人打得狠，丁一山的身上也流了不少血。

「嗨！你們這是水旱兩路通吃呀！」

他的聲音並不高，但每個人均聽得到。

丁一山當然更清楚這聲音，今天來玩命，多一半也爲了君不畏，因爲他臉上的窟窿還沒治好。

丁一山抬頭看，只見君不畏騰身躍三丈高，半空中來一個優美的鷂子大翻身，人尚未落下來，一脚便踢在熊大海的脖後根！

「吭吡」一聲怪叫，熊大海摔出三丈外，他眞不巧，落在苗剛身邊來。

這是機會，苗剛豈會錯過，狠狠的短叉敲在熊大海的頭殼上，發出「噹」的一聲響。

熊大海頭上挨一記，立刻被打得頭破血流，他拚命滾出三丈外，挺一挺未站起來。

一時間他只有喘氣的力氣了。

君不畏長身落在苗小玉身邊，苗小玉發楞了，她以爲她在做白日夢，怎麼如此巧，君不畏趕到了。

只不過一楞間，苗小玉「哇」的一聲哭了。

如果此刻只有他二人，苗小玉準會一頭鑽入君不畏的懷抱裡。

君不畏這一攪和，丁一山立刻大聲叫：「住手！」

姓丁的把他的人叫在洪巴前面，數一數只傷了四個，對方可就慘了，連上總鏢頭，沒有一個完整的。

君不畏對苗小玉道：「大小姐，快着人救治受傷的。」

丁一山已指着君不畏對冷然發笑的洪巴道：「洪老，這小子回來了。」

洪巴點頭，道：「他回來得正是時候，剛才他露了一手雲裡翻，架式還眞不賴。」

說着，他招手向君不畏，道：「年輕人，你過來！」

君不畏指着自己鼻尖，道：「老先生，你叫我？」

洪巴道：「不錯。」

君不畏道：「是不是想賭幾把牌九呀！老先生。」

洪巴面色一寒，道：「我已經知道你以牌九當暗器。」

君不畏道：「那一定是他們告訴你的。」

洪巴道：「你說對了，年輕人，江湖上能以牌九當暗器的人，很少見到。」

君不畏道：「你老也想見識？」

洪巴嘿然，道：「所以老夫來了。」

苗小玉急忙走近君不畏，道：「君先生，此老來頭大呀，你怕是……」

君不畏道：「不就是一個活過頭了的老頭兒？」

他的話當然也被洪巴聽到，在洪巴的眼裡，當今江湖上還找不出有人敢這麼對他說此不敬之話。

苗小玉心裡猛一沉，低聲道：「別看他兩手空空，他可是不少人害怕的刀聖呀，你還看不見他的刀，你就已血流五步了。」

君不畏雙眉一挑，道：「噢，他就是刀聖？」

君不畏的聲音大，洪巴當然也聽見了。

洪巴撫髯冷笑，道：「過來，過來！」

君不畏道：「老先生，我不喜歡被人呼來喚去的，你有話就說吧。」

洪巴臉皮抽動，道：「你年紀輕輕的不敬老尊賢呀！」

君不畏指着地上血漬，道：「血流一地還談甚麼敬老尊賢，老先生，我以爲這些海賊八成是衝着我來的了！」

洪巴一聲洪笑，道：「眞聰明。」

君不畏回頭對苗小玉笑笑，道：「小姐，妳都聽到了，原來是尋仇的，那麼你們回廊上去，這兒由我一肩挑，好歹叫他們如了心願。」

洪巴哈的一聲笑，道：「蠻有種的嘛。」

君不畏大步走到院當中，兩手也是空空的，道：「乾脆，你們誰先上。」

丁一山轉臉看看洪巴，低聲道：「洪老爺子，你看。」

洪巴對身邊一個年輕人，道：「你們的年紀差不多，去掂掂他的份量。」

那年輕人右手長袖猛一抖，好一把尖刀露出來。

君不畏冷冷笑，嘴角也撩起來了。

這時候連受傷的人也不吭聲了，大伙直着眼睛瞧，就沒有人出大氣。

當然，最關心的就是跨海鏢局的人了。

苗小玉就睜大眼睛瞧，因爲這一戰關係太大了，萬一君不畏失手落敗，故然他是死了，跨海鏢局也完了。

只要洪巴命他帶來的人出手，丁一山他們心中便像是吃了一顆定心丸，他們等着血洗跨海鏢局，擄走苗小玉了。

年輕人好像不愛多說話，他輕靈的繞着玉樹臨風而又一絲不動的君不畏只半個圈，突然厲喝一聲斜身撲上。

「殺！」

眞準。

不是年輕人出刀準，而是君不畏出手準，他就那麼左手微抬，已然扣住對方握刀手腕，眞絕。

年輕漢子左膝急蹴，目的是以「圍魏救趙」，却不料君不畏另一手更快，一把抓個正着，他來個半旋身猛一掄，像擲個木人似的，活生生把這年輕人拋在五丈外。

「咚！」年輕人整個身子撞在院牆邊，只不過年輕人也夠狠，怒視着君不畏不吭聲。

便在這時候，另一年輕人平擧着尖刀直奔君不畏殺過來了，那動作之快，就如同他會飛似的。

尖刀就要沾上君不畏衣衫了，就在這電光石火的刹那間，就見君不畏上身打橫，右手上托，他來了個借刀推送，直把這年輕人拋出三丈外，差一點頭未碰上台階。

這光景可以瞧得出，洪巴帶來的兩個年輕人在功力上還差那麼一大截。

再看洪巴，他面色凝重，神情深沉的道：「你這位小老弟，看不出你還眞有一手，你能報個名嗎？」

「君不畏。」

「老夫還是頭一回聽到你這名字。」

君不畏道：「我也是第一次碰上你。」

「君老弟，你只那麼雙肩擺動就把我這兩個小輩擺平，看來丁頭兒的話是眞的了。」

他故意把兩個年輕人說成他的小輩，唯恐兩個年輕人的挫敗失了他的顏面。

君不畏却淡淡的道：「他們的武功不錯，只可惜遇到的是我。」

洪巴乾澀一笑，道：「君老弟，你也未免有些欺人太甚了吧！」

君不畏道：「是嗎？」

洪巴道：「你爲甚麼不出刀？你只以空手相搏，令他二人失盡顏面，你知道嗎？」

君不畏當然不會明白洪巴這些話的眞正意義，其實洪巴不出手而令他這兩個後輩出手，目的就是要看看君不畏如何出招，只要他瞧出君不畏的刀路，他就有破解之法，至少可以洞察出這年輕人的門派。

要知道，洪巴被人稱刀聖，當今江湖各門派的武功，他十之八九知道，却不料君不畏並未出刀，令洪巴大失所望。

君不畏聽不出洪巴話的目的，便淡淡的道：「洪老，我有分寸，如果到了該出刀的時候，我會……」

洪巴雙目一厲，道：「看樣子只有我老頭子才能叫你盡展所學了。」

君不畏道：「你老不就是衝着我才前來的嗎？」

洪巴哈哈笑了。

這樣的笑是很陰險的，往往會分散了對方的注意。

君不畏不動，他却也冷然的挺立着。

丁一山的雙手十指咯咯響，他還在咬牙，因爲他恨不得能咬下君不畏身上的肉來。

苗小玉半披髮，雙目一眨不眨的張大了嘴巴。

是的，決鬥的關鍵一刻就要到了，是勝是敗，是生是死，也就看這一搏了。

其實跨海鏢局這前院場子上所有的人均屏息以待，沒有人再嚎叫，連出大氣的人也緊閉起嘴巴了。

再看那洪巴却意外的臉色祥和，道：「不錯，我老頭子確是爲你才從大老遠的找來這裡，我是聽了丁老大把你說成身手高不可測的人，就好像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武士，能以牌九當暗器傷人，便引起我老人家的興趣，前來見識一下。」

他看看剛剛爬起來的兩個年輕人，又道：「老夫總希望見識一下你的刀藝，而你……」

笑笑，君不畏道：「我出刀是有價碼的。」

洪巴眼一瞪，道：「甚麼意思？」

君不畏道：「老先生，容我直言吧，我問你，你老的人頭值多少銀子？」

洪巴雙目已現怒芒，道：「你爲銀子殺人？」

君不畏道：「如果你的人頭官家出賞銀，老先生，你不用找我，我早就去找你了。」

洪巴忽的哈哈笑了。

「年輕人應該謙恭，你好像缺少些甚麼。」

君不畏胸一挺，道：「那要看對甚麼人了，如今咱們這種架式，如再謙恭就有些虛僞不實了。」

洪巴眼一瞇，道：「說得也是，小老弟，你要注意了，我這就要出刀了，你千萬別大意。」

（未完．五）

上文提要：由于古鳳的出賣，令到唐煌、門玉華與狄寒霜同陷在卡侃族的囚困中，原來此族酋長乃是失踪廿餘年狄寒霜之親父長孫海。此時酋長下令要唐煌與其子虎膽與狠威比武，如果被打敗，便將之來祭神，唐煌等三人無奈只好應戰，唐煌將獸皮分給狄、門各一張披在身上，自己披上兩張並約定伺機突圍而逃。萬料不到，身爲酋長的長孫海却在暗中維護着唐煌三人，被公主發覺……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夢中劍手

無情公子認親女　唐煌中蠱遇救星

唐煌不知自己中了蠱沒有？其實他並非不信施蠱這種邪術，只是不願在狄寒霜面前示怯而已。

他想這時候狄、門二女走了沒有？我現在若開始衝出去，能不能找到她們一同脫險？

又是十二支長箭幾乎同時齊到，唐煌的身子突然躍起，像一片樹葉般在狂風中翻轉，並且揮舞著鐵鍊及殘劍。十二支長箭紛紛落地，忖道：「『含沙射影』箭法，絕不會如此簡單，可能厲害的還在後面，我犯不著在此谷中，何不立刻衝出？」

每次射箭的間隔，大約是脈搏跳動二十下的時間，他估計又差不多放箭了，立即用劍在皮帳角上輕輕一劃，頭前脚後，穿出帳外。

時間拏揑得恰到好處！這時恰巧十二個箭手引弓待發，而在唐煌穿出時，箭已射出。

由於射出箭時一定撒出黑粉，所以十二個箭手並未發現唐煌穿出帳外，而唐煌穿出的角度，又是十二支長箭的死角。

然而，巨榻上的公主却首先發覺，其實長孫海比她發覺得更早，只是他已生了私心，故作未見。

如今公主呼叫起來，他也只得命令拿人。

現在公主已經確實證明長孫海不顧自己兒子的死活，袒護外人，氣得渾身直抖，道：「長孫海，你到底安著甚麼心腸……」

說著，掠下巨榻，向唐煌奔掠的方向追去。

這時唐煌已越過十二個箭手的包圍圈，向門玉華的帳篷掠去，未到帳篷，他已看到裏面沒有燈光，深信她們已經逃走了！

但他仍要進去看一下才放心，證明確實走了之後，他才繼續奔掠。

這時以公主爲首，帶著箭手疾追不捨，而且谷底射出三道紅綠火箭，可能是和谷口守衛暗卡聯絡。

唐煌展開絕頂輕功，伏身疾掠，已可隱隱看到谷口的暗卡，像人潮一樣伏在掩體之後。

但看到三支連絡火箭之後，竟同時失踪。

唐煌大爲不解，心道：「莫非他們已經隱起，待我到了谷口時，再萬箭齊發？」

現在也管不了那麼多！因爲公主和那些箭手距他僅有一箭之地了。

逐漸接近谷口，竟然沒有人現身攔截，他知道只要越過此處，海闊天空，再也不必擔心了。

他小心翼翼地向上掠去，終於到達谷口，四下掃視，果然一個暗卡也沒有了。

回頭看看公主和箭手，公主已經站住，那十二個箭手同時引弓準備向他射來。

他立即伏身半掠，來到谷外，只

見十二支火箭，三支一組，呈品字形射入高空。

唐煌心道：「這又是一種聯絡信號，不知和何人聯絡！難道谷外尚有厲害之人把守不成！」

他不再停留，向山下疾掠，一面呼喊著兩女的名字。

但空山寂寂，只有空谷迴音，繚繞不絕，大約奔出三五里，竟未遇上任何阻礙！

唐煌竟有些茫然了，早知如此簡單，何不與二女同時突圍？

前面是一條小溪，潺潺流水，清可見底，唐煌本想掬水而飲，但心中一動，此水可能有毒不飲也罷。

他脫下左腕上的鐵鍊，扔在草中，正要回頭，突見小溪中有一塊潔白的手帕，順流飄下。

那手帕之上，還有字跡，道：「君已中蠱，一個時辰之內，將毒發身死！且飲溪中之水，或能延長生命一二個時辰。」

手帕上既未署名，也未落款，唐煌眼看著手帕順流消失，不由心中一動，忖道：「這手帕上的『君』字，是否指我？我是否已經中蠱？這字跡分明出自女人之手，她叫我飲溪中之水，是否善意？」

唐煌搖搖頭道：「也可能我未中蠱，這溪水有毒，對方故作圈套，誘我上當……」

他試運眞氣，運到鳩尾穴時，突然面色一變，洩了眞氣。

原來鳩尾穴似閉非閉，眞氣游離於穴口，無法通過。

這是絕無僅有的現象，因鳩尾穴在兩蔽骨之間，上是中庭穴，下是巨闕穴，若被點中此穴，將人事不省。

何況此穴是運氣的重要穴道，此穴不通，眞氣堵塞，後果堪虞！

他坐在地上，再次運行，這次更糟，不但眞氣無法衝過此穴，而且胸口隱隱作痛。

他駭然站了起來，心道：「我果然中蠱了，不知小溪上游的女人怎知我已中蠱？」

現在他雖然相信那女人可能是善意，仍不敢飲溪中之水，因爲一旦有毒，要想運功迫毒也辦不到了。

但他受好奇心促使，向小溪上游走去，心中十分惦念兩女，不知她們是否也中了「百蠱毒」？

突聞後面有人大聲道：「快看！這些蔓草好像有人踏過，那小子可能在此停過一刻！我們必須立即通知公主……」

「颯」地一聲，一道火箭，帶著淡黃色火燄，射入高空。

唐煌加速奔馳，感覺連奔行速度也力不從心了，沿着小溪，可以看到水中的影子。

估計走了約半里之遙，小溪曲折轉了彎，而且聽到後面紛雜的步履聲。

唐煌心道：「即使果眞中蠱，也不能落到他們手中，我要找個無人的地方，等待死神降臨……」

他盡力加速奔馳，大約又走了一里之遙，突見小溪順著一個絕壁轉了彎，他必須涉水到對岸去，才能轉彎。

他不再考慮水中是否有毒，立即跳入水中，水深及腰，涼澈心脾。

過了小溪，轉過絕壁，不由微微一震，只見前面溪旁，停放著一輛奇形轎車。

這車子沒有車輪，乃是以「之」字形的鐵板代輪，可以在草地上滑行。

車廂不太大，大約可容二三人乘坐，奇的是此車乃是用兩匹梅花鹿拖着。

後面又傳來喧嘩之聲，好像有人在溪中涉水過溪。

唐煌一時情急，奔到車旁，掀開車幃向內望去。

這一看不由心頭一跳，雙頰火紅。

原來車中一個少女，正在換衣衫，酥胸半裸，乳溝隱現，陣陣肉香中人欲醉。

那少女年紀似已不小，估計在二十六七之間，打扮十分樸素，姿色中上，但眉宇間可以看出有夷族血統。

少女轉過頭來，一雙美目銳如利剪，但立即又緩和下來，雙頰上升起一抹紅暈。

唐煌立即放下車幃，歉然道：「在下一時性急，做出這種事來，實在該死……」

那知少女沉聲道：「快進來！」

唐煌猶豫一下，道：「姑娘衣衫不整，在下豈能一錯再錯，進入車中？」

少女冷峻地道：「你想死也要死得值得！還不快進來……」

唐煌只感這少女語氣雖然冰冷，却有一種強烈的關切之意，立即進入車中。

少女的衣衫仍未穿好，側著身子，正在扣著衣扣，唐煌望着她的側影，感覺頗爲眼熟。

她的打扮很奇怪，和她這輛怪車一樣，漢式布衣布裙，夷族的披散髮型，足上穿著一雙鹿皮靴。

唐煌心中直跳，覺得自己做錯事似的，有一種待罪的感覺。

這工夫車後又傳來步履聲，只聞其中一人道：「奇怪！這是甚麼怪車？」

另一人沉聲道：「不可亂說！這是一位仙子的座車……」

唐煌不由心中一動，忖道：「仙子？看來這女子非尋常之輩了，連這些夷人對她也很陌生！」

步履聲到了車後停止，似在等待甚麼。

這時少女已穿好了衣衫，回頭白了唐煌一眼，貼在他耳上道：「看見那手帕沒有？」

唐煌低聲道：「原來是姑娘……」

少女示意叫他打手勢，不要說話，他只得點點頭，表示看到及感激之意。

但他立即又作手勢，表示未飲溪中之水。

少女悚然一震，黛眉立即皺起，立即又貼在他耳邊道：「糟了！你恐怕沒有救了！」

唐煌苦笑一下，表示生死有命，焦急也沒有用，請她不必為自己擔心。

突聞車後有人沉聲道：「我們不能在此乾等，應該看看車中到底是誰？」

另一人道：「不得無禮！這是『鹿仙』的座車，你若敢掀開車幃，在下可不負任何責任！」

那人哼了一聲道：「管她『鹿仙』『豹仙』，此處百里之內，都由總酋長管轄！為了搜查奸細，非看不可！」

那人嘿嘿笑了一陣，未加攔阻，似是準備袖手旁觀。

只聞有一人走到車前，伸手去掀車幃，唐煌大為焦急，却見那女子並未攔阻，只是口中「嘖嘖」地響著，好像無可奈何。

就在這時，唐煌突然發現車頂上爬出一隻大逾杯口的黑色蜘蛛，背上紅通通的，其快如風，在那掀幃人的手指上咬了一口。

外面傳來一聲尖叫，立即鬆手，接著傳來滿地翻滾和哀號的聲音。

唐煌大為驚駭，像這樣大的蜘蛛，第一次見到，而那外面之人，痛得滿地翻滾，可見這蜘蛛十分歹毒！

只聞原先那人道：「怎樣了？吃了苦頭吧？讓我看看……」

地上那人道：「我……我被『黑寡婦毒蛛』咬了一口……」

數聲驚呼，有人道：「『黑寡婦？』那在下也無能為力了……」

唐煌不由心頭一震，只見那奇大的黑色蜘蛛爬到車頂上不見，不禁毛骨悚然，心道：「這女子既像漢人，又像夷人，却和這些夷人爪牙站在敵對立場，她到底是……」

突聞外面之人齊聲道：「公主來了！公主來了……」

唐煌忖道：「這一下又麻煩了！那公主似乎恨透了我，她以女人的身份，掀開車幃察看，萬一這女子不加攔阻，那就糟了……」

只聞一個女人的聲音道：「你們回去吧！這裏已不需你們搜索了！」

一陣應諾聲之後，紛雜的步履聲漸去漸遠，顯然那些爪牙已經離去。

唐煌正感這外面女人又走了過來而感到懷疑，突聞那女人道：「車內是娜兒麼？」分明是卡瓦族公主的口音。

「是的，媽！有事麼？」車內少女漫應著，竟又開始解著衣扣。

公主道：「數天前本族中來了兩個奸細，把妳兩個弟弟打傷，突圍逃走，正是逃向這個方向！」

公主說著話，似乎走向車前，車內少女狠狠地瞪了唐煌一眼，又把上衣脫了下來，道：「女兒在此洗澡，並未看到陌生人！媽，我正在換衣服……」

公主突然止步，幽幽地道：「娜兒，妳為甚麼要離開媽媽？妳現在住在何處？媽媽多麼思念妳呵！」

少女面色一黯，道：「女兒也很想念媽媽，但女兒絕對不願和孫海住在一起……」

公主道：「為甚麼？告訴媽媽，妳為甚麼這樣恨他？」

少女道：「他心地險惡，昔年他曾殺了我的外公……」

公主微微一嘆道：「這件事媽媽也知道，昔年妳外公確是死在他的手裏……」

少女冷冷地道：「女兒還以為媽媽已經忘了呢！」

唐煌不敢正視她，却仍隱隱看到她的如雪酥胸和雙峯，那奇異的肉香，撩人遐思，令人心跳。

公主嘆道：「媽媽知道，妳也不瞭解我！可是這件事妳還不太清楚！」

少女道：「也許女兒今生也弄不清楚！因為女兒今生不想嫁人！不想嫁人，就無法瞭解男人！更無法想像男人對女人的重要性。」

唐煌暗暗一嘆，心道：「這母女二人也是貌合神離，看起來這少女離開她的父母，不光是討厭父親，對自己的母親成見也極深！這些話分明暗含諷刺之意！」

公主道：「事到如今，媽媽只得告訴妳了！昔年妳外祖父為本族酋長，倍受傜族及水擺夷兩個前任酋長的欺凌，却又無力報復，恰巧你爹自中原來此，身負重傷，竟以帶傷之身，擊敗了兩族酋長。」

少女道：「自那時起媽媽就看上他了？」

公主道：「也許！但媽媽要告訴妳，妳外祖父善相人之術，知道孫海心地頗毒，乃產生以毒治毒之心……」

少女不由一震，道：「莫非祖父有意利用孫海對付兩族酋長？」

公主長嘆一聲，道：「是的，他自知年邁無能，若不利用外來之力，卡瓦族必定受二族之欺凌奴役，所以自願與孫海比武，勝者為本族酋長！」

少女冷笑道：「即使外祖父確有利用孫海以毒攻毒之意，以他的年齡和輩份，孫海也不該對他下毒手！」

公主道：「其實那件事並不能怪孫海，他當時確有殺死妳外祖之心，但是妳外祖父視死如歸，而且也有嫁禍孫海之意！」

少女沉聲道：「女兒不明白媽媽之意？」

公主道：「妳外祖父故意死在他的手中，以便使族中之人及後代牢記深仇，到了適當時機，會合力除去他，也就是說，待他制服另外兩個酋長，

以及學了中原的的武學之後，再除去他。」

唐煌悚然一震，心道：「這老人的心腸好毒呵！而著眼點也極深遠，可惜他的外甥並未照他的意思去做！」

唐煌向少女望去，她已經穿好了衣衫，不禁皺皺眉頭道：「外祖父這種做人處事之道，女兒不便苟同。」

唐煌大為心服，忖道：「好一個明辨是非的女子！我唐煌倒是對她失敬了！」

公主沉聲道：「年輕人知道甚麼？他雖是妳的爹爹，畢竟和我們兩條心，就以他和『粉蓮花』的關係來說，媽媽實在不能原諒他！」

少女哂然道：「這種事女兒本來不便置詞，媽媽既然說了，女兒不能不表示一點意見，媽媽好像自嫁他時開始就沒有眞心愛過他？」

公主肅然道：「不錯！這可以說夷族女人共同的觀念，總是認為他們漢人心地險惡，他們來到這窮山惡水之地，不是中原無法立足，就是身負重傷，他們只是來此避難，自也沒有誠意……」

少女冷聲道：「即使他們確是來此避難，但人總是人，若是眞誠相待，日久天長，總會受感動而產生情感，所以女兒認為媽媽當初既不愛他，就不必嫁他！」

公主嘆道：「媽媽並非不愛他，只是由於太愛他了，所以時時怕他離我而去，反而時時提防他，而他也發覺媽媽未信任他，因而他也貌合神離！」

少女道：「媽媽剛才說有兩個奸細逃走，不知這兩個奸細是何等高手，連孫海也無法留住他們！」

公主沉聲道：「媽媽最初只看出孫海偏袒他們，後來他們逃走，一個告密的中原少女，名叫古鳳，才告訴媽媽，那逃走的少女正是孫海前妻的女兒……」

「噢？」少女回頭看了唐煌一眼，臉上神色十分奇特，冷冷地道：「還有一個呢？」

公主道：「據古鳳說，那個年輕男人，乃是那少女的未婚夫！」

「是……嗎……」少女表面上是和公主答話，但實際上，這句話是在詢問唐煌，她臉上的笑意令人無法捉摸，一雙美目似在等待唐煌回答。

唐煌也不是愚笨之人，立即肯定的點點頭，表示公主說得不錯。

少女微微怔了一下，似未想到他會這樣忠實，但這忠實並未使她心情慰快，反而有相反的效果。

公主道：「讓媽媽看看妳，我有一個月未見到妳了。」

唐煌大吃一驚，只見少女瞪了他一眼，道：「媽，我仍在更衣……」

公主道：「妳沒有看到那三個奸細麼？」

少女道：「看到了！」

唐煌悚然一震，以為她要出賣他。

只聞公主道：「在那裏？」

少女白了唐煌一眼，道：「我看到三條人影，向山下奔去，十分快速！」

公主道：「其中一個男的，已經中了『毒蟲箭』！諒他活不了三個時辰！」

少女道：「媽媽快去追吧！也許還來得及！」

公主道：「讓媽媽看看妳。」

少女一抖繮繩，道：「女兒還赤著上身呢！因為衣衫掉在水中濕了，現在還沒乾……」

那兩匹梅花鹿拖著車子向前滑去，十分快速。

公主喃喃地道：「野丫頭，妳這樣下去是何了局……」

車子在平坦的草上疾速滑行，唐煌抱拳道：「謝謝姑娘援手……」

少女道：「我叫娜娜，你叫我的名字好了，我就住在五六里外一個隱蔽的山洞中！」

唐煌道：「在下唐煌……」

他突感心口噁心，似乎要吐，吶吶而出。

娜娜伸手入懷，掏出一個皮袋，取出一顆大藥丸，納入口中，然後以舌尖挑著，道：「快把這藥服下去！」

唐煌大為震動，道：「在下如何服法？」

娜娜道：「口對口吸過去，快點！」

唐煌：「這樣實在有點不便……」

娜娜冷冷一笑道：「別假正經，這藥丸必須以女人的口水和吞而下，陰陽調和才能收效！我不知道你在想些甚麼？」

唐煌肅然道：「原來如此……」

兩人口對口，身貼身，娜娜雙峯起伏，吐氣如蘭，雙臂緊緊地摟著他，將舌尖伸入他的口中。

唐煌用力吸吮著，那顆藥丸老是在娜娜口中流轉，吸不過來。

他的喉頭及胸口，好像燃燒起來，一顆心狂跳不已，最後娜娜終於將藥丸吐於他的口中，吞了下去。

娜娜鬆了手，雙頰緋紅，嬌吁喘喘，沉聲道：「你剛才心中有沒有邪念？」

唐煌臉一紅，肅然道：「有一點點！在下實在汗顏無地！」

那知娜娜點點頭，幽幽地道：「還好！你這人很忠實，自你進車之後，就沒有說謊！現在我已經不想害你了……」

唐煌駭然一震，道：「甚麼？姑娘剛才曾有意殺死在下？」

娜娜肅然道：「不錯！我是最厭惡男女間的事！那是由於家母和孫海的不正常關係所引起，因此，我離開他們之後，曾下決心，今生不接近任何男人……」

唐煌搖搖頭道：「姑娘這樣想法，在下實在……」

娜娜道：「我自幼生於此，長於此

，所見所聞，都是男人當女人爲物而非人！尤其男人在極端需要之時，只是視女人爲工具……」

唐煌心道：「這女人的觀察和體會頗爲深刻，但她只看到某些男人或某些女人的不正常現象，自然未看到中原男女間正常的關係！」

唐煌道：「姑娘剛才想如何害我？」

娜娜道：「解蠱藥絕對不可滲入女人的口水，反之，必定加速死亡！假若你剛才不老實，此刻恐怕已經七竅流血而亡了……」

唐煌茫然地道：「剛才那顆解藥，不是含在姑娘口中麼？」

娜娜道：「雖然含在口中，却未咬破，口水並未滲進去！」

唐煌心中一凜，道：「姑娘以這種辦法去試驗男人，無怪會產生強烈的戒懼或厭惡之心了！須知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像剛才這時情形，恐怕……」

娜娜道：「因此，我才佩服你，而且對世人男人的壞印象，也略有改變！」

娜娜一指前面的山洞，道：「到了！你必須進去躲一會，因爲家母和手下之人仍在附近……」

唐煌道：「謝謝姑娘救命之恩，在下還要去找兩位同伴！」

娜娜淡然地道：「她們已經在洞中等你了……」

唐煌欣喜若狂，若非男女有別，他眞想去擁抱她。

他激動地道：「娜娜，我不知道該怎樣感激妳……」

娜娜黯然道：「去吧！我到附近去打點野味！」

唐煌疾奔入洞，洞徑極爲平坦，地上還有整齊的小草，轉過彎子，見門、狄二女果然在內。

唐煌握著她們的手，道：「二位能順利突圍，實在出乎小兄意料！」

狄寒霜道：「其實並不如你想像的那樣順利，若非此洞主人適時引開數十個箭手，我們早就變成蜂窩了！」

唐煌道：「小兄比你們慘些，也是此女所救，而且施藥解了小兄的蠱毒！」

突然，門口人影一晃，只見長孫海像鬼魅一樣，站在兩丈以外，對唐煌道：「你是何人門下？」

唐煌道：「家父唐一飛……」

長孫海點點頭道：「你們三人是甚麼關係？」

唐煌正色道：「在下是她們的未婚夫！」

長孫海沉聲道：「你是眞心喜歡她們麼？」

唐煌哂然道：「前輩問這句話，頗使晚輩不解，若不喜歡她們，豈能以婚姻大事當兒戲！」

長孫海肅然道：「這話本是至理，可是世上男人往往會口是心非，以婚姻作幌子，欺騙痴心的女子……」

唐煌冷笑道：「那種人畢竟不多！假若世上男人都是那種人，那簡直不堪設想！夫妻反目，衆叛親離，人倫蕩然無存……」

長孫海喟然一嘆，道：「此言有理！老夫正是陷入此種困擾之中……」

唐煌和兩女不由一怔，心道：「由此看來，這老魔已經痛悟前非了！」

唐煌道：「莫非前輩昔年來此，與卡瓦族公主結合，乃是口是心非？」

長孫海搖搖頭道：「老夫那時身負重傷，本無久住之意，想不到老酋長爲人工於心計，老夫一生自詡聰明過人，仍然上了他的大當！」

唐煌不解地道：「這件事晚輩略知一二，依晚輩猜想，老酋長固然想利用前輩的絕世武功，控制三族，以報前仇，但前輩當時與公主結合，恐怕也有暫時利用，以避大仇之心……」

長孫海正色道：「錯了！老夫昔年心地極毒，乃贏得『無情公子』的綽號，其實自那次被『一神二聖三仙四鬼』圍攻之後，已經痛悟前非，所以老酋長當時提示招親之事，老夫並未答應！而是考慮了一個月之後才成親的！」

唐煌道：「一月之後，前輩對公主產生了情感？」

長孫海道：「不錯！然而，老夫一生計算別人，此番竟被人家計算了數十年之久，現在才知道老夫也中了蠱！」

三人同時驚呼一聲，唐煌沉聲道：「是公主下的蠱毒麼？」

長孫海頹然道：「不錯！老夫已年邁花甲，死不足惜！只是感以前對霜兒的母親等人，過意不去，今生已無望向她們解釋，只得托你們轉達老夫懺悔之意了……」

一個人改過向善，昔日的兇殘暴戾之態完全消失，此刻看來，反而令人產生憐憫之情。

但狄寒霜仍不諒解他，因爲她一生出來就未見到父親，仇視心理早已根深蒂固了。

唐煌肅然說：「想不到公主城府如此深沉！竟瞞了前輩數十年之久，不過，晚輩可以去找娜娜，她身上有解藥……」

長孫海苦笑道：「她的解藥，只能解毒蠱箭上之蠱毒，老夫所中之毒，乃是公主親手所養之『月光蠱』！厲害無比，非她自己解毒不可……」

唐煌朗聲道：「待晚輩去找娜娜，叫娜娜去求公主，也許能看在女兒面上……」

長孫海搖搖頭道：「娜娜對她的母親比對老夫還厭惡，不要說她不會去求她，即使去求，公主也不會答應！我現在才發現，公主爲人十分殘酷！」

門玉華道：「難道普天之下，再也沒有能解此毒之人麼？」

長孫海道：「沒有！」

門玉華道：「假如前輩不理不睬，回到中原……」

長孫海道：「到不了中原，老夫必定死在途中！所謂『月光蠱』，乃是在月光之下養的奇蠱，加上人體的純陰之氣，非同小可……」

唐煌肅然道：「如此說來，前輩您……」

長孫海道：「老夫只想以這條老命，證明老夫的誠意，我相信公主在老夫臨終的一刹那，她會後悔的，可是到那時候，已經太晚了……」

唐煌道：「古鳳呢？她似乎對前輩十分親近。」

長孫海慨然道：「此女心地之險，較之昔年老夫更勝一籌，她此番來此，本是洩露你們的秘密，借刀殺人，但當比武之後，你們突圍逃走，她又向公主告密，說狄丫頭乃老夫前妻之女，因而公主更加相信老夫偏袒她，怒極之下，說出老夫已中了她的『月光蠱』……」

長孫海續道：「今後你等遇上此女，千萬小心！她現在目的已達，偷了一支信箭逃到中原去了。」

三人不由連連搖頭，萬沒想到古鳳竟是這等卑賤之人。

唐煌肅然道：「無論如何，晚輩要找娜娜，請她到公主那裏去試試看！反正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成與敗，只有聽天由命了……」

長孫海正要攔阻，只聞洞口冷哼了一聲，兩個人影併肩走了過來。

一個是公主，另一個是她的女兒娜娜。

唐煌察顏觀色，已知道娜娜被公主扣住脈門，無法反抗，由此證明，長孫海並未說出，這公主心地極狠，六親不認。

公主一臉殺機，凝視着狄寒霜，像野獸發現了噬食的對象似的。

只聞長孫海低聲道：「從現在開始，你們不要張口說話，她就無法施用『月光蠱』，她的武功並不高，一有機會，你們就逃走吧！」

唐煌感激地看看長孫海，然後再望望狄寒霜，希望她能於父親臨死之前，與父親親熱一番。

狄寒霜猶豫一下，終於投入長孫海懷中，父女二人默默流淚，使洞中的氣氛既緊張又沉悶。

唐煌撤出殘劍，邁上一步，那知娜娜厲聲道：「你不能對我母親無禮！」

唐煌不敢說話，却以目瞪着公主，表示恨她心地辣毒，連親生女兒也不放過。

長孫海拍拍狄寒霜的肩膀，輕輕推開她，道：「爲父昔年行爲失檢，老來雖然改邪歸正，爲時已晚，妳能不記爲父之仇，爲父死而何尤？回去見了妳母親……」

他無法說下去，長嘆一聲，抬頭對公主沉聲道：「寃有頭債有主！放開妳的女兒，也好講話，她沒有錯，錯在妳的爹爹心計太狠，也錯在老夫昔年行爲不檢，但老夫坦白告訴妳，老夫對妳一片眞情，從未想過會遺棄於妳！」

公主淡然地道：「你的話也可能是眞的，但站在我的立場，寧願在你死後後悔，也不願萬一估計錯誤而被騙！這在漢人看來是陰險，毒辣，但我們認爲這是理所當然之事。」

長孫海苦笑道：「既然如此，老夫沒有甚麼可說的了……」

公主笑道：「你以爲你死了就完事了麼？狠威已不治身死，我死了一個兒子，你要留下你的女兒償命，這是非常公平的事……」

長孫海沉聲道：「娜娜犯了何罪？妳爲何把她制住？」

公主狠聲道：「想不到她吃裏扒外，剛才竟將那小子藏在車中，而且賜藥救了他，這個賤人有一半漢人血統，永不會和我一條心。」

長孫海厲聲道：「妳要怎樣？」公主道：「我只要她交出解蠱藥，但她却說已經丟到溪中去了……」

長孫海沉聲道：「娜娜，把解藥還給她。」

娜娜冷冷地道：「我確實丟在溪中，要我拿甚麼還給她？」

公主冷峻地道：「妳大概想和這老賊一道死吧！」

娜娜哂然道：「我早就厭倦這個世界了，媽媽要動手就快點……」

唐煌心道：「設若我猝然下手殺死公主，無人催蠱，長孫海是否可以活下去？若公主死了，娜娜會不會恨我？」

但他又忖道：「我不必殺死她，能制住她也行……」

長孫海道：「既然妳和令尊一樣的毒，老夫死在妳的手中，也就無話可說了，因爲昔年老夫一來此處，冥冥中已決定了老夫的命運……」

唐煌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欺身揮劍，點向公主的右腕，她若不鬆開娜娜，那隻左手必定完了。

公主只得鬆手，但唐煌早已成竹在胸，左手中食二指疾點公主的肩井穴，公主應指倒下。

娜娜大驚，以爲他要殺她的母親，立即撲上，唐煌扭身出手，捏着她的手腕一抖，娜娜竟摔入長孫海懷中。

長孫海摟住娜娜道：「娜娜，不必擔心，這年輕人出手極有分寸，他不會傷害妳媽媽。」

娜娜掙開他，凝視着他，正色道：「你已中了『月光蠱』，生命已到終點，這都是母親一手所賜，難道你一點也不恨她。」

長孫海嘆道：「老夫乃是凡夫俗子，自免不了七情六慾，爲父剛剛獲悉被她施蠱時，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爲父並非恨其心毒，而是恨她心機

深沉，玩弄情感竟能瞞我數年之久，但現在我的想法完全不同了……」

娜娜道：「你不恨她了？」

長孫海肅容道：「我不但不恨她，而且非常同情她，可憐她……」

一干年輕人十分不解，心道：「一個人改邪歸正之後，眞能如此慈悲麼？竟能原諒他的仇人。」

娜娜道：「照我看可憐的是你而非她……」

長孫海道：「錯了，一個人最大的痛苦，是心靈上的負擔，而不是肉體上的痛苦，比喩說當時我來此，她就決定了嫁我而暗中施蠱。但我却絲毫不知，那麼我在這數十年之中，以爲她極愛我，而我亦愛她，所以我已獲得了夫妻間的樂趣，而她却因貌合神離，心中必定痛苦，數十年來，沒有一天安寧過，所以我以爲她是在折磨自己，把一生幸福，斷送在她自己手中，你們想想看，她不是值得可憐麼？」

唐煌心道：「不錯，一個人雖然置身於危險之中，若他本人不知不覺，那就不能算是危險，長孫海的情形正是如此，他渡過了數十年平靜的生活，而公主却在愛、恨、猜、疑的不安狀態下，蹉跎了一生，到現在爲止，她可能仍以爲自己是勝利者呢……」

娜娜突然回頭投入長孫海懷中，道：「爹爹，還是你對，女兒錯怪了你……」

長孫海一手摟着一個女兒，老懷激盪，慨然道：「爲父在臨死之前，能獲得兩個愛女的諒解，死也瞑目了……」

唐煌道：「晚輩向公主要解藥……」

長孫海道：「不必費唇舌，她不會給你的，老夫只求你一件事，請你帶着娜娜到中原去吧！我想寒霜的媽媽，一定會諒解老夫而收留她的。」

娜娜道：「爹，這件事不必操心，女兒不想離開此地……」

長孫海道：「妳不能總是過着原始人的生活，老是穴居呀！」

娜娜道：「女兒覺得這種生活順乎自然，無憂無慮，與世無爭……」

長孫海道：「由妳去吧！現在你們都走吧！留下老夫和娜娜的母親，我們要單獨談談……」

唐煌帶着二女，與長孫海父女珍重道別，在山下附近，並未接到唐煌的母親潘蓉蓉及費小潔，也未遇上復仇幫兩位幫主。

但三小趁這次北上的機會，苦研獸皮上的武學，這三人的智慧加在一起，進境之快，一日千里。

* * *

凡是遊長沙逛岳麓山的人，大概都忘不了山上的愛晚亭，那是由於唐代大詩人杜牧的「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兩句詩膾炙人口所致。

一月後某日傍晚，長沙大鎮高陞客店門前，來了兩位俊俏文士，一位中年，另一位弱冠之年，肥馬輕裘，飄逸出塵，吸引了不少的欽羨目光。

中年文士把馬交與小二，帶着少年人進入店中，店伙見這二位客人風度不俗，急忙顚着屁股笑臉相迎，領到後面最好的房間。

就在這時，店門外又來了兩個中年美婦，恰巧住在二位文士隔壁房間。

也許因爲這高陞客店是長沙最大一家客棧之故，不久，又來了一撥人。

這一撥共有五人，年紀差不多都在五旬以上，其中僅有個婦人，在五旬以下，他們住在第一撥兩位文士房間右邊一個大房間。

奇怪的是，這三撥人進入房間，就不再出門，連飲食也都是叫到房中食用。

最後，店外又來了一個少女，她鬼鬼祟祟地進入店中，却要了一間小房間，似乎對第一撥兩位文士十分注意。

且說第三撥五人房中，正是當今武林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中一個相貌威猛的老人，是「平地一聲雷」魯倉，一位皓首老人是「神州一判」古勉之，婦人是「活報應」古奇，另外兩位是馬白水和唐一飛。

這五位本是與張子萍等人被因於復仇幫中，後來石雲飛被古鳳放出，自行尋找獸皮，其餘高手則被「愁劍客」戰雲及「小伽藍」李驊放出，離開復仇幫。

他們不久就遇上了天竺國女高手和霍保二人，獲知古鳳專門出賣白道中人之事，古奇大怒，必欲擒住她以正家法。

不久他們就發現了潘蓉蓉和費小潔二人女扮男裝，被復仇幫主暗暗跟着，似有不軌之圖，他們就暗暗盯着，來到長沙。

至於潘、費二人，本是去追「粉蓮花」和門玉華，怎會來到長沙呢？

原來她們追到湘西之處，就失去了「粉蓮花」和門玉華的踪跡，只得作罷，却未想到仍被復仇幫二位幫主看破。

至於最後進店的少女，正是心地險惡的古鳳，無巧不巧，她離開夷區，竟發現了二位幫主，繼而發現她們二人正在暗暗跟着潘、費二人。

這一切都落在唐一飛等五位高手眼中，正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此刻魯倉道：「那丫頭既是如此歹毒，自應廢了她的武功，帶回管敎……」

古勉之慨然道：「此女變得如此陰險，實在出乎老夫預料，不過老夫認爲，一旦擒住由老夫管敎，必能使她痛悟前非……」

古奇搖搖頭道：「爹爹，你不必爲她操心了！她現在越陷越深，恐怕無法感化！」

（未完・卅五）



註册商標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由1990年4月15日起更改包裝



塑料內套正面　　塑料內套背面　　外盒影像

逕啟者：

我公司總代理之天安牌851超級營養液是集多位專家精心研究產品，並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質量上乘，療效顯著，救人無數，著譽中外。本品自在港上市以來，深受消費者所樂用。我公司爲了精益求精，由1990年4月15日起盒內加上塑料內套，敬希各界人仕垂注！

我公司鄭重聲明，本品經已商標註册，任何假冒、仿製或使用“天安”字樣都是違法的（包括出售，儲存任何假冒、仿製商品）。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諸君購買，希認明眞假，以免受騙，庶不自誤。





總經銷：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傳眞：5597762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傳眞：85075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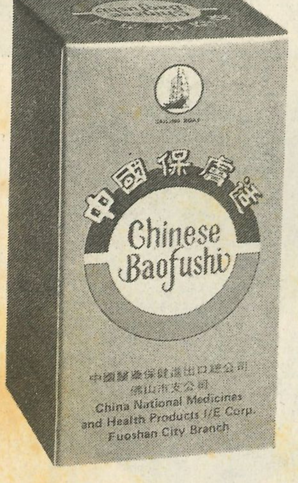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
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
清血毒、潔腸胃、
去濕熱、解痕癢、
消敏感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嚼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

